武俠世界

畫中秘（三劍俠傳奇故事）　　隆中客●著

武俠小說名家隆中客先生以清麗簡潔的筆調，曲折動人的情節，嘔心瀝血爲本刊撰寫三劍俠傳奇故事之畫中秘，內容新穎，文筆栩栩如生，引人入勝，大有百看不厭之感，萬勿錯過。



第30年
11

$8.00

編者話

隆中客先生所撰寫的⌊畫中秘⌉在今期和大家見面，作者以清麗簡潔的筆調，曲折動人的情節，寫出三劍俠傳奇故事之⌊畫中秘⌉，故事描述八王爺暗中向外國購買火器，企圖造反，却被雙絕書生勞伯仁所知悉，勞伯仁和三劍客共商計策，希望能使八王爺消去反叛之意，在雙絕書生和三劍客施展奇妙策略下，終於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得到美好的結局，到底雙絕書生等人施何妙計？細閱本文就能得到答案。

今期猛稿連篇，令你目不暇給，如蕭玉寒先生撰著之⌊葛衣人⌉，蕭萬貫先生的連載故事⌊錢莊風雲⌉，更有讀者所熟悉的⌊司馬洛傳奇故事⌉之⌊迷城⌉，篇篇均是名家執筆，佳作當前，請勿錯過！

☆　☆　☆

下期將與大家見面的巨型小說是吳中龍先生嘔心瀝血之作⌊神聖任務⌉，本文題材新穎，橋段奇特，故事描述男主角文志豪如何與販毒集團進行鬥爭，更揭發社會上你虞我詐，陰暗醜陋的一面……

☆　☆　☆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廈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08.00
	一年港幣	$41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34.00
	一年港幣	$46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294.00
	一年港幣	$587.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0年

第11期

（總號150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八元・
H.K.$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畫中秘

三劍俠傳奇故事／隆中客·文　可飛·圖

無名作品　價值連城

畫家，是清高行業，也是很奇特的行業。

不論古今中外，做爲一位畫家而能在生前成大名，賺大把銀子的人絕對不多。

衆所週知，活着的畫家的作品，不如已去世的畫家的作品價錢高。

一位已去世的畫家的作品，年代越久，售價也相對越高。

當然，作品本身是否傑出，也是主因之一。

這，對大多數有才華而生前未能成名的畫家來說，是不公平，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死去原知萬事空。

對於一個已經去世的人來說，即使死後能名震寰宇，作品能價值連城，他本人又能享受到什麼好處哩？

目前就有這麼一個例子——

勞伯仁，人稱「雙絕書生」。

勞伯仁的「雙絕」是「醫」和「畫」。

勞伯仁的醫術，雖然談不上什麼「生死人而肉白骨」，但只要病人有一口氣在，一定能葯到病除。

勞伯仁的醫術固然是好得沒話說，醫德也是有口皆碑。

不論大病小病，勞伯仁一律是先治病後收銀子，診金隨意，赤貧免費並贈葯，絕不像現代醫師先收銀子後看病，沒有銀子就見死不救。

至於勞伯仁的畫，一如他的爲人，風骨嶙峋，獨樹一幟，不論內行或外行，無不脫口稱讚：「畫得好……畫得妙！」

可是，由於他的特立獨行，不逢迎權貴，就是不能成大名。

他那「雙絕書生」的綽號，還是一般江湖朋友贈送的。

也幸虧有「雙絕書生」的綽號，勞伯仁雖然不會成大名而大紅大紫，却也算是小有名氣。

勞伯仁本人淡薄名利，對於自己未能成名，根本沒當一回事，但他的寶貝兒子勞福之，却很不服氣，不斷地在乃父耳邊嘮叨：「一定要設法提高名氣，讓名氣與才藝名實相符。」

但勞伯仁總是不置可否地一笑置之。

勞福之是勞伯仁的獨子，才十九歲。十九歲的勞福之，長得一表人才，也很精壯，爲人聰穎，腦子裡「點子」特別多，有時很風趣，有時却古板得像個老夫子。

由於他長得很精壯，他的朋友都稱他爲「小金剛」。

也由於他有時候古板得像一位老夫子，他的朋友索性以他「勞福之」三字的諧音叫他爲「老夫子」。

因此，他的朋友中，不是叫他「小金剛」，就是叫他「老夫子」，「勞福之」三字，反而被人遺忘了。

幸好勞福之天生隨和，不論人家叫他什麼，他都不以爲忤，並欣然接受。

勞福之雖然個性隨和，但他女朋友的個性却恰好相反。

勞福之的女朋友叫常含笑，十八歲。

常含笑個性很野、很任性、火爆，另一方面，却是人如其名，經常笑口常開，人也長得很美，雖然膚色黝黑，但黑得俏、黑得很可愛。

由於她的黑裡帶俏，也由於她那隨時會「變天」的火爆個性，因而勞福之常戲呼她爲「黑豹」。

勞福之的另一位女朋友叫龜劍秋。

龜劍秋二十一歲，是京都總捕頭龜振的掌珠，也是其得力助手。

說龜劍秋是乃父的得力助手，可不是「蓋」的。

她，雖然不吃糧、不當差，却的確帮助乃父立過不少「汗馬功勞」。

龜振的手下都戲稱她爲「女神捕」、「副座」，背地裡却叫她「鬼見愁」。

「鬼見愁」三字具有三項含義——

——是「龜劍秋」三字的諧音。

——是由於她對歹徒的震懾力，比她那身爲總捕頭的老子更爲厲害。

——是她的美艷連鬼見了都會感到爲什麼自己不能立刻成爲活人，好去享受這樣的大美人而發愁。

人，沒有十全十美的，勞福之、龜劍秋、常含笑等三人也不例外，各有各的缺點。

這三個人到底有些什麼缺點，這裡暫時賣個關子，且讓讀者諸君自己去發現吧！

在京城中，這三位是「死黨」，勞福之自己封之爲「三劍客」。

目前，「三劍客」也跟「雙絕書生」勞伯仁一樣，只能算是小有名氣，還沒闖出大的萬兒來。

* * *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

「雙絕書生」勞伯仁忽然去世了。

勞伯仁的忽然去世，有人惋惜，有人哀悼，也有人心中竊喜。

這裡，「哀悼」與「惋惜」的人都不談，只談「心中竊喜」的人——也就是收藏有勞伯仁的畫的人。

因爲，勞伯仁一死，這位小有名氣的畫家，立刻成爲大名畫家，他的作品，也於一夕之間身價大增，成爲爭相搜購的「瑰寶」。

* * *

勞伯仁去世的百日之後，他的畫已漲到百萬兩白銀一幅，而且是有行無市。

這也就是說，即使有人想花百萬兩銀子去買勞伯仁的一幅畫也買不到。

就在這時候，京城中忽然傳出一個令人興奮的消息——大畫家勞伯仁的遺作即將舉行公開競投。

夠資格賣勞伯仁的遺作的，當然是勞伯仁的寶貝兒子「三劍客」中的老

二勞福之，競賣地點就在勞伯仁生前的畫廊前。

* * *

勞氏畫廊。

勞氏畫廊位於天橋鬧區，三開間店面，左邊是畫廊，右邊是葯舖——勞氏葯舖。

天橋，本來就是一個很熱鬧的地方。

只要不是下雨天，總是百耍雜陳，遊人如織。

今天的天氣很好，艷陽普照，萬里無雲，而且，北國的春陽，更顯得特別可愛。

因此，今天的天橋鬧區，也格外熱鬧，到處都是人潮。

相形之下，勞氏畫廊前却顯得格外清冷。

勞氏畫廊前，以四張八仙桌拼成一個臨時高台，台上擱着一張小桌子，小桌上擱着一口朱漆木箱。

台的兩旁，插着兩根竹竿，撐起一幅貼着十二個海碗大金字的紅布條：

名畫家勞氏伯仁遺作競投會

勞福之、常含笑二人併肩站在小桌子旁，看着眼前清冷的場面，再看看遠處摩肩接踵的人潮，兩人不由互視着掠過一絲苦笑。

常含笑的小咀牽動了一下，却是欲言又止。

勞福之精目一轉，道：「黑豹，我說，我有辦法馬上把場子炒熱，妳信不信？」

常含笑嫣然一笑，道：「其實，場子熱不熱鬧，你大可不必認眞，你要明白，這年頭，花大把銀子去吃喝玩樂的大有人在，肯花大把銀子買一幅畫的人，畢竟不多。」

勞福之道：「話是不錯，但事關我勞家的面子，又怎能不認眞？」

說完，由桌子下抽出一面不大不小的銅鑼和鑼槌，「嗆、嗆、嗆」地敲將起來。

敲過一陣子之後，才拉開嗓門吆喝着，「勞氏畫廊賣畫之前先賣葯，畫是競投，出價最高的人才能買到，葯是拍賣，平常一兩銀子一包的，今天半價，只賣五錢銀子，這是空前絕後的大拍賣，今天不買，明天一定後悔。」

吆喝聲中，葯舖中的兩名小伙計，抬着一個大籮筐，送上台來。

同時，附近的遊人也紛紛向台前集中起來。

常含笑向他扮了一個鬼臉，道：「這一『招』倒是很管用的。」

勞福之得意地一笑，沒接口。

人羣中有人問道：「小金剛，今天賣的是什麼葯？」

勞福之一本正經地道：「今天賣的是『消痰化氣十全大補丸』，原料用的是最高貴的人參、伏苓、何首烏、外加虎鞭、鹿鞭、海狗鞭，無病强身，有病治病，保証葯到命除……」

人羣中爆出「轟」然大笑。

「『哇啦』！葯到命除，那不是『巴拉松』，就是『砒霜』……」

「葯到命除，誰還敢買你的葯……」

勞福之揚聲說道：「不不不，諸位聽錯了，我說的是葯到病除。」

他，中氣十足，一下子就將全場的哄笑聲壓了下去。

然後，精目環掃全場，又朗聲接道：「諸位，我的話還沒說完，這『消痰化氣十全大補丸』，除了前面所說的名貴原料之外，還特別用上三十六種『礦物質』和七十二種『維他命』……」

人羣中有人笑問：「嗨！小金剛，『維他命』、『礦物質』是什麼玩藝兒呀？」

勞福之道：「『維他命』、『礦物質』不是什麼『玩藝』兒，是人體必需的養料……」

「我怎麼以前都沒聽說過？」

「哎呀！那是八百年以後才有的新名詞呀！」

人羣中又爆出「轟」然大笑。

勞福之又道：「諸位，要買趁早，等到買畫的人趕來，我就沒工夫伺候諸位大爺了。」

「我要……」

「我要五包……」

「我要十包……」

「這場子夠熱了吧！」勞福之向常含笑擠了一個眼色之後，又向人羣中揚聲說道：「諸位別爭別吵，由於存貨不多，每位限購一包，賣完即止……」

這下子，勞福之、常含笑和兩名小伙計都忙得不亦樂乎。

這時，人羣中有人揚聲笑道：「嗨！小金剛，比起令尊來，你很會弄錢啊！」

說話的是一名年約半百的胖老頭。

頭戴瓜皮帽，身穿青緞夾袍，胖嘟嘟的身材，胖嘟嘟的臉蛋，十足富翁的模樣，左右還有兩名保鏢，像押犯人一樣把他「押」在當中。

此人就是北京地區有數的大富翁之一的金滿樓。

金滿樓人如其名，不但多金，多名畫，老婆也多得連他自己都叫不出芳名來，因而不得不編上號碼，在酥胸前掛上號碼。

因此，一般人都叫他「金三多」，而他本人也深以這外號爲榮。

至於他的爲人，仗義疏財，樂善好施，凡是有困難的人，只要能找到他，一定不會失望。

對朋友，更是慷慨得可以，連他心愛的老婆都可以派出來侍寐。

他自己說得好：「反正自己『忙』不過來，何不樂得有朋友代勞哩！」

* * *

勞福之裂咀笑道：「金三多，我早就諒準你一定會來。」

金滿樓含笑接道：「如果我金三多不來，你的畫誰能買得起！」

勞福之道：「金老頭，你要明白，臥虎藏龍天子脚下的北京城中，多的是有錢有勢的大爺。」

金滿樓道：「你說的不錯，但有錢有勢的大爺中，對你老子的畫有興趣的雅人，實在不多。」

勞福之道：「我承認你說的也有道理，站在你的立場，當然希望沒有競投的對手，那麼，你就可以以低價購入。」

金滿樓道：「你的底價是多少？」

勞福之道：「白銀百萬兩。」

「不貴，但我要先看貨色，而且要先知道有多少貨色。」

「貨色不多，一共才三幅。」

「噢……」

「而且，三幅當中，只有兩幅是競投的……」

「另外一幅呢？」

「另外一幅用來交換……」

「交換什麼東西？」

「這個，待會再談，把該賣的賣掉了，你就會明白一切。」

「也好，現在，把貨色拿出來看看吧！」

「不忙，你瞧，我還要忙着賣葯哩！不過，已經快要賣完了，請稍待……」

說完，又去忙着賣他的「消痰化氣十全大補丸」了。

金滿樓無可奈何地一笑之後，低聲自語道：「『小金剛』加『黑豹』，三劍客到了兩個，只差一個『鬼見愁』沒有來了。」

他背後有人嬌笑道：「鬼見愁早就來了，是你金三多有眼無珠，沒看到吧了。」

這個說話的人就是「鬼見愁」龜劍秋。

金滿樓扭頭一瞧，不由目光爲之一亮，道：「幸好我沒有說妳壞話。」

龜劍秋笑問道：「你認爲，我有多少壞處值得你說的？」

金滿樓含笑道：「沒有，沒有……不！有，只有一點兒。」

「噢……」

「那就是妳不該叫『鬼見愁』，應該叫『萬人迷』才對。」

「可是，那是別人叫出來的呀！」

「所以，那些人都該死。」

「沒那麼嚴重。」龜劍秋笑問道：「金三多，方才，你口中唸唸有詞說本姑娘沒來，現在，本姑娘就站在你面前，不知有何見教？」

金滿樓淡然一笑，道：「誰敢對妳鬼見愁有什麼見教的，我只是覺得，妳既然來了，爲什麼不到台上去帮忙？」

龜劍秋道：「就由於我是鬼見愁，才不能上去帮忙呀！要是我上台去，把你們這些大買主都嚇跑了，豈非罪過之至，何況——」

「何況怎樣？」

「你瞧，葯已經賣完了，也用不着我去帮忙了啊！」

是的，葯已經賣完了。

一籮筐的「消痰化氣十全大補丸」，換成了一大堆的碎銀。

兩個小伙計正將碎銀裝入籮筐中，抬着走回勞氏葯舖。

勞福之正在小心翼翼地打開那口朱漆木箱。

常含笑這才看到了站在金三多身邊的龜劍秋，不由揚聲笑問：「大姊，怎麼不上台來？」

龜劍秋含笑反問：「我爲什麼要上台來？」

勞福之向龜劍秋投過會心的一笑，然後，很愼重地由朱漆木箱中取出三束畫卷來。

現場中雖然觀衆如潮，却是刹時之間寂靜得鴉雀無聲。

這也難怪，即使是以底價來說，三幅畫也等於是三百萬兩銀子。

對一般升斗小民來說，別說是辛苦八輩子也不一定能賺到這個數目，即使一兩一兩的數下去，數到三百萬要多少工夫呢？

金滿樓以充滿感嘆的語氣說道：「這種競賣場面，眞是人生難得一見，鬼見愁，妳說，會不會有人跟我競爭？」

沒有人答話。

金滿樓扭頭一瞧，身邊已不見龜劍秋的芳踪，不由「咦」了一聲，道：「鬼見愁呢？」

兩個保鏢同聲答道：「不見了。」

「廢話！」

「是，金爺。」

「我是問你們，那小妞什麼時候走的？」

「不知道啊！」

「飯桶！」

「是，金爺……」

台上的勞福之適時替金三多的兩個保鏢解圍，打開一束畫卷，朗聲說道：「諸位，這是先父遺作之一的『八仙過海圖』，底價白銀百萬兩，誰出的銀子多，就歸誰所有。」

寂靜的人羣中傳出嗡嗡地低語聲：

「乖乖！百萬兩銀子一幅畫，我連想都不敢想。」

「花一百萬兩銀子買畫的人，一定是瘋子……」

「別大驚小怪的，我敢斷定，百萬兩銀子絕對買不到。」

「那要多少銀子？」

「你看下去就知道啦！」

「唉！想想我這樣的窮小子，眞該」己撒泡尿，淹死算了。」

「這好辦，別的忙我沒法帮，這件事我一定帮你完成心願。」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小意思，因爲，我正想撒尿……」

「砰」地一聲，這位想「熱心助人」的好朋友挨了一拳。

＊　＊　＊

勞福之正式宣佈拍賣之後，居然半晌沒有人「叫價」。

金滿樓含笑自語道：「看情形，是不會有人跟我競爭的了。」

「不一定啊！」

接口的是一位形容枯槁，身着一襲褪了色的青衫，顯得一副落泊潦倒相的中年文士。

這位中年文士就站在金滿樓右邊的八尺之外。

金滿樓瞄了對方一眼，道：「難道你閣下知道誰要競買？」

那中年文士道：「當然知道。」

「那個人該不是你閣下吧？」

「很抱歉，那個人正是區區在下。」

金滿樓以一種十分不屑的神情，向對方全身上下打量了一陣子，才撇脣一哂，道：「失敬，失敬，眞看不出來。」

那中年文士仰臉悠悠地道：「這叫作『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有道理，閣下既然有意競買，爲什麼還不叫價？」

「在下正等你叫價哩！有你金三多在，在下又怎敢佔先？」

金滿樓冷冷地一笑，道：「那我開始叫價了。」

那中年文士道：「我正等着哩！」

金滿樓又冷笑一聲，向台上揚聲說道：「我出價一百一十萬兩。」

不等台上的勞福之有所表示，那中年文士立即接口道：「我出一百一十萬零一兩。」

金滿樓臉色一沉，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這意思很明顯呀！多一兩銀子，就可以壓住你。」

「很好，我出一百二十萬兩。」

「我出一百二十萬零一兩。」

「一百五十萬兩！」

「一百五十萬零一兩……」

金滿樓火高千丈，正想再要加價，一旁的保鏢之一以手肘碰了他一下，悄聲說道：「金爺，瞧他這副寒酸相，怎配跟您競買？」

一語提醒夢中人。

說實在的，如果以衣着取人，中年文士實在不像是一位能拿出一百多萬兩銀子買一幅畫的貴介公子。

這一點，金滿樓最初也想到了，但他却被對手氣昏了而忘記了。

現在，經他的保鏢一提醒，不由爲之盎然失笑道：「你……你是存心跟我搗蛋？」

那中年文士笑意盈然望道：「沒有啊！」

「那你爲什麼每次都只加一兩銀子？」

「一兩銀子也是銀子啊！何況——」

「何況什麼？」

「多出一兩銀子，就足以壓住你了。」

「這就是存心跟我搗蛋。」金滿樓臉色一沉，道：「張龍、趙虎，把他扔出去！」

張龍、趙虎就是金滿樓的兩個保鏢。

像金滿樓這樣的大人物，所請的保鏢，也必然是身手很高明的人物。

「是！」

應聲出手的是張龍。

張龍好像還相當的「文雅」，只不過是迎面一把將中年文士抓住，却是沒有扔出去。

那中年文士可眞有「處變不驚」的本領，面對這意外的情況，他居然連臉色都沒有變過一下。

張龍冷笑一聲道：「瞧你這弱不禁風的樣子，我要是把你扔出去，你非得躺上十天半月不可。」

那中年文士齜牙一笑道：「所以，你沒有打算把我扔出去了？」

「廢話！」

「看來你還算是好心人，好心一定有好報。」

「少廢話！現在，兩條路由你選擇……」

「是那兩條路？」

張龍沉聲接道：「第一條路，由那裡來的，乖乖地自動走回那裡去。」

那中年文士笑問道：「第二條路呢？」

張龍冷笑道：「第二條路是由我把你扔出去。」

這段時間中，台上的勞福之、常含笑都以似笑非笑的神情靜觀其變。

金滿樓好像暫時變成了局外人。

儘管他財雄勢大，沒有人胆敢違背他的任何意旨。

但對於目下張龍還未遵令把那中年文士扔出去的事，却一點也沒生氣。

他畢竟是明理的人。

儘管他財雄勢大，但在天子脚下的北京城中，能夠避免「扔」出麻煩來，總是好事。

那中年文士咀角牽動了一下，却沒接口。

張龍沉聲問道：「你怎麼說？」

那中年文士笑笑道：「我看——你還是把我扔出去吧！」

「你……」

「我想，被扔的滋味一定很不錯的。」

「好！我成全你！」

張龍冷笑聲中，本來抓住中年文士衣襟的右手猛然一提——

這一提，竟然一點都沒有發生作用。

張龍臉色倏變之間，那中年文士咧咀笑道：「加點勁啊！」

張龍很聽話，馬上加把勁再「提」。

而且，他加的勁絕不止是「一點兒」，幾乎使出了全部眞力。

但結果，有如蜻蜓撼石柱！紋風不動，而且，連中年文士的衣衫也完好如故。

像這樣的「大力拉扯」，按說至少也該將中年文士的衣衫撕裂才對。

因此，不但張龍的臉色窘成了猪肝色，一旁的金滿樓也爲之臉色大變，而怒聲叱道：「趙虎！幹嘛還在乘風涼？」

是啊！金滿樓本來是命令兩個保鏢同時出手的。

現在，張龍獨自出手吃癟，趙虎却還在一旁乘風涼，身爲主人的金滿樓，又怎能不冒火？

「是！」

暴喏聲中，趙虎也出手了。

趙虎握住中年文士的左臂。

張龍也改「兜胸一把抓」而握住中年文士的右臂。

兩人同時嘿嘿一聲，同時用力一「扔」——

好像伙，這一扔，居然扔出了兩個人來。

不過，扔出的兩個人中却沒有那中年文士的份兒。

誰也沒想到，被扔出的兩個人，竟然是聯手扔人的張龍、趙虎。

張龍、趙虎被扔到十多丈外，嚇得那撮人羣於驚呼聲中紛紛逃避。

幸好沒有砸到人。

金滿樓臉色鐵青，沒吭聲。

趙虎「哎喲」連聲，一時之間還爬不起來。

張龍却是於「砰」聲落地之後，一下子就挺身站了起來。

台上的常含笑拍手笑道：「張龍居然沒受傷，果然是好心人有好報。」

這話要是出自那中年文士口中，那絕對是「得了便宜還賣乖」。

但換了常含笑說這樣的話，却惹來旁觀者的一陣哄笑。

老羞成怒的張龍，已「嗆」然亮出長劍。

趙虎也掙扎着站了起來，道：「張兄，咱們聯手宰了這老小子！」

金滿樓怒哼一聲，道：「你們兩個很有出息！」

張龍、趙虎臉色一紅，楞住。

金滿樓又道：「憑你們這兩塊料，再苦練一甲子，也宰不了人家。」

張龍、趙虎像一對鬥敗了的公雞，臉上紅一陣、青一陣，連大氣都不敢出。

金滿樓轉向氣定神閑、好像什麼事也沒發生過一樣的中年文士，皮笑肉不笑地道：「果然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那中年文士淡然一笑，道：「閣下總算開竅了。」

「還沒請教閣下尊姓台甫？」

「賤姓賈，草字斯文。」

「賈斯文？」

「正是。」

「很好，也很有意思。」

「其實，我的姓名既不好，也沒什麼意思，而且還很俗氣。」

金滿樓目光深注地問道：「賈朋友不是爲了要買畫而來吧？」

「誰說的？」

「想當然耳！」

賈斯文精目一轉，「哦」地一聲，道：「我明白了。」

金滿樓道：「賈朋友明白了什麼？」

賈斯文道：「閣下看我這個窮酸樣子，既担心我身上沒有銀子，又怕我要恃强向你打劫，是不是呢？」

金滿樓沒有接口。

基於默認就是承認的原則，賈斯文的猜想是猜對了。

「爲了祛除閣下的疑心，現在，我不得不自我炫耀一番了。」

賈斯文邊說邊由懷中掏出一大疊銀票來。

那一大疊每張黃金一千兩的銀票，至少也在百張以上。

這也就是說，那一大疊的銀票，至少是十萬兩以上的黃金，以一比五十計，至少折回白銀五百萬兩以上。

金滿樓臉色爲之一變。

賈斯文徐徐地道：「閣下看清楚了，這都是金氏錢莊的銀票。」

「不錯。」

「閣下是金氏錢莊的老闆，應該看得出來不是假的？」

「是不假。」

「如果閣下認爲，這些還不夠資格競投，那麼，我還可以獻寶……」

金滿樓截口笑道：「不必了，我相信你各方面都是一位高深莫測的高人。」

賈斯文謙笑道：「財神爺過獎，在下愧不敢當。」

「說你各方面都是一位高深莫測的高人，眞是當之無愧，不過……」

「不過怎樣？」

「心有所疑，不得不問個明白。」

「這是應該的，隨便問吧！」

金滿樓目光深注地問道：「閣下此行的目的，果眞只單是爲了買畫？」

「不錯。」

「看情形，你是志在必得？」

「當然！不過，如果你價錢抬得太高，我認爲不值得，或者是我身邊的銀子不夠競爭時，可能會被迫收手。」

「這才是你的眞心話？」

賈斯文含笑說道：「在下說的每一句都是眞心話。」

「但願如此。」金滿樓轉向台上道：「小金剛，你剛才說過，今天競賣的畫有兩幅？」

勞福之點點頭，道：「不錯。」

「現在，我要兩幅畫一起叫價以節省時間，你不反對吧？」

「我不但不反對，而且舉雙手贊成——」

勞福之邊說邊會笑舉起雙手。

金滿樓道：「不用舉手，你還是把另一幅畫亮亮相吧!」

「好的。」

勞福之展示了另一幅畫。

畫面上是一位持長矛、一位持長槍的將軍，各自騎在駿馬上正殺得難解難分，旁邊還有二十多名兵勇執着火把。

金滿樓揚聲問道：「這畫叫什麼名稱?」

勞福之道：「這叫作『張飛夜戰岳飛』。」

人羣中有人笑嚷道：「好啊!張飛殺岳飛，殺得滿天飛……」

接着是一陣大哄笑。

金滿樓笑問道：「小金剛，你沒弄錯?」

勞福之道：「錯不了。」

「我問你，張飛是什麼朝代的人?」

「誰不知道，張飛是東漢末年三國時代劉備手下的五虎大將之一。」

「那麼岳飛呢?」

「岳飛怎樣?」

「我的意思是說，岳飛是什麼朝代的人?」

「岳飛當然是南宋時代的人，連小孩都知道，岳飛是南宋的抗金名將。」

金滿樓捋鬚微笑道：「眞難爲你也記得這些。」

勞福之笑問道：「怎麼?有什麼不對?」

金滿樓悠悠地道：「一位是三國時代的人物，一位是南宋時代的人物，這兩位名將居然會殺在一起，你說對不對呢?」

勞福之含笑，「哦」道：「原來你說的是這個。」

不等對方接口，又道：「其實，你是知其一，不知其二。」

「噢……」

「告訴你，金三多，你除了多金、多畫、多老婆之外，腦子裡可貧乏得一塌糊塗。」

金滿樓冷笑道：「你很有學問?」

「當然!」勞福之一本正經地道：「要不然，人家爲什麼叫我『老夫子』，你知不知道，『老夫子』三字就是代表很有學問……」

金滿樓截口冷笑道：「很有學問的人，居然連朝代背景都搞不清楚……」

勞福之又截口道：「金三多，你錯了。」

「我什麼地方錯了?」

「金三多，我不但認爲張飛夜戰岳飛是理所當然，就算是我老夫子要跟張飛、岳飛殺上一場，也是很平常的事。」

「你又不是死人，怎能跟死去已有千百年的人去廝殺?」

「可以通過時光隧道呀?」

「時光隧道?」

「是的。」

「什麼叫時光隧道?」

「那是跟『維他命』、『礦物質』一樣，要到八百年以後才有的新名詞……」

金滿樓又截口道：「簡直是胡說八道!」

「不是胡說八道。」勞福之嘆了口氣，道：「這眞是腦子貧乏者的悲哀，對於有學問的人所說的話，總是不能接受。」

金滿樓冷笑道：「學問?學問能值幾文錢一斤?」

勞福之道：「學問這玩藝兒，是很古怪的，有時候，一文錢都不值，但有時候却矜貴得不得了，了不得，就以目前來說吧!先父的一幅畫，已經叫到一百五十萬零一兩了，哦!對了，金三多，現在，言歸正傳，你到底還要不要買?」

金滿樓不加考慮地道：「當然要買，我金三多不買，能有誰買得起。」

一直冷眼旁觀的賈斯文接口笑道：「金三多，你好像把在下忘了?」

金滿樓道：「很抱歉，我說溜了咀。」

賈斯文道：「沒關係，現在，開始重新叫價吧!」

「很好，兩幅畫一起叫，四百萬兩!」

「在下是老規矩，加一兩。」

「五百萬兩。」

「五百萬零一兩。」

「六百萬兩!」

這回，賈斯文沒有接口。

金滿樓冷笑道：「再加一兩呀!」

賈斯文蹙眉道：「我正在考慮。」

他沉思了一下，才苦笑道：「如果我再加一兩，你還是要抬高下去?」

「當然!」

「那……算了，反正誰的錢都沒有你的多，就讓你撿個便宜吧!」

「這是說，你已經決定放棄競投了?」

「不錯……」

另一串嬌甜語聲及時接口道：「我要競投。」

那是一位年約十七、八歲的美姑娘。

大大的眼睛，小小的櫻唇，長長的辮子，挺直的瑤鼻，十足是一個美人胚子。

襯托上那一身火紅勁裝，手中的馬鞭，和身邊圍護着的四名保鏢，顯得身份不凡，英氣中還有點野性。

金滿樓入目之下，連忙澀笑道：「郡主好!」

其實，他心中却在苦笑着：「我這六百萬兩銀子是泡湯了……」

原來這紅衣女郎名珍珠，是八王爺的掌珠。

八王爺是當今天子的叔父，是權傾朝野的大人物。

父親是皇叔，女兒當然是皇帝的堂妹。

父親權傾朝野，女兒當然也跟着

飛揚跋扈，不可一世。

別瞧珍珠才不過十七、八歲，在京城中却是大有名頭的人物。

以知名度來說，由「神捕、黑豹、小金剛」組成的「三劍客」跟珍珠郡主比較起來，就顯得瞠乎其後了。

不過，珍珠郡主所擁有的知名度是反面的，是壞的名氣。

舉凡一般豪門世家子弟所擁有的德性，她都具備，吃、喝、嫖、賭，她比一般浪子還要精。

當然，女人不可能去逛妓院。

那時候，也沒有什麼「午夜牛郎」的男妓。

但她的「嫖」，却是獨樹一幟，凡是給她看中的男人，絕對逃不過她的手腕。

對於那些被她看中的男人，開始以爲是飛來艷福。

但，一旦成爲她的「入幕之賓」，才知道不是艷福，是艷禍。

因爲，對於「中看」而不「中吃」的男人，跟她一度春風之後，也就是他生命的終點。

即使是「中看」又「中吃」的男人，也不過是多逍遙幾天而已，結果還是難逃一死。

天高，皇帝可不遠。

但由於珍珠是權傾朝野的八王爺的掌珠，皇帝也很寵她，八王爺又最護短。所以，那些沉寃不白的風流鬼的家屬，都有寃沒處伸。

最後，是地方官倒楣，不得不自掏宦囊，用銀子來私自遮蓋。

所以，在京城中和京城附近百里範圍之內，一般人都視珍珠郡主爲「瘟神」，而對她的所作所爲無可奈何。

* * *

現在，「瘟神」找上金滿樓了，金滿樓還有什麼咒唸呢?

珍珠嫣然一笑，道：「我有什麼好，像你金三多，多金，多畫，多老婆才好呀!」

平心而論，珍珠雖然被人視之爲「瘟神」，但她的樣貌的確是挺可愛的。

尤其是目前這「嫣然一笑」，更具有令天下男人靈魂爲之出竅的魅力。

金滿樓雖然老婆多多，目前却也不能例外。

珍珠目睹對方色迷迷的樣子，不由又笑問道：「怎麼?不歡迎我競投?」

「豈敢!」金滿樓笑逐顏開道：「其實，郡主不須要競買的，只要郡主喜歡，草民可以買下來，獻給郡主。」

「眞的?」

「當然是眞的。」

「那我先謝了!」珍珠向他擠擠眼睛，道：「你這個人雖然是胖了一點，倒是胖得很可愛哩。」

金滿樓心中苦笑着：「小姑奶奶，千萬別說我可愛，我還想多活幾年哩!」

珍珠已道：「這樣好了，待會，你叫小金剛替我把這兩幅畫送到王府去。」

「是!」金滿樓恭應一聲之後，向台上的勞福之道：「小金剛，現在，價錢已經敲定了?」

勞福之點點頭，道：「是敲定了。」

金滿樓道：「那麼，待會，你把畫親自送往八王爺王府，取得郡主的收據後，去金氏錢莊提取銀子。」

勞福之又點點頭，道：「我都記下了。」

人羣中又起了一陣「嗡嗡」地低語聲。

「兩幅畫六百萬兩銀子，這簡直是一個瘋人的世界……」

「你，又打算自己撤泡尿，淹死算了……」

原來還是剛才那兩位仁兄。

那兩位仁兄都是四旬開外年紀，身穿着青布短裳的精壯漢子，看外表，好像是天橋地區的混混。

金滿樓冷冷地向那兩位仁兄瞟了一眼，又向勞福之道：「小金剛，方才你說，還有一幅畫，是準備交換什麼的?」

「不錯。」勞福之打開另一幅畫卷，道：「就是這一幅『寒江垂釣圖』。」

金滿樓禁不住脫口讚道：「好一幅『寒江垂釣圖』!你如果願賣，我可出價五百萬兩。」

「不賣。」勞福之歉然笑道：「就算你出一千萬兩銀子，我也不賣。」

金滿樓頗感失望地道：「只能交換?」

「不錯。」

「那……要用什麼寶貝才能交換?」

勞福之徐徐地道：「也不是什麼寶貝，我要的也是一幅……」

金滿樓目光爲之一亮道：「以畫易畫?」

金滿樓之所以目光爲之一亮，是他太喜歡這幅「寒江垂釣圖」了，同時，他又是以「多金、多畫、多老婆」著稱的「金三多」，自信對方所要交換的畫，自己一定可以拿得出來，因而特別興奮。

勞福之含笑點頭，道：「不錯。」

金滿樓道：「你要的是怎麼樣的畫?」

勞福之徐徐地道：「我要的是一幅無名畫家所畫的山水圖。」

金滿樓頓感失望地道：「這就難了，我收藏的全都是大畫家的名畫，無名畫家的作品，我是不可能收藏的。」

勞福之道：「那沒關係，你不收藏，一定有別的人收藏的，且先聽我把話說完。」

金滿樓道：「好!請說。」

勞福之道：「那幅山水圖雖然是出於無名畫家之手，但筆法却是好得不得了……」

「怎樣好法？」

「據說，凡是欣賞過那幅畫的人，都會不自覺地渾然忘我，好像已進身入畫圖之中。」

金滿樓禁不住為之悠然神往，道：「這樣說來，那的確是幅好畫。」

勞福之道：「好處還不止這一點哩！」

金滿樓道：「還有什麼好處？」

勞福之道：「那幅畫的背景，是深山幽谷中的一綫飛瀑，那飛瀑眞的只是一綫，就像小孩子撒尿，但却是經常保持一綫，連下三天大雨不會增加，三年不下雨，它也不會乾枯……」

金滿樓截口笑道：「小金剛，你是不是吃錯藥了？」

勞福之一楞，道：「此話怎講？」

金滿樓道：「小金剛，你是在說畫？」

「是啊！」

「畫中的飛瀑，即使連下八百年的雨，或者是八百年不下雨，也不會受到影响呀！」

「原來你說的是這個。」勞福之啞然失笑道：「只是，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金滿樓道：「其二又怎樣？」

勞福之悠悠地道：「我說的固然是畫，同時，也是說畫中的實情。」

「你去過那地方？」

「沒去過……」

「沒去過又怎能知道那些？」

「是畫上的說明說的。」

「噢……」

「那畫上的說明還說，那道飛瀑叫青春泉，老人喝了，可以返老還童，年輕人喝了，可以青春常駐。」

金滿樓笑道：「如果眞有那樣的事，我願意以所有的一切交換那幅畫。」

勞福之道：「你金三多就是得到了那幅畫，也沒有什麼用。」

「此話怎講？」

「因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知道那『青春泉』到底在什麼地方。」

「只有你知道？」

「我也不知道。」

「那……就算你得到了那幅畫，還不是一樣沒用。」

「我却不一樣。」

「怎樣不一樣？」

「因為，那畫上還有一段豆芽菜一樣的文字，那不是梵文，也不是波斯文，更不是羅利文……」

金滿樓忍不住截口道：「那是哪一國的文字？」

勞福之道：「是英吉利國的文字。」

「英吉利國？怎麼我沒聽過？」

「那是很遠的國度，據說，坐帆船來回要一兩年，還要運氣好不遇上大風大浪才行。」

「這些，你是怎麼知道的？」

「聽人家說的。」

「你懂得英吉利文？」

「當然，因為，我是很有學問的老夫子呀！」

「你認為，那畫上的英吉利文中，一定說明了『青春泉』的地點？」

「是的，要不然，以天下之大，八輩子也不可能找到那地方呀！」

金滿樓笑笑道：「你把這秘密公開出來，還有人會把那幅畫來交換嗎？」

勞福之很自信地一笑，道：「由於我老夫子是唯一懂得英吉利文的人，我深信，任何人擁有那幅畫，都勢非跟我合作不可。」

金滿樓苦笑一下，道：「說的也是……」

「嗨！小金剛，你要是找到了那『青春泉』，一定要告訴我呀！」

插口的是珍珠郡主。

像珍珠這樣的女人，如能有青春常駐的機會，她當然不會放過。

勞福之含笑點頭，道：「一定，一定，我也希望能託郡主的洪福，順利得到那幅畫，並預祝郡主青春常駐。」

「你很會說話！」珍珠嫣然一笑，道：「別忘了送畫去王府啊！」

勞福之道：「請放心，不會忘記的……」

他的話沒說完，忽地一陣急促語聲和蹄聲由遠而近：「借光，借光，糟了，我的小黑忽然不聽話了，大家快閃開呀！」

說話的是一名黑衣老頭，騎在一匹全身長滿黑毛的小毛驢上，向人羣中橫衝直撞而來。

人羣於驚呼聲中紛紛閃退。

全身都是肥肉的金滿樓，碰上這種情況，就難免吃虧了。

更不巧的是，那小毛驢好像是有意跟他過不去，竟然對準他撞了過來。

幸好他的兩個保鏢眼明手快，於危機一髮間，把他架了開去，否則，這一撞，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金滿樓雖然沒被撞着，却還是臉色大變地掩胸驚叫起來。

兩個保鏢同聲苦笑道：「老爺子，沒有撞着您呀！」

金滿樓怒聲道：「那是三隻手，他偷去了我胸前的玉珮。」

佩在金三多胸前的玉珮，那絕對是價值奇昂的寶玉。

因此，兩個保鏢同時臉色一變，楞立當場。

金滿樓怒叱道：「還不快點去追？」

「是！」

保鏢應着，一臉苦笑，脚步却不曾挪動一下。

事實上，小毛驢脚程奇快，早已走得沒了影子，又向那兒去追。

金滿樓又怒叱道：「怎麼還不走？」

保鏢之一苦笑道：「老爺子，我們走了誰來保護您呀？」

「這個……」金滿樓也當場楞住。

台上的勞福之笑道：「不要緊，已經有人追上去了。」

金滿樓心中一動，道：「追上去的是鬼見愁？」

「不錯。」

「很好，只要能追回那玉珮，我有重賞。」

* * *

金滿樓佩在胸前的玉珮被偷走了，可能連那扒手長的是什麼模樣都沒看到。

因為，那小毛驢走得實在太快了。

不過，四條腿的小毛驢雖然夠快，却還是快不過兩條腿的人。那位快過小毛驢的人，當然不是普通人。

那是三劍客中有「女神捕」、有「鬼見愁」之稱的龜劍秋。

龜劍秋是在一條僻靜的小街中超越小毛驢，一把扣住小毛驢的韁繩，嬌叱一聲：「拿來！」

小毛驢上的黑衣老頭不但顯得很鎮靜，也好像一點都不覺得意外地咧咀笑道：「別那麼兇巴巴的，小老兒早就準備好了。」

黑衣老頭自稱「小老兒」倒是很名符其實的。

細眉細眼，五短身材，就跟他所乘的小毛驢一樣，都是屬於袖珍型的。

龜劍秋微笑地道：「你準備好了什麼？」

「這個啊……」

黑衣老頭邊說邊雙手獻上玉珮。

龜劍秋接過玉珮，注目問道：「你認識我？」

黑衣老頭道：「認識妳『女神捕』不是新聞，如果有人認識小老兒我，那才是新聞哩！」

黑衣老頭說話好像有點兒怪異的味道，而且膚色也黑得反常。

也由於他的膚色黑得反常，襯托出他的牙齒格外地白。

龜劍秋心中一動，道：「你不是中國人？」

「是的。」黑衣老頭冷笑接道：「你們中國人一般都稱我們為『崑崙奴』。」

「你偷走金三多的玉珮，是別有用心？」

「是的。」

「是什麼用心？」

「什麼用心小老兒不知道，小老兒只是奉命行事。」

「奉誰的命令？」

「當然是小老兒的主人。」

「你主人是誰？」

「我就是……」

語聲這自十多丈外，但話到人到，尾音未落，人已到達龜劍秋身前丈遠處。

那是一名年約二十四歲的美艷少婦。

中等身材，一身青色勁裝，襯托得該大的地方大，該小的地方小，尤其是那雙大而靈活，又水波盈盈的媚目，足以使天下男人為之神魂顛倒。

不過，平心而論，這位美艷少婦，艷、媚都有餘，但美却略嫌不足——她的臉蛋，只能算是中上之姿而已。

但懂得欣賞女人的人都了解，一個臉蛋中上之姿的年輕女人，如果配上「魔鬼身材」和一雙勾魂攝魄的媚目，就一定成為十足的狐狸精了。

何況，目下這美艷少婦還具有白裏透紅，細緻得可以「吹彈得破」的膚色。

所以，不論怎麼說，眼前這位天生尤物，稱她為「美艷少婦」，是絕對不算誇張的。

龜劍秋美目深注地一笑道：「好可惜啊！」

美艷少婦笑問道：「可惜什麼呀？」

「可惜我不是男人。」

「如果妳是男人又怎樣？」

「這還有什麼怎樣不怎樣的，如果我是臭男人，當然會被妳迷得七葷八素、神魂顛倒，外加一塌糊塗，不可收拾啦！」

美艷少婦掩口媚笑道：「我眞有這麼大的魅力？」

龜劍秋嫣然一笑道：「妳對臭男人的魅力有多大，自己心中有數，是不是？」

美艷少婦道：「眞想不到，『鬼見愁』是這麼一位可愛的人物。」

「妳還沒見到我可怕的一面。」

「噢……」

「現在，言歸正傳，妳教崑崙奴盜走金三多的玉珮，將我引來，該不是為了說這些廢話吧？」

「當然不是……」

「那麼，打開天窗說亮話吧！」

「是。」美艷少婦抿唇媚笑道：「其實，我的目的不是妳，而是勞福之。」

不等對方接口，又道：「不過，你們三劍客是三位一體，只要引來其中一位，都一樣。」

龜劍秋仰臉悠悠地道：「不一樣啊！三劍客中只有勞福之是臭男人。」

美艷少婦似笑非笑地道：「鬼見愁，妳誤會了。」

「是嗎？」

「我承認，勞福之是一個很有魅力的男人，我更了解，他是妳鬼見愁和黑豹的禁臠，所以，我絕對不會橫刀奪愛。」

「這是妳的眞心話？」

「絕對是由衷之言。」

龜劍秋蹙眉接道：「也許我應該相信妳的話，可是，即使妳不想橫刀奪愛，如果勞福之被妳迷住了呢？」

美艷少婦含笑反問道：「難道妳對自己的天香國色，已經失去信心？」

「也許，論姿色，我並不比妳差……」

「妳太謙虛了，其實，光論姿色，

妳比我強得太多太多。」

「可是，我缺少妳那份對男人的魅力。」龜劍秋苦笑着接道：「而勞福之又偏偏是一個不安份，更經不起魅力誘惑的臭男人。」

「大姊，妳的話我都有同感，只有三個字我要反對。」

這個說話的就是勞福之。

勞福之像一陣風，隨着話聲，一下子就到達她們身邊。

那美艷少婦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情，媚眼如絲地斜睨着他。

龜劍秋笑問道：「你反對的是哪三個字？」

「臭男人。」

「噢……」

勞福之奇兵突出，足底下像裝了滑輪一樣，一下子欺近那美艷少婦身前，摟住她的纖腰，「嘖」地一聲「香」了一下，道：「妳說，我是不是臭男人？」

「不臭不臭。」那美艷少婦不但沒有一點兒掙扎的意思，反而偎在他胸前媚笑道：「這樣子不怕你大姊吃醋嗎？」

「不會。」勞福之又在她的香腮上「香」了一下，道：「我大姊跟黑豹都不吃醋，她們只喝人血。」

「乖乖！」那美艷少婦伸了一下舌頭，道：「我們還是保持一點距離為妙……」

她邊說邊像泥鰍似的滑了開去，緊接着一怔，道：「你大姊走了。」

是的，就這片刻之間，不但龜劍秋不見踪影，連那騎着小毛驢的崑崙奴也不見了。

「她走了更好。」勞福之嬉皮笑臉地道：「現在，妳可以毫無心理負担，再讓我『香』一個……」

他履及劍及，張臂撲了上去。

美艷少婦閃退丈外，道：「不行，不行，先說正經事。」

「也好。」勞福之注目問道：「妳貴姓芳名？」

美艷少婦道：「我姓胡，一般人都叫我狐狸精。」

勞福之道：「很好，那個叫妳狐狸精的人很有學問。」

「你看，我像不像？」

「像什麼啊？」

「像不像狐狸精？」

「像，像極了……」

「你見過狐狸精？」

「沒見過……」

「那你怎能斷定我像狐狸精？」

「因為，我已經被妳迷得七葷八素、神魂顛倒，外加一塌糊塗，不可收拾了。」

狐狸精抿唇媚笑道：「沒那麼嚴重，我看，你至少仍保持三分清醒。」

勞福之道：「妳怎能看得那麼準？一點不多，也一點不少。」

「因為，我是狐狸精呀！」狐狸精含笑接道：「現在，是否該談正經事了？」

「正經事？」勞福之苦笑道：「我還以為妳把我引來是為了談情說愛哩！」

狐狸精悠悠地道：「人生在世，有些事是比談情說愛更重要的。」

「好像有點兒道理。」

「有道理就是有道理，不是『好像』，也不是『有點兒』，你瞧，這是什麼？」

她邊說邊攤開左手，掌心中擱着一隻小巧玲瓏、栩栩如生的翠綠玉兔，玉兔上還連着一條精細的黃金鍊子。

勞福之一怔之下，才苦笑道：「高明！」

看神情，聽語氣，這玉兔是方才勞福之摟着她「香」的結果。

「你以為，狐狸精的便宜是那麼好佔的。」狐狸精媚笑道：「還你……」

隨手一抖，帶着金鍊子的玉兔向勞福之徐徐地「飛」了過來。

狐狸精算是又露了一手。

須知玉兔和金鍊子都是沉重的物體。隨手一抖之下，如果是快速「射」過來是平常事，但徐徐地「飛」過來，就不簡單了。

這，當然表示狐狸精是一位內功精湛的一流高手。

勞福之接過玉兔，精目中異彩一閃，道：「我不能不再說一聲高明。」

「過獎。」狐狸精笑笑道：「關老爺面前耍大刀，倒教你見笑了。」

「我的讚美是言出由衷的。」

「多謝！」

「現在，請說正經事。」

狐狸精苦笑道：「看來，好像是我被你迷得七葷八素了。」

勞福之笑問道：「何以見得？」

「因為，你不提起，我已忘了此行的目的。」

「沒關係，現在說並不算晚。」

狐狸精臉色一正，道：「我的目的，是跟你談生意。」

勞福之笑問道：「談生意，用得着這樣子神秘嗎？」

「用得着，因為，這是一宗秘密生意。」

「噢……」

「在競投場上，你曾經當衆宣佈，要以一幅『寒江垂釣圖』交換一幅無名畫家所畫的一幅山水畫？」

「不錯。」勞福之注目接問道：「妳有那樣的一幅畫？」

狐狸精美目環掃，沒接腔。

勞福之也沒追問，他明白，對方是深恐有別的有心人聽到。

這是京城中最偏僻的一條小街，兼且目前正接近晚餐時份，目光所及，只有十多丈外兩名步履蹣跚的男女正緩步行來。

狐狸精壓低語聲道：「是的。」

勞福之道：「那妳方才為什麼不拿出來交換？」

「那幅畫不在身邊。我們可以另約

時間地點……」

「不必另行約會，妳隨時可以去勞氏畫廊……」

「我不想有第三者知道。」

「那……妳的意思是——」

「今夜三更，我們在香塚見面。」

「妳該知道，待會我還要送畫去八王府，三更之前我不一定能趕到。」

「那就改為明夜三更吧！」

「好！一言為定！」

勞福之邊說邊轉身即待離去。

在這時候，小街的另一端出現一對中年男女，跟原先的那一對步履蹣跚的男女南北對峙，無形中把勞福之、狐狸精二人夾在當中。

事實上，原先那一對步履蹣跚的男女已在三丈外停了下來，那男的並接口冷笑道：「還想走？」

其實，這一對男女並不老，頂多也不過是四旬開外的中年人，他們的步履蹣跚顯然是故意裝出來的。

這同時，另一對中年男女也在三丈外停了下來。

勞福之舉目向兩頭瞧瞧，披唇一哂，沒接口。

反而是狐狸精搶先笑問道：「怎麼？天子脚下的北京城中也敢打劫？」

原先那男的冷笑道：「大爺做事，只問自己高不高興，沒有什麼敢不敢的。」

狐狸精道：「好！你很有性格，我最欣賞有性格的男人。」

「目前，妳不欣賞也很難。」原先那男的道：「拿來吧！」

狐狸精道：「很抱歉，我身上只有一兩五錢銀子。」

另一對中年男女中女的接口道：「少裝蒜，我們要的不是銀子。」

「不是銀子？那你們想要什麼？」

「畫，那位無名氏畫的山水畫。」

「那幅畫不在身邊……」

「那麼，妳幫我們去拿，勞福之也必須跟我們一起走。」

勞福之這才接口笑道：「我倒是很想跟你們走，可惜我的兩個朋友不答應。」

那女的一怔，道：「你的兩個朋友在那裏？」

「在這裏……」

勞福之邊說邊伸出雙臂，揮動着。

那女的臉色一變，道：「你敢消遣老娘！」

「不敢。」勞福之含笑接道：「對於老女人，我也提不起消遣的興趣……」

那女的截口冷笑道：「我會讓你有興趣的……」

舉手一揮，沉喝一聲：「拿下！」

那女的顯然是四人中的首領，一聲令下，其餘三人同聲恭應，分別撲向勞福之和狐狸精二人。

而且是男對男，女對女——兩個男的對勞福之，女的對狐狸精。

對狐狸精的那個女的顯然也具有一流身手，拳脚兼施下，一時之間，居然迫得狐狸精連連後退。

那兩個男的身手好像比女的更為高明，二對一的情況下，勞福之顯得手忙脚亂，左右支絀，連嚷帶笑道：「君子動口不動手，你們怎麼玩眞的了……」

不過，勞福之雖然顯得手忙脚亂，驚險萬分，却並未挨上對方的拳脚。

拳脚紛飛中，明明看到對方的手脚已擊在他身上，却總是以毫髮之差給他避了開去。

當然，此情此景之下，勞福之根本不可能有反擊的餘力而一直處於「挨揍」狀態中。

一旁掠陣的那個女的，一臉凝重地注視着勞福之，不時也向狐狸精瞟上一眼。

一開始就被迫而連連後退的狐狸精已穩住陣脚，而且已逐漸轉守為攻。

身為頭頭的那個女的，當然是大行家，也當然看得出來眼前的兩個對手都是在故意裝蒜。

尤其是勞福之，他那裝蒜的功夫，可說是天衣無縫，已臻化境。

只見那女的眉峯緊蹙，精目轉動着，好像一時之間還拿不定主意，該採取什麼行動。

「砰」地一聲，好像是勞福之挨了一拳，但事實上是他的對手之一挨了同伴的一拳。

勞福之手舞足蹈地大笑道：「多謝老兄替我擋了一拳，多謝！多謝……」

「多謝」聲中，那挨了一拳的人飛起一脚，踢向他的同伴，他的同伴也同時再度「回敬」一拳。

自己人於聯手對敵時「自相殘殺」，誰都可以了解，那不是出於他們自己的本意。

可是，在勞福之的「手舞足蹈」下，他們都不由自主地非得「自相殘殺」不可。

一聲震响和一聲悶哼同時發出，那兩位仁兄一齊矮了半截，直挺挺地跪在勞福之的面前。

勞福之慌得又是打躬，又是作揖地道：「不敢當，不敢當，二位老兄千萬別行大禮，我老夫子昨天才過生日，身上沒備紅包……」

一道寒芒打斷了他的話。

正是那位一旁掠陣的，身為頭頭的中年女人突然發動了奇襲。

她使的是一把柳葉長刀。

身為頭頭的人，身手也自然高於她的手下，何況她還用上了兵刃。

因此，一上手就將勞福之罩在重重刀幕之中。

刀光似雪中，傳出勞福之的急促語聲道：「嗨，這位大嫂怎麼招呼都不打一個，就動起傢伙來了……媽呀！我的腦袋……」

他照樣於驚險萬狀中手舞足蹈地

連嚷帶叫，看似隨時有被殺死的可能。

這時，狐狸精忽然大發雌威，一指制住她的對手，含笑接口道：「別怕，你的腦袋還在脖子上。」

勞福之道：「狐狸精，妳太不夠朋友了，不但見死不救，還要說風涼話。」

狐狸精道：「勞福之，別亂套交情，你我之間，生意還沒成交，談朋友，八字還缺少一撇哩。」

勞福之道：「可是，方才我還抱過妳，也香過妳，現在咀上餘香猶在，怎能不算是朋友?」

狐狸精道：「勞福之，你臉皮之厚，連城牆也該自愧弗如。」

勞福之道：「這倒是實情，我勞福之什麼功夫都是假的，只有這『厚皮』，貨眞價實，可以稱爲武林一絕，喲!大嫂!在下的臉皮雖厚，還是經不起鋼刀的……」

這一陣子，勞福之口中沒閒，整個人更是在對方的刀網中不斷地手舞足蹈着。

現在，突然之間，一切都靜止了。

因爲，那頭頭女人的柳葉鋼刀，到了勞福之的手中，人也呆立一旁。

不過，那女人並非是穴道被制，她之所以呆立，可能是驚怒交迸，啼笑皆非下的本能反應。

這也難怪，四對二，本來以爲可以手到擒來，却變成自己「全軍盡墨」的局面。

儘管到目前爲止，自己四人全部都毫髮無損，但這個人可實在丟得夠大了。

勞福之看了看手中的刀，「唔」了一聲道：「好刀!還給妳……」

他可不是說着玩的，說完，就自己捏着刀尖，以刀柄遞給對方。

這叫作「授人以柄」。

像這種大反常情的大胆行爲，也只有具有「厚皮功」的勞福之做得出來。

那女的接過刀，咀唇牽動了一下，欲言又止。

勞福之笑問道：「妳好像有話要問?」

那女的道：「可以問嗎?」

勞福之點點頭，道：「問吧。」

那女的道：「你……是那一門派的高徒?」

「勞氏派。」勞福之答得很爽快：「不過，我已經不是什麼高徒，是勞氏畫廊兼勞氏藥鋪的掌門人，這回答，滿意嗎?」

這答覆，說了等於沒說，任誰也不會滿意，那女的當然也不例外。

但她沒說出來，還是咀唇牽動，欲言又止。

勞福之笑笑道：「有話請儘管問，別担心我會反問一些什麼，我先說明，我什麼都不問。」

「眞的?」

「當然!」

「那……你不是太吃虧了?」

「吃虧又有什麼不好，我告訴妳，我這個人什麼都不愛吃，就是愛吃虧。」

那女的苦笑了一下，道：「算了，我也不忍心讓你吃什麼虧，不過……」

「不過怎樣?」

「有一句話，我必須要問。」

「那就問吧。」

「你……打算如何處置我們?」

「處置?」勞福之含笑接道：「沒那麼嚴重呀!」

他邊說邊向那個跪着的男的，和那個被狐狸精制住的女的凌空揮了揮手道：「三位都已恢復自由，可以走了。」

就像變戲法，隨着他的凌空揮手，那三個人立即恢復活動。

那身爲頭頭的女的，雙目中異彩一閃，道：「高明!」

勞福之淡淡道：「過獎。」

那女的道：「我們眞的可以走了?」

「是的，而且，我還有臨別贈言。」

「老身洗耳恭聽。」

「不必那麼隆重，其實，我的話很簡單，我跟狐狸精明夜三更，有香塚之約，歡迎參加。」

「是眞的歡迎嗎?」

「反正我不歡迎，妳還是一樣會來，所以，歡迎的眞假就毋須過問了。」

「說的也是。」那女的含笑接道：「那麼，老身告辭。」

擧手一揮，帶着她的三個手下，飛奔而去。

狐狸精蹙眉問道：「你爲什麼要把我們的約會告訴他們?」

勞福之一本正經地道：「這……有兩大原因……」

「是那兩大原因?」

「第一，我方才已經說過，即使我不告訴他們，他們還是會去。」

「唔……」

「第二，狐狸精跟老夫子的約會，是武林中的大事，不可沒有人觀禮……」

狐狸精嬌叱一聲：「少賣狂，你以爲我一定要去?」

勞福之笑道：「去不去由妳，反正佳人有約，我老夫子是非去不可的。」

說完，向着她抱拳長揖道：「在下告辭……」

狐狸精嬌嗔地頓足道：「你……勞福之，你眞混蛋!」

就這兩句話工夫，勞福之已失去踪影。

狐狸精一楞之下，苦笑道：「這個人可眞邪門……」

* * *

另一條小街上。

蒼茫暮色中，勞福之、龜劍秋肩

併肩，邊走邊低聲交談。

「那四個人是什麼路數?」問話的是勞福之。

「跟我們預計的大致相符。」

「這是說……」

龜劍秋連忙截口道：「不必說明，咱們心中明白就好，不過——」

勞福之接口問道：「不過怎樣?」

「目前還不便打草驚蛇。」

「這些，我明白。」

龜劍秋沉思着道：「狐狸精這個人，你覺得怎樣?」

勞福之反問道：「妳說吧?」

龜劍秋笑笑道：「好，我不問你，你也別問我，咱們心照不宣。」

勞福之道：「大姊還有沒有別的發現?」

「有。」龜劍秋含笑接道：「如果我的觀察不錯，那是跟狐狸精一樣是一條大魚。」

勞福之目光爲之一亮，道：「有沒有派人盯着她?」

龜劍秋神秘地一笑，道：「這些，你不必過問，目前，你的任務是好好應付珍珠那個小狐狸精。」

勞福之一怔之下，苦笑道：「我想，這個神聖任務還是由大姊或三妹去比較合適。」

龜劍秋笑問道：「怎麼?你小金剛也有怯場的時候?」

勞福之眉梢一揚，道：「笑話!我小金剛會是在女人面前怯場的人……」

施精神功　套取秘密

「笑話!我小金剛會是在女人面前怯場的人……」

同樣的話，同樣的人，不過，說話的對象不同，時間也不同。

說話的對象是珍珠郡主。

時間是掌燈以後。

地點是八王爺府中珍珠郡主的香閨門前。

珍珠嬌笑如花，美目深深地盯着手持兩束畫卷，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情，卓立門外的勞福之，悠悠地道：「那麼，就大大方方的進來吧。」

勞福之擧步入室，並邊走邊笑道：「郡主待客情殷，看來，草民想不領情也很難。」

說完，他逕自在一個錦墩上坐了下來。

珍珠嘉許地點點頭，道：「唔……這才有點像傳說中的小金剛的味道。」

「其實，小金剛就是小金剛，隨時隨地都是小金剛。」

「可是，方才，你却似有胆怯。」

「那是爲郡主着想。」

「爲我着想?」

「是啊!這是珍珠郡主的香閨，我小金剛只不過是一個草民。」

「不錯，擅闖郡主香閨，那是要砍腦袋的。」

「不能通融?」

「是的。」

「可是，我已經闖進來了。」

「那你就準備砍腦袋吧。」

「腦袋是現成的，只是……」勞福之涎臉笑道：「我躭心妳會捨不得下手。」

珍珠一屁股坐在他的大腿上，媚笑道：「不一定啊!」

勞福之笑嚷道：「不行，我的畫……」

原來珍珠冷不防地投懷送抱，坐在他的大腿上，也是坐在兩幅畫卷上。

「不是你的畫，是我的畫，不過，對這撈什子，我一點興趣都沒有。」

珍珠爲了表示她對畫沒有興趣，輕抬玉臀，抽出畫卷，扔向床底下。

勞福之苦笑道：「看來，黑豹是不幸言中了。」

「黑豹?你說的是常含笑?」

「不錯。」

「常含笑怎麼說?」

「她說，今天，金三多只丟去六百萬兩銀子，我勞福之卻會丟人。」

「丟人?」

「是的，她說，我這一來，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

珍珠雙手捧住他的雙頰，笑問道：「我這個人就這麼可怕嗎?」

勞福之道：「不，妳不但不可怕，而且還非常可愛……」

說到這裡，他忍不住噗嗤一笑，道：「跟老虎一樣可愛。」

珍珠訝問道：「怎麼扯到老虎身上去了?老虎會吃人，有什麼可愛的?」

「妳還不是一樣會『吃』人嘛……」

這是勞福之的心底話，當然不便說出來，表面上，他却笑意盎然地道：「我想起了一個故事，妳愛不愛聽?」

珍珠漫應道：「我想，你要說的故事，一定跟老虎有關?」

「不錯。」

「好，說吧。」

勞福之一本正經地道：「從前，有一個老和尚帶小和尚進城逛街，從來沒見過花花世界的小和尚，看到什麼都覺得新奇有趣，尤其是對於花不溜丟的大姑娘、小媳婦，更是看了又看，人家已經走過了，還要回頭看，要不是老和尚捏着他的耳朶，他還準備跟上去哩。」

珍珠笑問道：「以後呢?」

勞福之道：「老和尚沉聲說：『不能看，那是老虎，會吃人的』。」

「小和尚怎麼說?」

「小和尚沒有再什麼說，但他對於年輕漂亮的女人，還是照看不誤。」

「以後呢?」

「回山之後，老和尚對小和尚說：『徒兒，今天你是大開眼界了。』小和尚好像失了魂一樣沒答話，老和尚又問道：『徒兒，今天所看到的東西中，你覺得什麼最可愛?』」

「小和尚怎麼回答?」

「小和尚只說兩個字：老虎。」

「可憐的小和尚……可愛的小和尚……」

珍珠一點都不肯浪費時間，而且，也一切都採取主動。

就這「說故事」的同時，兩人已由錦墩上到了錦衾綉被的大床上。

珍珠口中的「可憐的小和尚」和「可愛的小和尚」是分別另有所指。

「可憐的小和尚」是說老和尚的小徒弟，「可愛的小和尚」却是只能意會，不可言宣了。

因爲，當她說這兩句話的時候，兩人都已一絲不掛地裸裎相擁，而她的玉手，也正配合着「可愛的小和尚」那句話而有所動作。

「移磡就船」，而且還已經「繫好了纜」。

此情此景，如果勞福之還不「反守爲攻」，那就不但不算「小金剛」，也不算男子漢了。

勞福之當然是十足的「小金剛」，也是十足的男子漢。

所以，他已開始「反守爲攻」。

由於他已意識到對方已經極端的飢渴，因而他的攻勢更是積極而直接的。

當空氣被擠出的異响和珍珠的輕「唔」聲中，他「按轡徐行」地笑問道：「郡主，現在，還要不要砍我的腦袋？」

「不……唔……現在，我……只想把你一口吞下去。」

「那可不容易哩，我小金剛是伏虎英雄，征服老虎最在行……」

「你……鬼見愁、黑豹……都早就被你征服過了？」

「不，她們兩個都很古板，不到洞房花燭夜，不許我碰一下的。」

「我不信。」

「信不信由妳。」

「好了，現在，不許再說話，唔……」

「不許再說話」是爲了「專心服務」。

勞福之很聽話，果然不再說話……

勞福之也果然是伏虎英雄，儘管珍珠這頭「老虎」胃口奇佳，不容易征服，但他却在一個時辰之內，將她五次送上高峯。

珍珠徹底被征服了。

被勞福之徹底征服的珍珠，倦極之後，沉沉睡去。

爲了讓珍珠睡得更沉、更甜，勞福之還點了她的「黑甜穴」。

然後，勞福之拭淨身上的汗水，從容穿好衣衫，穿窗而去……

* * *

儘管勞福之藝高人胆大，但在戒備森嚴的八王爺王府中，他還是不敢掉以輕心。

幸好今宵月黑風高，便於夜行人活動，勞福之就利用這月黑風高的環境，配合他的超絕輕功，逕行向一棟林蔭深處的靜樓掠進。

看情形，勞福之對這位八王爺的王府好像頗爲熟悉，他離開珍珠郡主的香閨之後，就一個勁地潛向那棟靜樓。

咚、咚、咚。

鏘、鏘、鏘。

三更的更鼓聲傳出時，勞福之已到達靜樓外的密林旁。

靜樓的三樓上仍有微弱的燈光透出。

勞福之佇立一株參天古柏的樹幹旁，仰視靜樓上透出微弱燈光的窗口，一面凝神默察。

他察覺到，靜樓的前後左右都有暗樁，他自己是在靜樓的左邊，而左邊的那個暗樁，距他不過十丈左右。

他很輕易地制住那個暗樁——以「定時封穴」手法點住他的「黑甜穴」後，飛身躍上三樓。

由於那些暗樁自信不可能有人胆敢夜闖王府而難免鬆懈。

同時，也由於勞福之對王府的熟悉和超絕的輕功，所以，可以說是輕車熟路，神不知鬼不覺地就到了他想去的地方。

他剛好藏身在窗外的暗影中，就聽到一串蒼勁的沉叱聲：「飯桶！飯桶！都是飯桶！」

「是！王爺！」

怒聲痛叱的是八王爺，恭聲應諾的是金滿樓。

金滿樓會三更半夜跑到王府中來聽「訓」，是一宗很奇怪的事。

但隱身窗外竊聽的勞福之，却好像認爲是理所當然，一點也不感到奇怪。

八王爺的語聲又道：「明天晚上，一定要將那幅山水圖弄到手，那個什麼狐狸精和姓勞的小子，也一定要抓活的……」

勞福之聽得撇唇一哂之間，金滿樓的語聲又恭應道：「是……」

八王爺的語聲道：「奇怪？那姓勞的小子怎會懂得番文？那幅山水圖又是什麼人繪的，難道說——」

八王爺自己停了下來，好像是在徵詢旁人的意見。

金滿樓的語聲道：「王爺，這問題，只要抓住勞福之那小子就明白了。」

勞福之聽得又撇唇一哂，八王爺的語聲冷冷地道：「你很聰明。」

另一串沙啞語聲道：「王爺之意，是認爲那個叫彼得的傳教士一定還活着？」

八王爺的語聲道：「是的，如非彼得還活着，誰會繪那樣的山水圖？勞福之那小子又怎會懂得番文？」

那沙啞語聲道：「王爺聖明，草民也有同感，因爲，劉彪既能逃過那一劫，那麼，彼得還活着也是很正常的事。」

八王爺的語聲道：「對了，劉彪的

情況，有沒有進展？」

金滿樓的語聲道：「回稟王爺，劉彪還是跟以前一樣，只記得像小孩撒尿一樣的瀑布，別的一點也想不起來。」

「本藩曾經請御醫會診。」

「御醫說，一個人的記憶喪失，非藥石所能奏效。除非——」

「除非怎樣？」

「除非是有精通瑜珈術的人，在施術情況下，可能使劉彪恢復記憶。」

「你試過沒有？」

「試過，但請來的瑜珈高手功力不夠，不發生效用……」

八王爺不悅地截口道：「夠了，現在，你們都回去！」

「是！」

「記着，明天晚上，一定要生擒那個狐狸精和姓勞的小子。」

「是……」

這時，勞福之已搶先飛身下樓，解了被他制住的那個暗樁的穴道，悄然回到珍珠郡主的香閨中。

被點了「黑甜穴」的珍珠郡主，正好夢方酣哩！

* * *

由於珍珠的過度貪歡，又被勞福之加點了「黑甜穴」，對于勞福之的行動自然不可能知道。

勞福之重回她的香閨之後，也自然免不了再度狂歡一番。

也就當勞福之、珍珠二人「梅開二度」的狂歡大戰中，「黑豹」常含笑却在跟一個人殺得難解難分。

正跟常含笑殺得難解難分的，也是一個男人，而且還是一個相當年輕的男人，由外表看來，最多不會超過三十歲。

這個男人也就是龜劍秋口中「可能是跟狐狸精一樣是一條大魚」的那條大魚。

不過，常含笑跟這條「大魚」不是床第之間的肉搏，而是眞刀眞槍的生死之戰。

「三劍客」在京城中雖然還不過是小有名氣，但他們的身手却絕對是一流中的一流、高手中的高手。

所以，那位仁兄能夠跟「三劍客」中的常含笑作生死之搏，而且，經過百招以上而未現敗象，那絕對是夠得上稱爲一條「大魚」的。

兩人使的都是刀。常含笑使金色新月形彎刀，「大魚」使雁翎刀。

兵刄雖然大同小異，但刀招却大異其趣。

常含笑招式奇幻、輕靈。

「大魚」的却詭異、辛辣。

「大魚」不但跟常含笑惡戰了百多招未現敗象，而且還有餘力分神說話：「『三劍客』中的『黑豹』也不過如此，眞是見面不如聞名。」

常含笑嬌笑道：「其實『三劍客』可不是什麼名人啊！」

她的話好像很客氣，也好像一點都沒有生氣，但行動上却恰好相反。

話聲才落，刀招忽然大變。

只見一片刀光形成一張張金色的網，一層層，一波波地網向「大魚」。

如果「大魚」眞的是一條魚，絕難倖免。

但「大魚」不是魚，而且，也的確具有眞才實學，沒有被網着，只是被迫得連連後退，並苦笑道：「原來妳藏了私……」

常含笑得理不饒人地節節進逼，道：「現在，是不是還有見面不似聞名之感呢？」

「大魚」沒有接口。

也不是「大魚」不接口，而是在常含笑那凌厲而又快速的攻勢中，沒有餘力分神接口吧了。

常含笑又道：「閣下，只要你再能撐過十招，我可以放你一馬……」

「……」

「一招、二招、三招……」

「……」被迫得連連後退的「大魚」，仍然沒接口。

「四招、五招、六招……」

「……」

「七招、八招、九招、十招、撤手……」

「噹」地一聲，奇跡出現——「大魚」手中的雁翎刀居然沒有「撤手」。

原因是，另外有人架住了常含笑手中的「新月刀」。

這位從中插手的人是跟金滿樓競投名畫的賈斯文。

「大魚」乘機疾退丈五之外，以左袖揩拭額頭上的冷汗。

常含笑先是一怔，繼則嫣然一笑，道：「是你！」

賈斯文咧咀一笑道：「是的，在下賈斯文。」

「你們是一道的？」

「不是。」

「那你爲什麼要插手此事？」

常含笑的語氣雖然不太友善，但她的俏臉上却一直是笑意盎然。

賈斯文笑笑道：「姑娘，俗語說得好，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在下既然碰上了，又怎能見死不救？」

「你自以爲比這廝高明？」

「非也，在下只是向姑娘討個情……」

「你面子大？」

「在下的面子不大，但理由很充份。」

「噢……」

「方才的情形，在下都在暗中目睹耳聞。」

「那又怎樣？」

「不怎樣，方才，那位老弟說妳不該盯他的梢，妳說這是陽關大道，人人可走……」

常含笑截口道：「那麼，你認爲是誰的話有道理呢？」

「當然是姑娘妳說的有道理。」賈斯文正容接道：「而且，這位老弟不該

先動手。」

常含笑道：「你這個人說話倒也還算公道。」

賈斯文道：「我這個人沒別的長處，就是做事、說話都很公道，所以，一般人除了叫我賈斯文之外，也叫我賈公道。」

「那麼，你對我這個人又知道多少？」

「這個——」

「別這個那個的，告訴你，不管你是眞公道也好、假公道也好，我這個人從來不賣任何人的人情，不過——」

「不過怎樣？」

「我本來就沒有打算殺他。」

「那好極了，本來嘛！這點小事……」

常含笑截口道：「這不是小事，死罪雖可免，但活罪難饒，除非——」

她可眞會吊人胃口，緊要關頭，她總是欲言又止。

賈斯文忙道：「除非怎樣？」

常含笑仰臉悠悠地道：「讓我多想想。」

賈斯文苦笑道：「妳這位小姑奶奶，可眞不好伺候。」

常含笑「咭」地一聲嬌笑道：「對了，你的話給了我靈感。」

賈斯文一楞，道：「是嗎？」

常含笑美目一掃「大魚」道：「這樣好了，敎他叫我一聲姑奶奶，我就可以高抬貴手，放他一馬。」

「大魚」聞言色變之間，賈斯文含笑接道：「這好辦……」

「大魚」截口抗聲道：「不行！士可殺不可辱。」

賈斯文拍拍他的肩頭，道：「老弟，你忘了大丈夫能屈能伸……」

常含笑徐徐地道：「不叫也可以，只要留點紀念品就行了。」

她邊說邊負手在「大魚」面前來回地走着，一雙美目盡在「大魚」的臉上溜轉。

那情形，好像是一時之間拿不定主意，究竟該讓「大魚」留點什麼東西下來。

賈斯文忍不住笑問道：「黑豹，妳在動什麼鬼點子？」

「沒有啊！」常含笑漫聲道：「我只是在攷慮，是要他留下一隻耳朵還是留下鼻子來。」

賈斯文向「大魚」道：「老弟，你該聽到了！」

「大魚」沒好氣地道：「我耳朵又沒聾，怎會沒聽到。」

賈斯文道：「你年紀輕輕，要是少了鼻子或一隻耳朵，可沒娘兒們愛了哩！」

「大魚」冷笑道：「你以爲，我石頭是草紮紙糊的！」

「你叫石頭？」

「不錯。」

「你大概是茅坑裡的石頭，又臭又硬。」

「硬是夠硬的，臭却未必。」

賈斯文向常含笑攤手苦笑道：「很慚愧，我這個魯仲連實在差勁得很。」

常含笑有點「幸災樂禍」的味道，道：「這叫做『煩惱皆因强出頭』。」

賈斯文忽然「哦」地一聲，道：「有了。」

常含笑訝問道：「什麼有了？」

「我想到了一個變通的辦法。」

「噢……」

「黑豹，由我代表他叫妳一聲姑奶奶，怎麼樣？」

「本來是不可以的，不過，——」

她那吊胃口的老毛病又犯了。

賈斯文接問道：「不過怎樣？」

常含笑慢吞吞地道：「看在你爲朋友帮忙的熱誠上，我只好勉爲其難。」

「這是說，妳已經答應了？」

「是的。」

「那我開始叫了。」

「叫吧！」

「小姑奶奶……」

「不！要把『小』字去掉。」

「好，去掉就去掉。」賈斯文苦笑了一下，道：「姑奶奶！」

常含笑得意地一笑道：「好！你們兩個都可以走了。」

賈斯文、石頭都走了，龜劍秋却像幽靈似地冒了出來道：「三妹，妳太過份了。」

「好玩嘛！」常含笑接問道：「大姊，二哥還沒回來？」

龜劍秋道：「小色鬼正窩在珍珠那浪蹄子的懷中，怎捨得回來……」

兩人邊走邊談，很快就消失於沉沉夜色之中。

令人費解的是：她們沒有提及「大魚」石頭，也沒提及賈斯文。

* * *

金滿樓的花廳中。

金色的陽光普照大地，使得廳外花圃中的鮮花格外嬌艷。

金滿樓好像才起床不久，正躺在一張逍遙椅上享受四位美人的服侍。

這四位美人當然是金滿樓衆多姬妾中的一份子。

四位美人中，三位以纖纖玉手在爲金滿樓按摩，一位則手持景德鎭的上佳磁碗，用銀匙一匙匙地餵着金滿樓飲燕窩湯。

錢多的大爺眞舒服，連吃早點都可躺在溫柔鄉中，眼睛都不用睜開。

目前的金滿樓，就是閉着眼睛在享受。

金滿樓雖然是閉着眼睛在享受，但旁邊却有一個人的眼睛睜得大大的。

這個人就是大魚——石頭。

石頭的眼睛不但睜得很大，而且也很放肆，一直在四位美人的週身上下來回掃視着。

「瞧你這德性，好像八輩子沒見過女人一樣。」

說話的是金滿樓。

金滿樓雖然開了金口，但他的眼睛還是閉着的。

閉着眼睛的人不可能看到石頭的饞相，那必然是金滿樓的眼睛睜開了一下又閉上了。

石頭訕然一笑，沒接口，四位美人則「吃吃」地嬌笑。

金滿樓又道：「我早就跟你說過，看上誰就可以帶她上床，只要跟我招呼一聲就行了。」

「是！金爺。」

「可是，我所交代的事情，一定要辦好。」

「是的，我一直在全力以赴。」

「但你昨晚的表現，却敎我很失望。」

「……」石頭苦笑了一下，欲言又止。

這時候，花廳外有人恭聲稟報：「金爺，小金剛送玉珮來，要不要讓他進來？」

金滿樓睜開眼睛，向石頭一揮手，道：「請！」

「是！」

石頭悄然由側門退了出去。

門外的人恭應着退去不久，勞福之已到了門口，後面還跟着龜劍秋、常含笑二人。

如果是普通人，看到花廳中的旖旎風光，一定會趦趄不前。

因爲，金滿樓仍然是斜躺在逍遙椅上，享受四位美人的服侍。

但勞福之等三人不是普通人，根本就毫不在乎地昂然走了進去，勞福之邊走邊笑道：「金三多，你可眞會享受啊！」

金滿樓含笑接口道：「人生苦短，青春有限，能夠享受的時候就該盡情享受才是，對了，三位請坐。」

事實上，勞福之等三人已自行在一旁的錦墩上坐了下來。

金滿樓又道：「三劍客聯袂光臨，眞是蓬……蓬……蓬……」

「蓬」了好一陣子，還沒「蓬」出一個所以然來，勞福之含笑接口道：「蓬華生輝。」

「對對對，蓬華生輝。」金滿樓居然嘆了口氣，道：「有學問，好。」

「可是，我覺得還是錢多才好。」勞福之雙手遞過玉珮，道：「這是閣下被盗走的玉珮，沒錯吧？」

金滿樓道：「沒錯，沒錯，多謝，多謝！多謝！」

龜劍秋笑問道：「多謝二字，值多少銀一斤？」

金滿樓歉笑道：「多謝二字當然不值錢，但我一定有值錢的東西酬謝三位的辛勞。」

「算了。」龜劍秋笑道：「我也不是貪圖你的什麼酬勞而來，何況，這點小事對我來說，不過是舉手之勞，對我這個鬼見愁來說，也算是份內的事。」

常含笑接着笑道：「更而且，我們此行是另有要事，不過是順道將玉珮送來。」

金滿樓「哦」了一聲，道：「須要勞動三劍客一齊出動，這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事了？」

勞福之接口道：「其實，我們也不是什麼一齊出動，我大姊是去辦一件不大不小的案子，小妹好玩，要跟着去瞧瞧。」

「你小金剛也是爲了好玩，要跟去瞧瞧？」

「不！我是去替人看病，一個很多名醫都治不好的怪病。」

「那是怎樣的怪病？」

「有一位貴公子，打獵時不小心由山岩上摔下來……」

「那一定很嚴重？」

「也不怎麼嚴重，外傷都治好了，就是失去記憶，羣醫束手。」

金滿樓陡地坐正身子，注目問道：「你就是要去恢復那人的記憶？」

勞福之含笑點頭，道：「不錯。」

「你有把握治好那個人的怪病？」

「當然！你忘了我是家學淵源？」

金滿樓沉思着道：「小金剛，如果你眞有這種醫術，我倒可以介紹你發一筆小財。」

勞福之笑問道：「難道你金三多也有這樣的一位病人？」

「是的，不過，那只是朋友的朋友。」

「不管是你的什麼人，有錢就好辦事。」

金滿樓笑道：「原來你小金剛也有見錢開眼的時候。」

勞福之道：「現在是金錢萬能的時代，大家都是看錢份上，我小金剛是俗人，當然未便免例。」

「好說，好說。」金滿樓笑問道：「你打算要多少酬勞？」

「你說呢？」

「黃金一千兩怎麼樣？」

「千兩黃金不算少，但以你金三多的身份來說，却也不算多。」勞福之邊說邊站了起來，道：「這樣吧！等我把先說好的那個病人治好再說。」

這叫欲擒故縱。

勞福之站了起來，龜劍秋、常含笑二人當然也跟着站了起來。

金滿樓忙道：「不忙，不忙，有話好話，有話好說。」

勞福之道：「你不忙，我可正忙着哩！」

金滿樓道：「這樣好了，酬勞我可以再加上二百兩。」

「黃的？」

「當然是黃的。」

「好，一言爲定。」

「可是，你一定要把病治好。」

「那當然啦！治不好，不要錢。」

「那，以前有沒有治好過這種病的例子？」

「有。」勞福之含笑接道：「十天之前，就有過先例。」

金滿樓道：「那是什麼人？」

勞福之道：「那不是人，是一頭大黃狗。」

金滿樓一怔，道：「人怎能跟狗混為一談！」

勞福之道：「為什麼不能混為一談，跟畜牲比起來，人不過是少了兩條腿，多了一副假面具而已。」

金滿樓道：「我不跟你胡扯，但我不能不提醒你，這是治病。」

「我知道。」勞福之笑笑道：「治病更不分人畜，漢代名醫華佗，就是人畜不分的。」

「總是你有道理。」金滿樓苦笑了一下，道：「好吧！就請你一施你的回春妙手。」

「好，三天之後，我一定讓你那位朋友的朋友恢復記憶……」

「三天之後？」

「不錯。」

「為什麼要等三天之後？」

「你忘了我還有一位預先約好的病人？」

「治那種病一定要三天？」

「治病是最多個把時辰就夠了，但加上往返的時間，最少也要三天。」

「我看……」金滿樓不自然地一笑，道：「小金剛，咱們打個商量怎麼樣？」

「如果你是要我先替你那位朋友的朋友治病，那就免了。」

「酬勞再加，怎麼樣？」

「再加酬勞？加多少？」

「三百兩。」

「這是說，一共一千五百兩黃金？」

「不錯。」

勞福之目光為之一亮，道：「看在一千五百兩黃金份上，我不能不勉為其難了。」

金滿樓也目光一亮，道：「你答應了？」

勞福之道：「答是答應了，但我另有條件。」

金滿樓苦笑道：「好，說出來試試看。」

勞福之道：「金錢固然重要，但信用更為重要，為了不失信於第一位約好的病人，我在這兒最多只能躭延三個時辰。」

「行！」金滿樓含笑接道：「如果你治病只要一個時辰，我保証最多兩個時辰之後，就大功告成了。」

勞福之道：「難道你那位朋友的朋友，就住在這裡？」

金滿樓道：「他不住在這裡，但我可以在一個時辰之內把他接到這裡來。」

勞福之道：「好，就這樣辦……」

金滿樓揚聲喝道：「傳張龍、趙虎。」

「傳張龍、趙虎。」

「……」

一呼百應，好神氣！

張龍、趙虎很快就「傳」到門口，躬身聽命。

金滿樓沉聲說道：「用我的馬車，把劉彪載到這裡來，來去多加小心。」

「是！」

「快去快回，越快越好！」

「是！」

果然很快，不到一個時辰，就回來了。

不過，金滿樓那位朋友的朋友劉彪，並未同來。

而且，張龍、趙虎二人都哭喪着臉，站在門外，欲言又止。

正在跟三劍客閑聊的金滿樓臉色一變，道：「出了什麼事？」

趙虎苦着臉道：「人丟了。」

這回，金滿樓的臉色是一變再變，半晌之後，才怒叱道：「你們兩個的腦袋怎麼沒丟掉？」

張龍、趙虎現在變成了張「蛇」、趙「貓」，不但大氣都不敢出，而且還全身抖個不停。

「說！人是怎麼丟的？」

趙虎哭喪着臉，道：「回金爺，劉彪是被一個蒙面人劫走的。」

金滿樓怒聲道：「光天化日之下，天子脚下的北京城中，胆敢當街擄人，那匹夫好大的狗胆！」

張龍接口道：「回金爺，那匹夫的身手，更是高明得可怕。」

「你們兩個都是飯桶！」

「……」

「既然是蒙面人，當然也不可能知道他是什麼人了？」

「是的。」

「有沒有丟下什麼話來？」

「沒有。」

勞福之聳肩一笑，道：「金三多，這筆生意，今天是沒法成交了。」

金滿樓苦笑無言。

勞福之又道：「我看……這樣好了，人找回來的時候，派人通知我一聲，我再來，告辭。」

金滿樓忙道：「且慢……」

勞福之截口道：「抱歉，我不能再躭擱下去了……」

邊說邊偕同他的大姊、三妹快步離去。

金滿樓鐵青着臉，沒作聲。

早就退下的石頭悄然回到他身邊，道：「金爺，我認為，劉彪的被劫走，三劍客的嫌疑最大。」

金滿樓蹙眉道：「可是，他們三個都在這裡呀！」

石頭道：「難道他們沒有同伴？」

「唔……」

「他們三個聯袂同來，等於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很可能劫人的行動是他們事先計劃好的。」

「唔……」

「我已經派人盯下去了，且靜待事實証明吧！」

＊　＊　＊

石頭救回兩個倒地受傷的漢子，並加以查問。

能夠作這樣的分析，証明石頭頗有頭腦。

能夠逕自處理——派人「盯下去」，也証明石頭在金滿樓身邊頗有權威。

只是，事實經過是否如石頭所分析呢？

＊　＊　＊

劉彪是一個三旬上下的精壯漢子。

現在，他正在接受勞福之的治療——他盤膝坐在一張椅子上，勞福之臉色凝重地站在他的對面，雙手在他的腦部輕輕地撫摩着。

房門口，常含笑在全神警戒。

門外的天井中，龜劍秋按劍佾立。

劉彪果然是在「三劍客」手中，石頭果然具有先見之明。

只是，暗中劫走劉彪的蒙面人到底是誰呢？

「三劍客」劫持劉彪的所在是北京郊區十里外的一棟巨宅。

巨宅四週古柏參天，大門前的甬道長達一里，濃蔭蔽天，儘管是大白天，也令人有陰森、恐怖的感覺。

甬道中段，有兩個莊稼漢分立兩邊。

這是這棟巨宅內外除了「三劍客」和劉彪之外，所能看到的另外兩個人。

不過，這兩個人都已成了「活死人」——被人點了穴道，像木偶一樣地呆立着。

＊　＊　＊

現在，又出現了另外兩個人。

那是石頭和一個中年漢子。

石頭和中年漢子都是一身勁裝，由甬道的前端快步走向巨宅。

石頭邊走邊游目四顧，一臉的凝重神色。

那中年漢子却邊走邊悄聲說道：「石爺，這是一棟沒人敢住的凶宅，附近的人都稱之為鬼屋。」

石頭「啊」了一聲。

那中年漢子又道：「據說，那是一位大將軍的官邸，由於那位大將軍意圖造反，被滿門抄斬……」

「所以，這巨宅就成了沒有人敢住的鬼屋？」

「是的。」

石頭笑笑道：「連外面的甬道中，大白天都感到陰森森的，看來是有點邪門。」

那中年漢子欲言又止。

石頭笑問道：「你相信世間眞有鬼神嗎？」

那中年漢子苦笑道：「我本來不相信，但有些邪門事却不由你不信……」說到這裡，忽然臉色一變，停下來顫聲道：「石爺你瞧！」

原來他們已走到那兩個「活死人」的十丈距離之內。

其實，石頭早就看到了。

不過，石頭並不大驚小怪，只是冷冷地一笑，道：「你認爲，他們是中了邪？」

那中年漢子道：「這……很難說。」

不等對方接口，又道：「石爺，他們都有一身好武功。」

石頭道：「他們的武功比張龍、趙虎呢？」

「應該是在伯仲之間。」

「人家能由張龍、趙虎手中輕易地將人劫走，那麼，制住他們兩個又有什麼稀奇！」

「是，石爺說得有理。」中年漢子口中雖然是這麼說，但他臉上的表情却恰好相反——不以爲然還加上驚駭。

石頭目光環掃，一挺胸脯，道：「別疑神疑鬼，走！」

「是！」

中年漢子「是」字才出口，却跟石頭同時打了一個寒噤，剛剛抬起的脚步也爲之僵住。

因爲，一股奇寒刺骨的寒風，不知來自何處，由他們身邊一掠而過。

中年漢子臉色大變地向石頭看了一眼。

石頭眉梢一揚，道：「老子不信邪！」

說完，身子一掠，已到達那兩個「活死人」的身邊。

中年漢子也只好硬着頭皮跟了上去。

石頭着手解開那兩個「活死人」被制的穴道。

幸好用的是最普通的點穴手法，石頭一下子就讓他們恢復了正常。

「多謝石爺！」

那兩個莊稼打扮裝束的人，一個較胖，一個較瘦，兩人一面活動着筋骨，一面同聲道謝。

石頭寒着一張馬臉，沉聲問道：「制住你們的是什麼人？」

「不知道。」那兩人同聲回答。

「不知道？」

「是的……」

「你們都是死人！」石頭截斷對方兩人的話後，又怒聲道：「人被制住，却連對方是什麼人都不知道。」

那較胖的一個道：「石爺，事實就是這樣。」

石頭道：「那你們是怎樣被制住的？」

那較瘦的一個道：「回石爺，邪門得很，一陣陰風掠過，就不能動彈了。」

一旁的中年漢子又是臉色一變。

石頭冷笑道：「除此之外，沒有別的感覺？」

那較胖的一個道：「是的。」

「人呢？」

「沒看到什麼人……」

「我說的是要你們追踪的三劍客，和你們另外兩個同伴。」

「是是……回石爺……」

石頭截口怒叱：「乾脆一點！」

「是！他們可能還在這鬼屋中。」

「可能？」

「是的，因爲，沒看到有人出來。」

「你們兩個同伴呢？」

「他們守住鬼宅後門，一直沒消息。」

那較瘦的一個插口道：「看情形，他們的遭遇不可能比我們好。」

八騎快馬絕塵而來，在五丈外停住。

八名勁裝漢子一齊飛身下馬，向石頭抱拳行禮。

石頭擺擺手，道：「諸位請稍待……」

一頓話鋒，又向較胖的漢子問道：「你們兩個被制住之前，有沒有進去察看過？」

較胖的一個道：「沒有。」

「是不敢進去？」

「……」沒有人接口。

「是怕人還是怕鬼？」

「……」仍然沒有人接口。

但另外有人接口了：「當然是怕鬼，因爲，這是北京城有名的鬼屋。」

語聲陰森，也分辨不出是發自何處，實在不像是一個人說的話。

現場中一共十二個人，十二個人一齊聞聲色變。

身爲頭頭的石頭自覺失態而老羞成怒道：「別裝神扮鬼，是一號人物，就大大方方的站出來！」

「我也想大大方方的站出來，可惜我不能。」仍然是聞聲而不見人。

石頭是不信有鬼神的人，何況，現在又是大白天。

但對方有聲無形，又如何解釋？

難道對方會使隱身法？

何況，對方語聲飄忽，好像就在你身上，也好像來自四面八方。

石頭是大行家，心知除非是眞的活見鬼，這個對手定是非常難纏的人，因爲，他使的是傳音功夫中的最高「段數」——「六合傳音」。

想到這裡，不由心底生寒，却又不得不强裝鎭定地沉聲問道：「爲什麼不能？」

「因爲，我本來不是人。」

「是鬼？」

「不錯。」

「你以爲，我會相信？」

「信不信由你。」那陰森語聲道：「人，生而爲英，死而爲靈，我，生是這巨宅的主人，死爲鬼屋的主鬼，不容許任何人來侵犯……」

說話同時，陣陣陰冷寒風，使得現場中的十二個大活人連打寒噤，臉色一變再變。

石頭咀唇牽動，欲言又止。

那陰森語聲又道：「現在，你相信了？」

石頭不答反問道：「我有兩個守後門的手下，現在怎樣了？」

「不怎樣，喲！還給你！」

忽然現出兩根木頭，向石頭扔了過來。

那當然不是木頭，是石頭守在鬼屋後門的兩個手下。

那兩個人除了穴道被制之外，全身毫髮無損。

石頭拍開兩個手下的穴道，默然無語。

「石頭，答我所問！」七分陰森中又加了三分淒厲，十四個大活人又不自禁地打了一個寒噤。

石頭硬着頭皮道：「你沒有問過什麼？」

「我問過，現在，你相信了。」

「你的意思是問我信不信有鬼？」

「不錯。」

「不信！」

煮熟了的鴨子咀硬，石頭可能就是這樣的貨色，他繼一聲「不信」之後，又冷笑道：「我還要進去搜！」

「搜什麼？」

「搜三劍客。」

「告訴你，石頭，鬼屋中除了鬼，沒有什麼劍客刀客的。」

「你……對了，你怎會知道我叫石頭？」

「因爲，我是鬼，而且還是靈鬼，靈鬼是無所不知的。」

「……」石頭沒接口。

那陰森語聲一個字一個字地接道：「你們十四個都聽著：由那兒來的，立即滾回那兒去！如果有誰胆敢踏進鬼屋一步，我準教他豎着進去，橫着出來！」

石頭冷笑道：「你以爲，我石頭是被人嚇大的？」

「你當然不是被人嚇大的。」那陰森語聲也冷笑道：「我也知道你是不到黃河不死心，不見棺材不掉淚的人……」

石頭截口冷笑道：「你明白就好！」

那陰森語聲道：「我更明白，我必須給點顏色你瞧瞧，你才知道靈鬼之不可欺……」

話聲中，倏然眼前一暗，有如深夜。

沉沉夜色中，鬼火飛舞，鬼聲啾啾，陰風陣陣，有如置身寒冰地獄之中。

更令人難受的是那陣陣陰風奇寒刺骨。

儘管目前的十四個大活人都是內外兼修的高手，强行運功抗拒之下，還是禁不住猛打哆嗦。連那十二匹黃騎健馬，也爲之鬃毛豎立，仰首悲嘶不已。

就當以石頭爲首的十四個大活人心神俱顫之間，一道似有若無的幽靈倏然出現，輕盈而又快速地繞着他們轉了一圈。

也由於這一圈，十四個大活人都挨了兩記耳光。

耳光是火辣辣的。

但那幽靈身上所發出的刺骨奇寒，一時之間，却使他們全身都好像冰凍住了。

更邪門的是，明明十四個人都有一流高手的身手，却沒法反擊，也沒法閃避，而不得不乖乖地接受那兩記火辣辣的耳光。

十四個大活人挨了兩記耳光之後，所有「鬼相」一齊消失。

甬道中雖然還是一片陰沉，更黯，但甬道外却是夕陽無限好的黃昏。

平空被鬼摑了兩記耳光的十四個大活人，面面相覷，誰都沒有吭氣。

此情此景，堅決不相信有鬼的石頭，是否還能那麼堅持呢？

又一陣刺骨寒風帶來一串淒厲語聲道：「這，只不過是聊示薄懲，如果你們一定要找死，就去闖鬼屋吧！」

說完，良久沒有繼續行動，也沒有再說話。

很顯然，那幽靈已經走了。

石頭也默然無語。

石頭的十三個手下都以驚疑不定的眼色注視着他。

半晌之後，石頭才輕嘆一聲，道：「走吧！回去再說……」

* * *

鬼屋內，勞福之對劉彪的治療，顯然已大功告成，開始對話。

劉彪游目四顧，面現驚疑地「咦」了一聲道：「這是什麼地方？你們是誰？」

室內雖然只有劉彪、勞福之二人，但常含笑仍然在門口警戒。

所以，劉彪口中的「你們」，當然指的是勞福之和常含笑。

因爲，在門外天井中警戒的龜劍秋，劉彪是看不到的。

勞福之笑笑道：「先別問什麼，劉大人，過去的事情都記起來了？」

劉彪臉色大變地道：「沒有，我什麼也記不起。」

「可是，你的表情告訴我，你已經完全恢復記憶了。」

「不，我沒有什麼記憶，就是有，也不會告訴你。」

常含笑插口笑道：「恭喜二哥，果然是大功告成了。」

勞福之故作捋鬚狀，一本正經地道：「老夫子胸羅萬有，學究天人，這，不過是牛刀小試，實在不值得恭什麼喜的。」

龜劍秋的語聲由外面傳來道：「瞧你這小滑頭，三妹才讚你一句，你就像老鼠跌落天秤，自鳴得意起來了。」

「我不是老鼠，也沒有跌落天秤。」勞福之向常含笑扮了一個鬼臉，才揚聲接問道：「大姊，外面情況如何？」

龜劍秋的語聲道：「外面熱鬧了好一陣子，現在，沒事了。」

原來外面並不是鬧鬼，是有人裝

神扮鬼。

裝神扮鬼而能那麼逼眞，令人嘆爲觀止，實在不可思議。

那麼，那位裝神扮鬼的，到底是誰呢？

劉彪插口問道：「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勞福之含笑反問道：「劉大人，你眞的不想回答我的話？」

劉彪道：「我爲什麼要回答你的話，我又不知道你是誰。」

勞福之道：「我是八王爺派來替你治病的人……」

「我沒什麼病。」

「有，你患了失憶症。」

「你……眞的是王爺身邊的人？」

「這還能假得了？」

「可是，我沒見過你。」

「見過的，劉大人且仔細瞧瞧。」

劉彪驚疑不定中，向勞福之仔細端詳着。

雖然是夕陽無限好的黃昏。由於房間的窗子面西，夕陽斜照，晚霞掩映下，室內的能見度却非常的好。

因此，劉彪對勞福之的注視，也自然很清楚。

可是，注視了一陣子之後，劉彪的臉色、眼神都起了很大的變化——本來是驚疑不定的，現在，却顯得一片茫然，有如一個夢遊者。

之所以有這樣的變化，是由於勞福之的眼神。

此刻的勞福之的眼神，集深邃、清澈、神秘於一爐。

在劉彪的眼光中，也許更覺得勞福之有無窮無盡的魅力。

所以，劉彪的眼光一經跟勞福之的眼光相接，就好像被磁石吸住的鐵片，再也不能分離了。

勞福之面帶含微笑，以極輕柔的語聲問道：「劉大人，現在，你覺得曾經見過我了？」

劉彪茫然地點點頭．道：「是的。」

「是在王爺身邊見過我？」

「是的。」

「那麼，現在，將你前次奉命出差途中所發生的一切，都鉅細無遺的告訴我吧。」

「好的。」

「現在，我問你答，我沒有問出來的，由你自己主動說明。」

「是。」

現在的劉彪，在勞福之面前，眞有點「像乖孫子」的味道。

這情形，行家知道，是勞福之施展「精神功」之故。

「精神功」是比「瑜珈術」更爲高明，也更爲神秘的玄門奇功。

劉彪的失憶症，以往多位名醫和瑜珈高手之所以徒勞無功，主因是那些名醫和高手名實不符，沒有眞才實學。

目前的勞福之雖然名氣並不怎麼響亮，却是貨眞價實的名醫和高手。

而且，還集名醫與高手於一身。

所以，儘管劉彪的失憶症很嚴重，但在勞福之高明醫術和精湛「精神功」雙管齊下之下，也就水到渠成了。

＊　＊　＊

勞福之仍然是輕聲細語地問道：「你本來是皇帝身邊的侍衛？」

劉彪點點頭，道：「是的。」

「官居幾品？」

「三品。」

「三品御前帶刀侍衛，官兒不小，足証皇帝對你很信任？」

「是很信任。」

「那你爲什麼要替八王爺賣命？」

「因爲，八王爺待我比皇上待我更好，將來也更有前途。」

「哦……」勞福之徐徐地接道：「現在，將你失去記憶以前的經過，仔細地說一遍。」

「是。」劉彪回憶着道：「大概是一年多以前，八王爺向皇上建議，派我去青島迎護一批外國進貢的貢品。」

「是一批怎樣的貢品？」

「其實，那不是什麼貢品，是一船由八王爺暗中向外國購買的火器。」

「是一批怎樣的火器？」

「有掌心雷、噴火器，都是威力很强的霸道火器。」

「是由英吉利國運來的？一整船？」

「是的。」

「這就是八王爺準備造反的本錢？」

「是的。」

「那個外國人是一位傳教士，叫彼得？」

「是……」劉彪「咦」了一聲，道：「你怎會知道？」

勞福之笑道：「待會我會告訴你的，現在，請接受我的詢問。」

「是，問吧！」

「你已經接到那一船火器了？」

「是的。」

「然後呢？」

「然後我僱用工人將火器搬到一個天然山洞中，然後，將所有工人和彼得都殺之滅口……」

「可是，當時彼得沒有死。」

「是的，彼得很聰明，心知我殺盡工人之後，一定要殺他，所以他先發制人，想以掌心雷殺我，却被我凌空一指點中他的右臂，掌心雷因而下垂，射在我立足的岩石，岩石鬆動，和我一齊滾落懸崖下的大海中，不過，當我未墜之前，也臨危發出一掌，也將彼得擊落海中。」

勞福之嘆了口氣道：「雖然沒有同歸於盡，却是兩敗俱傷。」

劉彪欲言又止。

勞福之又道：「以後的事情，你一定已經記不得了。」

「是的。」

「那收藏火器的山洞，是在一個深

幽的山谷中，旁邊還有一道很長很細的瀑布？」

「是的。」

「那個山谷到底在什麼地方？」

「在青島以北，約莫百里，臨海的一座三峯並峙的谷中。」

勞福之如釋重負地長吁一聲，道：「好！夠了，多謝你的合作。」

劉彪苦笑了一下，道：「現在，是否該由我來問問你了？」

勞福之笑笑道：「不必問，看下去就會明白的。」

劉彪一怔，道：「是嗎？」

「錯不了。」勞福之向隔壁房間揚聲說道：「珍珠可以出來了。」

房門「呀」然而啓，珍珠郡主緩步而出。

由於時已入暮，常含笑已點燃蠟燭。

昏黃燭光下，珍珠臉色凝重，默然坐在勞福之身邊。

這位一向任性、刁蠻、爲所欲爲的「女浪子」，此刻，好像是換了另一個人。

勞福之嘆了口氣．道：「珍珠，現在，妳都明白了。」

珍珠注目問道：「還有沒有挽救的餘地？」

「應該是有的，因爲，到目前爲止，這事件仍在暗中進行，皇上和有關部門都還不知道。」

「……」珍珠沒接口。

「其實，你們是一家人，即使皇上知道了，也不會太嚴重，但令尊的王位恐怕保不住了。」

「最好是不讓皇上知道，請你們三劍客多盡點力，弭患於無形。」

「當然，但這只是理想，世間事，理想和現實，總是有距離的，何況——」

「何況怎樣？」

「令尊沉迷已深，能否迷途知返，是最大關鍵，此其一。」

「其二呢？」

「令尊必還有不少有實力的同黨，和一批武功奇高的江湖人，這些人是否肯半途收手，也大有問題。」

珍珠惶恐地道：「那……我該怎麼辦？」

勞福之沉思着道：「如果由你去開導令尊，妳自信有多大影响力？」

珍珠一楞道：「這……可難說得很。」

勞福之雙手一攤，喟嘆出聲，道：「如果連妳自己都沒把握，要想弭患於無形，就很難了。」

「不管怎樣困難，我都將勉力一試。」

「我也是這樣想，盡人事而聽天命。」

珍珠沉思着道：「勞大哥，我要了解全部經過，這事情你是怎麼知道的？」

勞福之瞧了劉彪一眼，道：「這事情可得由彼得身上說起才好……」

一頓話鋒，又徐徐地接道：「約莫是八個月前，先父在嶗山採藥，於距上清宮五里處的一個山洞中，發現一位奄奄一息的外國人……」

劉彪忍不住截口問道：「那位外國人就是彼得？」

「不錯。」

「彼得怎會傷得那麼厲害？」

勞福之道：「彼得不是傷得很嚴重，而是病得很嚴重。」

「哦……」

「彼得沒練過內功，墜海受了風寒被人救起之後又不曾好好醫治，再加上外國人水土不服，終於病入膏肓。」

珍珠插口道：「令尊是名醫也沒法子救他？」

勞福之苦笑道：「藥醫不死病，佛渡有緣人，對於一個油盡燈枯的病人，別說是什麼名醫，連神仙也救不了。」

珍珠也苦笑道：「好，說下去。」

勞福之道：「彼得不愧是一位菩薩心腸的傳教士……」

「哦……」

「當時，先父明知彼得已沒法挽救，而仍欲一盡人事，却爲彼得所拒。」

「爲什麼？」

「他說，別浪費時間，趁他還有一口氣在，他要揭發一件可能使千萬生靈塗炭的大陰謀……」

「就是有關家父的案子？」

「是的，同時也說明了那批搬運工人慘被滅口的血案。」

「……」珍珠蹙眉未語。

「他說，希望先父以道德勇氣，揭發這一宗大陰謀，他還說，他已繪好一幅山水圖，按圖索驥，就可以找到那批火器，並說明是一幅怎樣的山水圖，上面還有英吉利文的說明，可是——」

「可是怎樣？」

勞福之苦笑道：「他說，三天之前，他的行囊人被强行帶走了，裡面有銀子、山水圖、一支掌心雷、五枚子彈。」

「以後呢？」

「沒以後了，彼得說完這些之後，人也跟着嚥了氣。」

「這些都是令尊跟你說的？」

「不錯。」

「可是，令尊生前，並未向誰揭發什麼？」

「無憑無據，憑先父一介草民，能向誰揭發去？」

珍珠「唔」了一聲道：「以後呢？」

勞福之道：「先父雖然未便揭發，但暗中却對令尊注意上了。」

「……」

「因此，先父獲得了令尊跟金三多的不少秘密，尤其當先父獲知金三多正在徵求擅長治療失憶症的瑜珈高手的消息之後，更是心中竊喜，而暗中訂下『引蛇入洞』的計劃。」

珍珠道：「於是，令尊仙逝之後，這一妙計的執行，就落在你的肩上？」

勞福之道：「應該說是落在『三劍客』的肩上。」

珍珠道：「於是，你搞什麼名畫遺作競投交換、並大吹法螺，說什麼能永駐青春的青春泉，什麼精通英吉利文，說穿了，都是假的。」

「但畫是眞的。」

「你的目的就在『引蛇入洞』？」

「是的，而且，我的一切都是針對金三多……」

「你認爲，彼得所繪的那幅山水圖，會輾轉落到金三多的手中？」

「不錯。」

「可惜事與願違……」

「那也沒有關係，反正只要能將蛇兒引入洞中就行了。」

「你認爲，蛇兒已經快要入洞了？」

「是的，」勞福之轉向劉彪笑問道：「劉大人該已經明白了？」

「明白了。」劉彪苦笑着接道：「你打算怎樣處置我？」

勞福之沉思着道：「現在談這問題，未免爲時太早了。」

「此話怎麼講？」

「因爲，未來情況如何發展，誰也沒法逆料，比方說，最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如果化不了呢？」

「那是很麻煩的事，不過，目前我可以保証，只要你在我身邊，絕對死不了。」

劉彪道：「如果你眞有意救我，最好是現在就讓我遠走高飛。」

勞福之道：「現在不行……」

「爲什麼不行？」

「因爲，你是這個案子中最重要的人証。」

劉彪忍不住嘆了一口氣，道：「看情形，我的未來還是凶多吉少。」

勞福之道：「禍福無門，唯人自招，其實，世間事，最壞也不過是一死而已。」

「你是局外人，當然可以樂得說風涼話。」

「眞想不到，殺人不眨眼的人也會怕死。」

劉彪道：「以往，我之所以殺人不眨眼，是奉命行事，而且——」

「而且怎樣？」

「到目前爲止，我除了殺過那批工人之外，並未殺過任何無辜的人……」

「難道你認爲殺了那批無辜的工人還不夠多？」

劉彪咀唇牽動間，外面傳來龜劍秋的急促語聲道：「有強敵欺近，快將劉彪送入地下室。」

勞福之的反應很快，他順手點了劉彪的穴道，沉喝一聲：「來人！」

二名青衣少女由珍珠曾躲藏過的房間應聲而出。

「將劉彪送入地下室，小心看守。」勞福之低聲吩咐。

「是！」

「珍珠也暫時避入地下室……」邊說邊吹熄蠟燭。

詭異靈鬼　戲耍五虎

「鬼屋」大門外，一字橫排，站着十九名勁裝大漢。

如果是有心人，一定可以發現到，目前的十九名勁裝大漢中，也包括方才挨了「鬼揍」的十四個大男人在內。

而且，石頭顯然還是頭兒的身份。

這也就是說，目前這批人中，比方才增加了五個生力軍。

五名生力軍個個高頭大馬，黑夜中看來有如五座鐵塔。

除了石頭和五名生力軍之外，其餘十三人的手中都拿着一支松油火把，但都沒點燃。

十九人都不言不動，沉沉夜色中看來，就像是一列幽靈。

「居然還敢再來，好大的狗胆！」

那位靈鬼首先打破沉寂，語聲還是那麼陰森，還是那麼飄忽不定。

而且，隨語聲而來的，又是一陣陰寒至極的刺骨寒風。

十九個人都不自禁地打了一個寒噤。

身爲頭兒的石頭不得不色厲內荏地冷笑道：「大概是壁虎吧！」那靈鬼的語氣中充滿不屑地道：「你們還在等誰？」

「等我……」

話到人到，十九個人的前面忽然多出一個又矮又胖的黑衣人來。

黑衣人一到現場，立即沉喝一聲：「燃燈！」

火光連閃，十三支松油火把次第點燃，將鬼屋前照耀得如同白晝。

火光下的黑衣人，顯得既神秘、又恐怖——頭戴黑布套，身着黑色長袍，頭套和長袍上都繪着白色的骷髏圖案，黑色頭套的雙眼部位，射出有如貓眼一樣的碧綠寒芒。

那靈鬼呵呵大笑道：「老小子，你以爲把自己包裝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就沒有人知道你是什麼東西變的了？」

那黑衣人冷笑道：「你以爲老夫是誰？」

那靈鬼的語聲道：「你要不是那守財奴兼色鬼的金三多，我願意一頭撞死，返鬼爲人。」

那黑衣人道：「好，知道老夫的身份，你就死定了！」

他邊說邊揭下頭上的黑布套，果然是綽號金三多的金滿樓。

那靈鬼的語聲道：「既然你就是金三多，我就毋須一頭撞死，至於你想殺死我，憑你這點道行，門兒都沒有！」

話落，一道人影挾着一陣刺骨寒風，飄落金滿樓身前丈遠處。

那靈鬼出現的同時，所有火把一齊熄滅，所有的人除了金滿樓之外，全都不自禁地打了一個寒噤。

金滿樓雖然沒有打寒噤，却下意識地飄退八尺之外，並厲聲喝道：「還不衝進去！」

這，當然是金滿樓向他的屬下下令。

他的屬下也很聽話，一聲暴諾，除了那五個鐵塔似地大漢與石頭之外，其餘的十三個紛紛向鬼屋硬闖。

那十三個人好像事先已有默契，除了其中三個直闖大門之外，另外十個分由左右兩邊的圍牆越牆而入。

一時之間，但見人影紛飛，蔚爲奇觀。

但他們行動快捷，結束也迅速。

十三個人就像是撞在有彈性的無形牆壁上一樣，一個個被反彈了回來。

向裡面闖的時候，一個個有如生龍活虎，但被反彈回來時，却像是十三根木頭。

正如那靈鬼先前所說的：「豎着進去，橫着出來」。

「叭叭」連响中，十三個人僅以少許的差距，先後被扔在地上，然後又彈身而起，繼而一個個像中了邪一樣，呆立當場。

這情形，足以顯示他們被「扔」出時的手法之妙、之絕，令人嘆爲觀止。

所以，不但那十三個當事人眞有被鬼扔出的感覺，而呆立當場，連以金滿樓爲首的其餘六個，也一時之間爲之倒抽了一口冷氣。

那十三個人楞了一下之後，有人抬手摸摸自己的腦袋。

那靈鬼禁不住笑道：「吃飯的傢伙還都在脖子上，我也保証你們都還沒有受傷，不過，我不能不提醒你們，這種便宜事，不會再有第二次，要是不信邪，就不妨再闖闖看。」

沒有人敢再闖。

也沒有人接口。

現場中的空氣，好像一時之間凝結住了。

金滿樓的一雙精目，深深地注視着那靈鬼，好像要看透他的五臟六腑。

表面上看來，此刻的靈鬼，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人，一襲青衫，青紗幪面，顯得一派斯文。

像這個樣子的靈鬼，絕對不像是一個鬼魂，何況，他臉上還戴着幪面紗巾。

金滿樓注視靈鬼的目光，絕對不同於往昔。

以往，金滿樓的目光跟常人一樣，但今宵，却有如貓眼一樣的碧綠。

尤其是現在，他那碧綠的目光中，更好像隱含着太多的神秘和詭異。

注視少頃之後的金滿樓，首先打破沉寂，「你是什麼東西？」

「我不是什麼東西，是鬼。」

「你以爲練成了『玄冰寒炁』就可以裝神弄鬼？」

「我本來就是鬼——」

「靈鬼又何必戴面紗？」

那靈鬼笑道：「我是一番好意，任誰都知道，鬼的樣子很難看的，我怕嚇了你們一跳，才戴上面紗……」

金滿樓截口冷笑：「鬼話連篇……」

那靈鬼截口笑道：「鬼說的話，當然是鬼話。」

金滿樓又冷笑道：「不管你是人也好，是鬼也好，我一定要你現出原形來。」

那靈鬼的幪面紗巾一揚，道：「我不信！」

他的話聲未落，他那幪面紗巾忽然爆出一串綠花，因而迫得他不得不自行揭下幪面紗巾扔向一旁。

現在，靈鬼現形了，是賈斯文——曾經跟金滿樓競投勞伯仁遺作的賈斯文。

那幅被賈斯文扔在一旁的幪面紗巾，還在繼續燃燒着，賈斯文的目光中掠過一絲驚疑。

金滿樓得意地笑道：「賈斯文，現在，你相信了。」

賈斯文目光深注着，沒接口。

金滿樓居然嘆了口氣，道：「但很遺憾，我還是不知道你是什麼東西。」

一頓話鋒，又道：「你這賈斯文三字，當然也是假的，而且，你臉上還戴有製造得很精巧的人皮面具，這一點，當你跟我競投勞伯仁的畫的時候，我就看出來了。」

賈斯文撇唇一哂，道：「要不要我誇讚你一聲高明？」

「不必。」金滿樓注目問道：「劉彪是你劫走的？」

「你說呢？」

「我說錯不了。」

「噢……」賈斯文的回答不着邊際，也莫測高深。

換句話說，賈斯文的回答，說了等於沒說。

金滿樓又問：「你把劉彪交給三劍客了？」

賈斯文道：「爲什麼盡說廢話，自己進去瞧瞧，不就明白了？」

「我會瞧的。」金滿樓沉喝一聲：「五虎齊上！要活的。」

那鐵塔似的五個大漢一齊暴諾中，飛起六道人影。

六道人影中，那五個鐵塔似的大漢以包圍之勢撲向賈斯文。

另一道人影却是金滿樓本人。

金滿樓是逕自撲向鬼屋的大門。

別瞧這六個人中五個人高頭大馬，金滿樓更是胖得像一個肉團。但他們的身法却是既輕靈、又俐落。

金滿樓對他手下的「五虎」好像深具信心，命令下達之後，看都不看一眼就搶先撲向鬼屋大門——

很絕，撲向鬼屋大門的金滿樓，居然沒受到任何阻碍。

他冷笑一聲，戒備着徐徐地向裡面挪移——

撲向賈斯文的「五虎」，却受到嚴重的反擊，不！嚴格說來，那不是什麼反擊，只能說是「五虎」碰了一個不軟也不硬的釘子而已——因爲，被圍攻的賈斯文屹立當場沒有作出任何行動。

「五虎」的身形接近賈斯文週圍八尺左右時，一個猛然刹住身形，打了一個寒噤，也打了一個噴嚏，動作整齊劃一，就像是經過事前演練似的。

「五虎」一齊以驚駭的眼光向賈斯文注視着，身子也禁不住輕微顫抖，但都强忍着沒有後退。

賈斯文咧咀笑道：「我說，你們根本不配稱爲『五虎』，只是五隻病猫而已。」

也許是賈斯文的話激發出「五虎」的潛能。

也可能是「五虎」並非浪得虛名之輩！

只見他們齊「嘿」一聲，雙臂一振，全身一陣骨節暴响過處，不但顫抖停止，整個人也好像高大了很多。

加上鬚髮怒張，雙目中冷芒如電，顯得格外地威態懾人。

此刻的「五虎」可眞像是五頭急欲吃人的猛虎，注視着賈斯文，躍躍欲試。

賈斯文「唔」了一聲，道：「很好，我低估了你們。」

「五虎」同聲發出一連串低吼。

賈斯文又道：「上呀！別只是裝模做樣。」

「五虎」不再裝模做樣，一聲怒吼，同時飛撲過去。

賈斯文的足底下好像裝有彈簧，忽然筆直地騰昇四丈以上，剛好避過對方台力的一擊，輕靈地向橫飄落三丈之外。

像這情形，按說「五虎」既然失去了分進合擊的目標，想要避免自相殘殺也很難。

但「五虎」的反應，也大大地出人意外，不但於間不容髮之時避過了自相殘殺的危機，而且立即轉移方向，發動第二次攻勢。

而且，攻勢之凌厲，遠超過第一次進擊時的五成以上。

儘管他們爲了遵守他們的主子金滿樓所吩咐的「要活的」的命令而沒有動用兵刄，但拳脚上所顯示的勁氣罡風，却令人怵目驚心。

賈斯文不再閃避，也沒反擊，在對方那威力無匹的紛飛拳脚和罡風勁氣中，從容游走，一面點頭讚許道：

「唔……不錯，值得老夫活動一下筋骨……」

其實，賈斯文的從容游走中的「從容」二字，不過是想當然矣。看在一旁掠陣的石頭等人的眼中，賈斯文是被「五虎」的拳脚罡風逼得東飄西蕩，根本沒有還手的餘力。

這情況，到底能維持多久呢？

* * *

鬼屋內。

金滿樓已進入第一進的大廳中。

一片漆黑，一片死寂中不但沒有人踪，連鬼影子也沒有看到。

說實在一點，此刻的金滿樓倒十足地像是一個鬼魂，更像一個妖怪。

試想，在這樣的環境中，一個有如幽靈似的人影，雙目中發出碧綠的冷芒，不是妖怪是什麼！

金滿樓好像有所警覺，自動停了下來。

但他才停下來，背後的頸項內却突然吹入一股奇寒刺骨的冷風，憑金滿樓的功力之高，也不禁接連打了兩個寒噤。

他停了下來，雙目中碧芒連閃。

「嗤」地一聲，一道白霧像靈蛇一樣，挾着一道寒風由正面向他噴來——

他屹立如山，右掌揚起，準備迎頭痛擊。

但那道「靈蛇」在他身前丈遠處，忽然無聲無息地消失了。

「靈蛇」雖已消失無踪，但那刺骨奇寒却反而更爲嚴重。

難道眞的有鬼不成？

金滿樓當然不相信有鬼。在已有心理準備之下，也沒再打寒噤。

他靜立着，甚至屛住呼吸。

他之所以屛住呼吸，是便於默察對方動靜，又可避免那像「靈蛇」的白霧是否帶有毒氣。

火光一閃，他前面的天井中出現三點火光，是跟他的目光一樣的碧綠，却顯得更爲妖異、也更爲奇詭、恐怖的綠光。

三點綠光呈「品」字形，冉冉地向他飛了過來。

金滿樓冷笑着沒有任何行動。

在綠光照映下，整個大廳一片碧綠，金滿樓也成了全身碧綠的妖怪，顯得格外猙獰、恐怖。

但那三點綠光，也在距金滿樓丈許處一閃而滅。

就當綠光熄滅的同時，一道暗器破空聲向他的背後襲來。

金滿樓反手一抄，抄個正着，並傳出「吱」地一聲慘叫。

那是一隻老鼠。

老鼠被抓住，自然是臨危反噬，咬他一口。

幸好當他反手「抄暗器」時爲防不測，早已全身運功，指掌堅如鋼鐵。所以，老鼠的臨危反噬，對他根本沒有影响。

「哈哈哈……從前，景陽崗武松打虎，今宵，鬼屋中金三多抓老鼠，不

讓古人媲美，精彩！精彩……」

聞聲知人，那是勞福之。

勞福之像鬼魅似地出現在金三多身前三丈處。

「小雜種找死！」

金三多怒叱聲中，手中的死老鼠隨手扔向勞福之，人也跟踪而上，展開一連串瘋狂的搶攻。

蹩了一肚子窩囊氣的金三多，出手豈會留情。

金三多不但出手不留情，而且招招都是要置對手於死地的殺着。

一片漆黑中，勁風如潮湧，「唏哩嘩啦」的家具碎裂聲連綿不絕。

可是，沒聽到拳脚擊中人身的聲音。

「唏哩嘩啦」中，傳出勞福之的語聲道：「大姊救命啊！」

暗影中傳出龜劍秋的語聲道：「我才懶得管你的閒事。」

「妳總不能見死不救呀！」

「我保証你死不了……」

金滿樓截口怒叱：「小雜種，爲何不敢接招？」

勞福之道：「不是不敢，是不能，我有夜盲症，怎能接招……」

「砰！」

一聲巨震中同時發出一聲悶哼。

一道人影帶着悶哼的尾音飛向大廳的一角。

是勞福之說話分神而挨了一掌，而且，這一掌還好像挨得不輕。

金滿樓自然是乘勝追擊，但他的乘勝追擊，只不過是擊毀了一張太師椅。

勞福之有「夜盲症」，金滿樓沒有。

金滿樓明明看到勞福之被他一掌擊得飛向那太師椅，但當他飛身而上，補上一掌時，勞福之却平白地失踪了。

「好掌力！老夫子有賞……」

說話的當然是勞福之。

話出同時，火光一閃，大廳中心亮起一個火把。

火光下，一隻死老鼠已悄沒聲地射近金滿樓的咀邊。

——那是被金滿樓捏死的老鼠。

——龜劍秋俏立在火把旁。

——勞福之氣定神閒，卓立在金滿樓之五丈之外。

金滿樓也很絕，對於已到咀邊的死老鼠，居然不避也不接而一口咬住。

「不成敬意！」勞福之含笑接道：「但我保証，死老鼠的滋味，絕對跟你平常享受慣的山珍海錯，別具風味……」

「呸！」

金滿樓一聲怒「呸」、「呸」掉了口中的死老鼠，也「呸」出一聲「小雜種！」

勞福之一本正經地道：「金三多，你已經罵了我三聲小雜種……」

金滿樓怒聲截口道：「你本來就是小雜種。」

「不！我要鄭重聲明，我勞福之雖然沒有什麼顯赫的家世，但血統是絕對的純正，百分之百的純正，千分之千的純正……」

「你就算是有萬分之萬的勞家血統，我還是要駡你小雜種。」

「沒關係，現在時代不同了，人人都有胡說八道駡人的自由，但我不會駡你，不過……」

「不過怎樣？」

「我要說明一個事實，你老小子才是名符其實的雜種！」

金滿樓冷笑道：「這不算駡人？」

勞福之道：「這不是駡人，我說的是事實，因爲你根本不是什麼金滿樓。」

金滿樓苦笑道：「金滿樓不是金滿樓，這話倒是很新鮮。」

「也許吧！」勞福之作撫鬚狀道：「要不要我另作解釋？」

金滿樓冷笑道：「不必……」

勞福之截口道：「也好，這畢竟不是很光彩的事，我老夫子讀聖賢書，也不便揭人隱私……」

金滿樓顯然是眞有什麼見不得人的隱私，儘管目前的勞福之口說「不便揭人隱私」，但他却深恐勞福之說溜了咀的，因而又截口岔開話題，道：「賈斯文是你什麼人？」

勞福之道：「我這個人很厚道，不會說溜咀的。」

夠絕，他好像看透了金滿樓的用心。

金滿樓怒聲道：「我問你，賈斯文是你什麼人？」

勞福之又作撫鬚狀道：「你說呢？」

金滿樓冷笑道：「咀上無毛，却偏要故做撫鬚狀，眞教人噁心。」

「很抱歉，這是我個人的習慣。」

勞福之又作撫鬚狀道：「人家叫我老夫子，老夫子是有鬚的，所以，我雖然咀上無毛，也不得不故意裝模作樣，像個老夫子的樣子。」

「廢話說完了沒有？」

「馬馬虎虎，到此爲止吧！」

「那麼，現在說正經的。」

「很好，其實，我說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很正經的。」

金滿樓目光深注地道：「你是賈斯文的徒弟？」

勞福之反問道：「何以見得？」

金滿樓道：「因爲，賈斯文的『玄冰寒炁』和裝神弄鬼的功夫你全會。」

「而且，火候也不差。」

「你已經承認了？」

「承認什麼？」

「承認你是賈斯文的徒弟？」

「我沒有承認，而且，我是誰的徒弟，也跟你不相干，是不是？」

「至少你跟賈斯文是串通的，這一點，你想否認也不行。」

「我不否認，也沒有否認的必要。」

「那麼，劉彪呢？」

勞福之道：「你已經知道，劉彪就在這鬼屋中，又何必明知故問。」

金滿樓道：「你已經把他的失憶症醫好了？」

「不錯。」

「你早就知道劉彪的身份，也早已知道他失去記憶的原因？」

「不錯。」

「那麼，你死定了！」

勞福之仰臉悠悠地道：「我說，我至少還可以活八十年，你信不信？」

金滿樓冷笑道：「不信，你忘了我外面還有大批高手？」

勞福之道：「我沒有忘記，而且，我敢斷定，有你的高手進來向你報告情況了……」

話聲中，一陣快速而沉重的脚步聲，止於門口。

勞福之話鋒一轉，道：「是石頭……」

金滿樓扭頭喝問：「什麼事？」

石頭苦笑道：「金爺，咱們的人都完了……」

金滿樓臉色大變，霍地轉身，道：「都死掉了？」

勞福之搶先接道：「我敢保証，你那批高手都沒有死，也不會受傷。」

已經轉身面對大門口的金滿樓頭也不回地道：「你怎麼知道？」

勞福之道：「因爲，賈斯文是具有菩薩心腸的好人。」

石頭接口道：「是，咱們的人都沒死也沒傷，只是穴道被制。」

金滿樓沒好氣地道：「你怎麼能例外？」

石頭苦笑道：「金爺，是賈斯文特別讓我進來向您報告的。」

金滿樓鐵青着臉，沒接口。

石頭又道：「金爺，那位賈斯文說，被制住穴道的人，必須請小金剛代爲解穴。」

勞福之飛快地接口：「沒問題，助人爲快樂之本嘛！」

話鋒一頓，又道：「金滿樓，現在就去解開貴屬的穴道，完全免費。」

「不急。」金滿樓徐徐轉身，道：「勞福之，對於這個案子，你是怎麼事先知道而特別計算我的？」

勞福之道：「這問題，我拒絕回答，但我要提醒你，你必須馬上去八王爺府中，商量善後事宜。」

金滿樓冷笑道：「你以爲你是誰？」

勞福之道：「我當然知道我是誰，也明白你不會聽我的話，但我斷定，有一個人的話，你一定會聽的。」

「誰？」

「珍珠郡主……」

香風輕拂，珍珠在常含笑的攙扶下出現門口。

金滿樓臉色一變，道：「珍珠，是妳出賣了你老子？」

珍珠苦笑道：「不是，我是被劫持到這裡之後，才知道這件事的。」

「……」金滿樓沒接口。

「走吧！你同我去見父王，好好研商一下。」

「沒什麼好研商的！必要時……」金滿樓一挫鋼牙道：「我寧爲玉碎，不作瓦全！」

勞福之接口道：「那又何必呢？俗語說得好，好死不如賴活啊！何況……」

金滿樓接問道：「何況怎樣？」

勞福之含笑接道：「何況你金三多有花不完的金子，享用不盡的老婆，如果就這樣死了，豈不是都便宜了別人。」

金滿樓「唔」了一聲，道：「有道理，看來我不能不接受你的好意了。」

勞福之道：「很好，大丈夫能屈能伸，這才是最好的抉擇。」

一頓話鋒，又道：「走吧！咱們一起到外面去。」

＊　＊　＊

賈斯文雖然個好人，對金滿樓的手下沒有下殺手，也沒有讓他們受傷，但他處置那批人的手法，却讓金滿樓看到之後，爲之啼笑皆非。

十三個勁裝漢子加上「五虎」，十八個人全都矮了半截，而且是一字横排，中規中矩，好像訓練有素似的。

金滿樓心中憤恨不已，默然不語。

勞福之强忍笑意，解開那十七個人的穴道之後，目光一掠金滿樓、珍珠二人道：「諸位可以走了，我希望這案子到此爲止，就當作什麼也不曾發生過一樣。」

金滿樓、珍珠都沒接口。

勞福之又道：「明天午後，我會去王府向郡主討取消息。」

金滿樓撇唇一哂，擧手一揮，一行人快步離去，很快就消失於沉沉夜色之中。

常含笑道：「大姊、二哥，現在，是不是該去香塚赴約了？」

勞福之道：「時間也差不多了，走吧！」

龜劍秋沉思着道：「我看，八王爺未必就這麼甘心就範。」

勞福之道：「這也是意料中事，但我們掌握着人証、物証，他不能不多加攷慮的。」

常含笑道：「我想不用多費心思了，就算八王爺是孫悟空，一個觔斗能翻十萬八千里，也翻不出老佛爺的五指山。」

「對！」勞福之含笑點頭，道：「三妹言之有理，走，打道香塚……」

遠處有人接口道：「不必，我已經來了。」

是狐狸精的口音。

勞福之揚聲笑道：「狐狸精，妳這算不算是『移磡靠船』？」

「你說呢？」

隨着話聲，烟視媚行的狐狸精已到達他們三丈遠處停了下來。她的身邊還跟着一個短小精幹、全身漆黑的小老頭崑崙奴。

不過，此刻的崑崙奴是徒步，沒騎上那匹也是一身黑色的小毛驢。

勞福之沒接口，只是似笑非笑地在對方的週身上下打量着。

狐狸精嬌嗔地道：「怎麼？不認識我了？」

勞福之顯得色迷迷地道：「我本來就不認識妳。」

「可是，你知道我叫狐狸精，昨天你還抱過我，也香過我的臉。」

「是的，現在，我還想再抱抱妳，再香一下……」

「來呀！」狐狸精截口嬌笑道：「不敢的是這個。」

她邊說邊以手做「王八」狀。

龜劍秋冷然接口道：「夠了，狐狸精，妳一定早就到達這兒來，是不是？」

狐狸精反問道：「何以見得？」

龜劍秋道：「想當然耳。」

狐狸精道：「其實，我來得並不算早，一場很精彩的搏鬥，只看到後半場。」

勞福之插口道：「那……妳必須補票。」

「好！我補半票，因爲，我只看了半場戲。」

「不行，下半場戲是最精彩的，妳必須補購全票。」

狐狸精嬌笑道：「小金剛，你不該叫老夫子，應該叫撈夫子才對。」

「妳認爲我太愛錢了？」

「難道不是？」

「是的，我很愛錢，這年頭，大家都向錢看，連死人都會由棺材中伸出手來要錢，我如果不要錢，豈非跟潮流脫節了？」

「所以，昨天你兩幅畫就硬要人家六百萬兩白花花的銀子。」

「這有什麼不對？何況，那是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誰也沒有勉强誰。」

「唔……說的也是……」

勞福之飛快地接道：「今宵，咱們的生意也一樣，公平、自願，誰也不勉强誰。」

狐狸精點點頭，道：「那是理所當然！」

勞福之道：「價錢也照舊，還是白銀三百萬兩。」

他邊說邊由肩頭拔下一束畫卷，就像是拔下一柄寶劍一樣。

狐狸精一楞，道：「你說什麼？」

勞福之道：「我說的是這幅畫，白銀三百萬兩。」

「那是什麼畫？」

「妳怎地那麼善忘，當然是妳所喜愛的『寒江垂釣圖』呀！」

狐狸精俏臉一沉道：「善忘的是你，昨天說好的是以畫易畫……」

勞福之截口接道：「我沒有忘記……」

「那你怎麼變卦了？」

「也不是變什麼卦，昨天跟今宵，當然不可同日而語啊！」

「你……不守信用！」

「信用能值幾文錢一斤？現在，時代不同了，不但一般人不守信用，即使連皇帝和王公大臣，也都是說話像放狗屁一樣……」

狐狸精怒聲道：「我不跟你胡扯，勞福之，你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你懂不懂得，什麼叫『君子一言，快馬一鞭』？」

勞福之笑道：「妳要明白，我勞福之有人叫我『老夫子』，有人叫我『小金剛』，可從來不曾有人叫我做『君子』……」

狐狸精截口道：「你是無賴！」

勞福之呵呵大笑道：「好呀！大姊、三妹，我又多了一個綽號。」

龜劍秋、常含笑抿唇微笑。

狐狸精如果有鬍子，一定氣得連鬍子都會翹了起來，但很可惜，女人不長鬍子，所以，狐狸精只能氣得連連跺足。

也由於她的連連跺足，使她那高聳的胸脯也隨之而顫動，令人目眩神迷。

勞福之居然嘆了口氣，道：「狐狸精就是狐狸精，連生氣的時候也那麼可愛，那麼惹火。」

狐狸精好像冷靜下來了，似笑非笑地白了他一眼道：「你娘才惹火哩！」

勞福之道：「我娘當然惹火，如果我娘當年不惹火，我爹就不會上火，我爹不上火，就不會生下我這個無賴來……」

龜劍秋截口道：「越來越不像話！」

勞福之涎臉笑道：「大姊，妳又不是不知道，我是老實人，一向就愛說老實話。」

狐狸精美目深注地道：「勞福之，能不能告訴我，你爲什麼要改變主意？」

勞福之做捋鬚狀道：「佛曰：不可說，不可說。」

他邊說邊將畫卷插回肩頭，道：「狐狸精，如果妳捨不得花這筆銀子，那我只好留着賣給別人了。」

「誰稀罕你這狗屁名畫！」狐狸精撇唇一哂，道：「不過，我特別警告你，你食言背信，一定要受到嚴重的懲罰。」

勞福之道：「別說得這麼難聽，俗語說得好，生意不成仁義在，何況，我還很欣賞妳，昨宵，我還抱過妳，香過妳……」

「閉咀！」

「行！」

勞福之「很乖」，果然閉口不再說

話。

狐狸精沉喝一聲：「來人！拏下這狂徒！」

「遵命！」

暴喝聲中，兩道人影由甬道的暗影中疾射而出，崑崙奴也同時橫挪八尺，成鼎足之勢，把勞福之團團包圍。

那由暗影中射出的兩道人影，是兩個年約四旬的漢子，也就是昨天在天橋的競賣現場中，大嘆要「自己撒尿淹死算了」的那兩個。

那兩位仁兄，還是那一副「天橋鬧區小混混」的模樣。

那崑崙奴好像見到鬼一樣地立刻又退回原位。

狐狸精也好像大感意外地「咦」了一聲。

龜劍秋、常含笑二人一直像不相干的旁觀者一樣，一片安詳。

一下子被包圍，馬上又被解圍的當事人勞福之，更是平靜得像一個局外人。

狐狸精繼一聲驚「咦」之後，臉色一沉，道：「你們兩個，也是勞福之的人？」

左邊那短裝漢子含笑搖頭道：「不是。」

「我的人呢？」

「妳說的是妳的兩個手下？」

「廢話！」

「抱歉，他們兩個暫時不能動彈了。」

「……」狐狸精一雙美目在對方兩人身上來回掃視着，欲言又止。

勞福之插口笑道：「閣下，我眞替二位躭心。」

「為什麼要替我們躭心？」反問的還是左邊那短裝漢子。

「我躭心你們一時想不開，眞的自己撒泡尿淹死了。」

「原來你說的是這個……」

左邊那短裝漢子答話的同時，龜劍秋、常含笑二人，都强行忍住一臉的笑意。

狐狸精也强忍住笑，却還是笑了起來。

狐狸精這個人也夠邪門，此情此景之下，她居然還笑得出來。

勞福之笑道：「像你們這樣的人才，如果一時想不開而自殺，甚至是死在自己的尿中，那……」

「那又怎樣？」

「那是蒼天瞎了眼，連玉皇大帝、西天佛祖、閻王老兒都該……都該……」

「都該怎樣？」

狐狸精插口笑道：「不用多想了，就讓他們也自己撒泡尿淹死算了。」

「好極！好極！」勞福之含笑接道：「我正想到要這麼說，妳就先說出來了。」

狐狸精笑意盎然地道：「這叫作心有靈犀一點通呀！」

「好一個心有靈犀一點通，哈哈哈……」

「別亂吃豆腐。」左邊那漢子插口接道：「勞大公子，你是否也該問問在下是什麼人了？」

勞福之道：「閣下叫我勞福之、老夫子、小金剛、無賴都可以，可千萬別叫我什麼勞大公子。」

「為什麼不能叫勞大公子？」

「閣下想想看，天子脚下的北京城中，滿街都是王孫、貴胄、闊公子，我勞福之算老幾，連小小公子都不夠格，又怎敢當大公子的稱呼！」

「雖然太自謙了，說的倒也有道理。」

「多謝諒解，現在，我正式請教二位尊姓台甫，仙鄉何處？」

「我叫屠夫。」

「屠夫？是殺豬的，還是殺牛的？」

「我是殺人的屠夫。」

「有意思，那麼，另一位呢？」

「他叫和尚。」

「妙極，妙極。」勞福之呵呵大笑道：「殺人的屠夫跟唸『阿彌陀佛』的和尚走在一起，眞他媽的妙不可言。」

和尚冷冷地插口道：「一點也不妙，你別搞錯了，我和尚可不是那些吃齋唸佛的和尚。」

勞福之訝問道：「和尚不吃齋唸佛，那……」

和尚截口接道：「告訴你，我吃人肉，唸歡喜經。」

勞福之道：「吃人肉我懂，『歡喜經』可沒聽說過。」

和尚道：「聽說老夫子是個很有學問的人，眞想不到見面不似聞名。」

「何以見得？」

「因為，你連什麼叫『歡喜經』都不懂。」

勞福之道：「不懂沒關係，學問是問來的，現在，我恭謹請教。」

和尚笑道：「看你這種謙虛的態度，我倒是不好意思拒絕，你不懂得『歡喜經』，和尚參『歡喜神』，你該懂得？」

勞福之道：「這個我懂……」

狐狸精插口媚笑道：「在和尚參歡喜神的時候，你這個假和尚在一旁唸歡喜經，那滋味不太好受吧！」

「好得很！」和尚含笑接着：「不信，妳我可以當場試試。」

狐狸精冷笑道：「憑你這德性，就算天下男人都死光了，老娘也不會……」

和尚截口笑道：「別瞧我外表長得不怎麼樣，床上功夫可是一流中的一流……」

屠夫插口道：「夠了，現在說正經的，勞福之，我已經自我介紹過了，你對在下二人的來歷，可有過耳聞？」

勞福之道：「有，不但親耳聽到，也親眼見到了，不過，這都是眼前的事。」

這是說，勞福之根本就不曾有過耳聞。

屠夫臉色一沉之間，勞福之又含笑接道：「二位也不必難過，幸好我勞福之不是什麼大人物，我不曾聽過二位的來歷，對二位的偉大，一點影響也沒有，何況……」

屠夫沉着臉，截口問道：「何況怎麼？」

勞福之徐徐地道：「我大姊的名氣比我大得多，如果我大姊能說出二位的來歷，二位就很有面子了。」

屠夫、和尚同時「哼」了一聲。

勞福之轉向龜劍秋笑問道：「大姊，妳可知道這二位的來歷？」

常含笑搶先接口道：「如果大姊不知道他們的來歷，就不配稱為女神捕。」

屠夫、和尚又同時「哼」了一聲。

龜劍秋嫣然一笑，道：「三妹，別把我估計得太高了。不過，我雖然不知道屠夫、和尚是什麼東西，却聽說過王霸好像有兩個很了不起的師弟。」

王霸是西廠的大檔頭，也是當代武林人物所公認的宮廷第一高手。

屠夫、和尚同時眉梢一揚，却沒接口。

勞福之笑問道：「大姊，難道這二位就是王霸那兩個好像很了不起的師弟？」

「但願他們不是。」龜劍秋悠悠地接道：「因為，如果是的話，那就太令人遺憾了。」

勞福之道：「此話怎講？」

龜劍秋道：「據我所知，王霸那兩個師弟，一向在關外活動，武功雖然很高，却都是人人皆欲誅之的黑道巨擘。」

屠夫截口冷笑道：「夠了！」

龜劍秋笑問道：「難道二位果眞都是王霸的寶貝師弟？」

和尚沉聲叱道：「妳呼名道姓，開口閉口就是王霸什麼的，妳算是什麼東西？」

「我是人，我當然不是東西。」龜劍秋笑意盎然地接道：「至於令師兄嘛！他本來就叫王霸，如果叫王霸的人不叫王八，那該叫什麼呢？」

勞福之含笑插口道：「叫龜孫也一樣。」

屠夫、和尚鐵青着臉，常含笑、狐狸精二人却忍不住「噗嗤」一聲嬌笑。

龜劍秋嬌嗔地道：「有什麼好笑的，如果我龜家眞有像王霸那樣的灰孫子，你們可看笑話……」

屠夫截口沉叱道：「龜劍秋，妳如此侮辱王大人，縱然不為你們三劍客自己着想，也該為妳老子的前程着想才對。」

這話倒是實情。

身為西廠大檔頭的王霸，權傾朝野，滿朝文武、封疆大使，莫不對他忌憚三分，像勞福之、龜劍秋此刻對他的嬉笑怒罵，可說是胆大包天、聞所未聞的事。

龜劍秋悠悠地道：「多謝關心！但我認為你們兩個還是多關心一點自己的好。」

屠夫皺着眉，沒接口。

龜劍秋道：「你沒聽懂？」

屠夫道：「廢話！」

勞福之插口道：「那……我可以提醒你一句，方才我大姊說過：『但願你們不是，如果是的話，那就太令人遺憾了』。」

「我想起來了。」屠夫冷笑着接道：「現在，我們已等於承認是王大人的師弟。」

「那就非教人遺憾不可了。」

「怎麼遺憾法？」

「那就是二位見不到明天的太陽，試想，像二位這樣的人才……」

屠夫截口怒叱道：「閉咀！」

一頓話鋒，又冷笑道：「眞想不到，你倒先威脅起我來了。」

勞福之嬉皮笑臉地道：「非常抱歉。」

屠夫沉聲叱道：「你們三個都給我好好聽着：你們的陰謀詭計，我已全部知道，如果想私了，就必須完全聽我的。」

勞福之一本正經地道：「我正在聽。」

屠夫注目道：「你明白，八王爺想造反，是要滅九族的巨案。」

「你知不知道，八王爺是皇上的叔父？」

「我當然知道。」

「如果八王爺該滅九族，那豈不是連皇上自己也滅掉了？」

「我不跟你胡扯！」

「那麼，這個案子唯一的兩全之策，只有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還是私了？」

「不錯。」

「我不反對私了，但那批火器，必須由我接收。」

勞福之笑道：「你想得眞美！你也想幹滅九族的勾當？」

屠夫道：「我不想造反，我只要那批火器使我成為武林霸主。」

「你知道那批火器在什麼地方？」

「在你們三劍客的心中。」

「唔……」

「你已經掌握了劉彪，並已使劉彪恢復記憶？」

「高明！」

「所以，我只要掌握住你們三劍客，就等於掌握了那批火器。」

「好主意！」

「是好主意，怎麼樣？願不願意跟我合作？」

「願意。」勞福之徐徐地接道：「可惜，我的伙計不答應……」

「嗆」一聲，他已亮出寶劍。

屠夫臉色一變，道：「你敢消遣我！」

「不敢。」

「那你爲什麼動傢伙？」

「不動傢伙怎能教你們見不到明天的太陽。」勞福之屈指輕彈劍身，劍作龍吟。

屠夫冷笑道：「勞福之，你別不識好歹，我完全是一番好意。」

「噢……」

「你要明白，我只要向王大人通告一個消息，八王爺不會滅族，但你們三劍客滅九族是滅定了。」

「唔……三個九族一共是二十七族，那實在太慘了。」

「你明白就好，怎麼辦？」

「不怎樣。」勞福之含笑接道：「我更明白，我必須馬上宰掉你們這兩個人人得而誅之的東西，才是上上之策。」

屠夫呵呵一笑道：「你是不到黃河不死心，不見棺材不掉淚！好！現在，我就讓你見識一下，什麼是眞正的武學。」

一直冷眼旁觀，有如局外人似的狐狸精陰陰笑道：「眞正武學能值幾文錢一斤？」

屠夫一怔，道：「妳——」

「我怎樣？」

「妳還要强行出頭？」

「我本來就是當事人之一。」狐狸精轉向勞福之道：「勞福之，只要你承諾跟我合作，我可以代你除掉這兩個夜郎自大的匹夫。」

屠夫、和尚同時冷笑，也同時亮出兵刃。

屠夫是牛耳尖刀，和尚是降魔杵，倒是很能配合他們的綽號。

勞福之道：「怎麼，娘兒們也想藉那批火器來當武林霸王？」

狐狸精道：「你忘了，武則天也是女人？」

「是的，武則天能作皇帝，妳狐狸精想當武林霸主，也是情理中事。」

「這是說，你已經答應跟我合作了？」

「還沒有，即使我答應了，也不一定會履行，妳已經知道，我叫賴皮。」

「你……」

「對了，妳……」勞福之含笑接道：「既然擁有那幅山水圖，又何必還要跟我合作？」

狐狸精道：「因爲，只有你懂得英吉利文字。」

屠夫向和尚曖昧地笑道：「和尚，這妞兒很不錯吧？」

和尚會心地一笑道：「是很不錯。」

屠夫道：「那就抓活的，既可以讓你參歡喜神、唸歡喜經，又可以獲得那幅山水圖。」

「好主意，可是——」

「還有什麼可是的？」

「你忘了，你我也都不懂英吉利文。」

「這問題好解決，只要抓住勞福之這小子就行了。」

「好，你對付勞福之，我去抓狐狸精……」

和尚邊說邊轉身，向狐狸精一揚手中的降魔杵道：「狐狸精，來，陪大爺活動一下……」

狐狸精沒答話，只是冷笑一聲，「狂徒找死！」

只見她右手一揚，火把閃處同時發出「砰」地一聲震響。

邪話才說完的和尚，應聲仰天栽倒，左胸血漬殷然，寂然不動。

正準備向勞福之挑戰的屠夫，臉色大變地轉身向狐狸精怒聲叱問：「妳殺了和尚？」

狐狸精道：「這也值得大驚小怪，和尚早就該殺了！」

「妳……用的是來自英吉利國的火器？」

「不錯。」

「那批火器已到了妳手中？」

「廢話！」

「……」屠夫嘆了口氣，沒接口。

「方才，我說過，眞正武學能值幾文錢一斤，還記得嗎？」

「……」屠夫仍沒接口。

「你是殺人的屠夫！一向只殺別人，現在，也該嚐嚐被殺的滋味了……」

屠夫氣急敗壞地道：「且慢，我有百萬兩以上的黃金，只要妳不殺我，我全部奉獻給妳。」

狐狸精道：「黃金固然可愛，但殺你卻更爲重要。」

「爲什麼？」

「因爲，你早就該死，何況，目前這案子太嚴重，留着你，不是有多少人頭落地，就是有無數的無辜百姓遭殃……」

「不不不……只要妳能放過我，我一定高飛遠隱，絕不惹事生非。」

屠夫哭喪着臉，差點要跪下來了。

狐狸精殘酷地一笑道：「現在，一切都太晚了……」

「砰！」火光與震響聲中，屠夫也倒了下去。

對於狐狸精的連續以火器殺人，三劍客好像一點也不覺得驚訝，平靜得就像是局外人一樣，常含笑嬌笑道：「殺得好，殺得妙，狐狸精，現在，我也有點喜歡妳了。」

勞福之搶先接口道：「不！我反對。」

常含笑笑問道：「反對什麼？」

「反對妳喜歡狐狸精。」

「爲什麼要反對？」

「因爲，妳也是女人，妳喜歡狐狸精，豈不是搞同性戀……」

狐狸精插口問道：「搞同性戀又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勞福之道：「搞同性戀是不值得大驚小怪，只是，有時候會要命。」

「此話怎講？」

「搞同性戀的人會患上愛滋病，那是絕症，神仙也救不了。」

「愛滋病？」

「不錯。」

「怎麼我沒聽說過？」

「那是八百年以後才有的新名詞，妳當然沒聽說過。」

「活見你的大頭鬼！」狐狸精一揚手中火器，道：「勞福之，要不要我特別介紹一下……」

勞福之連連搖手道：「不不不，介不介紹都沒有關係，千萬別把那玩藝對着我。」

狐狸精媚笑道：「我怎捨得殺你哩！何況，我還須要你的合作。」

勞福之訝問道：「還要我合什麼作？妳不是已經得到那批火器了嗎？」

「還沒有，我得到的只有這個。」

「噢……」

「現在，你已經知道，在火器之下，什麼高明武功都成了狗屁。」

「我知道。」

「知道就好。」狐狸精擺動着手中的火器道：「我也有自知之明，談武功，你們三劍客每一位都比我强。」

她手中的火器，本來就很小巧，沉沉夜色中，儘管三劍客的夜視能力都異於常人，也只能看到一根黝黑的小鋼管凸出她的手掌之外。

像這樣霸道而又小巧的火器，名爲「掌心雷」，倒是很恰當的。

勞福之道：「妳好像太謙虛了。」

狐狸精道：「但現在，不論你們的武功有多高，都得聽我的。」

「當然！」勞福之一本正經地道：「人在矮簷下，誰能不低頭！」

「可不許賴皮！」

「要命的玩藝在妳手中，我想賴皮也很難。」

勞福之說話間，右手不經意地微微一揚，狐狸精一聲痛呼，手中的掌心雷掉落地面。

常含笑疾射而前，手足兼施，一掌將狐狸精迫退五尺，同時地面的掌心雷被足尖挑起，飛向龜劍秋的手中。

狐狸精氣得連連跺足道：「勞福之，你說過不賴皮的。」

勞福之道：「妳怎麼那麼健忘，方才，我只說過『想賴皮也很難』，並沒說過不賴皮，何況，妳明知我會賴皮，早該提高警覺的。」

「你混蛋！」

「妳就是駡我王八蛋，我也不在乎。」

狐狸精苦笑着嘆了口氣，道：「好，我服了你，方才你擊落我的掌心雷，使的是什麼暗器？」

「妳爲什麼不看看妳自己的手掌？」

「我已經看過了，沒有受傷。」

「那我可以告訴妳，方才，我並未施展什麼暗器。」

「可是，我明明感到好像被針刺了一下。」

「那是狗屁武功中的一項，妳可以叫它『王八刺子』，也可以叫它『刺狐針』……」

「狗屁！」

「叫它『狗屁』，我也不反對。」

「你……」

「妳別不服氣。」勞福之似笑非笑地道：「其實，妳自己心中也明白，即使我不用『刺狐針』，妳手中的掌心雷也已經沒有作用了。」

狐狸精感眉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勞福之悠悠地道：「因爲，我斷定妳的掌心雷中已沒有子彈了。」扭頭向龜劍秋笑問道：「大姊，我的判斷沒錯吧？」

龜劍秋含笑點點頭，道：「沒錯。」

「……」狐狸精一臉的駭異。

「我還知道，妳的掌心雷中本來就只有五顆子彈，妳得到它的時候，爲了好奇，一定試射過二三顆，剩下兩顆分別用在屠夫、和尚身上，當然不會再有子彈了。」

「……」狐狸精目光深注，沒接口。

「妳一定很奇怪，我怎會知道這些？」

狐狸精終於開了口：「我虛心請教。」

勞福之徐徐地道：「其實，就算我的忖測不準確，妳的掌心雷中還剩下一、二顆子彈，我也不可能接受妳的威脅。」

狐狸精冷笑道：「打死我也不相信，你的武功能抗拒掌心雷。」

「血肉之軀當然不可能抗拒火器。」勞福之笑笑道：「但有了這個就不一樣了。」

勞福之口中的「這個」，也是一支掌心雷。

當勞福之亮出他自己的掌心雷時，狐狸精幾乎震驚得跳了起來，道：「你怎麼也有？」

「我不但有，而且絕對不是『空心大老倌』，我還有十三顆子彈。」

勞福之像獻寶一樣，又亮出他所有的子彈，道：「我擁有它之後，除了試射過十五次之外，沒有打算用來對付任何人，當然也包括妳在內。」

「你的掌心雷是從哪裡來的？」狐狸精話出之後，又自以爲是的「哦」了一聲，道：「我明白了。」

「明白什麼？」

「你已得到了那批火器？」

勞福之老氣橫秋地道：「自作聰明，簡直該打屁股！」

這樣的話，也只有勞福之能說得出口——像狐狸精這樣的美艷少婦的屁股，豈可隨便讓人打的。

因此，狐狸精爲之啼笑皆非，惱怒都不是。

勞福之又道：「告訴妳，我這掌心雷，是先父無意中於嶗山得到的。」

「哦……」狐狸精的櫻桃小咀張得大大的，半天合不攏來。

「現在，妳想起來了？」

狐狸精沒接口。

「我提醒妳一聲，八個月之前，發生在嶗山的事，該不會那麼健忘吧？」

「……」狐狸精仍未接口。

「當時，妳取走人家的行囊，現在，掌心雷、山水圖，人贓俱獲，想賴也賴不掉。」

「我不想賴。」狐狸精苦笑道：「那洋鬼子身上還有一支掌心雷？」

「不錯。」

「當時，他把經過情形都告訴令尊了？」

「不錯。」

狐狸精苦笑着嘆了口氣，道：「可恨我當時沒有給他補上一掌。」

勞福之沉着臉道：「乘人之危，取走別人的東西，已經是大不應該了，如果還要落井下石，要人家的命，妳還能算人！」

狐狸精苦笑道：「是不是也該打屁股？」

「算了，惹上狐騷味可不是好玩的。」勞福之一笑之後，又道：「現在，妳應該明白，昨天我所說的有關那幅山水畫的一切，只不過是一個幌子。」

「唔……」

「還有，妳已經住在鬼屋中聽到我跟珍珠郡主所說的話，當也了解這案子的嚴重性？」

「我了解，怎麼？我在鬼屋中偷聽，你已經察覺到？」

勞福之道：「是另外有人察覺到……」

狐狸精忍不住截口問道：「誰？」

「賈斯文。」

「賈斯文到底是誰？」

「妳這話問得好新鮮，賈斯文當然就是賈斯文呀！」

「好，我不問這些，只是，賈斯文既然發現了我，爲什麼還讓我竊聽？」

「那可以讓我省掉一番唇舌，爲什麼不樂得讓妳聽個夠。」

「……」狐狸精苦笑無言。

「可是，如果妳竊聽我跟劉彪的談話，情況就不一樣了。」

勞福之邊說邊探，取出一隻小玉瓶，向屠夫、和尚的屍體傷口處傾出少許藥末。

狐狸精俏臉一變，道：「是化骨散？」

「不錯。」勞福之笑問道：「妳殺人，我替妳善後，妳如何謝我？」

狐狸精嬌笑道：「再讓你香一個，怎麼樣？」

「好哦！」勞福之笑道：「我老夫子別無所好，就喜喜歡這個調兒……」

他邊說邊迫不及待地快步走向狐狸精身前。

龜劍秋嬌嗔地叱道：「胡鬧！」

勞福之已摟着狐狸精「嘖」地香了一下，道：「大姊，只此一回，下不爲例。」

狐狸精卻駭然驚叫道：「你……你封閉了我的功力？」

勞福之笑道：「如果這也算是乘人之危，那也是向妳學的，而且——」

「而且怎樣？」

「崑崙奴和妳那被屠夫困住的兩個手下，也都要封閉功力。」

說話間，龜劍秋已以最快速的身法和手法，封閉了崑崙奴的功力。

同時，常含笑也將另外兩個被屠夫制住的漢子提了過來，當然，他們的功力也被封閉了。

狐狸精長嘆出聲。

「有什麼好嘆的，功力被封閉，是可以解開的，如果像他們那樣，就大大的不妙了。」

勞福之口中的「他們」指的是屠夫、和尚的屍體。

事實上，屠夫、和尚的屍體已經不像是一具屍體——大部份已被化骨散化成一灘血水了。

狐狸精目光所及，忍不住打了一個寒噤道：「你不殺我們？」

「我爲什麼要殺你們？」勞福之含笑接道：「尤其是殺妳這樣的大美人，等於焚琴煮鶴，不但大煞風景，也是混蛋、皮蛋、臭鴨蛋、外加王八蛋。」

狐狸精笑道：「那你何不乾脆恢復我們的功力，放我一馬？」

「我會放的，但不是現在。」

「什麼時候才放？」

「等這個案子結束之後。」

「現在呢？」

「現在怎樣？」

「你打算如何安排我們？」

「我想……」勞福之抓抓頭皮道：「安排你們去我龜伯伯的賓館中休息幾天。」

狐狸精訝問道：「你龜伯伯是誰？」

勞福之故做捋鬚狀道：「在下的龜伯伯就是在下未來的老丈人，北京城的總捕頭、我大姊的令尊龜老爺子。」

狐狸精臉色大變道：「你……你要把我們關起來？」

「那是妳自己說的。」勞福之含笑接道：「我可是說的請你們去龜伯伯的貴賓館休息幾天……」

技藝超羣　甘拜下風

八王爺王府地下室中。

儘管三更已過，但地下室中，卻是燈火輝煌，如同白晝。

八王爺感着眉、沉着臉、背着手，來回地踱着方步。

他的寶貝女兒珍珠坐在一張逍遙椅上，低頭輕弄着手中的香帕。

金滿樓、石頭二人並肩肅立一角，兩人都是一臉的尷尬。

踱了好一陣子方步的八王爺終於

停了下來。目光一掠金滿樓、石頭二人，哼了一聲道：「你們兩個都很有出息！」

金滿樓、石頭二人都不敢接口。

八王爺又道：「一大批的高手，居然敵不過一個來歷不明的賈斯文，一個乳臭未乾的毛頭小子、和兩個丫頭片子。」

金滿樓、石頭仍未接口。

八王爺忽然怒吼一聲：「我不甘心，也絕不會就此罷休。」

金滿樓趁機開口：「王爺！草民也正是這樣想。」

「你有什麼計劃能反敗爲勝？」

「回王爺的話，草民的計劃是穩紮穩打，兵分兩路，同時進行。」

「說下去。」

「第一路是包圍鬼屋……」

八王爺怒叱道：「還要去鬼屋丟人！」

金滿樓正容道：「王爺，不是丟人，是去抓人。」

「抓誰？」

「抓劉彪，能抓到固然好，抓不到就毀掉。」

「唔……以毀掉爲原則，這是消除人証，咱們進可以攻，退可以守。」

「是！」

「你確定劉彪還在鬼屋？」

「是的，草民在鬼屋外圍設有暗樁，所以確定劉彪還在鬼屋中。」

「那麼，另一路呢？」

「另一路包圍勞氏畫廊，將賈斯文和三個小雜種斬草除根。」

「不！必須留下一個活口，以便於找到那批火器。」

「是！」金滿樓接道：「王爺，急不如快，咱們馬上來一個拂曉攻擊。」

八王爺沉思着道：「人力夠嗎？」

「夠！草民已備妥百名以上的高手，而且，草民重金禮聘的三位武林奇人，也剛好趕到。」

「好，就依你的計劃去做。」

「是！」金滿樓扭頭向石頭道：「石頭，鬼屋方面由你和柴老大率領五十名高手去，我和柴家老二、老三去勞氏畫廊……」

一直靜聽着的珍珠截口道：「我反對！」

八王爺沉叱道：「妳瘋了！」

「我很正常，」珍珠正容接道：「爹，方才我已經說得很明白了，到此爲止，就算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了。」

「我不甘心！」

「爹，你已經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我必須作天下第一的人上人……」

「爹！要是失敗了呢？」

「閉咀！」八王爺怒叱道：「記着，從現在起，你一步也不許離開我！」

接着，向金滿樓揮揮手道：「去去去！按方才的計劃，立刻進行。」

「是……」

金滿樓、石頭二人轉身離去不久，地下室的房門上又傳來輕微的「剝啄」聲。

「誰？」八王爺的臉上微現訝容。

「我。」

隨着話聲，房門重開，面含微笑的勞福之卓立門口，抱拳長揖道：「草民勞福之參見王爺。」

八王爺臉色一變，道：「你……好大的狗胆！」

勞福之含笑接道：「是虎胆。」

八王爺怒喝一聲：「來人！」

勞福之道：「王爺，如果你的侍衛還能行動，草民又怎會進來……」

八王爺截口道：「你殺了他們？」

「沒有，我這個人愛管閑事，卻不崇尚暴力，更不隨便殺人。」

「……」八王爺目光深注，沒接口。

「王爺，方才你們的計劃，我都聽到了。」

珍珠忍不住插口道：「那你還不趕快回去……」

八王爺截口說叱：「閉咀！」

勞福之笑笑道：「郡主，我很快就會回去的。」

八王爺道：「勞福之，你打算劫持本藩？」

勞福之道：「劫持王爺沒這個必要，草民此行只是向王爺進幾句逆耳忠言……」

「既然是逆耳的話，那就免開尊口。」

「王爺……」

「本藩什麼都不想聽。」

「那……王爺，咱們打個賭，怎麼樣？」

八王爺一楞，道：「賭？」

「是的。」

「賭什麼？」

「爲了對付我們四個草民，王爺已施展出獅子搏兔的力量，是不是？」

「你明白就好。」

「我更明白，勝負早已分明……」

「你認爲你會贏？」

「當然。」

「你夠狂，也夠大胆。」八王爺含笑接道：「你所提議的賭，也引起我的興趣。」

勞福之笑道：「這叫作投其所好，草民知道王爺年輕的時候很愛賭。」

「你打算如何賭注？」

「就以即將進行的拂曉攻擊爲賭？……」

「賭注呢？」

「賭注是王爺的皇帝夢。」

「好，說下去。」

「如果王爺的拂曉攻擊勝了，草民自認眼高手低，甘拜下風，不再管閑事。」

「很好。」

「可是，如果王爺敗了呢？」

八王爺不加思索地道：「如果本藩敗了，也自願放棄一切計劃。」

「好！君子一言，快馬一鞭。」

「當然！」

兩個身份懸殊、立場敵對的人，居然以「賭」來解決一宗非常嚴重的「造反」巨案，而且，談判過程中雙方的稱謂而「你」、「我」，時而「本藩」、「草民」，極盡隨和，即興之能事，也算是官場上、武林中的少聞妙事。

* * *

黎明前的時候，通常都是最黑暗的。

現在，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候，地點是天橋地區勞氏畫廊前的廣場上。

一片漆黑中，勞氏畫廊前出現一批有如鬼魅似的人影。

那是金滿樓所率領的高手，約略估計，總在六十名以上。

也許金滿樓對這次拂曉攻擊有絕對必勝的信心，所以，他的行動一點也不掩飾，以完整的陣容，堂而皇之地直逼勞氏畫廊。

可是，就在距勞氏畫廊約莫百來丈處，就被「擋駕」了。

但擋住這個自以為必勝的堂堂陣容的，卻只有三個人——龜劍秋、勞福之、常含笑。

三劍客成「品」字形，勞福之卓立「品」字的前端，「品」字後面十來丈處，擺着一個密封的大木箱和一個火盆。

大木箱足可以裝下兩個大人，火盆中爐火熊熊，裏面還放着兩根被燒得通紅的鐵條。

火盆和大木箱旁邊，分立着勞氏畫廊的兩個小伙計。

兩個小伙計一臉笑容，就像是等着看好戲的大頑童。

龜劍秋一臉冷肅。

笑口常開的常含笑依然笑容可掬。

勞福之似笑非笑地看着金滿樓身邊的兩個苗裝漢子——柴老二、柴老三。

柴老二、柴老三是柴家三傑的老二和老三。

柴家三傑是威震四川、貴州、雲南地區的怪傑，在上述地區，只要說聲「柴家三傑來了」，連夜間愛哭的小孩也會被嚇得立即止住了哭聲。

其實，柴家三傑也不是什麼大壞人，只不過是本性有點怪異，介於正邪之間而已。

柴家三傑是雲南地區的擺夷族，但他們的父親是漢人，所以有一個漢人的姓。

擺夷族的姑娘都很美，漢苗混血的柴家三傑，更是男的健壯英俊，女的美得冒泡。

對了，柴老大是女的，可恨老天爺太糊塗，生下這麼一個美得冒泡的大美人，却偏偏是一個不能行周公之禮的「石女」。

那時候醫學什麼都談不上，名醫更是可遇不可求，於是，天生的「石女」就只好一輩子成為「單身貴族」了。

也由於柴老大不能人道而沒法婚配，老二、老三也立下重誓，在他們的老姊的問題不能解決之前，自己也不婚配。

所以，柴家三傑目前都是「單身貴族」。

目前的柴老二、柴老三，年紀約莫二十三、四，長得健壯、英俊、高大，比起胖而不算矮的金滿樓，足足高出一個腦袋。

對於柴家三傑，勞福之早就有過耳聞。

可是，他不曾想到對方這麼年輕，年輕得比他自己大不了幾歲。

「老二、老三既然這麼年輕，身為老大的，也不可能超過三十歲吧……」

勞福之正在心中忖着，金滿樓却搶先說道：「勞福之，咱們又碰頭了。」

勞福之笑笑道：「敗軍之將，還敢大張旗鼓前來丟人現眼，閣下眞的勇氣可嘉。」

「這回不一樣了。」

「是嘛！」

金滿樓道：「現在，我特別介紹身邊的三位武林奇人。」

勞福之道：「不必，我知道他們是威震雲貴地區的武林新秀柴家三傑中的老二和老三。」

「你——」

「怎麼？我說錯了？」

「沒錯，」金滿樓冷笑道：「你的消息倒是很靈通。」

勞福之道：「這算得什麼，我還知道柴老大已去了鬼屋。」

金滿樓臉色一變，道：「所以，你們這裏才只有三個人？」

「三劍客本來只有三個人。」

「我說是四個。」

「噢……」

「還有一個賈斯文。」

「唔……」

「賈斯文還在鬼屋中？」

常含笑插口道：「你很聰明。」

金滿樓冷冷道：「一個賈斯文能擋得住柴老大和五十多個高手？」

勞福之道：「擋不擋得住，你很快就會知道的。」

「好！現在，咱們手底下見眞章……」

「不！我還有話說。」

「有屁快放！」

「金三多，你該知道，這事情的嚴重性？」

「……」

「你更該知道，這是天子脚下的北京城中？」

「……」

「儘管我不喜歡暴力，更不喜歡殺人，但在一場混戰中，必然免不了傷亡，我問你，縱然我不揭發這案子，也不揭發你那見不得人的本來身

份……」

金滿樓截口怒叱：「閉咀！」

勞福之笑笑道：「你不愛聽的我可以不說，揭人隱私，畢竟不是什麼好事，不過，必須要說的，我還是要說……」

金滿樓蹙眉截口道：「你……到底還有多少廢話？」

「不是廢話，是必須要說的話。」

「好，你說吧！」

「我已經跟你的主子訂了賭約……」

勞福之接着將跟八王爺的賭約簡略地說了一遍。

金滿樓道：「那是什麼時候的事？」

「就當你跟石頭離開王府之後。」

「高明，我低估了你。」

勞福之道：「低估敵人，永遠是兵家大忌。」

金滿樓道：「你說，你不喜歡暴力，更不喜歡殺人？」

「不錯。」

「你的意思是以鬥咀來分勝負？」

「不！我的意思是比玄功，那是文比，不傷和氣，也不會有死傷。」

「我同意，怎樣比法，說吧！」

「你等着。」勞福之扭頭喝道：「將那兩個玩藝兒都抬過來。」

勞福之口中的「兩個玩藝兒」就是那火盆和大木箱。

當兩個小伙計將火盆和大木箱抬過來之後，勞福之才向金滿樓問道：「都看到了？」

「當然看到了，」金滿樓接問道：「大木箱裏面是什麼東西？」

「冰。」

「冰？」金滿樓若有所悟地道：「同時用冰和火來比玄功，這法子倒很新鮮。」

勞福之道：「這法子也許談不上什麼新鮮，但比起殺得一場糊塗，不好善後的情形來，是好得太多太多了。」

「如何比法？」

「先由我逐項表演，諸位當中，只要有人能照樣施展，就算我輸。」

「那你不是太吃虧了？」

「大人說得好，吃虧就是便宜呀！如果你不反對，我就開始獻醜了。」

「獻醜？」金滿樓笑道：「原來你也有謙虛的時候。」

「謙虛也是人的美德之一呀！」

勞福之口中謙虛，行動上可一點也不謙虛，順手抓起盆中被燒得通紅的鐵條，向火盆邊的木架一壓，立即冒起一陣青烟，道：「不假吧？」

金滿樓臉色微變，道：「不假。」

「看着！」

「我正在看……」

不但金滿樓在看，場中一百多隻眼睛全都在全神注視着——注視着勞福之將那通紅的鐵條徐徐地送入口中……

* * *

鬼屋前——

柴老大和石頭也跟金滿樓一樣，率領五十名高手，浩浩蕩蕩地才到達鬼屋前的甬道中，就被人迎頭擋住。

擋住他們的是賈斯文。

所不同的是，賈斯文二話不說，一見面就將石頭制住。

柴老大當然不可能袖手旁觀，但賈斯文不等她動手，就帶着石頭疾退三丈之外，道：「柴大姑娘請聽我一言。」

柴老大約二十四、五歲，正是花樣的年華。

眉目如畫，秀髮披肩，膚色白裏透紅，身材婀娜多姿，更另具一番撩人的風韻。

像這樣的大美人，誰敢否定她「不是美得冒泡」呢？

賈斯文邊說邊向她注視着，入目之下，不由心中感慨萬千，不等她接口，又立即長嘆一聲，道：「讓這樣的大美人有這樣的暗疾，老天爺也未免太混帳了。」

本來正準備飛身追撲的柴老大為之一楞，道：「你說什麼？」

賈斯文反問道：「老夫說的話妳聽不懂？」

「懂。」

「那麼，老夫有沒有說錯呢？」

「沒錯。」

「柴姑娘就是由於暗疾，才偕同兩位令弟到中原來求醫的？」

「是的。」柴老大注目接問：「你——怎會知道這些？」

賈斯文抬頭微笑道：「老夫所知道的還多着哩！」

「噢……」

「比方說，你們姊弟三人誤聽金滿樓的鬼話，已捲入一場非常嚴重的是非之中。」

「……」柴老大欲言又止。

「還有，能治妳那種暗疾的名醫可遇不可求，所以，到目前為止，你們還沒有找到。」

「我是找到了，可惜那位名醫，不久之前去世了。」

「妳說的是——？」

「雙絕書生勞伯仁。」

「勞伯仁雖然去世了，他還有一個已獲得全部眞傳的兒子勞福之。」

柴老大苦笑道：「可是，我正在跟他作對。」

賈斯文道：「這沒有問題，一切包在我身上，何況，事情已經過去了。」

順手解開被制住穴道的石頭，沉聲說道：「石頭，這案子已快結束了，劉彪已被送往安全地點，我不難為你，帶着你的手下，由那裏來的，趕快回到那裏去。」

「是是……」石頭乖得像孫子：「賈……賈大俠……」

「我不是什麼大俠，乾脆叫我賈斯文。」

「是……賈……賈斯文，劉彪眞的

已被送走了？」

賈斯文怒哼一聲，道：「你敢不信我老人家的話！」

石頭打了一個哆嗦，道：「不……不敢，只……只是……」

「只是怎樣？」

「金爺設在這裏的暗樁，並沒有看到劉彪離開這裏。」

賈斯文笑道：「憑那些酒囊飯袋，如果能察覺我老人家的行跡，我老人家這幾十年的江湖生涯，豈不是白混了。」

石頭苦笑無言。

賈斯文又道：「走吧！如果你想看看金滿樓的窘相，現在趕去天橋，還來得及。」

「算了，」石頭笑着一揮手，沉喝一聲：「咱們走！」

乘興而來，敗興而返，剎時之間，五十多個人走得乾乾淨淨。

當然，柴老大沒有走。

賈斯文向柴老大道：「柴姑娘，咱們也趕到天橋去，如果還有什麼疑問，可以邊走邊談。」

柴老大點了點頭。

「請跟我來。」賈斯文當先帶路，並頭也不回地問道：「柴姑娘，方才我建議勞福之替妳治療暗疾，妳以爲呢？」

柴老大道：「我原來的意思，最好是找一位女國手。」

賈斯文道：「世間事，那能盡如人意。」

柴老大道：「至於請勞公子治療，我總覺得他太……太年輕了。」

柴老大所患暗疾，是必須動外科手術的。

這也就是說，必須在原本閉塞的「關口」開闢出一條「通道」來。

那是女人最隱秘的所在，要讓一個陌生的年輕男人去執行那樣的手術，實在有點兒那個。

所以，儘管擺夷姑娘對男女間事頗爲開放，目前的柴老大也不能不有所顧忌。

「柴姑娘。」賈斯文徐徐地道：「我有句很冒昧的話，請不要介意。」

柴老大道：「賈伯伯有話請儘管說，我不會介意啊。」

賈斯文道：「妳的小咀很甜，就憑着妳這一聲，『賈伯伯』，這件事，我非得大力促成不可。」

柴老大笑了笑，沒接口。

「妳的顧慮也是人之常情。」賈斯文忽然岔開話題道：「柴姑娘有沒有見過勞福之？」

「見過。」

「妳覺得勞福遠的人品怎樣？」

「很不錯啊！」

「那就行了。」

柴老大一怔，道：「賈伯伯的意思是——」

賈斯文開門見山地道：「我的意思是，決定要勞福之替妳治療暗疾，然後你倆結爲夫婦。」

柴老大一楞之下，笑道：「賈伯伯是勞公子的什麼人？」

「這個，妳暫時不要過問，但我保証，我說的話，勞福之不敢不從。」

「賈伯伯不覺得太一廂情願了一點？」

「怎麼，妳不願意？」

「也不是不願意，我有三項顧慮……」

賈斯文截口道：「把妳的顧慮都說出來，我一項一項的替妳解答。」

「是。」柴老大沉思着接道：「第一，我的年齡至少比公子大上五歲。」

賈斯文飛快地接口道：「這不成問題，我們漢人中，老婆比老公大十歲以上的多的是，我們家鄉有兩句歌謠：雙十嬌妻八歲郎，餵罷甜點抱上床……」

柴老大忍不住「噗嗤」一聲嬌笑道：「這……我聽說過。」

「那麼，請說第二項。」

「第二，勞公子已經有兩個紅粉知己……」

「這也不成問題，男人娶老婆，一個不算少，三個五個不算多，何況，龜劍秋、常含笑都不是醋罈子，妳絕對可以放心。」

「第三，勞公子不一定看上我這個苗女。」

「這更不成問題，勞福之那小子如果看不上妳這位大美人，那是該打屁股，我決不饒他——」

兩人邊走邊談，脚步也越走越快，快到已施展出「陸地飛行術」了。

那是賈斯文故意掂掂柴老大的斤兩。

「掂斤兩」的結果，這位「柴家三傑」中的柴老大並未使賈斯文失望。

賈斯文的輕功脚程由三成逐漸增至八成，柴老大照樣從容地跟着，有說有笑。

見微知著，輕功能有他賈斯文的八成水準，武功方面的也可想而知。

所以，賈斯文對柴老大，是越來越欣賞，也更增加他要促成她跟勞福之配對的決心。

賈斯文爲什麼會對勞福之的事那麼熱心？他跟勞福之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呢？

* * *

天橋，勞氏畫廊前。

那通紅的鐵條一進入勞福之的口中，即發出「嘶嘶」聲响，就像是把燒紅的鐵條浸入水中一樣。

但勞福之像是啣着一根糖果棒一樣，「格」地一聲，鐵條被咬下一段。

當被咬下的鐵條被吐落地下時，草地上立即冒起一道青烟。

金滿樓、柴老二、柴老三都是一臉冷肅，全神注視着，他們的數十個手下人，更被震懾得鴉雀無聲。

勞福之一口口地將鐵條咬斷又吐出，一直到那根三尺多的鐵條只剩下

二尺許時擲入火盆中。

然後，勞福之揭開那密封的大木箱，除掉蓋在上頭的稻草和棉絮。

晨光曦微中，木箱中立即冒出騰騰氣體。

勞福之由木箱中以左手的食中二指夾起一個三角型的小冰塊，托在掌心中，道：「諸位請看清楚，這小冰塊有多大？它的銳角有多銳？現在，我將它納入口中，由一數到一百之後再吐出來，如果冰塊變小了，銳角不見了，就算我的表演失敗了。」

說完，立即將冰塊納入口中，並緊閉咀唇，常含笑也立即開始報數了：「一……二……三……」

這時，兩個小伙計也將大木箱重新蓋好。

「四……五……六……七……」

常含笑的報數聲不快也不慢，但在急於知道結果的那批金滿樓帶來的高手來說，心中却嫌常含笑報得太慢了。

金滿樓和柴老二、柴老三呢？

他們的心中怎麼想法？有何感觸？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了。

好不容易挨到常含笑報到「一百」時，金滿樓帶來的那批高手，都不約而同，如釋重負的吁了一聲。

勞福之吐出了小冰塊，重新托在左掌的掌心中。

那小冰塊大小沒變，那尖銳的銳角也依然那麼尖銳。

勞福之目光環掃之後，落在金滿樓面上，道：「閣下都看到了？」

金滿樓點了點頭。

勞福之又道：「也許這小冰塊是假的，閣下請親自檢驗一下……」

邊說邊將小冰塊扔向金滿樓。

也許金滿樓心中確有所疑，因而順手將小冰塊接住。

但觸手一片冰涼。

而且，小冰塊一入手中就變了形，並很快化成清水滴落地面。

金滿樓一臉尷尬，當場楞住。

小冰塊不假，但現在金滿樓的心中，却滋生出新的疑問。

——口咬燒紅的鐵條不損傷，久啣小冰塊而不化，這是什麼功夫？

——難道說，這小子已經練成了金剛不壞身法？

金滿樓心疑歸心疑，却不便明問出來。

勞福之笑問道：「金三多，冰塊假不假？」

「不假。」

「那麼，你承認這是眞功夫，不是變戲法？」

「我承認。」

「好，現在，輪到你們表演了。」

「我是甘拜下風。」金滿樓實話實說。

勞福之接問道：「那麼，柴家二位少俠呢？」

柴老二也是實話實說：「我自信可以勉强學步，但火候不夠，不過，也許大姊可以做到——」

「我也不行。」

語到人到，柴老大、賈斯文二人已並肩卓立五丈之外。

金滿樓、柴老二、柴老三同時臉色大變。

柴老大招招手道：「老二、老三站到我這邊來。」

柴老二、柴老三快步走了過去。

金滿樓長嘆出聲。

正在接受柴老大悄聲指示的柴老二、柴老三一臉的驚喜，連連點着頭。

然後，柴老大向金滿樓揚聲說道：「金爺我很抱歉，這件事我無能爲力。」

金滿樓苦笑無言。

「至於所收酬金，我如數退還……」

金滿樓截口苦笑道：「算了，酬金我也不要收回了。」

勞福之插口笑道：「到底是老江湖，很上道。」

金滿樓嘆了口氣。

勞福之又道：「金滿樓，目前的事，你是不是認輸了？」

金滿樓道：「藝不如人，想不認輸也不行。」

勞福之正容道：「那麼，請轉告八王爺，他的賭注輸了，這件事情已經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了。」

「我會轉告的。」

「而且，我還幫八王爺建了一次大功。」

金滿樓一楞，道：「什麼大功？」

勞福之道：「我不但替王八爺建了一次大功，也替你金三多省下一大把銀子。」

「我不懂。」

「我問你，我免費治好劉彪的失憶症，是不是替你省下一大把銀子？」

「我不稀罕你的免費，我會依約付你的酬金。」

「我也不稀罕你的酬金，至於替八王爺所建大功，由於劉彪已恢復記憶，那批——貨色可以繳交朝廷，豈不是大功一件？」

金滿樓道：「好！我代八王爺鄭重向你致謝。」

金滿樓正容道：「不必謝，但我嚴重警告你，不許再節外生枝。」

「不會啦！」金滿樓苦笑道：「經過這次教訓，我想通了，我該留着這顆腦袋，好好地享受人生。」

勞福之笑道：「對！這才是聰明的想法。」

金滿樓道：「現在，我可以走了吧？」

賈斯文插口道：「不！等一等。」

金滿樓臉色一變，道：「你要留下我來？」

「留下你來幹嘛，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賈斯文是誰嗎？」

「對對對，我今天之所以一敗塗地，可以說大都拜你賈斯文所賜。」

「過獎！」

「現在，你可以告訴我眞正身份了？」

「不錯，而且還少不了有你的好處。」

「哦？」

賈斯文道：「現在已經天亮，你先把手下人打發回去，咱們去畫廊中詳談。」

「行。」

金滿樓打發走手下人之後，一行人進入勞氏畫廊中，但賈斯文却逕自進入裡間。

敗軍之將的金滿樓，現在成了勞氏畫廊的貴賓，三劍客都忙着沏茶奉客。

當然，柴家三傑也是貴賓之一。

儘管三劍客待客情殷，但此情此景之下的金滿樓，却不能不感到侷促不安。

柴家三傑的目光一直在三劍客的週身上下溜轉，而勞福之是受到最多注意的一位。

今宵一直不會開口的龜劍秋看到金滿樓那副坐立不安的樣子，忍不住笑道：「金三多，你是不是又在動什麼鬼心眼？」

常含笑也接口笑道：「大概是躭心我們會綁他的票吧！」

金滿樓搓手苦笑道：「二位姑奶奶饒了我吧！對了，賈斯文怎麼還不出來？」

「我不是出來了嗎？」

語氣是賈斯文，衣着也是賈斯文，但掀帘而出，卓立金滿樓面前的，事實上却是另一個人。

賈斯文是一臉落泊相的窮酸。

目前這個人雖然還是穿着賈斯文那一襲褪色褪得慘不忍睹的青衫，却是容光煥發，神彩飛揚。

那個人咧咀笑道：「怎麼？不認識我了？」

金滿樓吶吶地道：「你……你……沒……沒有死？」

原來那個人就是勞福之的父親，「雙絕書生」勞伯仁。

勞伯仁笑道：「如果我已經死了，又怎會站在你面前，你以爲大清早活見鬼了。」

現在，也不是賈斯文的嗓音了，那是勞伯仁本來的嗓音。

金滿樓注目問道：「你沒有易容，也沒有服變音丸？」

「不錯。」

「那……你那隨心所欲的變化和神奇高絕的神功，叫什麼名稱？」

「我叫它『如意神功』，心裡想要怎樣就可以怎樣。」

勞福之插口笑道：「如果想要你死，你就絕對不會活。」

金滿樓道：「你那身高明的武功，也是你老子教的？」

勞伯仁插口道：「不是我這老子教的，難道還是你教的？」

一直處於「五里霧中」的柴家三傑，總算聽出名堂來了，不由三人六眼，一齊在勞伯仁父子倆身上來回地掃視着。

而且，他們的目光中都洋溢着一片喜悅。

金滿樓蹙眉問道：「可是，從來沒有聽過你具有一身高深莫測的武功？」

勞伯仁道：「滿瓶不响半瓶搖，你懂嗎？」

「現在，我懂了。」

「所以，名氣大的人不一定有眞本事，沒有名氣的人也不一定全是飯桶，你以爲呢？」

「有道理，大大的有道理。」金滿樓點頭接道：「醫、畫雙絕加上妙絕今古的『如意神功』，你該稱爲『三絕書生』了。」

「不！」勞伯仁含笑接道：「勞伯仁早就死翹翹了，現在活着的是賈斯文，而且，這一項秘密，只有在坐的人知道。」

「爲什麼？」金滿樓苦笑道：「對了，你爲什麼要故意裝死？」

勞伯仁道：「這，說來是你給我的靈感，兩年前你找我買畫時說過，一位畫家，必須死後若干年，他的畫才可以賣高價錢，爲了向這個混帳的傳統報復，所以我使出假死的絕招。」

「今後，我的『遺作』大量供應，每幅只要十萬兩銀子，你賣什麼價錢我也不過問，唯一的條件，對我的假死必須保密。」

金滿樓一臉興奮，連連點頭：「當然，當然。」

一頓話鋒，又道：「這就是你所說的給我的好處？」

「難道這還不夠？」

「夠了，夠了。」

「當然，對於你的眞實身份，我們這些人也都會替你保密。」

金滿樓那張高興的老臉，一下子爲之僵住。

勞伯仁端茶送客道：「兒子，代老爸送金老爺出去。」

「是。」勞福之向金滿樓笑道：「金三多，現在你眞的像一位貴客了。」

金滿樓邊走邊苦笑道：「小子，你老爸比你厚道多了。」

「所以，他老人家才能生下我這樣的好兒子來……」

送走金滿樓回到客廳之後的勞福之，向着老爸笑道：「爹，大家都折騰了一夜也該安排三位貴客休息一下了。」

「有道理。」勞伯仁含笑接道：「但休息之前我要宣佈一件重要的喜事……」

接下來他將柴老大患有不能人道的暗疾，和已經答應由勞福之主治，以及三美同歸的計劃，都摘要說了一遍。

龜劍秋、常含笑同時拍掌歡呼：「好啊！歡迎柴姊姊加入我們的陣容……」

勞福之滿面春風，向他老爸抱拳長揖道：「多謝老爸成全，多謝！多謝！」

勞伯仁捋鬚微笑道：「小子，別高興得太早，三美同歸，艷福固然不淺，但太多的麻煩也是夠你消受的。」

勞福之笑意盎然地道：「沒關係，男子漢，大丈夫，不接受老婆的麻煩，能接受誰的麻煩呢？」

龜劍秋道：「瞧你，滿口老婆老婆的，告訴你，到目前爲止，八字還缺少一撇哩！」

勞福之道：「這也沒關係，我絕對自信，煮熟了的鴨子飛不了。」

常含笑道：「你呀！臉皮之厚，連城牆也自嘆不如。」

「皮厚才能追到年輕漂亮的小妞呀！」勞福之含笑接道：「還有，男子漢，大丈夫，必須皮厚心黑，才能創他媽的一番轟天動地的事業來。」

龜劍秋白了他一眼，道：「二弟，說話文雅一點好不好？」

「不好，『文雅』二字就不流行了。」勞福之似笑非笑地道：「難道大姊沒看到，廟堂之上的柴老爺們在開會時口唸『三字經』，還表演『西班牙鬪牛』，那才夠時髦哩！」

柴家三傑處於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中，心中的侷促不安，自不難想見。

但目前，眼看對方那一團隨和、歡樂的氣氛，不由全都放下疑心，而自然地露出笑容。

尤其是柴老大，聽到自己宿疾治癒有望，未來夫婿不論人品武功，都是上上之選，耳聽他的如珠妙語，更是芳心暗喜而忍不住嬌笑出聲。

勞伯仁心中快慰，更不可言喩。

他目光環掃，徐徐地笑問道：「阿秋，阿笑，你們是不是眞心歡迎柴老大？」

龜劍秋搶先答道：「當然是眞心……」

常含笑也立即接口道：「勞伯伯也早就知道，我們都不是醋罎子。」

勞伯仁道：「有沒有在心中駡我這個未來公公老沒正經，替兒子拉皮條？」

常含笑嬌嗔地道：「勞伯伯，這不像一位未來的公公說的話啊！」

「那……像什麼呢？」

「像……像老無賴……」

常含笑邊說邊扮了一個鬼臉，一溜烟似地跑到門外又回頭一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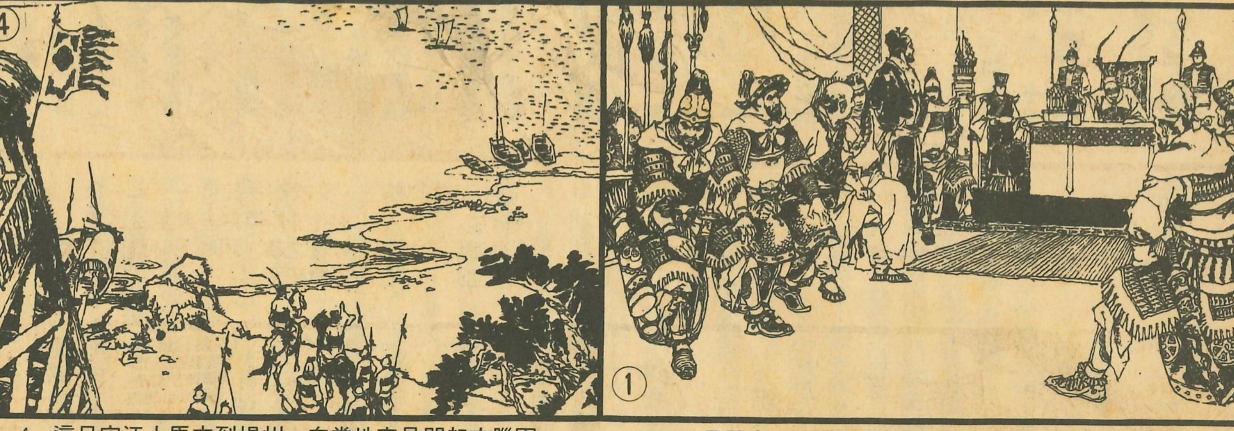
「丫頭，有種便別跑。」勞伯仁捋鬚大笑道：「好！好一個老無賴，沒有老無賴，那裡來的小無賴呢……哈哈哈……」

（本篇完）

梁山泊英雄傳之廿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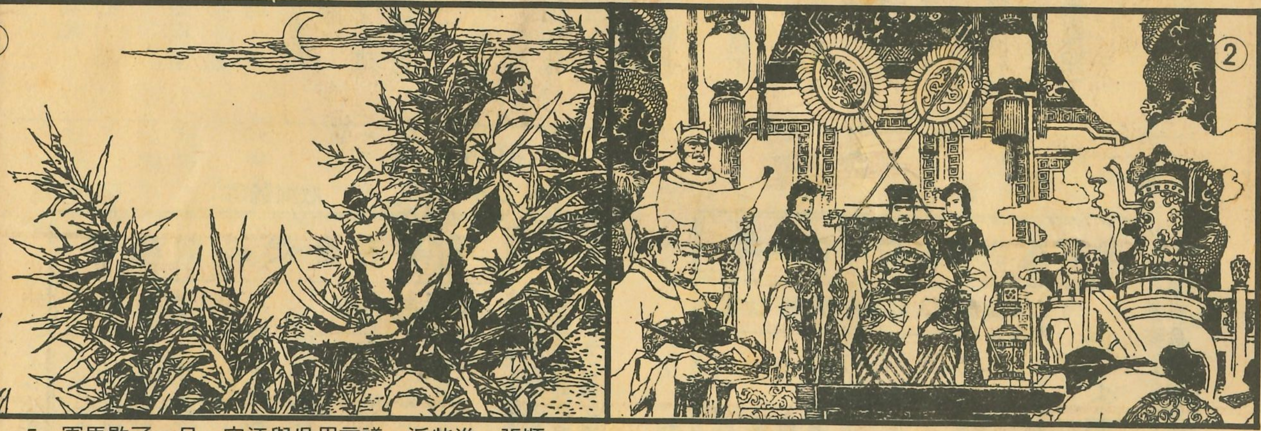
損兵折將（一）

高石・編繪



1　且說宋江、盧俊義等平遼回來，朝廷命他們駐紮東京城外，沒有皇帝的召喚，不准入城。宋江部下衆頭領個個怨恨不滿。

4　這日宋江人馬來到揚州，向當地官員問起方臘軍隊方面的情況。揚州官員說隔江是潤州，由方臘部下樞密使呂師囊率領十二個統鎮把守，十分厲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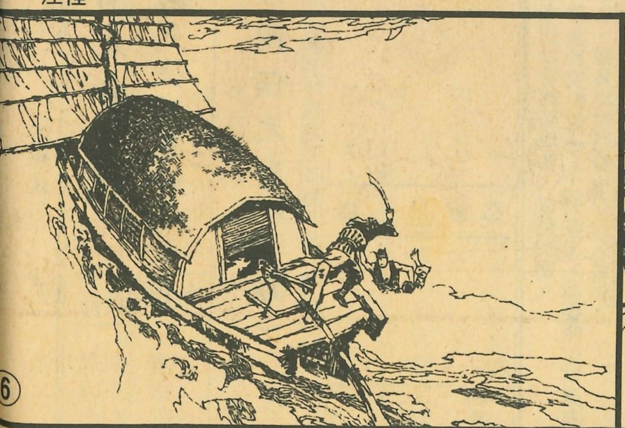


2　恰逢方臘在南方率農民起義，佔領了八州二十五縣。宋徽宗准了宿太尉的保奏，封宋江爲征討方臘正先鋒，盧俊義爲副先鋒，即刻出征。

5　軍馬歇了一日，宋江與吳用商議，派柴進、張順前去探路。張、柴二人來至江邊，二更以後，張順讓柴進在岸上巡哨，他脫下衣衫，帶上鋼刀，一頭潛到江裡。



3　宋江正在整頓隊伍準備出征時，忽接聖旨，要他部下善刻玉印的金大堅和善識良馬的皇甫端御前聽用；蔡京也派人來要聖手書生蕭讓；王都尉又指名要走鐵叫子樂和。軍馬未動，已去了四個兄弟，宋江悶悶不樂。



6　張順潛游到江心，見對面划來一船，船上的公人都是南軍打扮，張順游至船旁，竄出水面，把兩個公人拖到水裡，結果了性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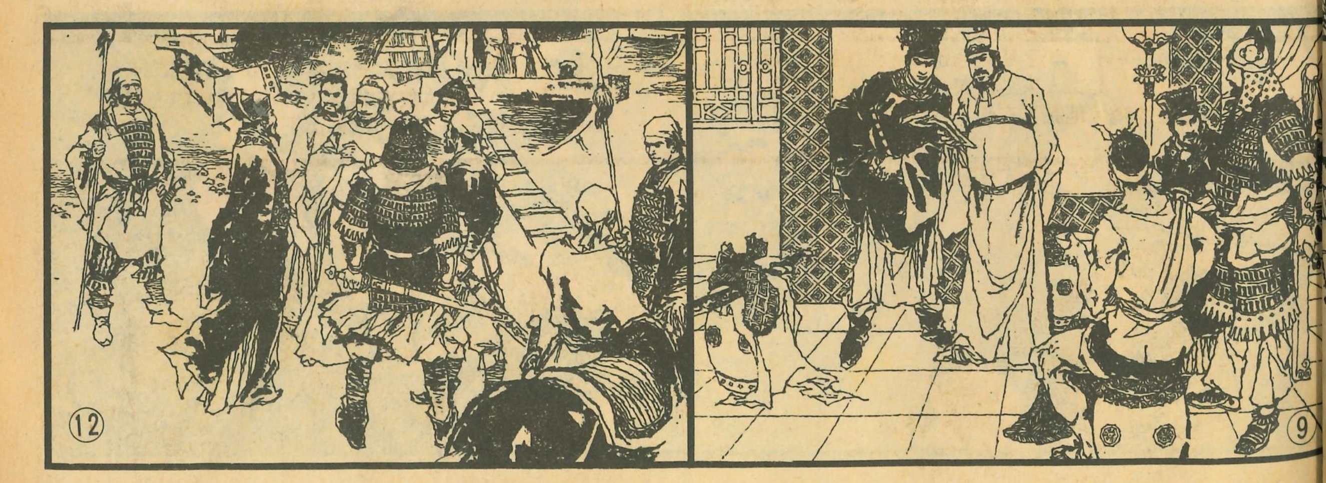
7　張順跳到船上，又砍倒一個公人。另一公人跪下求饒道：「小人是揚州城外陳將士家頭目吳成，奉主人委派到潤州聯系獻糧之事，現和呂師囊部下葉虞侯一起回來。他已被你殺死了。」

10　宋江、吳用聽了大喜，當即用計：派燕青扮作呂師囊部下葉虞侯，率領一伙軍士扮作南軍人馬，直到陳將士家，假說吳成因病未歸，三大王派他來接運糧草。



8　張順細搜船艙，見南軍號衣號旗無數，喝問吳成。吳成供認是方臘之子三大王方貌封陳將士作了揚州府尹，所以送了這些號衣號旗。

11　陳將士信以爲眞，就把要獻給三大王方貌的金銀糧米，裝了三百船隻交給假虞侯運回大營。吳用又命穆弘、李俊扮作陳家兩位公子，船內埋伏好將卒，船上盡插南軍旗號，以獻糧爲名，前往潤州賺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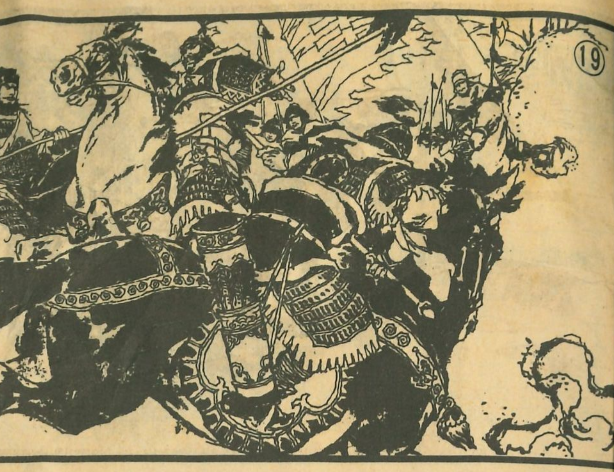


9　張順一刀砍死吳成，急將船划回北岸。他讓柴進看住船隻，自己趕回向宋江報告。

12　呂師囊聽說陳將士前來獻糧，便親自到江岸檢驗。穆弘與李俊忙呈上書信說：「小人陳益、陳泰，因父親陳將士部下葉虞侯染病，特派我兄弟二人前來獻糧五萬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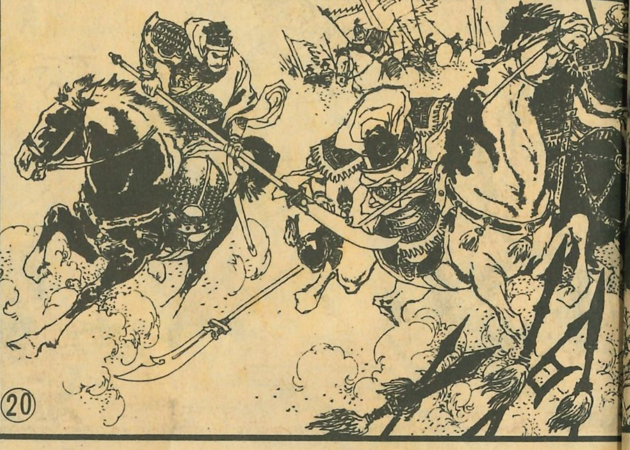
22　第二天，宋江傳令分四路攻打常州。金節打開西門，與孫立戰不數合，詐敗往城內逃去。守門官放過金節，正要拉起吊橋，被金節回身一槍刺死。宋軍趁機殺進城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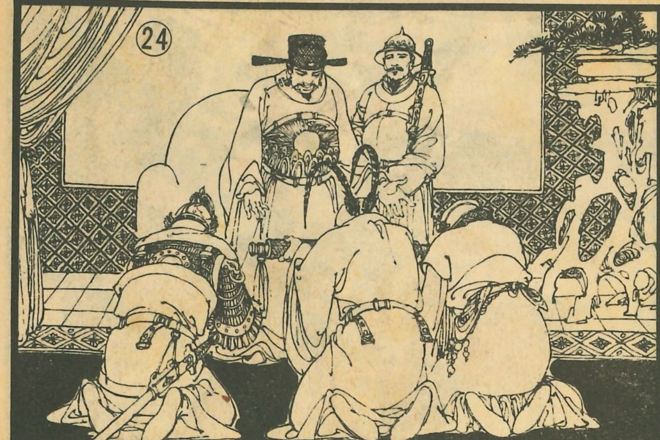
19　關勝、黃信、孫立、韓滔、彭玘躍馬出陣迎敵。戰了二十餘合，韓滔被南軍冷箭射死。彭玘見韓滔被射，稍一閃失，被南軍另一大將一槍挑下馬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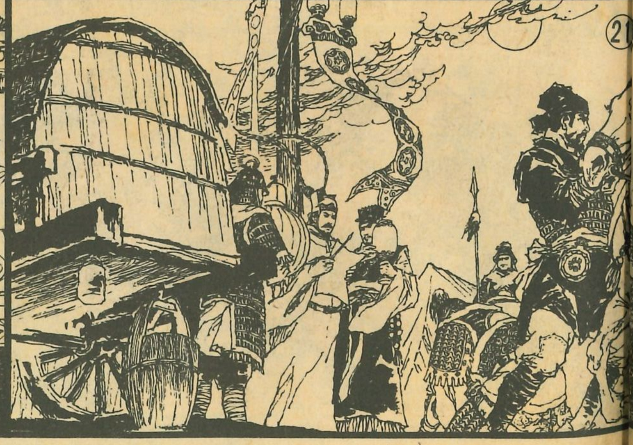
23　城外南軍見城內塵土冲天，濃烟四起，城上盡插起宋軍旗號，頓時人心惶惶，不戰自亂。呂師囊驚得魂不附體，忙殺出重圍，奪路逃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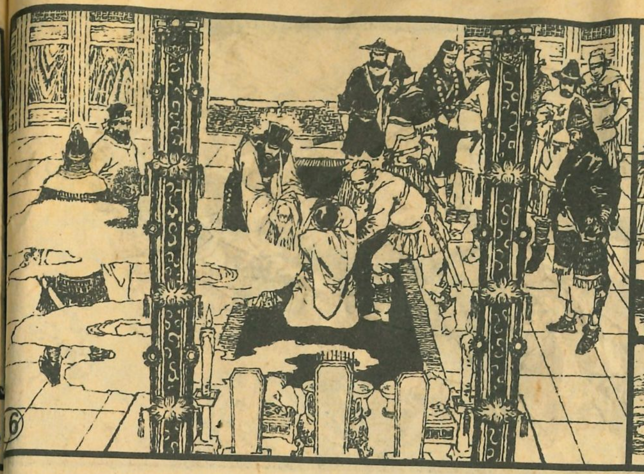
20　關勝大怒，奮力一刀，將南軍主將錢振鵬砍翻。呂師囊見損失了主將，盡驅南軍掩殺過來。宋軍敵不住，只得後退二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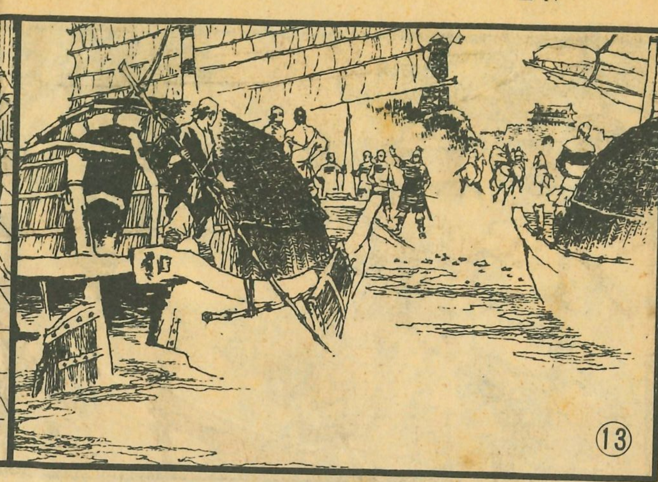
24　宋江一面安撫百姓，一面行文向張招討處報捷，並爲金節請功。



21　一連數日，常州屢攻不下。宋江正自焦急，忽接城內統制金節射出箭書，聲言願作內應，共破常州。宋江大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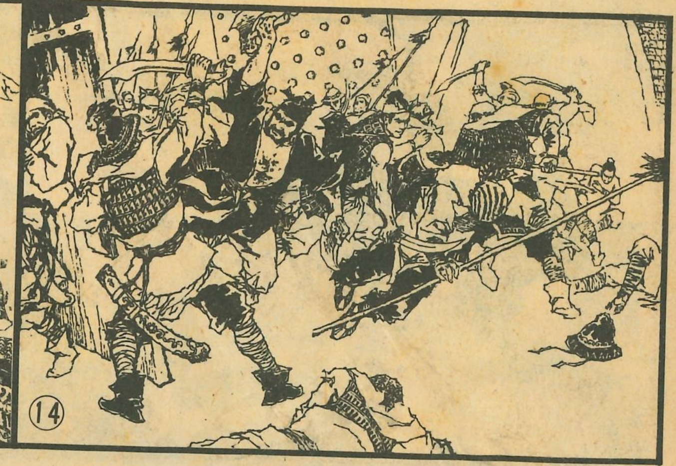
17　宋江又繼續進軍，攻下丹徒縣。之後又和盧俊義計議兵分兩路：一路由宋江率領，攻取常州、蘇州；一路由盧俊義率領攻取宣州、湖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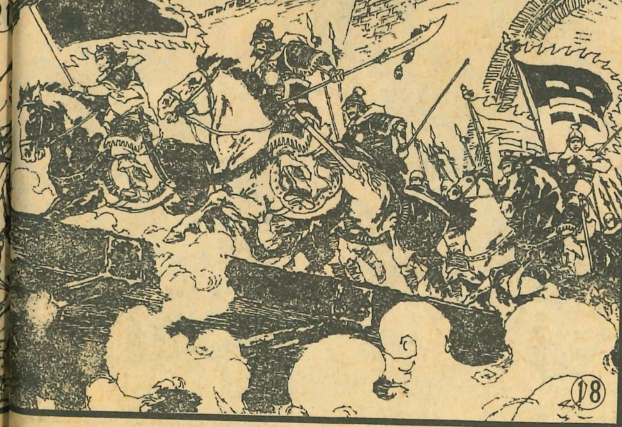
13　呂師囊正要上船檢查，忽然方臘的天使到來，要他速到南門外接旨。呂師囊帶穆弘和李俊假扮的兩位公子入城，其餘人等一律不准上岸。



16　宋江軍馬雖然佔領了潤州，却折了宋萬、焦挺和陶宗旺三個偏將。宋江心中十分悲痛。



14　獻糧船上埋伏的張橫、張順、李逵、項允等十八個頭領見呂師囊去接旨，便一起搶到岸上，殺向城裏，和李俊、穆弘會合在一起。



18　再說呂師囊逃至常州，喘息未定，宋江軍馬又尾追殺來。大將錢振鵬有意在呂師囊面前逞能，便披掛上馬，帶上四個統制，出城迎戰宋軍。



15　呂師囊聞報宋江軍馬殺到城裡，嚇得面如土色，急帶十二統領來救，但城已失守，未戰幾合即大敗而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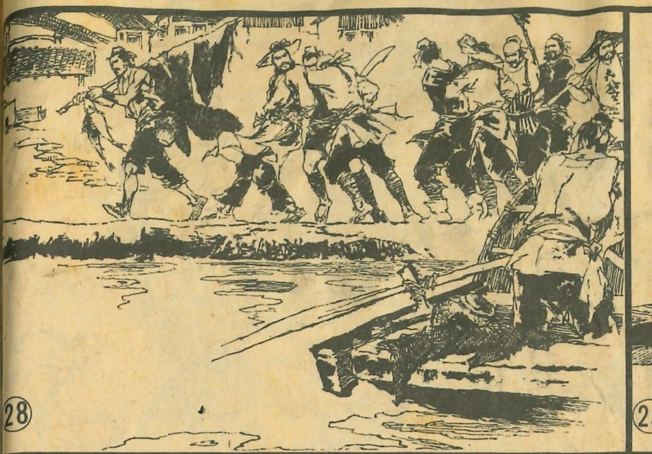
25　一日，盧俊義派柴進前來向宋江報捷，說已攻下宣州，可是又折了曹正、鄭天壽、王定六三個兄弟。宋江痛哭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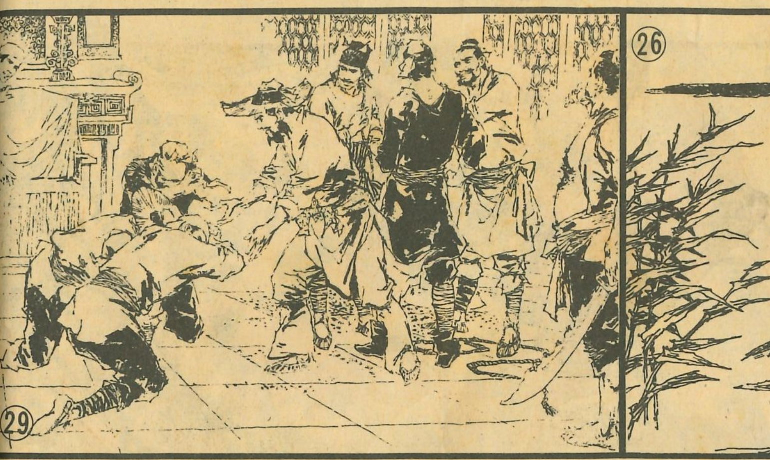
26　宋江與吳用計議，認爲蘇州水面寬闊，必需從水路進攻，便命李俊、童威、童猛等水軍將佐探聽水路虛實。李俊等依照吩咐，駕起小舟徑向太湖駛去。



27　船到湖心，李俊等見迎面划來數十隻漁船。他們正要向來船上的漁民打聽消息，不料船被對面船上伸過來的撓鈎搭住，三個人都被拖了過去。



28　原來捉拿李俊等的是赤鬚龍費保、捲毛虎倪雲、太湖蛟卜青、瘦臉熊狄成。這四人因不願受官府和富戶的欺壓，便在太湖幹起殺富濟貧的營生。他們將李俊等三人捆了，徑向榆柳莊而去。



29　到了榆柳莊，費保將李俊等三個綁在木柱上，拷問來歷。李俊怒冲冲地說：「好漢坐不改姓，行不改名，我叫李俊，這二位兄弟一個是出洞蛟童威，一個是翻江蜃童猛。」費保立刻爲三人鬆了綁，並拜倒在地。



30　費保也報了他們的姓名和來歷。李俊等三人因慕費保等也是江湖好漢，便要和他們結義爲弟兄，費保等大喜。當下七位好漢按年齡大小拜了，李俊爲長兄。他們一邊設宴慶賀，一邊計議探聽蘇州的虛實。



31　過了一日，漁民報說太湖江面開來南軍大船六、七隻，船上盡插黃旗，上寫「承造王府衣甲」字樣，必是從杭州運往蘇州的。費保和李俊聞報大喜，正好用計行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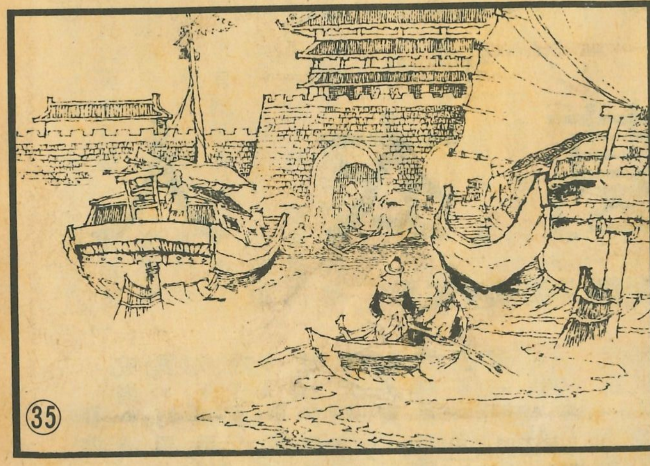
32　當夜費保、李俊等備好漁船六、七十隻，船裏都藏了暗器。二更過後，他們悄悄划近南船，忽地吹起號哨。漁船上撓鈎一個個早把大船搭住。費保、李俊等帶領漁民一躍而上，把南軍船上的人盡數捆了。



33　費保等把南軍大船押回榆柳莊，解下兩個頭目審問。這兩個頭目供認，自己是方臘大太子方天定手下的庫官，奉命押送新造鐵甲三千副給蘇州三大王方貌。



34　李俊勒令南軍庫官交出了關防文書，並親自回報宋江。宋江、吳用大喜，當即定下一計，差李逵、項充、鮑旭、李袞幾個頭目和李俊一起回榆柳莊，依計奪取蘇州。



35　李俊等回到榆柳莊，依照吳用的吩咐，由費保、李俊扮作南軍頭目，在南軍運送衣甲的船上藏了李逵、童威、童猛等好漢，趁夜向蘇州進發。



36　五更以後，李俊等來到蘇州城下。守門官驗過關防文書，便打開水門放船隻進城。船隻剛駛進城，李俊等好漢便搶出船艙，殺上岸去。城外伏兵也趁機殺向城裏。　（待續）

江湖風水妙事錄／蕭玉寒・文

可飛・圖

葛衣人

葛衣人料事如神　武則天榮登女皇

驀地一百御林飛騎，鮮衣亮甲，策馬夾道，護着一隊威嚴顯赫天子車駕，打長安驪山麓東面馳來，西風勁吹，馬蹄得得，越過灞橋，炫耀着斜陽古道。

車駕前面左右御前大將率錦衣校尉，手執白澤、朱雀旗隊為前鋒，大唐天子太宗李世民身穿紫袍白褲，頭戴金寶平巾冠，腰纏珍貴珠寶腰帶，腳踏烏皮履，頷下長鬚飄拂，騎着一匹純白燦亮天馬，攬轡緩緩而行，左顧右盼，眼光掃射如利刃，令人不敢逼視，好一派大唐天子的威儀！

過了灞橋邊上的十里長亭，李世民卻一反常態，目光茫然，盯着大道兩旁森森古樹，捋着長鬚，默默凝思，似是有甚麼天大事兒委決不下。

就在此時，在十里長亭的隱蔽處，一位禿頭老者，打天子車駕上收回目光，緩緩搖頭長歎道：「天意！天意！大輪迴，大輪迴！是時候了！是時候了！」

禿頭老者靜靜隱伏，待車駕過去，隨即一個飛躍，身子已離開十里長亭，然後一個飛旋，直向長安北面的高陵掠去。

禿頭老者沒名沒姓，沒人知他來自何方，隱於何處，但在京師長安，其人其事卻如雷貫耳。

貞觀初年，長安知府大人黎龍氣勢甚盛，他每出入官府，均要百姓伏避，他頷下留了一把長鬚，常以此自傲，說自己官運猶如長鬚生生不息。

一天，黎龍出巡返官府，官駕經過之處，百姓爭相躲避，唯恐躲遲一步，惹上官非。但一位禿頭老者卻公然在道中挺立不避。

黎龍大怒，以棍杖痛擊，禿頭老者渾然不覺，嘿嘿冷笑。黎龍更怒，下令校尉着力痛打，直到他讓路為止，但校尉越用力，禿頭老者卻似越輕鬆舒服，後來竟呼呼入睡了！

黎龍心下又怒又驚，知這老者必非尋常之人，礙於大唐天子李世民的嚴格律例，又不能把此人公然殺掉，硬的不行，只好來軟的，便親自下轎，扶起老者，邀他回府一聚。

禿頭老者欣然答應。黎龍有心籠絡，返到府中，擺了一席豐盛酒宴招待老者。禿頭老者酒量驚人，一連八十杯落肚，把黎龍弄得膽顫肉跳，心中既驚老者過人酒量，又痛惜這頓酒宴花銷不少。

老者一見黎龍神色古怪，便大笑道：「區區水酒，值得多少個錢？你既心疼，我便還你罷了！」

說畢，老者微笑舉指，一股酒箭直向黎龍射去，登時把黎龍弄得渾身濕透！

黎龍正欲發作，轉念一想，心道：「此人竟能以內力逼出體內之酒，他若要殺人，只怕全府官丁齊集亦非其敵手！好漢不吃眼前虧，忍了這一回，彼此好來好去算了！」如此盤算，便嘿嘿乾笑道：「老英雄醉了！」

禿頭老者一聽，哈哈大笑，道：「好好！你既說老夫醉，老夫便舞一套醉劍你瞧瞧！」

他也不待黎龍答應，便從身上掏出一劍，拋於空中，又掏一劍，又拋在空中，接二連三的掏出七劍，全拋在空中，老者以指點撥，七把短劍竟疾如飛肛，繞着黎龍周身上下旋轉，如光劃，如電激，直嚇得黎龍面無人色，雙膝一軟，不禁伏地叩頭道：「老英雄手下留情！下官知罪矣……」

禿頭老者大笑，以指勾劍，劍如通靈，復歸其手。禿頭老者朝酒桌上拋下一劍，直透桌面，旋即飛掠而出，眨眼不見踪影。

黎龍驚魂甫定，見桌上短劍寒光閃閃，猶在抖顫不定，劍尖上插了一紙條。

黎龍抽出紙條，只見紙條上寫道：「赫赫官威，何欺百姓？斷汝長鬚，留汝生命！葛衣人留戒。」

黎龍睹字，以手拈鬚，這才發覺頷下長鬚已貼肉刮掉！嚇得他連聲驚呼道：「葛衣人！葛衣人！黎某不敢以官威欺人矣！」

此後，黎龍果然把官威收斂了許多，葛衣人也再沒來找他，但「葛衣人」的大名，卻從此傳遍京城。

許多人想尋他，但誰也尋不着，你欲找他他不在，你欲避他他又突現眼前。

許多人敬地，但許多人又恨他。國家靖平、太平盛世，他似乎打從人世間消逝；國家多難、天災人禍，他就如鬼魅般與人世如影隨形！

這時，他又在人世間出現了，他就是那位此刻正向高陵掠去的禿頭老者。禿頭老者——葛衣人，葛衣人——禿頭老者，誰知道誰假誰眞？總之，當時在京城長安就是這般傳說：禿頭老者不一定是葛衣人，但葛衣人一定是禿頭老者。

× × ×

禿頭老者——葛衣人三幾個起落，身影已遠在十里之外，再四五個起落，距長安三十里的一座墓穴便突現在葛衣人眼前。

葛衣人負手而立，凝神向這座墓穴望去，但見墓似倒懸金鐘，又恰似乾坤倒吊；墓穴方圓近三十丈，高達四丈，墓前石犀、石虎龍蟠虎踞，顯得異常剛毅沉厚、豁達昂揚。墓之東北乃石川河，墓之東南乃渭水，墓之西南乃涇河，三河四面環繞，仿似墓戴金環。

葛衣人佇立凝望，好半晌，方悄然歎道：「獻陵！獻陵！好一座帝皇之穴！李淵啊！李淵，你縱有千般糊塗，萬般不是，但有此葬身之地，也不枉此生矣！此穴得水之圍繞，世所罕見，當主國運綿長，且石犀石虎龍蟠虎踞，所出後人英明果斷、剛毅沉穩，不失一代帝皇之像！你之子孫後代得承此龍脈，也是你之大功勞一場！」

葛衣人繞墓飛旋一周，忽爾又喟然歎道：「可惜呵，可惜！點穴之人千着萬着竟錯在一着！墓周水繞，固是綿長福兆，但水源起自東南渭水主幹，再分而為涇河、石川兩水，主幹粗大雄渾，分流卻透迤柔弱，唐朝國運必虎頭蛇尾，不得善始善終！再者墓似倒懸金鐘，乃乾坤顛倒輪迴之兆，必至陰陽顛倒輪迴，骨肉相殘屢見不爽，如此唐朝國運雖可保綿長，但帝皇血脈必屢屢不得善終……咦……」

葛衣人感歎未畢，忽驚愕一叫，但見墓頂金鐘頂處，突地飄出縷縷赤霧，冉冉上升，在半空凝聚成箭狀，繞墓周一個飛旋，隨即如箭矢般向西南面咸陽方向飛去！

葛衣人大吃一驚，似乎已意料着甚麼，卻也來不及細想，當即騰身而起，展開絕世輕功，緊隨如箭赤霧，向西南面咸陽方向疾射！

如箭赤霧，和電閃葛衣人，如影隨形，幾乎同時插落咸陽西南十五里外的一座土墳上！

幸而葛衣人輕功超絕，腳底觸及墳頂，隨即藉力反彈，一個迴旋，穩穩落於土墳東面的一塊巨石之上！

如箭赤霧直插墳頂，仿似透頂而入，直射墓中遺骸！就在此時，一道血水突從墓頂湧噴而出，霎時把整座土墳染得通紅！

葛衣人被這凶兆驚得目瞪口呆！

心道：「此乃世代寃仇交戰之像，換了普通人家倒沒甚麼，但赤霧起自大唐高祖李淵陵墓，而降落此墳，登時血流成河，這豈非隱兆此墳後人不日勢將屠戮帝皇血脈麼？試問天下間有誰有此膽量？有誰有此能耐？」

葛衣人驚疑間，土墳四周的血水卻忽爾散去，眨眼間回復原來形狀。

葛衣人驚魂甫定，疾奔上前，細看土墳墓碑之字，但見墓碑上面刻字道：「武公士彠之墓。」葛衣人驚疑未消，抬眼向墓周掃射。

墓甚普通，顯見乃尋常人家所築，墓之北為涇河，墓之南為渭水，兩水夾墓而出，恰似喇叭之形，墓沉隱於喇叭底部，向外擴射，無休無止。墓之西南乃首陽山，形似母獅，隱忍而威武，母獅頭部高昂，與墓恰成直線，一脈相承，渾然一體。

眼見及此，葛衣人已再無疑慮，低頭默默沉思，忽爾仰天歎道：「母獅穴！母獅穴！好一座可敵眞龍的母獅穴！雄獅出男，母獅出女，李淵呵，李淵！你可知李家天下，竟會敗在女人手裏，且這女人必乃武姓之人，多年承接龍氣，今日已成氣候，至此已勢難挽回……嘿嘿嘿，老夫倒要見識見識這位姓武的女子！」

心中轉念，葛衣人更不遲疑，足尖一點，便逕直向咸陽東面的文水方向插去！

兩天後，葛衣人便已踏入并州西

南面的文水地域。這一路上，葛衣人不得不時時停下，打探一位叫「武士嬳」的家室行踪，否則，從咸陽抵幷州區區之程，那消花他兩日兩夜的工夫？

剛踏進並幷地域，葛衣人心頭便感一振，但見當地村鎭市集，百姓士民夫妻之間，你我相呼，並不講究婦人敬夫禮節。而且婦人多主持家中門戶，訴訟爭曲直，請人托辭逢迎，坐着車子滿街奔走，帶了禮物送官府，代兒子求官，替丈夫叫屈，一派女中丈夫的氣概。

葛衣人不禁暗暗點頭道：「南方貧土，均講究場面，車馬服飾務須整齊，寧可讓妻子在家飢寒。但此地人士，卻多靠婦人管家，精美衣飾不可缺少，男人只有瘦馬老奴供使用，端的一派陰剛陽衰、乾坤顚倒之象！瞧此情狀，想必已漸入佳景，倒要仔細留神矣！」

這天，葛衣人沿途尋訪，不知不覺踏入一處杏花香四溢的地方。

嗅着這杏花香味，不知怎的竟把葛衣人的酒蟲兒勾了出來，在肚子內亂翻亂鑽，弄得他渾身癢癢，極其難受，不禁嘿嘿的自嘲道：「浪蕩半生，豈料爲這國家天下事，竟連杯中物亦拋諸腦後！嘿嘿，不管它，不管它，且尋個好去處，痛飲百杯可也！」

不遠處便有酒旗掛懸，那是一個小小的夫妻茶水檔。葛衣人呼的闖進去，屁股尚未沾上板櫈，便大剌剌的嚷道：「賣茶的！可有酒賣？」

出來招呼的卻是一位女子，年約三十，不因葛衣人衣衫襤褸、模樣古怪而絲毫怠慢，走過來拂拂桌面，哈哈一笑，道：「客官若是嗜酒之人，踏入這兒，算是走對地方啦！方圓一百里，七七四十九家，若那家沒酒招呼，客官便出來打我屁股！」

葛衣人一聽，哈哈大笑，道：「好好！素聞此地多女中豪傑，今日一見，果然！果然！但女掌櫃之言，可莫把你那位丈夫的臉皮漲破了！」

原來男掌櫃大概不慣待客應酬，一直縮在一角忙着調酒活兒，他老婆潑辣言語，倒把他羞得滿面通紅。

女掌櫃大笑，道：「他麼？理他作甚？他只曉得內裏幹活！屁股是我的，我拿去作賭注，只須問我自己的心意！」

葛衣人微笑，道：「然則老夫打你屁股，便合你心意麼？」

女掌櫃濃眉一揚，道：「這卻未必！」

葛衣人故意怒道：「怎麼說？言出豈可反悔！」

女掌櫃朗聲道：「此地出名酒鄉，若論賭酒，客官必敗，我則必贏！不然，豈敢拿你等男子如此瞧重的女人屁股作賭注！」

葛衣人一聽，哈哈大笑，抱拳謝道：「好好！老夫嗜酒半生，今日才有幸與眞正懂賣酒之人相逢！既然如此，便請捧出美酒來也！」

女掌櫃答應一聲，便走去取酒。那男掌櫃手腳倒也勤快，耳朵兒也挺管用，他耳聽他老婆與客人對答，手底下已把酒調校妥當。

女掌櫃把酒送上來。葛衣人見只是一小壺，便皺眉道：「少不丁點，成得甚氣候？只管把最大的捧出來！」

女掌櫃一聽，也沒二話，飛快的又把一大缸酒捧了出來。

葛衣人微笑道：「難得女掌櫃如此爽快！但老夫這副模樣，你便不怕白喝了你一缸酒麼？」

女掌櫃坦然道：「我這小店自有規矩，但凡識貨善飲之人，酒錢任由客便，客官既敢用缸代壺，顯見乃第一識貨善飲之人，但望出去張揚一下、教人知曉酒鄉妙趣，這區區酒錢何必計較！」

葛衣人一聽，暗暗點頭。他略一沉吟，捧起酒缸，竟一口氣便喝了個精光，且臉不紅，心不跳，氣定神閒。他這副神情，不說那怕羞的男掌櫃趕緊低頭垂目，便連豪氣十足的女掌櫃亦不禁目瞪口呆！

豈料葛衣人喝了一缸意猶未盡，竟又再喝一缸，又再一缸，眨眼工夫，竟把這店中貯放的酒喝個精光！

女掌櫃這時倒沒了驚容，她瞪着葛衣人傻笑道：「神仙？活佛？酒神？」

葛衣人大笑道：「神仙活佛酒神算甚麼？老夫便是老夫！這八缸之酒，尚只及三分酒意哩！賣酒的，請教這釀酒的水源取自何處？」

女掌櫃傻笑道：「酒神爺既欲見識，我便帶你去也！」

女掌櫃把葛衣人領進後園，指着後園正中一口古井道：「酒源便是此處也！」

葛衣人大概已有幾分酒意，跌跌撞撞的繞後園轉了一周，但見杏花樹環古井而立，香味四溢，惹人遐思。他哈哈一笑，走近古井，探頭張望，連聲叫道：「賣酒的好！酒源也好！好好好！有情水當酒，無情酒當水，你待老夫有情有義，老夫便把這水當酒吧了！」

女掌櫃一聽，驚道：「酒神爺竟要把這水井亦喝乾麼？」

葛衣人雙目一翻，道：「你捨不得啦？」

女掌櫃怒道：「這水井乃小店命根子！你若斷我命根，我不但捨不得，還要與你拚命哩！」

葛衣人哈哈大笑，道：「你既捨不得，老夫便一併把喝掉的也還給你吧！」

葛衣人說罷，把嘴一張，一股酒箭咕嘟嘟的直射進古井中去。然後，也不管女掌櫃如見鬼魅的模樣，施施然的緩步而出，一面高聲唱道：「……身入杏花酒鄉地，卻嫌杏花太迤媚，若栽青竹添雅靜，管教贏盡天下名……」

葛衣人話音未落，人已遠去了。

女掌櫃呆呆的直立了好半晌，才猛然驚醒，拍手大叫道：「……若栽青竹添雅靜，管教贏盡天下名……對極！對極！這酒神爺分明是指點釀酒之法也！」

於是，這酒店的夫妻倆，把後園古井四周的杏花樹砍掉了一部份，空出位置，栽上青竹樹，青竹緩緩向上生長，漸漸長高長大，與身伴的杏花樹並立，登時在迤媚芬芳中平添甘馨清冽。

說也奇怪，每當酒店後園的青竹長高一寸，這酒店的生意就多了幾分，聲譽日隆，到青竹長得與杏花樹並相伴時，這酒店釀造的酒已遠近馳名，但凡品嘗過的人均沒口的稱讚道：「好酒！迤媚芬芳中更有甘馨清冽，令人在陶醉中忽爾精神一振！酒色碧綠，仿似青竹之葉，此酒眞乃天上有地下無的仙品！」

因這一讚，這酒店的女掌櫃便替這酒重新起了個名字叫「竹葉青」。竹葉青酒一經定名，竟便流行一千九百多年，一直至今。在當地，提起竹葉青酒便忘不了那禿頭老者——葛衣人。

×　×　×

葛衣人在幷州地域杏花村意外的幹了一件好事，心頭甚爲得意。他在村口向人打聽，才知這酒店的女掌櫃姓武，是鄰近南徐村嫁來的閨女，還道此地姓武的大多在南徐村聚居。

葛衣人心中一動，暗道：「這便是了！此地陰剛陽衰，男居內而女主外，民風如此，便出幾個女中豪傑亦是理所當然！但不知這南徐村內，是否眞有武士[illegible]其人的行跡？」

轉念間，依那路人的指點，葛衣人已然踏入南徐村村口，他忽爾吃了一驚，原來村口東側聳立着一座廟宇，祥氣馥郁，令人心神一振。

走近一瞧，只見廟宇山門匾額上書三個金字——則天廟。廟宇東西兩廂相對並立，正殿內供了一位帝后裝女像，女像上方有一橫批，上書「則天聖母」四字。

葛衣人暗暗驚道：「則天聖母者，即管天聖母之意，不料小小村落，其女子竟有如此宏偉氣魄！」

葛衣人此時已再無疑慮，大步直入村中而去。此地果然是陰剛陽衰，但見在街上奔走、在田間勞作的，皆是婦女，而男子漢卻縮在家中洗衣煮飯，碰見生人也閃閃縮縮。

葛衣人向那些男的打探武士[illegible]的行跡，沒一個敢回答他，倒是一位老太婆一聽便朗聲道：「你問的是那位幹販運木材營生的武士[illegible]小哥麼？他乃老身第三房子侄，可惜已去世多年矣！目下他一家子依舊幹那販運木材生意，你想必是找生意的，喏，打這兒向東走一里，那大門口向着村東則天聖母廟的，便是他武家所在也！老哥哥這便請了！」

這老太婆雖年過七十，但聲音雄壯，末了，還神氣十足的向葛衣人一抱拳，擺出大男子漢送客的架式叫道。

葛衣人心中暗笑，無奈亦回了禮，便向那武士[illegible]家走去。

葛衣人走近那武士[illegible]家，遠遠的，卻見那大門口的空地站了幾位青年男女，還有一位年約五十多歲的婦人，這些人在左右奔跳，中間則是一匹高大威猛的烈馬，昂頭長嘶，似乎不受管束。

葛衣人悄悄走返，隱在一棵大樹後面，凝神望去，婦人雖然顯得精幹，但已有老態，那二位青年男子雖比其他男子稍有氣勢，但依然露出懦弱根性，每當烈馬走近，便嚇得向後連連倒退。

這時，那婦人怒了，生氣的叫道：「你等男子漢，竟制服不了一匹烈馬，成甚麼樣子？如何放心由你等押運木材出外？」

兩男子垂手低眉，竟不敢作聲。

這時，打從老婦身後突然站出一位年方十四歲的少女，只見她朗聲叫道：「娘親！我能制服牠！」

婦人一聽，驚道：「乖女發甚麼瘋話？男子漢亦難奈之烈馬，妳竟能制服？」

少女把手往腰一叉，挺挺胸膛道：「能！當然能！但女兒要三件法寶！」

婦人又好氣又好笑，道：「那三件法寶？」

少女道：「一鐵鞭，二鐵鎚，三匕首！」

婦人驚道：「你要這三件兇器何用？」

少女頭一昂，朗聲道：「不服，用鐵鞭抽牠！又不服，用鐵鎚敲牠的頭！再不服，用匕首割斷牠的喉嚨！」

此言甫出，不但在場的婦人、兩男子大驚失色，便連隱身樹後的葛衣人亦聳然動容，暗道：「此女小小年紀，處事竟如此決絕，當眞天下絕無僅有！若那兆頭應在此女身上，那天下當眞血流成河矣……」

這般轉念，便緩緩的走了出來。那婦人見葛衣人走近，大概驚魂未定，驚道：「這位老哥找誰？」

葛衣人未及答話，那少女便嘻嘻笑道：「瞧他模樣，必定有求而來，乞丐身世，除了錢銀，還有甚可求？」

葛衣人微笑道：「女娃娃所見甚是，老朽確是淪落此地，但求施捨少許銀兩吃飯足矣！」

少女笑道：「少許銀兩，容易之極，但無功不受祿，你受了銀兩，難道便一點事兒也不替主人家幹幹麼？」

葛衣人笑道：「老朽這副模樣能幹得甚麼？」

少女伸手一指烈馬，道：「你把這烈馬馴服，這銀兩便是酬勞！」

葛衣人道：「若不能呢？」

少女冷笑道：「既然不能，便是廢物；既是廢物，要他何用？你便趁早尋個僻靜角落，躺下莫再起來好了！銀兩雖輕，却是有用人才拿得動的！」

葛衣人一聽，哈哈大笑，道：「幸好老朽別的不行，這馴馬功夫則尚有一手！既然如此，沒話說，只好獻醜了！」

葛衣人把手虛空一揮，一股無形勁力把在場男女逼退一丈，隨即飛身躍上馬背，手執馬頭長毛，穩穩坐定。

烈馬那肯輕易降服？立即便使開顛、翻、滾，諸般手段，欲把葛衣人掀翻馬背。

葛衣人豪氣頓發，突地伸掌往馬頭上一拍，烈馬受驚，欲撒蹄狂奔，葛衣人却藉這股突發巨力牽引旋轉，呼的一聲巨響，烈馬負着背上的葛衣人猶如陀螺般原地飛轉，迅如光劃，疾如電閃，旋風呼嘯，飛沙走石，婦人、少女等驚叫奔逃。

這時突聽葛衣人暴喝一聲「住！」猶如旱天驚雷，竟活生生的把烈馬定住，前脚向上，後脚着地，上面葛衣人單腿獨立於馬背之上，挺立不動，猶如天神突降！

葛衣人嘿嘿一笑，隨即一個飛躍，輕輕飄落。烈馬立刻蹲伏下來，喘氣垂目，不敢稍動。

這時少女搶先迎了上來，哈哈笑道：「好本事！好本事！這銀兩便是你的了！其實我一眼便知你必非乞丐，方才之言，不過是藉你之力，降服烈馬，這叫人盡其才也！」

葛衣人被少女一言道破心事，不由又驚又服，他凝神一望少女，但見她容貌異常俏美，却剛强有餘，溫柔不足，其心計之工，便連朝中的謀士大臣亦有自愧不如！不由心中歎道：「我那二弟李靖自負膽略才氣過人，休說如今抱病在家，便年輕之時，只怕這女娃亦足可匹敵！」心中轉念，便緩緩問道：「此地便是南徐村麼？」

少女點頭道：「正是南徐村！請問老伯，上此地所爲何事？」少女這時服於葛衣人的驚人本領，不由衷誠禮貌起來。

葛衣人微微一笑，也不答少女所問，續道：「武公士彠是你家甚麼人？」

少女略顯驚奇，道：「先父正是武士彠！但不知是否老伯所查探之人？」

葛衣人點點頭，又道：「先父遺骸葬於何處？」

少女未及答話，婦人這時忙走近來，向葛衣人俯身一揖道：「請教老哥哥，問這作甚？」

葛衣人微笑道：「適逢其會，彼此有緣，有要事相告吧了！」

婦人沉吟半晌，知葛衣人此來必有深意，無奈只好坦然告道：「實不相瞞，先夫遺骸却不在此地，先夫在世之時，乃營木材生意，十多年前，先夫押運木材，剛到咸陽便一病不起。老身接報趕赴咸陽，先夫遺骸已然下葬於咸陽西郊渭水之畔矣！」

葛衣人一聽，已確證眼前果是那墓穴的後人，心中不禁歎了口氣，忍不住又道：「爲甚麼把墓穴選在渭水之畔？這些時日，難道便沒移回故土安葬麼？」

婦人喟然長歎道：「當日先夫下葬乃逼不得已！先夫之祖乃幷州太原人士，當今皇帝高祖李淵其時尚爲幷州太原留守，先祖因事與李家結仇，竟滿門遇害，只逃出先夫一人，逃來此地偸喘殘生，還如何敢運回故土標明姓氏安葬？先夫雖身留異地，尚可保存其姓，若運回此地，只怕做鬼也是無名！哎，事勢如此，夫復何言！」

葛衣人悚然而驚，暗道：「李、武兩家，果然是世代之仇！誤打誤撞，竟得了這母獅龍穴，不但成就了武家一代女皇，更輪迴乾坤，陰陽差錯，合該李家一脈遭此劫數！天數、命數如此，任你通天本領，亦難挽回矣！」

葛衣人這一轉念，登時心灰意冷，不欲再理會，便欲告辭。

少女却趨前，以手執葛衣人衣角，求道：「求你教我這一手馴烈馬的本領好麼？」

葛衣人見這少女意態甚爲懇切，不忍決然回絕，但又明知絕難教授，不禁略顯猶豫。

少女一見，知機的連忙跪下叩頭道：「小女武照，拜見師傅！」

少女動作迅速，葛衣人欲加阻攔已然不及，竟生受了少女武照的三個拜師響頭！

葛衣人大吃一驚，心道：「眼前此人分明已受龍脈，不日將是九五之尊，眞命女天主，她這大禮，老夫如何承納得起？」他正欲出言拒絕，忽感心頭一陣刺痛，不能自已！他略一回心，心中疼痛便減了幾分！到此地步，葛衣人不禁仰天歎道：「天意！天意……」

武照笑道：「什麼天意？拜師學藝乃照兒心意！難道師傅不肯收照兒爲徒麼？」

葛衣人搖頭歎道：「天意如此，夫復何言！罷！罷！罷！便收你爲徒助你成功也吧！他日你功成之日，但望你念着爲師之時，行事處世能手寬一點，爲師便心滿意足矣！」

從此之後，葛衣人便留在南徐村武家，悉心教導武照。但他教授的並非武功一道，而是察言觀色、辨賢悉能之相人術。

武照聰慧非凡，葛衣人教授一次，她便能擧一反三，推例論證，竟連身爲師傅的葛衣人亦大爲歎服。

葛衣人留在武家半年，便堅告辭。武照及娘親楊氏不捨，極力挽

留。葛衣人苦笑道：「老夫逗留此地半年已大違本意，若再停留於此，只怕連老夫亦不得善終也！你只須記住爲師一言足矣！」

武照知師傅去意已決，不敢再挽留，便微笑道：「請師傅吩咐！」

葛衣人沉吟半晌，方肅然說道：「妳他日必有驚天成就！但功成之時務須牢記：爲皇之時，記着爲民之日；爲害之日，須記住被害之時！切記！切記！吾去也……」

話音未落，葛衣人猛吸口氣，坐姿不動，而身子却已然疾飛而去！

葛衣人剛走，楊氏才鬆了口氣，反而安慰女兒道：「你師傅人倒沒什麼，但性太冷僻，且有時瘋瘋癲癲的，什麼爲皇爲民之說，你可千萬別當眞！這可是殺頭滅族的反話！」

武照却微微一笑，意態軒昂的道：「男人能當皇帝，女人爲甚麼不能？則天廟裏的聖母也是女人哩！」

此言甫出，楊氏登時驚得目瞪口呆，心道：「照兒跟了這老瘋子半年，想必也被他弄瘋矣！」

× × ×

幾個月後，幷州之水南徐村却就當眞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武家的十四歲女兒武照竟入選宮女，送去京城長安去了！

但更驚人的事還遠在後面。

武照入宮後，唐太宗李世民竟被武照的容貌迷住，把她召進內宮，臨幸了幾次，把武照封爲才人。

武照在宮中初步立穩了脚跟，母憑女貴，楊氏一家子亦因此搬進長安京城。

不久，皇后娘娘長孫氏去世。宮中諸妃均窺伺着這個寶座，但武照却竟然安份守己，曲意逢迎隋陽帝之女楊妃，有人說武才人有眼無珠，但武照却不動聲色的微笑。

果然，唐太宗李世民寧肯讓中宮皇后的位置虛懸，也把因是亡國之君女兒，不能繼位皇后的楊妃接到萬春殿皇帝寢宮，日夜與他最心愛的楊妃相伴。

楊妃心眼兒好，再加上武才人在她處境艱難時盡量慰解她，楊妃的心中因而特別感激武才人待她的情義。

這時，衆多妃嬪才知武才人的心智超人一等。但她委曲求全走這一步棋的好處，還遠未見效呢！

眨眼又過了幾年。武照進宮自封作才人也已經是第六年光景了。

武才人這時已年登二十，她自知在她身上的本錢已日漸花去，再過幾年，她除了在冷宮苦挨歲月，幾乎已生無可戀！她因此漸漸不能忍耐，把葛衣人吩咐她「切記隨遇而安」的教誨抛到腦後去了。

她開始在李世民面前炫耀自己的才識。但李世民却似乎識穿了她的心計，嫌她容貌雖美，但溫柔不足，野心顯露，因此反而日漸疏遠她，整整兩年光景沒有召幸，亦不曾進封，依然還是個離貴妃尚差四級的才人！

換了別的女子，大概已開始心灰意冷，但武照却恰恰相反，她認準的事就絕不退後，李世民待她越冷淡，她就咬牙切齒的越發刻意在李世民面前表現自己！「皇后這寶座，除了武照，不屬於天下任何別的女子！」武照在私下間，向娘親楊氏咬牙切齒的發誓說。

但武照百密一疏，意料不着李世民正爲儲君之事犯愁。

這時，唐太宗李世民正騎在天馬之上，從驪山溫湯，向長安方向奔馳。他的身後是楊妃所出的皇三太子吳王李恪。

漸漸車駕又走過灞橋邊上的十里長亭。李世民凝望着大道兩旁森森古樹，拈着拂胸的長鬚陷入沉思。

這一條通向關東和河東的大道，他當年統率大軍，出師凱旋，不知往返過多少次了。灞亭送別，金鼓齊鳴，平劉武周，降王世充，擒竇建德，蕩平天下。玄武門之變，他得長孫皇后胞兄長孫無忌之助，先發制人，殺死太子建成、四弟元吉，成了太子唯一人選，再由太子一登而上九五寶座！當年他曾怨憤父皇李淵的年老糊塗，盲目依循立長子天命，不辨賢奸，不悉智愚，立長子建成爲太子，把他置於凶險境地，這才有玄武之變，但不料他自負英明一世，今日亦面臨立嫡立庶，孰是孰非的天大難題，令他難以抉擇！

李世民已垂垂老矣，他自己亦深知這點，因此立太子定儲君之事刻不容緩。

李世民心中焦燥，朝馬肚上抽了一鞭，馬兒奔了一段，把李世民的豪氣激發出來，但馬兒放緩，他又陷入沉思。

「皇五太子齊王祐剛在齊州作反，被朕賜死，若太子之位非合適人選，只怕當年玄武之變，立刻就將降臨在朕的兒子身上！蒼天呵，蒼天，這慘酷的大輪迴，難道便當眞不可避免麼？」李世民不禁仰望長天，神色頹然的長歎道。

李世民越想心中越煩悶，他揮鞭往天馬肚子上狠狠一抽，天馬又馳騁起來。

吳王皇三太子李恪一見，慌忙快跑上前，向父皇諫道：「父皇，芙蓉園就在眼前，車駕快進城了，若然馳馬飛奔，只恐驚駭了百姓！」

李世民放眼望去，只見前面殿閣連綿，碧水蕩漾，果然是芙蓉園到了，長安城堞亦已隱約在望，他歎了口氣，垂下馬鞭，道：「皇兒所見甚是，這兒再不容縱馬奔馳，此乃朕定下規例，若朕自己違反，那些大臣又要送諫章來了！」

李恪見李世民神色煩悶焦燥，便笑着道：「父皇，此道往東，出了潼關

，便是關東，父皇何時帶臣兒出關看看？臣兒尚未到過關東！」

李世民瞧了李恪一眼，道：「朕前年行幸洛陽，忘了帶你去，日後一定帶你到洛陽！但皇兒爲甚欲出洛陽？」

李恪興奮道：「臣兒欲憑吊父皇當年揮兵與天下諸雄鏖戰關東舊戰場！可惜臣兒遲生了二十年，不然當年定追隨父皇旄下，馳騁疆場，與天下英雄一較長短！」

李世民撫掌大笑，道：「好大的口氣！但當年朕掃平王世充、竇建德，官拜天策上將，亦正你如今的二十五歲！如今天下一統，你還是多讀些書吧！」

李恪意氣風發道：「臣兒之意，學武要學萬人敵，如韓信統兵，多多益善，學文不學迂腐，要學治國平天下之大才幹！」

李世民讚道：「好！有志氣！」但他在心內却惋歎道：「你雖有帝皇之材，却是個庶出皇子，大唐律例，傳嫡不傳庶。天命，天命，朕當年不信天命，擧兵反隋，今天却被天命縛住了手脚！」

李世民鍾愛皇三太子李恪之情，溢於言表。但李恪是楊妃之子，並非嫡出，因此儲君一位，便非雙足不良於行、沉溺聲色的長子承乾莫屬！只因他是皇后長孫氏的嫡出，就算把承乾廢掉，也要排上皇四太子魏王泰，以及懦弱無能的皇九太子晉王李治！

李世民在他屬意爲儲君的李恪面前，心情就格外憤懣，心中憤憤的道：「枉我李世民一世英明神武，事臨朝廷根基大計，竟亦受制於天命，身不由己！」

帶着這滿肚子的憤懣焦燥，李世民返回他的寢宮萬春殿。楊妃早就待候多時。李世民換了常服袍衫，正與楊妃閒談，武才人突然興衝衝的趕來叩頭請安，然後啓奏道：「陛下！內侍張暢來報，將作大臣閻立德送來凌煙閣功臣圖像二十四軸，請陛下欽定，並立等陛下排定功臣位次，以便懸掛。否則恐怕誤了明日陛下臨幸凌煙閣的吉日良辰！」

李世民一聽，心道：「此事爲甚要由武才人進來稟奏？」他眉頭皺了起來，道：「閻立德在何處？」

武照臉含得意之色，回話道：「方才內侍張暢在萬春殿徘徊，候聖駕回宮，情狀焦急，巧逢臣妾經過，問明原委，便命他轉告閻立德先回朝房候命，圖像放在延嘉殿候陛下審視，功臣侯次俟陛下回宮後，便差內侍連圖像一併發下。」

李世民一聽，臉色陡變，眼神如刀直射武照，斥道：「大膽武氏！汝擅干朝政，妄傳聖旨，不知罪麼？」

李世民震怒之時，眼中肅殺之氣，連文武大臣亦驚惶失措，不敢仰視！這時楊妃見李世民暴怒，慌忙站了起來，俯首屏息，爲武氏惴惴不安。

武照却居然與李世民如刀眼神直碰！她鎮靜的答道：「臣妾知道圖畫功臣於凌煙閣，乃開國以來盛典，陛下決不會延擱，這才斗膽傳諭閻立德於朝房守候，萬望陛下恕罪！」朗聲奏畢，這才款款一拜，伏地待命。

李世民惱怒站起，在殿中來回踱了幾步，暗忖道：「此女才幹驚人，決非甘處人下者，留在宮中，早晚必爲後患，但她是臨幸過之人，不能遣送返家，這却如何處置？若把此女殺了，倒是一乾二淨，但爲這事而把一名才人處死，律例所在却又太重！這却如何處之？」

武照久久見李世民沒作聲，心中開始有點驚惶，她深知此乃太宗殺人之兆，不禁斜睨了楊妃一眼，求她向太宗說情。

楊妃素來視武才人爲知己，這時忙俯身下跪，奏道：「武才人不合過問朝政，還望陛下姑念其無知，寬恕了她這一次吧！」

李世民沉吟半晌，權衡輕重，又礙着楊妃的面子，這才收了怒容，把楊妃扶起，道：「愛卿，朕看你面上，姑且寬恕，武氏，起來！」

武照驚惶起立謝恩。

李世民厲聲訓誡道：「汝日後須安份守己，在宮中好好侍奉娘娘，若再敢干預朝政，必殺毋赦！」

武照戰慄不已，俯首低聲道：「臣妾不敢！」又謝過楊妃，方才步步後退退出萬春殿，心頭怨恨得突突狂跳！

× × ×

返回偏殿，武照的心頭兀自突突狂跳，她見宮女不在，四下無人，俏臉登時拉長，咬牙切齒的低叫道：「哼！哼！哼！李家天子！多威風殺氣！我武照誓取而代之……誰？膽敢擅闖內宮禁地？」

這時武照突見殿外有一灰影閃進，吃了一驚，喝道。

「嘿嘿！果然有膽色！雖險死還生，尚有這等雄心大志……」灰影嘿嘿冷笑，一飄而進，輕如飛煙，仿如鬼魅。

武照聽聲辨影，隨即釋然，嬌笑道：「是師傅！師傅好大的膽子，竟敢夜闖禁宮！」

來人果然是葛衣人！他自武照入宮後已久未露面。葛衣人冷笑道：「天下之大，老夫何處不可去？嘿嘿！」

武照見了葛衣人，心頭又驚又喜，忙道：「師傅來得好哩！我正有事向你老人家請教！」

葛衣人道：「是宮廷中事麼？嘿嘿！」

武照也不隱瞞，把方才千鈞一發之事坦白說了，道：「師傅既說我有爲皇之份，但爲甚却處處受李世民尅制？且幾乎生命不保？若非我預早伏楊妃這着棋子，只怕早已身首異處

矣！師傅之言只怕有誤哩！」

葛衣人冷笑道：「老夫說你有帝皇之份，乃十年後之事！汝竟野心奇盛，急欲謀政，若非你自身慧根深厚，早已逆轉玄機命喪黃泉矣！太宗李世民乃眞命天子，汝之根基目下尚淺，如何能與之相抗！」

武照深知葛衣人的本事，他話既道出，便屢應不爽，驚道：「然則師傅以爲徒兒運程又將如何？又有生命之虞？」

葛衣人凝注武照片刻，沉吟半晌，搖搖頭，又點點頭，歎道：「目下汝之災星未消，不日將有兇兆臨頭，雖能躲過殺頭之禍，恐怕亦難逃庵中爲尼的厄運！」

武照一聽，嚇得心驚膽戰，哀聲求告道：「如此徒兒一生完矣！萬望師傅拯救，徒兒決不敢忘記師傅栽培大恩！」

葛衣人道：「運程如此，何能解救？亦無法能救！」

武照有點不明所以，眨了眨眼，便故意嬌笑道：「師傅既如此說，則徒兒此生似比泥還賤，何來爲帝爲皇之理？師傅先前之言只怕言過其實也？」

葛衣人怒道：「老夫如何言過其實？」

武照道：「徒兒命中既註定爲尼，那是枯燈將寂的悽苦歲月，還何來機會爲帝爲皇？除非師傅能大發慈悲指點一二！我知師傅口硬心軟，必不肯坐視徒兒半途夭折也！」

葛衣人無言以對，沉思好半晌，歎了口氣，道：「爲君爲民，爲尼爲后，爲后爲皇，玄機已定，無須强求！汝只須牢記：汝武家與楊家淵源甚深，李家與楊家亦是世代寃仇糾葛，目下三家已因龍脈融滙合成一體，彼此相輔相乘，相生相剋。汝在其中善加體察，着意細看，便可逢凶化吉，大凶之日便是大吉之時，一統天下只是十年間事吧了！」

武照一聽，她本慧根甚深，略一沉吟便即領悟葛衣人之意，不禁大喜，向葛衣人款款一拜，道：「多謝師傅成全，武照他日有成，決不敢忘師傅大恩！」

葛衣人沉吟不語，忽爾長歎一聲道：「順天承運，乾坤顚倒，乃千年僅一見之奇緣！再加兩帝宿怨大輪迴，更助乾坤顚倒之勢，汝適逢其會，受其兩帝龍脈相擊而歸於汝體，方有此不世奇緣！天數地數命數三珠聯體，夫復何言？」葛衣人口氣漸厲，道：「自文水南徐村一別，吾其實隱於京師，汝之一擧一動均在吾之眼中。吾助汝成功，並非心中本意，實天數難違罷了！」

武照笑道：「不管怎麼說，師傅總對徒兒有栽培之功！此點徒兒誓不忘記！」

葛衣人厲聲道：「吾授與相人之術，乃爲天下蒼生着想，願天下百姓有七十年安樂太平日子，吾願足矣，汝須切記，勿以此術任意妄爲，但求自保足矣，若然大逆吾言，雖在千里之外，吾亦必取汝人頭……」

葛衣人道罷，一晃身已失其踪影，隱約傳來一句道：「……汝對李家下手之時，須記住當朝衛國公李靖乃吾兄弟！吾去也，十年之後金鑾殿上再行相晤……」話音突地曳然而止。

武照怔怔的呆立了好半晌，方清醒過來，她細思葛衣人之言，越發證實自己曲意逢迎楊妃之先見之明，心道：「憑師傅相人之術，一見楊妃，便知其乃唯一剋制太宗李世民之人，幸虧先走一步，才保住武照頭顱！師傅相人之術，當眞鬼神莫測也！」

過了幾個月，宮中便接連發生了幾件大事。

先是太子承乾因皇四太子李泰被父皇寵愛，恐自己被廢黜。而魏王李泰也甚有野心代替雙足殘疾的太子承乾入東宮，因此禮賢下士，結交朝中大夫，替其鼓吹，謀爲皇儲。太子承乾畏懼魏王奪其儲君之位，命刺客謀殺魏王未遂，更一發準備起事，準備待李世民入東宮探視時，以武力逼李世民禪位，若不得逞，便引兵攻入大內，篡奪皇位。

太子承乾的陰謀却因刺客的變節告密而敗露，太宗李世民震怒，把大太子承乾廢爲庶人，禁在右領軍府，不久徙往僻州。魏王李泰亦因此受牽連，亦被貶外州。

太子既被廢，儲君之位自然不能虛懸。朝廷內外，爲太子之位明爭暗鬥，鬥個你死我活，朝中一時人心浮蕩。

這事，密切留意宮中動靜的武照立刻便獲悉了，從楊妃的口中，武照得知太宗李世民在剩下幾位嫡庶子中，最鍾愛的是皇三太子李恪，而皇九太子李治却被太宗認爲儒弱無能。

武照心道：「目下太宗李世民已行將駕崩，不日便是儲君天下，這儲君之位對我來說，當眞有莫大關係！但兩王之中，誰能坐上儲君之位？李治乃長孫皇后嫡出，本來最有機會入主東宮，但其年幼，尚未足十六，況且太宗討厭其儒弱無能，能否入主東宮，尚屬未知之數。李恪雖有才華，深得太宗所愛，但其乃楊妃所出，是爲庶子，按理不得繼承皇位，這却如何判斷？」

一時間，武照亦難下判斷，存了這個疑念，她就越發親近楊妃，把楊妃逗得眉開眼笑，直把她當自己的同胞妹妹般看待，因楊妃之故，武照在內宮中的走動也就方便多了，很快就與兩位王子均相熟了。

武照心道：「一不做，二不休，太宗不但行將就木，且早已把自己視如草芥，自己爲何還要爲他苦苦守節？既然尚未能斷二王之中誰是儲君，何不來個左右逢源，不論將來那個承繼

皇位，自己均可以籍勢而上！」

這主意打定，武照更不猶豫，不時製造機會給兩王，讓他們與自己接近，但李恪却甚有氣度，不爲所動，把武照恨得牙癢癢的。

但晉王李治却對她甚感興趣，一來他年紀尚幼，初懂男女情事，那能禁得起武照這位成熟少女的挑逗？二來李治亦是一好色之人，年方八歲，便懂得與宮女初試雲雨情。因此武照與李治很快就混得火熱，雖然只能偸偸摸摸的偶然一次，但却把李治迷得神魂顚倒。

不久，李世民在便殿中召國舅長孫無忌、梁國公房玄齡、英國公李世績、中書侍郞馬周等大臣，商議立太子之事，李世民雖心屬李恪，中書侍郞馬周亦力主贊同，但國舅長孫無忌、梁國公房玄齡等極力反對，並提出若立庶不立嫡，誓必引起兄弟自相殘殺的慘局。長孫無忌更抬出自己的嫡親外甥李治作儲君人選。權衡利害，李世民無奈，只好接納長孫無忌等諫議，立李治爲東宮太子。

李治太子之位既定，武照心頭自然一陣狂喜，她自負她自己的大業又成功向前跨進一大步矣！她得意的心道：「李治已貴爲東宮太子，不日便是皇帝天子，他迷戀自己，這便容易把他操縱玩弄於手上！師傅呵師傅，你說什麼凶險爲尼之說，只怕是法眼昏花吧了！」

因此武照也就更加刻意奉迎太子李治，也更曲意逢迎楊妃，前者是她日後的靠山，後者是她目下的後台。

幸運之神似乎眞的眷戀着武照，葛衣人的警兆也似乎是法眼昏花，武照幾乎已把此忘了。不是麼？看！太宗李世民的身子一天天衰弱下去，患了喘疾，胃納不佳，四肢乏力，經常卧病在床，他駕崩之日已爲期不遠！而武照的偸情人，爲她神魂顚倒的儲君太子李治的皇位已幾乎坐上一半了，李治一旦登上皇位，她武照便當眞有如龍歸大海任縱橫矣！

因此武照與儲君李治的偸情也越來越肆無忌憚，宮中已有些許風言風語，只瞞着太宗李世民和楊妃兩人不知道。楊妃鍾愛武照，就算聽到什麼，也決然不信，甚至替她辯護。李世民終日卧病在床，誰還敢把這些小事去驚怒他？

×　×　×

這天，病體衰弱的太宗李世民已多時沒到內院賞花了，聽說苑中牡丹盛開，一時高興，便道要去內苑。

楊妃見皇上有些精神，甚喜，便命小太監抬軟轎來。李世民搖手道：「不必，不必，朕一輩子騎馬，坐不慣軟轎，還是走過去，也好活動筋骨！」

於是帶了內侍張暢和三五名宮女，由楊妃攙扶着，離開萬春殿，穿廊繞殿，緩緩而行，正走到立政殿廻廊時，忽聽到似有男女喁喁浪笑聲從殿中傳了出來。

李世民皺眉道：「這立政殿乃皇后生前寢宮，誰敢在裏面喧嘩說笑？卿去看看，速返報朕！」

楊妃悄悄移步，湊到殿前落地隔扇上張望，仔細一瞧，只嚇得她心驚肉跳，也羞得她滿面通紅！

原來裏面只有一男一女，男的是儲君李治，女的却是武才人武照！兩條人影分分合合，好不親熱……

李治涎着臉笑道：「這幾天你躲着孤王，可把孤王想煞矣！」

武照斜瞟媚眼，嘻嘻浪笑道：「妾乃你父皇之人，你亦敢染指麼？你不怕他知道？」

李治色膽包天，把胸口一拍道：「怕什麼？這天下不日亦是我的天下了，到那時候，只怕孤王要明正言順立你爲后哩！」

武照却嬌笑道：「你不怕，妾却怕殺頭哩！除非你眞的做了皇帝，把妾名正言順，那時呵，臣妾侍奉陛下，你還怕不稱心如意麼？時候不早，妾得返回萬春殿，不然被老皇帝知道，便不得了啦……」

武照說罷欲移蓮步，李治又怕又捨不得，他一把捏住武照粉嫩的手，撫着道：「好不容易才見到你！怎忍相分，無論如何，你得讓孤王摸個夠……嘿，你的手美極矣……」

楊妃在外面見兩人越來越不像話了，她平生哪見過這等場面？心中又慌又亂又跳，手足無措，急忙輕輕咳嗽一聲，殿中霎時靜了，李治和武照連忙分了開去。

這時李世民在外面等得不耐煩了，催問道：「愛妃，看清楚了麼？是誰在殿內？」

「看清楚了，」楊妃慌亂中連忙對殿內喝道：「武才人！出來見駕！」

武照一聽，心膽俱裂！但她畢竟是武照，略一猶豫，便臉紅紅的朝儲君打了個眼色，搖了搖手，暗示他不要駭怕，亦不要開口，她拚命鎭靜下來，施施然的踏出殿來，先向楊妃行禮，這才故作大方的道：「娘娘，方才我在殿中收拾古玩，東宮太子來了，也進殿來看看。太子，楊娘娘和陛下來了！」

李治趁機出來見駕，但他的膽色比武照畢竟差了一大截，臉上不免露出驚惶神色。

李世民雖在病中，但依然目光銳利，他見武才人和太子相繼從殿中出來，太子臉上陣紅陣白，顯然事不尋常，不禁勃然大怒道：「汝等在殿中幹什麼？」

李治、武才人慌忙上前叩見，武照不待太子發話，搶先啓奏道：「臣妾剛在殿中收拾，準備離去，適逢東宮太子前來恭請聖安，走過殿前，便進來觀看一番。」

李治連忙附和道：「父皇……是如此……一點不錯！」

李世民盯住兩人，他已判定眼前這對男女必有曖昧關係！一個是自己臨幸過的才人，一個是自己的嫡子，兩人之間若有不清白之事，那便是亂倫彌天大罪！兩人均難逃一死！他沉吟了一會，便問楊妃道：「愛妃，你說！他兩人方才在殿中幹了什麼！不得瞞朕！」

楊妃爲難之極，她不敢隱瞞，懾於太宗的威嚴，正欲張口，目光忽然觸及武照哀哀懇求眼色，想起她一向視自己如親姐，心中不忍就此斷送她的生命；她無奈掙扎出一句話道：「陛下……武才人所奏屬實……」

李世民無可奈何的歎了口氣。他雖已判定太子和武才人關係曖昧，但家醜不宜外揚，否則便留爲天下笑柄，有損他英明天子的威名，又知愛妃楊娘娘有意替武才人求情，免她一死，不忍傷楊妃的心，便一言不發，向兩人揮了一下袍袖，匆匆而去，牡丹花再美，他也沒心情去欣賞了。

東宮太子李治和武照均自知此事尚未了結，大難即將臨頭，在私下間，武照派人偸偸向東宮太子捎話，教他速去母舅長孫無忌處求救。

李治立時驚惶失措，接武照密計，如獲大赦，連忙火速派人向長孫無忌送了一封密函，密函上面只有四個字：「母舅救我！」

武照自己却甚爲鎭靜，她在驚惶中突然想起葛衣人的話，說她有爲尼之危，如今果然凶險在即，爲免一死，唯有爲尼一途！

武照於是偸偸求一個與她合得來的宮女，送了一封密函給楊妃，武照在密函中寫道：「……前因後果，娘娘盡知，娘娘大恩，永生難忘，罪孽深重，自知難容，但求爲尼，了此殘生！」

楊妃接了武照密函，對武照又憐又恨，不忍眼見她就此慘死，便向太宗進言，勸他把武照遣送去寺廟爲尼，一來可以保存宮中名聲，二來也可在晚年免開殺戒。

太宗李世民權衡輕重，又不忍拂逆楊妃之意，心道：「武氏既送去寺廟爲尼，從此便有如死去，苟喘殘生而已！」

這般轉念，李世民便下旨道：「依卿所奏便了，明日一早，即着人押送武氏出宮爲尼，永不召見！」

從此武照便在京外寺廟中削髮爲尼，過着悽淸冷寂的日子。她的母親楊氏亦因此被押送回鄉，在中途得病去世。

普通的女子根本無法承受如此慘酷的打擊，但武照却隱忍承受住了，因爲她絕非普通的女子！

太子李治依武照密計，求母舅長孫無忌營救。長孫無忌果然護甥心切，竟然私下使計拖住重病在床的李世民，不讓他即時廢去李治的太子之位。

這樣子拖了半月，一代英君李世民終因痢疾、喘疾歸天，他帶着不曾解決儲君之位的遺恨，永遠離開了危機四伏的朝廷。

李治太子登位爲皇，是爲高宗。

李恪被貶去安州。李治對李恪這位皇兄倒也沒什麼太難爲之事，但他的母舅長孫無忌却認爲留李恪在世上終是禍根，李治聽信長孫無忌之言，誣告李恪謀反，下旨逼令服毒自盡。

這時楊妃已做了太妃，但長孫無忌不肯放過。高宗李治念楊妃當年相救之情，不忍殺她，但長孫無忌却親自派人送了一封無字書函到太妃處，楊太妃知長孫無忌意爲逼她自盡，又知愛子李恪已然服毒歸天，絕望之下亦隨即自殺。

李治登基爲皇，他這時雖然已立了王皇后，却又寵愛蕭淑妃，更念念不忘武才人。不久，李治便把武照接返宮中，立爲昭儀，不久，又把王皇后和蕭淑妃廢爲庶人，打入冷宮囚禁，立武照爲皇后，武照自改名號爲「則天」，其意取自她故土南徐村的廟名，意爲「管天」之意。

武則天這時已成了半個皇帝，李治每次臨朝，武則天便在御座後面垂簾聽政，百官奏事均由武則天在簾內裁決。

武則天對楊妃待她之恩甚爲念情，要替楊妃母子報仇。她密令心腹大臣中書令許敬宗誣陷長孫無忌謀反，先發配到黔州，安置在一座破敗的祠堂挨日子，不久，武則天又派了中書舍人袁公瑜趕到黔州，以再審爲名，逼令長孫無忌自縊。

長孫無忌惶急，怒道：「這是武氏搗鬼！老夫要去京師面聖，讓老夫申辯！讓老夫去與武氏對質！」

袁公瑜一聽，哈哈大笑，道：「然則太尉當年逼令吳王和楊太妃自盡，也容得他等上京師申訴麼？」

長孫無忌聽了啞口無言，仰天長歎道：「當年施之於人，今日人施於身，天道輪迴，何太慘酷也！」

長孫無忌說罷，引頸就環受死。

長孫無忌既死，武則天在朝中更肆無忌憚，朝中一切大事，均須武則天首肯，方能施行，宮中號稱「二聖」。

高宗李治去世後，武則天改國號爲周，堂而皇之登上金鑾殿皇帝寶座。

就在武則天登位這一天，百官參拜，宣呼「聖神皇帝萬歲！萬萬歲！」

周朝金鑾殿外忽爾如光劃電閃般飛進一位身穿葛衣的禿頭老者，殿上錦衣校尉大吃一驚，刀劍齊舉，指向葛衣人。

武則天一見，忙宣道：「衆衛士放此人進殿，休得阻攔！」

葛衣人嘿嘿冷笑，以指頭輕彈衛士手執大刀，大刀立即化碎片掉落地上，道：「區區殿前衛士，便阻得了老

夫麼？」一面大步向御案走去！

衆朝文武百官均大驚失色，不知禿頭老者意欲何爲？聖神皇帝又爲何居然放膽讓其走近？

禿頭老者在御案前一丈站住，挺身而立，不但不向女皇下跪，便連聲稱呼也沒有！

聖神皇帝武則天竟然絲毫不怪責他，還細聲細氣的對禿頭老者說道：「果然是十年之後金鑾殿上相見，大師傳眞守信人也！」

禿頭老者依然沒半句好話，肅然道：「當年之話，你可緊記了麼？」

武則天道：「爲皇之時，記着爲民之日，爲害之日，須記住被害時……便是這句，朕自然記得！衛國公李靖雖屢逆朕旨意，但朕念其忠肝義膽寬容待之，不但讓其得善終，且令其子孫顯赫，以報大師傳當年之德也！」

禿頭老者點點頭，又道：「然則肆意屠戮唐室宗親，豈是仁君之爲？」

武則天大笑道：「朕不殺彼，彼必殺朕，爲求自保，不得不爲也！大師傳以爲如何？」

禿頭老者沉吟無話，好半晌方仰天歎道：「武、楊、李三家龍脈已成一體，相輔相乘、相生相尅，天數地數命數如此，夫復何言？倒是老夫多管閒事矣！罷！罷！罷！理他作甚？且到杏花村飲美酒去也！」

禿頭老者曳然而止，身子暴退，眨眼已退出金鑾殿外，瞬即不見影蹤。

從此之後，這天下便是天下第一奇女子武則天的天下，武則天手段雖然狠辣，處政治國亦不免有女人家的偏激，但她在位四十多年，倒能勵精圖治，知人善任，先後任用賢相狄仁傑、張東之、姚崇等人，着實幹了一番事業，天下百姓亦因此得過了一大段安樂太平日子。民間傳說，這是武則天承受了禿頭老者葛衣人的相人之術，才會如此辨賢識能，使天下百姓免却一場因乾坤大輪迴而惹下的血災之劫。此是後話，就此打住。

（本篇完）

（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港澳商戰黑幕諷刺小說／蕭萬貫·文

可飛·圖

錢莊風雲

以股換股　進行收購

香港地下鐵路全綫通車剪綵禮鬧騰着的時候，正是港島皇后大道交通最繁忙的時間，在橫跨半條路面寫着「COKE」等類形字眼的招牌廣告下面，各式各樣的汽車排成了一條五彩繽紛的舞動着的車龍。隨着電子交通燈的閃動整條龐大的車龍在道路中蜿蜒爬行。

大道的兩旁行人路上擠擁着無數的行人，店員、工人、學生，挽着手提包的行街經紀、穿西裝打領呔的洋行職員、衣着時髦的寫字樓女文員、穿着整齊制服的酒店侍應、銀行職員，擠滿了行人道。他們的背後，像有鬼趕似的，每個人都低着頭拚命的急步前行！他們像渾忘了時間，渾忘了空間，渾忘了整個塵世；他們的脚在踩踏，他們的腰在扭動，他們的手在攪撈，他們的眼珠在飛轉，他們的頭隨着道路凹凸而俯仰，活像千千萬萬被逼盯着金錢禮拜的叩頭蟲！

這時，在車龍中，一輛掛着「三三八八」幸運車牌的銀灰色平治房車，正向維多利亞海傍的告士打道緩緩駛去。房車的後座坐着是一老一少。

房車很快就轉入告士打道，立刻，一幢在街道末端的長方形大厦便霍的閃進房車內老年男子的眼眸，原來略顯混沌的眼珠立刻散發出兩點强烈的光芒。

「緩緩開過去！雄叔！」老年男子向司機雄叔沉聲嚷道。

房車由遠而近，終於駛近那座長方形大厦。大厦的後面便是維多利亞海港，仍未散盡的濃霧如魔如怪的冉冉的不斷向高聳的大厦罩來。這是一幢高三十層、長方形、四周玻璃幕墻的大厦。大厦的頂層，鑲嵌了一個獨特的巨大商標：兩撥翻騰的巨浪，托着一個渾圓的太陽。

老年男子的頭往車座上一靠，他的眼睛透過車窗，就輕易的捕捉着那個商標，原來那兩點閃灼的光芒立刻就濺出熾熱的火焰。「南亞信託銀行！嘿嘿！這個名字是家喻戶曉哩！香港、東南亞，甚至美國、加拿大，誰不曉得？嘿嘿，二十五年的心血總算沒白費！」老年男子興奮的低嚷道，那套絲綢料子唐裝衫褲裹着略胖的身子也挺起來，伸手指着那巨大的商標，褪下的衣袖露出腕上鑲了鑽石時款的金裝勞力士錶。他的目光轉投到身邊那青年男子手上的一叠文件，飽歷風霜的古銅色臉上因此綻出一絲自豪的笑容！

「那商標聽說是你親手設計的！爸爸，好兆頭哩！從海面升起的太陽，百年基業，前景無限！」

那青年男子恭敬的、討好的接口道，就連口吻也刻意的模彷着他的父親。老年男子嗯了一聲，目光投注在青年男子的身上，漸漸的就嚴厲起來，似乎對青年那油光閃亮的一身名貴的入時打扮很有點反感，因此而欲說

甚麼。

房車這時却緩緩駛過那座大廈的正門，大廈地下大堂匾額上的大金字躍入老年男子的眼裏移動着：南亞信託銀行，人客熙攘的在銀行的營業大廳進出，熱鬧而有秩序。這是銀行最美好的景象，老年男子的眼睛一亮，因而就把方才欲說的都忘記了。

房車駛過南亞信託銀行大廈的正門，貼着大廈再駛前了約百米，在一個通向大廈地庫的側門前停下，司機雄叔輕按車上的遙控器密碼，銀光閃閃的大廈側門便「吱溜」一聲自動蕩開了。

房車逕直駛了進去，在門邊的值班房前面停下。銀行保安員小田一眼瞥見車上的人，像觸電似的馬上一挺身立正致敬。

「嗯！」老年男子向小田點點頭：「你不是守裡面麼？怎麼換到這裡來？」

「是保安部邱雨强主任特別安排的，他說上頭有個董事會，來往的人多，要特別注意保安！」

小田挺着身子回話時，老年男子示意雄叔把車子駛前。他望了一眼身邊的青年人，若有所思的說：「老邱家的安葬費送去了麼？承業！」他見那青年人——承業——點點頭，便接下去道：「這樣就好！老邱跟隨我從大馬來香港，幾十年啦，勤勤懇懇幹活，他管的賬目從沒出過差錯。這次他因病去了，咱章家可不能虧待人家！他兒子邱雨强也幹得不錯嘛！」

房車這時已在地庫停車場停了下來，老年男子也就停止了話題。雄叔走下來，拉開後座的車門，要攙扶老年男子下來，却被婉拒了。「還用不着，雄叔，腿骨還硬着哩！」說着，老年男子已一步跨出車門，「麻煩你去一趟豐捷財務，雄叔，把玉嬋、仙綺她們一道接來。」他吩咐司機雄叔說。

雄叔很快又把房車開了出去，他是章家的老司機，對老主人的脾氣非常清楚，但凡是他吩咐下來的，他就準確的照做，從來不問長問短，因此他與老主人很合得來，老主人跟着兒女的口吻稱呼他做「雄叔」，多年下來，他自己也把姓都忘了，只當自己是雄叔。

一老一少走進一部直達董事局會議室的寬敞的電梯，章承業伸手按在「30」字上，立刻，電梯便緩緩的、極寧靜的升了上去。

× × ×

傍晚，南亞信託銀行董事局的成員，全都收到董事長辦公室秘書的通知：請在二月十二日早上十時出席董事局會議，因此在今天早上九時四十分前，各董事便差不多到齊了。他們心裡都急於獲悉這次董事會的目的，因爲事情來得太過突然，按規矩董事會最多每季召開一次，但前次的董事會却僅僅過了七天！不過，他們都在表面上擺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似乎若非如此就不足以顯示自己私下間與董事長的密切關係。

「伯祥！怎麼啦？好半天一聲不響，在打等下說話的腹稿？別白費心機了！洋龍要說的，十不離九是銀行中期業績的事！他這是多此一舉，乾脆讓秘書打個報告，讓大家過過目就完事了麼！」

「你是我肚子裡的蛔蟲麼？你怎知道我想甚麼來着？耀光。」伯祥寬厚的笑笑說。他姓黃，是一位心廣體胖的老人。他一笑，眼睛就瞇成一條細縫。他在南亞信託銀行中僅佔百分之六的股份，因與董事長的私人關係，掛了個副董事長的職銜，是南託董事局裡極少數全職受薪董事中的其中一個。

中年男子耀光粗獷的哈哈大笑，說：「呵呵，可別扯我進你肚子裡，不然你不幸光顧殯儀館，豈不帶契我一道讓人哭喪？我那三個老婆嗓門大，我可受不了啊！」說罷向其他董事擠眉弄眼，把人逗笑了，他自己却挺認眞的擺出一副當眞如此的神情。

耀光——朱耀光體型黑實粗壯，嗓門很大。他是印尼有名的華裔木材大王，一九五五年南亞信託銀行創辦時，因與董事長的私人關係入股南託，現下佔南託百分之九的股權，是南託第三大股東，因此亦掛了個副董事長的職銜。不過，他一年中則有八個月花在印尼的木材生意上，正如他說，木材本是他的老本行。

「啊哈！到這天呵，她們爭你的身家打得一團糟，還顧得上跪着給你哭喪！」

因朱耀光那自爆風流的笑話，笑得最响的是一位瘦得像缺吃猴子的中年男士朱汝年。他與朱耀光是在印尼華裔中勉强扯上邊兒的老宗，後來去了馬來西亞發展。朱汝年入股南託，大半是因爲朱耀光的私下交情。他現下佔南託百分之七股權，也掛了副董長的銜頭，但他大半精力却放在他自認最拿手的股票買賣上。可別瞧他瘦得教人吃驚，只要往「金魚缸」一站，他比泥塘中的泥鰍還要生猛幾分。

在座唯一沒發出笑聲的副董事長，是香港商人雷平康，他擁有南亞信託銀行的百分之五的股權。這時，他似乎正緊張的算計着甚麼；因此聽了朱耀光的逗笑話，他咧咧嘴便又緊緊的閉上，愁眉苦臉的坐在一角，想他自己的心事。

這時，董事局會議室的鬧笑聲突然靜了，老年男子和那位叫章承業的青年人已一前一後走了進來。

「章先生早晨！」

「早晨！董事長！」

「洋龍！怎回事？片丁兒就把大伙召來！」靠門口的董事們搶着向老年男子——章洋龍董事長打着招呼，叫得最响的是大嗓門朱耀光。

章洋龍隨便的點點頭，走到黃伯祥等幾位副董事長這一面，章承業緊跟在他後面，僅少數的幾個受薪董事向他打招呼。

「洋龍！仙綺有電話打來，說遲一點到會。」黃伯祥對章洋龍說。

「嗯，是我差她走一趟豐捷財務。」章洋龍向黃伯祥略一點頭，然後目光轉到愁眉苦臉的副董事長雷平康身上。

「森牟不是有事吧？平康。」

「我怎知道？他呀，神出鬼沒的，我可是整三天沒跟他碰面啦！」

雷平康愁眉苦臉的說。他終日就是這副臉孔，難得一見一絲笑容，似乎這塵世間沒一件事是他感到滿意的，唯獨他自己是例外，因此終年累月非得掛着這副臉孔不可。在南託董事局中，從沒人能跟他談得上三句。

「不等了吧？洋龍。」黃伯祥往會議室正面的大掛鐘瞥一眼，十時十分了，因此提醒章洋龍說。

「嗯……再等一會吧！這個會不能少了森牟！章秘書，你打個電話去余先生家裡，問一問出門了沒有。」

章洋龍沉吟着說。章承業馬上離座，走去電話機旁，撥着余森牟家裡的電話。

就這時，衆人等着的南亞信託銀行副董事長余森牟突然走了進來。他比章洋龍年輕幾歲，但少說也近五十五，但由於刻意的保養與及衣着的入時，望上去倒像四十剛出頭，事實上，余森牟也因此而自傲，是以他的鬍鬚總是刮得乾乾淨淨，每次浴後，還要渾身噴上名貴的法國古龍水。

余森牟穿得極爲得體，禮貌地向衆人點點頭，表示他因自己遲來而抱歉。然後他就快步走到章洋龍的側邊，利落的坐下第一副董事長的位子，啪的開啓了他隨身的保險皮包，抄出一疊文件隨手就擲在桌子上面。

立刻，一陣濃烈的古龍水香味便向他四周的人撲了過去。章洋龍特有的嘴角稜綫飛快的抖了一下。黃伯祥寬厚的咧嘴一笑。朱耀光却討厭的吭吭鼻子，朱汝年乾瘦的臉上閃過片刻的迷惑。雷平康臉上的愁容却因此就被融化了一點點。

這時，章洋龍拿指頭彈了下桌面。這似乎是一個訊號，因此各人立刻把視綫轉到章洋龍身上。

「好啦，玉嬋、仙綺她們未到不等也吧！其實也沒甚麼要緊，我差她們去豐捷財務取一些資料，等會再讓各位過目也可以！」

章洋龍說，拿這作董事會的開場白。他的聲調在沉緩中夾雜了一種抑止不住的興奮。這點，在場的董事都感到了，特別是章洋龍每次提及的「豐捷財務」，更使衆人的心陡地一震。余森牟本來投在文件上的目光也霍的移向章洋龍的臉上。「嘿嘿！這光景又來玩甚麼驚人的把戲了！」這個念頭迅速的浮上余森牟的腦海中。

章洋龍分明已觸着余森牟那異樣的眼神，却似渾然不覺，依然沉緩的接下去道：「相信各位都猜到幾分吧？是啦，就是有關豐捷財務的事，還得加上一個商業銀行的事！現在我正式向董事局建議：南亞信託銀行出面收購豐捷財務！然後下一步收購商業銀行！這兩次收購行動，打算用兩個月的時間完成。各位都是這方面的老行尊，就斟酌、斟酌吧！承業，你把豐捷財務的情形向大家說一下！」

「知道了，爸爸！」章承業是章洋龍的長子，美國加州大學經濟系畢業，返港後出任南託董事局秘書，由於章洋龍的特別安排，實際上參與南託所有重大事務的決策。這時，他銳利的掃了他面前的文件一眼，便把目光移開，頭一揚，帶點炫耀侃侃而談朗朗的說：「豐捷財務的前身是百麗集團，在七二年收購了香港的德祥製衣，改組的百麗集團。它的業務範圍遍及印尼、泰國、馬來西亞，而以香港爲其基地。百麗缺乏强而有力的決策層，經營眼光淺薄，業績因此低落。例如七六年到七九年，他們結束在香港的地產業，改去投資印尼及泰國，吃了大虧，除了七八年勉强獲利八百萬港元外，其餘三年都是巨額虧蝕，百麗集團爲了挽救危機，改成豐捷財務公司名義上市集資，但收效也不大，認購的人少，股價起落也很大，例如最近就從二元半跌到昨天的一元八，跌價達百分之三十。他們正急於尋求有力的財團注資，因此，收購豐捷財務，眼下正是時機！」

章承業一口氣的說下去。末了，他偷偷向父親溜了一眼，似乎有滿意的表示，才暗地鬆了口氣。

這消息就像在董事局會議室投下一枚深水炸彈，雖然是沒爆炸，但那迅速墜下的千鈞壓力，却使各人的心陡地一震，就連臉孔也繃緊了。收購豐捷財務這般大的大集團可半點開不得玩笑，少說也得動用上億的龐大資金！這點，在座的董事均心知肚明，而如果連同下一步的收購商業銀行，董事長的胃口就未免張得太大了！

「洋龍！收購的事不是押到明年再說麼？」

黃伯祥首先就開腔，收購豐捷財務的事章洋龍事前顯然與他提過，但不知爲了甚麼忽爾又變卦。「原來說好明年再提出收購豐捷，爲甚麼突然提前？這不太急促麼？」黃伯祥在心裏着急的叫道，但這話他又覺得不便直說。

摸透了黃伯祥心思的章洋龍興奮的又帶點抱歉的向黃伯祥點點頭，說：「來不及細談啦，伯祥！兵貴神速嘛，豐捷這幾天跌勢加劇，我仔細計算一下，眼下出價最合算，我就馬上提出來啦！」

「洋龍！對股票這玩藝我朱某人不

在行，但既然豐捷股價劇跌，這光景它的業績也好不到哪裡去！就用大筆資金去收購這垃圾股，划得來麼！」章洋龍的話音剛落，朱耀光的大嗓門就立即響了起來。朱耀光心裡藏不住話這是出了名的，就算在章洋龍面前也是直來直去的。深知他這性子的章洋龍，聽了這大嗓門口吼叫，只是輕輕的嗯了一聲，並不作答，他知道這問題根本就不需自己花費唇舌。

果然那邊乾瘦的朱汝年就瞟了朱耀光一眼，微笑着接口道：「別的不說，這道道你可得聽我的！垃圾貨是對那些散戶說的，在大戶眼裡垃圾貨也可能是黃金寶貝！」

朱汝年這一開口，朱耀光雖然仍在瞪眼，但也只好收聲，拿朱耀光自己的話說，他絕不跟朱汝年這金魚缸積年老怪談股票這鬼道道！因爲被窒住氣啞口難言的總是他朱耀光！但在別的事上，朱汝年可能要聽命於朱耀光。這兩朱是南亞信託銀行董事局裡出了名的「哼哈二將」。

在這在衆人喧喧嚷嚷的時候，余森牟和雷平康却出奇的悶聲不響。雷平康是終日愁眉苦臉的招牌貨，見怪不怪，因此也就不大惹人注目。風度翩翩、能言善道的余森牟這時的沉默，却比朱耀光的大嗓門更令人吃驚。

因此就連章洋龍也有點摸不着頭腦，章洋龍原來預料最大的阻力應該來自余森牟這一面，而且他也因此而作出了縝密的事前準備功夫，余森牟是南託的第二大股東，擁有南託百分之二十四的股權，收購豐捷財務這般重大的決策，未得他口中的「OK」，那顯然很有點不妥。因此章洋龍斷定，這個會不能少了余森牟，他是推行這大計的主角之一。章洋龍自信憑自己在南託的地位、威望，以及以他爲中心的龐大關係網，更重要的他斷定這大計將替南託帶來的重大得益，因此，儘管余森牟歷來與他在許多事上針鋒相對，但也不致於在這件事上攤牌硬抗，他有絕對的把握讓這大計在董事局裡通過。但眼下他忽爾有一個不祥的預感：余森牟是另懷鬼胎有備而來的，他原來準備的那一套也許根本派不上用場。

這時，董事局會議室陷入霎間的寂靜。各人的眼光有意無意的盡往余森牟臉上溜轉。余森牟却依然穩穩然的安坐，擺出一副他定會一鳴驚人但未到時候的模樣。余森牟這莫測高深的樣子，章洋龍瞥見就一肚子火。

「森牟，說說你的高見嘛！」章洋龍突然說，他忍不住要直截了當的掀起余森牟蒙着的面紗。這是章洋龍在董事局裏慣用的手腕。

冷不防被章洋龍這麼敲了一下，余森牟潔白淨的臉上掠過一片烏雲，但迅即隱去。他輕輕咳了兩聲，刻意的潤一潤咽喉，伸出修長的指頭一捺他面前的文件。然後，就慢條斯理的抖出一句驚人的話來。

「積極發展南託的業務，作爲南託的股東，我自然贊成，八年來我抱的就是這個宗旨！但時勢不同啦，依愚見看，南託日後的經營方針要改變，例如拓展業務的重點，就該把香港改爲海外，積極向海外拓展，才是南託發展的穩健的方針！」

「哪！森牟，你是不同意收購豐捷財務啦！」

「對嘛，耀光，我正是這個意思！」

「理由呢？你倒說說看！」

朱耀光的大嗓門吼道。余森牟微笑一下，他覺得這「哈將」比朱汝年更易對付。

「早陣子我聽到我一位在英國當議員的朋友透露，香港前途問題不出兩年就會提出來，到時就會人心動搖，百物蕭條，銀行做的是太平盛世生意，社會一亂，首當其衝的就是金融銀行業！各位試想，在這節骨眼上動用大筆資金在香港投資，而且還是豐捷財務這類的金融業，豈不是太冒風險麼？」

「是哪！到時不會像金邊、西貢那樣的慘象吧！」朱耀光在柬埔寨、越南西貢有木材生意，但在動亂中全給毀滅了，想起這些他就心有餘悸的叫道。

朱耀光這一嚷嚷，朱汝年就習慣的連連點頭，雖然他還沒仔細揣摩余森牟言下的含意。朱耀光、朱汝年這一扯個頭，南託董事局的其他一些小股東也就紛亂的隨聲附和。商家最怕動亂，這是誰都清楚的。

余森牟一陣興奮，一切都似乎在他的意料掌握之中，他飛快的拿眼再一掠章洋龍那漲得通紅的古銅色臉，微笑一下，當即又接下去道：「還有，據我掌握的資料，豐捷財務百分之八十以上股權由外間的股東持有，總數達一億多股，換言之，要收購豐捷財務的控制性股權，就得收購外間股東持有的八千九百多萬豐捷財務的股票，各位算算，這得動用多少資金？我估算一下，大約得花一億五千三百萬以上，如果加上收購商業銀行，那非得動用三億五千萬港元資金不可！南託的資金運用效率本來就不高，假如再抽出這三億多現金，流動資金方面就更加吃緊！這點，相信在座各位都心知肚明。」

余森牟繞室掃了一眼，深信自己强調現金這一着再一次擊中要害之處，因此他更顯出一派從容鎮定的神態。他微笑着向章洋龍點點頭，似乎要向他表示，他只是就事論事，絲毫沒有針對章洋龍個人的意思。

章洋龍的古銅色臉漲得通紅，他接觸到余森牟射來的眼光，他感到這眼神包含的强烈的懷疑、嫉妒、挑戰意味！章洋龍嘴角的棱綫劇烈的抖動，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果然來了！

再看你還有甚麼驚人的花招吧！他拿指頭彈一下桌面，却沒作聲。

這時，黃伯祥瞇縫着的眼睛睜大了，胖臉上湧上一陣驚疑的神色。「怎麼就突然扯到資金運用效率這上面來？這不是突然捅洋龍一刀麼？太不近人情啦！余森牟肚子裡賣甚麼秘葯！」黃伯祥既擔心又生氣的忖道。他深知資金運用效率不高這一點，歷來是南託潛伏的致命弱點。例如在放貸方面的回籠，就比其他銀行至少慢上一年半年。因爲放貸對象多數是與南託各董事、特別是與章洋龍有私人交情的海外公司企業，其中又以與章氏家族有密切淵源的東南亞華商企業爲主，有些甚至是憑私人情面的無抵押貸款，礙於私人情面，在還款問題上就顯得障礙重重。這可是犯了銀行大忌的事兒！章洋龍身爲南託吸納了八十多億港元存款的銀行首腦，自然得負上相當的負任。不過，其他重要的董事如朱耀光、朱汝年，甚至余森牟自己也是這麼幹了，彼此心照不宣也就相安無事。黃伯祥直接負責信貸部大宗款項的批審，對上述情形自然心知肚明，他曾經就此事提醒過章洋龍，但不得要領也就作罷了。一來他心知自己無力動搖南託這根深蒂固的習慣，二來又礙於與章洋龍多年的交情，因此只好把這事長期悶在心裡。但不料余森牟如今却突然的抖了出來。

「姓余的不是在借題發揮吧？」凡事總愛往好處想的黃伯祥，這時也不禁閃出這個疑念。

果然余森牟趁機就把他的最厲害的殺手耍了出來！

「從資金運用效率不高這點就直接牽涉董事局制訂的經營方針。過去那些大而無當的發展、投資，是否應該繼續進行下去？各位可以斟酌一下。我個人以爲，在眼前這個節骨眼上，應該放棄那些大而無當的計劃！時間寶貴哪！香港前途一旦展開談判，市面就沒安寧日子，銀行生意就很難有所作爲！因此，董事局的經營方針必須馬上改變，抓住眼下這段短暫好景，把所有的資金集中，向短綫投資重鎚出擊！例如短期、高利的放貸、地產買賣、黃金買賣、股票買賣、外滙買賣等等，一切在短期內可以迅速增加利潤的生意就幹！這應該是南託董事局新的經營方針。至於本人的作用嘛，作爲南託的股東之一，我竭盡心力促求南託業務發展，我自己有錢賺，也希望各位賺大錢，我願意以這個宗旨與各位在董事局共同努力！」

余森牟辭鋒這時發揮得淋漓盡致。他挑起南託潛伏的致命弱點，以此來暗示決策人的無能；又强調時局危機，引發各董事的憂慮；進而提出迅速增加利潤的經營方針，擊中各人共通的心理；這自然就使各人產生疑問和憧憬：過去的那套經營方針還行麼？應該實行新的經營方針了吧？既然如此，那就需要一個强有力的決策人！而這個新的有力決策人的名字，在各人腦袋中就幾乎呼之欲出了，但余森牟自己却擺出一副超然的神態。力挽强弓而不發，余森牟這一招當眞厲害之極！

這無形、巨大的壓力，使董事局會議室登時陷入死一片靜寂中。正中的大石英鐘有規律地移動着秒針。石英鐘的下面，是一幅五顏六色的奇特的標誌圖，圖上標記着南託集團龐大的物業。「HONG KONG」(香港)是一個中心點，在兩朵巨大海浪托着滾圓紅日的標誌四周伸出近百條藍綫，在香港範圍的就有六十多條藍綫，藍綫又伸向鄰近香港的「CEYLON」(錫蘭)，「SOUTH KOREA」(南韓)、「THAILAND」(泰國)、「MALAYSIA」(馬來西亞)，然後飛越綠色的海洋延伸向大洋彼岸的「U.S.A」(美國)、「CANADA」(加拿大)，這幅標誌圖橫跨了董事局會議室正中的整道墻壁，渾然而自成一體，活像一幀巨大的蜘蛛王國圖。

在靜寂中，章洋龍的眼光越過各董事的驚疑、迷惑、不知所措的臉孔，投在標誌圖上，立刻就被那上面的近百條藍綫緊緊的粘住，原來的憤怒、疑慮因而漸漸的褪去，代之而湧出的是强烈的自傲，他投在標誌圖的目光是這般執着，以致他似乎把這兒瀰漫着的險惡風雲也忘掉了。

「對呀，迅速賺大錢這光景是件大好事！我朱某人第一個擧脚贊成！但說來說去我也聽不出，你到底希望董事局怎麼個改法？森牟！」

被這種壓抑弄得周身不自然的朱耀光，首先就忍不住吼住大嗓門。

余森牟微微一笑，向側面主席位章洋龍點點頭，略一側身便突然的問道：

「今天是甚麼日子？洋龍。」

「怎麼啦？森牟！」

「沒甚麼。相信各位都記得今天是甚麼日子！」余森牟的視綫轉向其他董事，「八年前的二月十二日，不是南託董事局重組的日子麼！按重組的章程規定，每隔五年，可以就董事局是否重組事，向董事局主席提出質詢！」余森牟故意一頓。

這時，在座的董事中，自始至終悶坐一角、愁眉苦臉的南託副董事長雷平康首先就用力的點點頭。被余森牟「迅速賺大錢」、「買賣股票」、「短期高利貸款」逗得心癢的朱耀光、朱汝年也情不自禁的跟着點頭。其他的董事——小股東倒有大半也趁機附和着。黃伯祥的眉頭聚成一堆扭紋糖似的。章承業年輕氣盛，怒火把他的耳根也燒紅了！

章洋龍這時倒出奇的平靜。「這又是怎麼樣？說下去嘛，森牟！」

余森牟的眼裡因章洋龍反常的平靜而閃過一絲迷惑，但一掠即隱，吸

一口氣便決然的說道：「鑒於剛才我說的各點，爲推行新的經營方針，必須有强而有力的決策人選！因此，我就趁今天大膽向董事局主席建議：重組南託董事局！請各位仔細參詳！」他把身子往梳發的靠背一倚，話題也就曳然而止。

至此，余森牟的底牌終於亮出來了，但章洋龍依然沒有吭聲，一直揣測着父親心意的章承業，仰着紅臉，緊盯着章洋龍。

「余森牟先生！你判定眼下的董事局決策人軟弱無力麼？太豈有此理！」眼見余森牟竟敢公然的向父親挑戰，早已按捺不住的章承業，終於負氣的嚷道。

余森牟白淨的臉皮立刻拉長了，他狠狠的怒瞪了章承業一眼，就要發作，忽爾又作了個不跟娃娃計較的手勢，把臉轉向章洋龍道：「太無禮貌了！」說罷連連搖頭，言下之意把章洋龍也捎帶在內：他這是仗着你的氣勢才敢如此放肆！

「章秘書！你住嘴！怎可以這樣跟叔伯輩說話！」

章洋龍吼道，把一腔怒火發洩在兒子的身上。雖然兒子道出的正是他的憤怒，但在這種場合，他不能不這樣做。余森牟的鼓動顯然在各資深董事中產生了强烈的影响力，隱隱然已佔了一點點上風，他絕不能再自己製造攻打自己的彈藥，否則各大股東與余森牟聯合起來，對他章氏家族的利益就相當不利。然後，他也不管章承業寃屈到幾乎流淚的樣子，接着他自己的思路就簡捷的說：「事情總有個先後，先決定豐捷財務的事吧！森牟提的下一步再說。」他的語氣依然是沉緩、自然，似乎對余森牟向他的挑戰根本就不以爲意。

章洋龍這下子，慢慢的就喚回黃伯祥、朱耀光等老資格董事對他的友情的記憶，因此就連因章承業的失態生氣的朱耀光，也把他的大嗓門收住。這也就堵住余森牟再作任何發揮的藉口，他心焦的溜了雷平康一眼，似乎希求在那兒獲得某種的支持，但雷平康的愁眉苦臉這時却拉得更長，擺出一副哭喪似的臉孔，余森牟狠狠的咬了咬牙，極不甘心的、無奈的點了點頭。

接下是各董事就收購豐捷財務的事，吵吵嚷嚷的提了好些詢問。章洋龍命令苦着臉的董事局秘書章承業一一作答。關鍵性的，章洋龍就胸有成竹的答幾句。例如對熱衷於股票買賣的朱汝年的疑問，章洋龍就斷然的說：「買賣股票當然是一種好的投資，但不是銀行的重大投資。至於你的私人公司參與其事，在財力方面的支持，你跟伯祥談吧，他管的是信貸部嘛！」朱汝年當下就歡喜得笑不攏嘴，許久一聲不吭，忙着算計如何向南託方面借貸的事去了。

余森牟蹩着就一肚子窩囊氣！他那翩翩風度再也擺不下去，他狠狠瞟了朱汝年一眼，就直截了當的說：「洋龍！我就不明白，在眼下資金本就吃緊的情形下，南託方面怎能再拿出那三億多的現金！」

「你放心吧，森牟。在商場的許多場合，不是光靠現金，情面也能解決許多難題！」

「也許吧，但豐捷股票大多握在散戶手裡，他們盡是些見錢才睜眼的傢伙！前些年船王收購九龍倉，也要動用大筆現金才險勝置地一仗，目前南託的情面不比船王大吧？太自信了吧？」

余森牟憑他在商場上混了幾十年的經驗，一下子就提起當年船王包玉剛收購置地九龍倉的事，當時包玉剛動用了二十多億現金，才勉强收購成功。

「拿大陣仗嚇人麼？森牟！我章某人甚麼大場面沒見過？這嚇不倒我！豐捷財務怎能跟九龍倉相比？九龍倉資金總值上百億，豐捷財務此刻也不過是十億八億罷了！」

「但總得拿出現金去收購！相信在座各位擔心的也是這一點！據我所知，雷副董事長和其他股東也正是擔心這點！」

余森牟恨雷平康的窩囊、老油條，忍不住便把他的心意說了出來，自然也隱隱說出朱耀光、朱汝年等的老資格董事、大股東。

章洋龍笑笑，故意忽略余森牟言下之意，却衝着雷平康點點頭：「是這樣麼？平康！」

雷平康那愁眉苦臉一下子拉得更長，他的樣子教人擔心他是否馬上就會哭出來，沉吟良久，雷平康才緩緩的說道：「不錯我有點擔心這個，但我也以爲，既然能夠提出收購，資金方面總有辦法籌謀吧！」他不愧是「老油條」，片刻間就作出兩面討好的自保策略。

章洋龍微笑一下，他清楚算透雷平康這心態，但他不想在眼下挑起這根刺，他知道自己能在雷平康這等董事中依然「餘威猶在」，那就夠了。

「各位擔心資金問題，因此懷疑收購的可能性，事實上，我非常體諒大家的心情！既然大家的心思都集中在這點上，我就說明一下，收購豐捷財務，我不打算動用南託的一個仙的現金！」

章洋龍興奮的說。朱耀光對這些複雜的收購事兒外行，却就叫了起來：「怎麼說？洋龍，那麼豐捷白白把股權送給南託麼？」

朱汝年却微笑一下，隱約已揣摸着這其中的竅門兒。

「汝年你猜到了吧！」注意着衆人的章洋龍立即接下去道：「對啦！我打算只拿股換股的方式收購豐捷，就是說，發行一千七百九十四萬八千股南

亞信託新股票，換購豐捷外間股東持有的八千九百七十四萬股豐捷股票，以一股南託換來豐捷五股！」章洋龍根本不必瞧擺在他面前的文件，就能準確的報出一系列的數字，他這種驚人的記憶力他自己也頗爲自負。「這樣，我們就擁有豐捷的八成以上的股權，豐捷財務就成了南託的全資附屬公司！而南託的分散出去股權只佔百分之五，就是說，各大股東不過減少名下百分之一不到的股權，就換回整個豐捷財務！這對南託是絕對有利的！下一步收購商業銀行，我打算同樣以這個方式進行。」

「洋龍呵，前段你不是說豐捷被他們的海外生意弄得半死不活麼？這狀態的公司對南託的作用恐怕不大哪！是否要看清楚再說？」黃伯祥說。

「兵貴神速嘛！伯祥，你也清楚我性子，瞧準了就馬上幹！豐捷不錯是被他們的海外生意絆住，但到了南託手裡就不同，我打算把豐捷在泰國及印尼的生意結束，把這些資金調回香港運用，我粗略估計一下，豐捷可調回的現金達一億多港元，換言之，南託此舉，就像以一千七百多萬新股，換取一億多現金，南託可以動用的資金增加一大筆，對盈利的增長意義重大！」

章洋龍這美妙的前景，登時就把衆人的先前的疑慮掃去大半。黃伯祥承認這是一個既有進展又能解決眼下現金短缺的兩全其美的法子，朱耀光就眉開眼笑的用力點頭。朱汝年的眼睛陡地一亮，他的心眼就被那筆可動用的上億元現金粘住。

余森牟的心突然一陣亂跳，眞虧這老頭居然想出這詭猾法子！

「怕只怕那些散戶股東不接受這辦法！」

「嘿嘿，看着吧！森牟！等下玉嬋、仙綺她們回來就會知道，我早告訴大家，我差她們去豐捷財務走一趟！」

眼下，事情的關鍵就只差豐捷的外間小股東是否接受這以股換股的辦法，而章洋龍事先似乎已料着這點，因此早差了玉嬋、仙綺去辦理此事。玉嬋是章洋龍的姨太太，但髮妻死後就坐正了。玉嬋先替朱家生得一位千金章仙綺，章承業和次子章承志是前妻所生，章承志現時還在美國哈佛大學攻讀法律系碩士。因章洋龍的强烈主意，玉嬋——方玉嬋和章仙綺均被選入董事局任全職受薪董事，分管會計部和外滙、信用咭部，連關鍵性的週旋功夫也差她們去，顯然章洋龍對她們極其倚重。這時，成敗的關鍵就看章仙綺和玉嬋了。

「喲！讓大家等久了，太不好意思喲！」

就在衆人焦急的等待着的當兒，一位大口闊面、戴一副粉紅色寬框太陽鏡、手執小巧鵝毛羽扇的中年女士响着甜得迷人的聲調施施然的走進會議室來，跟着走進一個大眼大嘴配合得恰到好處的女子，她微笑着，露出一排整齊潔白的牙齒，只塗了薄薄的一抹口紅，因而更顯得出奇的成熟。她們走近來，然後就俐落的在雷平康打後的兩個空着的董事位子坐下。

章洋龍一見她們走進來，起先還有點緊張，但一瞧章仙綺的笑容就明白幾分，因此馬上就輕鬆多了，他迎着方玉嬋詢問的目光，擺了擺手，就說：「用不着向我作私人報告了，你就把那邊的答覆向大家說說好了！」

「是啦！董事長。」方玉嬋向章洋龍說，然後極得體的轉過身來，向黃伯祥、朱耀光、朱汝年他們點點頭。「關於收購豐捷財務公司事，本人和章仙綺代表南託董事局與豐捷方面洽商，幾經努力，尚幸不辱所命……」方玉嬋文謅謅的說，這是她在不同場合使用不同語言的其中一種，因此有人私下戲稱她爲「千面觀音」，倒不是因她長得美，而是假若她肯幫忙，那在南託中碰上任何小災小難也準化險爲夷，這時，方玉嬋瞟了丈夫一眼，得意的咧口一笑，接下去道：「我們提出的以一股南託換五股豐捷的收購建議，豐捷方面終於接受了！」

章洋龍興奮的一拍桌面道：「好，太好啦！」他的視線轉向各董事，「各位，那收購豐捷財務的事，就此決定了吧？這對我們南託是絕對有利的事情！」

朱耀光高興的叫道：「拍板吧！洋龍！眼放着這便宜貨甩掉了才是大傻蛋！」

朱汝年乾瘦的臉色興奮的微顫：「哈！眞虧得你想出這絕妙法子，洋龍！一下子弄回上億現金，連我這金魚缸老怪也服了你啦！」

余森牟心頭湧上一股極不好受的辛辣味，他深知他又一次被對方挫敗已不可避免！對方輕輕鬆鬆的談笑用兵，就把他苦心積累了多時的搶攻擊退，他不得不承認，對方以權力、威望家族、情面所組成的安全罩是如此的堅固，以致它就好像一道銅牆鐵壁，一任他如何的拚死衝撞也難攻破！既然連原來對他抱有希望的雷平康也不敢說話，對方一度動搖的朱汝年、朱耀光也被那「收購妙法」誘得五體投地，那黃伯祥這老頭就更提也休提！在董事局裡能夠說話的就這麼幾個，五分天下已去其四，他余森牟還有什話說！他絕望了，隨即而來的是更深的怨恨！

「豐捷方面雖然接受以股換股方式，但並不代表外間散戶股東也接受！千萬別高興得太早！」

余森牟冷冷的脫口嚷了一句，這幾乎就是他拚盡餘力最後的掙扎了，方玉嬋却咧嘴笑笑，一陣甜絲絲的話聲就把余森牟的美夢粉粹！

「喲，看余副董事長說的？董事長也早料着這點啦，因此我就和豐捷方

面商妥，由南託董事局和豐捷董事局聯名提出收購建議和換股建議，豐捷外間的小股東準會接受，各位就放心好了！」

方玉嬋說着，她得意的瞟了章洋龍一眼，又睨着她的女兒章仙綺，這似乎在向章洋龍暗示：事情的成功，章仙綺也出了大力！

到這時，董事局裡根本就再沒人出聲反對，能夠聽到的，是一陣唯恐稍遲的吵吵嚷嚷的附和贊同聲浪。

章洋龍微笑着瞟了余森牟一眼，說：「好！就這樣決定下來吧！希望各位以南託的大局為重，和衷共濟，共同努力！至於剛才有些異議，這不要緊，幾十年啦，章洋龍是怎樣對待朋友的，相信各位都心知肚明！是以，章洋龍最看重的是講義氣守規矩的朋友！最恨別人向我背後插刀子的！別人硬要這麼幹，我也沒法子，但我很想坦坦白白地表明心跡：章某人為朋友可以捨生死，但也絕不饒恕那些背後搗鬼的小人！」

章洋龍故意在這兒頓了一下，目光在各董事臉上掠過，又凝注在那幅巨大的奇特的蜘蛛王國圖上，然後，就隨便的突然想起什麼似的補充了一句：「……啊！對了！森牟呵，該談談你那什麼新的經營方針，重組董事局事了吧？」

「免了吧！該說的已經說了，就當余某人胡說八道，現在也起不了什麼作用！一切你瞧着辦好了！洋龍！」

余森牟冷冷的毫無表情的說，然後，也不等董事局會議結束，托辭家裡有事，一手抄起他那保險皮包就走了出去。

這時，南亞信託銀行大廈外面的濃霧不但沒有散去，反而因近午太陽的熱力蒸發得更濃，一團一團更密的向銀行大廈這面飄來，漸漸的整座大廈連同頂層那個奇特的銀行商標也被濃霧罩住，一片灰濛濛，這時余森牟的車子打從銀行地庫駛出來，在車廂裡余森牟扭頭往濃霧掩住的銀行大廈望去，他的嘴角就浮起一絲狠毒的獰笑。

車子駛了一段路，濃霧就薄了點兒，到駛出郊外，懶洋洋的春日終於露出臉來，路旁花草上凝結的露珠也被蒸發乾，遠遠的，在綠蔭叢中，露出一幢小巧精緻的西班牙式洋樓，車子就向那兒緩緩的駛去。

車廂內的余森牟咬着牙關緊擰眉頭，自上車後便再沒開過口。在余森牟眼內，這時一切都這般的令人憎厭，就連那射進車內的春日也變得有點可惡。車子駛進那座莊園，迎面一棵大榕樹盤在路旁，在榕樹濃密的葉網中穿出一株挺拔的木棉樹，綠色的榕樹頂上點綴了幾百朵鮮紅的木棉花，余森牟突地閃過一種奇怪的念頭。嘿嘿！這光景木棉還是鬥贏這霸王榕吧！

車子在洋樓正門前停下，余森牟跳下車，咚咚的就跑上二樓的睡房去，他把保險皮包隨手往桌子上一扔，迅速脫下了西裝、襯衣，穿着內衣褲就躺在床上氣咻咻的喘息，忽爾又跳起來，跑到隔鄰的書房，抄起電話撥了一個電話號碼，咬牙切齒的嚷了一句什麼，然後又衝出來，在書房門口不知被什麼絆了一下，他氣得狠狠的一腳踢開了書房門。他跑回睡房，跑出睡房的大露台，發了一會呆，然後才緩緩的走回睡房，凌厲的目光霍霍的在床櫃上面的閉路電視和插了一株黃玫瑰的水晶瓶打轉，他先前在南託董事局裡的一派翩翩風度不知跑到那兒去，倒像是一頭被刺傷了而等候狠狠報復的豹子！

「HI！怎麼了你？森牟，又發什麼脾氣啦？等一等喲，我就出來！」

或許是方才猛烈關門聲被驚動了，一聲軟媚、夾雜了英文單字的女音，打閉路電視的對講機裡傳了出來。

余森牟的嘴角泛起一絲古怪的笑容，「是你麼！朱莉！你還沒出去……」他對着對講機說，伸手啪的便按開閉路電視的螢光幕。立刻，一連串的鏡頭便在螢光幕上緩緩的移過：莊園的門口，通入洋樓的車路，那霸王榕、木棉樹，停車場裡的司機在洗抹車子，然後是擺了全套豪華高雅天然木色西德「美特麗」傢俬的客廳，飯廳：擺滿了器械的健身室，再移上二樓的主人睡房，螢光幕上出現一個只穿了內衣褲露出古怪笑容的男子，再移去客房，最後就是別具特色的化粧間，化粧間與那精緻的客房相通，中隔一道扇形拱門，垂了落地水藍珠簾。與主人睡房却是隔開的。

在化粧間的化粧櫃前，面對化粧鏡坐着一位年約二十三的女子，此刻她正仔細的搽着口紅，那是一種時下在法、英等國流行的紫色口紅，不時却斜瞟一眼化粧側的閉路電視螢光幕，螢光幕上就是那個只穿了內衣褲露出古怪笑容的男子。

「是啦，我就出去。眞煩死了！她們是大馬多年未見的姐妹哩！」這女子在對講機上回答着那男子的問話，「OK！我就出來喲！」說着，她伸手按了一下電動化粧鏡的開關，馬上就伸出幾面鏡子，反映着她的前後左右。折騰了好一會，她才挽着一隻金色的手袋走出化粧間……

余森牟臉上又是一陣古怪的笑容，他伸手按熄了閉路電視，片刻後，一陣咯咯的高跟鞋聲便由遠而近的傳了過來，立刻，一位俏生生的女子便出現在余森牟的面前。

這女子叫朱莉，在公開的場合，這朱莉稱余森牟做表叔，余森牟也向人介紹說，這是他在馬來西亞帶來香港謀求發展的表侄女。私底下，朱莉叫余森牟的名字，余森牟也可以穿着內衣褲在她面前出現，因此他們的眞

正關係，那就只有老天才知道。余森牟眞正的家在馬來西亞，那兒有他在大馬正式註册結婚的太太，而且還是伏着一位有頭有面的人家，余森牟多半還是靠了那位有頭有面岳丈大人起家的，也因此余森牟無論如何也得保持一個標準丈夫的形象。朱莉雖然纏着要正式搬進來住，但余森牟却堅決的拒絕，因此就連余森牟的主人睡房，也刻意的與那特備的客房分隔開來。

「怎麼啦？你，誰惹你生氣？」朱莉嬌笑着說。

余森牟臉上毫無表情，他一跳，又把自己擲在床上，雙手反托着頭，冷冷地：「你不是說有約會？就要出去吧。」

朱莉媚笑一聲：「那我什麼時候再來？一個人住酒店悶死了！每月房租幾千塊，我說，乾脆搬進來不就省了？」

「再貴也是我結賬，你操什麼心？你有約會妳就去，我自然會來酒店找你！」余森牟這時就連對這「媚笑」也失去興趣，語氣也冷冷的。而在平日裡，這「媚笑」却是他感到心魄搖盪的！

朱莉吃了這軟釘子，一絲疑惑迅速在她的眼裡閃過。然後就突然的把小皮袋往桌上一擲，像一隻貓兒般竄上床去，伏在余森牟胸前，又一聲嬌笑。

「你到底怎麼啦？吃了火葯麼？你不高興我出去？OK！我就不去啦，只是幾個姐妹，我打電話推掉約會好了！我的寶貝表叔，可別再生氣！」

「你不是說！她們是從大馬來香港麼？」森牟突然若有所思的問道。

「是啦，是在大馬時的姐妹，現在是出了名的電影明星啦！怎麼？你又想打她們主意？趁早死了這條心啦，她們面對的盡是大馬、新加坡、泰國的大老板，你將綠帽子給他們戴，他們那裏會饒你！」

朱莉似乎已摸透了余森牟的心思，因此連忙就死死的堵住。余森牟却突然挺起身來，挺認眞的說：「不不！你誤會我意思啦！我是為銀行的事生氣！你有約會你儘管去吧！好好跟她們聚會一下！好姐妹嘛，錢不夠，就用信用咭吧！」

朱莉爬起身來，定定的望了余森牟一會，終於，她相信他是眞心實意的。她在他光潔白淨的臉上狠狠的啄了一口，「喲！怎不早說，嚇了我一跳，還以為我什麼地方惹了你生氣嘿！」

朱莉跳下床，挽了小皮袋，向余森牟打了個奇特的手勢，就格格的嬌笑着走了出去。

余森牟下意識的盯着朱莉那婀娜的腰肢。這腰肢突然化成幾位在馬來西亞豪華酒店嬌笑着的美女，她們圍着一位面貌模糊的老頭子，這老頭子的模樣逐漸的清晰了，那一身獨特的絲綢料子唐裝衫褲，那手腕套的金裝鑽石勞力士錶，甚至那嘴在抖動的棱線！這像是南洋亞伯的老頭子忘形的狂笑着，突然就仆在地上……「嘿嘿！更强的人也有他的弱點，就看你是否懂得把握！這光景木棉還是鬥贏霸王榕吧！」這個古怪的念頭突地又跳上余森牟的腦袋。這使他精神一振，一挺身便跳下床來，拿起襯衣、領帶、西裝，重新把自己打扮起來，還跑去化粧間，仔細的刮淨本就極短的鬍子。然後他就走進書房，撥了第二個電話。

「雷家麼？請雷平康先生……啊，他早出門啦……那好吧！」余森牟在電話中俐落的說，他擱下電話，頭往高背梳發椅上一靠，順着他片刻前的思路，又跌入沉思中去。

「叭叭……」

一會後，閉路電視對講機傳出車子的鳴笛聲。余森牟按着螢光幕，調正莊園門口的角度，立刻，螢光幕上就現出一部停在鐵閘外的豐田房車，而且是獨一無二深紫色的車身！光瞧車身余森牟就知車子的主人是誰，因此他毫不遲疑的往控制鐵閘的按鈕一按，鐵門就蕩開了，深紫色的房車就逕直的駛了進來。但余森牟依然沒動，似乎在盤算着什麼。直到那輛深紫色的房車駛進花園的通道，移到客廳大門口正對着的大道，余森牟才霍的站了起來，打他的私人禁地——書房——中走出來。

一會後，那部豐田房車在大門口前停下，從車子上走出一位愁眉苦臉的男子，他小心翼翼的朝四週下意識的張望一眼，才終於下了決心似的邁開步子，向客廳的大門口走去。他剛踏進客廳幾步，風度翩翩的余森牟就出現在二樓的梯口處，極得體的張開雙手迎了下來。

「平康麼？剛才我打電話到你家，說你出門了，我就猜着你一準趕到啦！坐！坐！這邊坐！」

余森牟領先走到客廳的一盤巨型蒲葵前，蒲葵前面是套豪華高雅的天然木色西德製傢具，兩人面對面坐了下來，客套了兩句，就沉默下來，似乎誰也不打算搶先觸及那意料中的正題。

「我就不明白，為什麼今早你老是不敢開口說話！」終於，余森牟目光灼灼的盯着雷平康說，但他的嘴角却仍然掛着微笑。

雷平康抬起頭來，向余森牟溜了一眼，不以為然的一笑道：「在那個場合，我還能說什麼？喲，森牟，你約我來，就是要我聽你替我打抱不平的話麼？」

余森牟臉上那洒脫的笑意漸漸褪去，眼下他可不敢有絲毫的輕率大意！他迎着雷平康的視線，在他的愁眉苦臉上霍霍的搜刮，直到他斷然的相信這苦臉上已不能隱藏什麼，他的指頭就突地一擊茶几，道：「是呀！我

就是替你不值，平康，你好歹也是南託的股東之一，可是人家根本就不把你放在眼裡！就拿今早的董事會說吧，那個收購計劃，這麼重大的事情，事前就只有他們章家的幾個人知道，連我這個好歹也是第二大股東也被蒙在鼓裡，你就更不必說啦！好，等他們一家在背後算計好了，才突然提出來，說是討論，其實是逼你通過，他早已算準你不同意也不行！特別是對你，我本來有心提醒他要聽聽你的意見，但他却乾脆就指名道姓逼你點頭！我瞧着也替你難過！」余森牟突地一頓，仔細瞧着雷平康的反應。他替自己今早的失態解釋一下，又趁機挑起雷平康的火頭。

「他媽的！南託就像是他們父子的生意……」雷平康一直隱忍不發的怨氣突然衝了出來，狠狠的咒罵了一句。但突然又停住，滿腹狐疑的瞟了余森牟一眼：這姓余的盡談這些幹麼？可不要被他誘上火線！商場上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這光景在南託還有錢賺，有紅利分，也就算了！爭這些閑氣幹麼？

雷平康突地口氣一轉，就說：「算了吧，森牟！也許他們有把握才提出來吧！洋龍在商場這麼多年，相信也不是大傻瓜，這幾年也幹得不錯嘛！就拿去年說，你那二千一百六十萬南託股權，每股分利兩毛錢，不是也分了四百多萬紅利麼？我那四百五十萬股好歹也分了九十萬塊，嘿嘿，我是求財不求氣，也就不去計較啦，哈哈！」雷平康打了個哈哈，擺出一副瞧破世情的神態，把自己嚴密的封在保護罩中。

雷平康這滑頭，余森牟瞧着一陣惱怒，平日見慣了他會跟着打個哈哈去附和，但這時他是無論如何也控制不住那久積的滿腹怨氣和恨意，他鼻孔發出哼的一聲，忍不住要向雷平康的保護罩狠狠的刺去！

「就怕好景不長哪！平康！你試算算，七七年南託的溢利每股還有七毫，七八年是五毫，而去年一下子就跌到二毫！比七七年跌去百分之三百五十巴仙！看今年還會往下跌，這一跌呀，每股一毫幾仙也說不定！你那九十萬紅利大概就只剩三、二十萬吧了！」余森牟說。這就把雷平康刺得整個兒彈起來！

「沒這麼嚴重吧……森牟！」

「嘿嘿！恐怕比我估計的更嚴重！這幾年南託的光景就是他章家的一人天下！南託的業務是一場糊塗！老頭子做生意一向就依賴他自己的記憶力和私人感情，南託向外放貸，許多時候就只憑他一句話，連起碼的貸款抵押也沒有！我看，其中有些貸款註定就是爛賬！還有，上行下效，各股東董事也競相替自己的公司、朋友向南託擔保借貸，南託又不是金山銀礦，這樣你挖一把他掏一兜，遲早就給掏空挖塲！還有更要命的，老頭子這幾年不知怎樣就弄昏了頭，決定的都是一些有聲勢沒實際的玩藝！就拿這次收購豐捷財務說吧，明擺着這是一個爛攤子却視如珍寶，他連一個南託也弄不好，却硬要再加上一個豐捷財務和那個商業銀行！他這是爲什麼？不是爭自己一個虛名麼！可好啦！我們的股權却被拿去粉飾他的虛名！再不想法子，看光景是掘墳墓吧……」

「越說越嚇人啦！森牟！」

「嘿嘿！更可怕的我還未說！九七香港前途事，我在董事會可不是故意嚇人。你瞧着，這問題許多人都不敢正視，或者故意迴避，但遲早就會到來，看光景是兩三年間的事吧！這是英國一位議員朋友親口告訴我的，還會有錯，到那地步，市面混亂、百物蕭條，還談什麼賺錢做生意！」

余森牟說着，聲調就漸漸抬高了。雷平康却緩緩的坐回下去，他感覺自己套着的保護罩被逐一戳破，他感到肉疼了，漸漸地，他的心也像被人剜挖似的劇痛，他的心血、財產是全數投進南託中去了，假若南託眞的有三長兩短，他就當眞哭也無淚！

「哪……伯祥、耀光、汝年他們就眼睜睜等死麼？」雷平康掙扎着擠出一絲疑惑。

「嘿嘿！伯祥是老頭子的死黨伙伴，又是出了名的大好人，他怎會出言頂撞？耀光有大生意在印尼，他大半的心思放在那裡，老頭子又處處拉攏着他，早幾年他在印尼受挫，老頭子還出力幫他渡過難關，你說，耀光怎好意思跟老頭子撕破臉孔，至於汝年這金魚缸老怪，老頭子那一手不但極對他的胃口，而且一聽到可以弄回一億多現金，看來早就算計如何向這筆現金下手！說來說去，老頭子就是靠着他的家族和交情，支撐着他的王國！」

余森牟冷笑着說，一陣強烈的憤懣洶湧上來，他狠狠的猛力一拍茶几，就連那杯早凍了的熱檸茶也倒翻了！但他却毫不理會，依然氣吁吁的瞪着雷平康冷笑。

雷平康感到這目光是冰刀般的寒涼，他不禁一凜，吃驚的道：「怎麼啦？你……你不是打算跟他來硬的吧？」

余森牟突地察覺，他自己那翩翩風度已不知跑到哪兒去了。他驀地站起來，踱了開去，面對着花園張望良久，似乎拿這來收攝他被怒火衝亂了心緒，偌大的花園靜寂得出奇，連那兼雜役的司機似乎也躲進他的工人房睡覺去了，余森牟也沒在意司機的去向，他的目光緩緩的向停車場移過去，驀地，那木棉樹穿過榕樹頂開花的景象又攫住余森牟的目光，這樣子過了好一會，余森牟突地折轉身來，隔了幾丈遠就開口說：「來！平康，上我的書房去！」

（未完・一）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塞外風雲錄

暫作烏合之衆　形勢騎虎難下

上文提要： 渭城富豪令狐昌壽辰當日，事母至孝但見錢眼開的殺手黑煞星楚嘯雲怒氣沖沖直闖其家中，向他要回被擄去的母親及妹妹，令狐昌一頭霧水，不明所以，楚嘯雲並出示令狐昌之義弟司馬騁馳留給他的字條証明之，言語間發生衝突，繼而動武……司馬騁馳趕至，對此事直認不諱，並引楚嘯雲至房內，商議交換其母及其妹的條件……

司馬騁馳走進來引「齊興漢」侯知機到內堂。廳內羣豪見楚嘯雲一直不見出來，都甚狐疑，不時交頭接耳討論。

令狐昌惦記楚嘯雲的事，匆匆舉盃道：「諸位，令狐某何德何能，今日得好友們來賀，實令人既感激又慚愧，令狐某也不知如何表謝，只好請諸位好友多飲幾杯！」

羣豪見狀，都知道他要結束壽宴，說了些場面話，紛紛告辭，令狐昌親自送至大門外，廳內只剩下一個至愛親朋。令狐昌回來時，見到常恨春仍然坐在席上，微微一怔，正想上前說幾句客套話，但常恨春已先道：「令狐老爺，今日常某來打擾，實在乃有一事求助您，盼您能盡力協助！」

令狐昌只道他來「打秋風，拿盤川」的，淡淡地道：「只要令狐某力所能及，自無推辭之理！」

「在下想去西夏辦點事，想老爺子世居此處，對西夏情況必然了解，所以老爺子或派個人爲在下介紹一下西夏的情況。」

令狐昌一愣，他萬料不到常恨春會提出這樣的要求，當下沉吟一下，道：「我門下有位食客喚李七，他在西夏生活過幾年，最近才回來，他對西夏的情況最了解，相信他可以幫助你！不過，你可否告訴令狐某，你去西夏所辦何事？」

「在下去西夏是爲了處理一點私事，與國家民族無關，亦不是去幫助西夏人，老爺子大可以放心！」

令狐昌强笑道：「常大俠譽滿中原，令狐某豈有不放心之理？修文，喚李七過來！」他回首又道：「常大俠請自便，令狐某還有點私事要辦！」言畢進內。

待司馬騁馳出來，已不見常恨春了，忙問廳內的人：「常恨春呢？」

有人應道：「司馬四爺，常恨春剛走了兩盞茶工夫，您有事找他？」

司馬騁馳沉吟道：「請替某到處找找他，就說我很仰慕他的爲人，希望交他這個朋友！」可是他們却找不到常恨春，因爲常恨春出了令狐府，便離開渭城了。

＊　＊　＊

永興軍路北部與西夏接壤，而環州是宋境通往西夏的最後一個城市。事實上，附近幾座城亦常受西夏兵侵襲，西夏士兵常越境擄掠，因此城內商業絕不繁盛，而叫化子却特別多。

以前環州也曾有過輝煌的日子，那是宋夏可以通商貿易時，西夏物資缺乏，若遇天旱，更需到宋境購買大量的糧食布疋，而宋人却喜愛夏國之馬匹、皮革等物。環州最近西夏，因此宋夏混雜，甚爲熱鬧。

但自從西夏大舉侵犯宋境之後，朝廷幾番更變貿易政策，時准時禁，去歲西夏梁太后揮兵攻宋，決黃河水淹宋營，宋軍大吃敗仗，損兵折將不

少，朝廷自然又不許貿易，而且邊境附近都駐紮了重兵，使衰敗了的古城，增添幾許緊張氣氛。

宋兵不時到客棧裡搜索，找尋西夏派來的奸細，而西夏亦不時來偷襲，為了宋軍，西夏還大量吸納宋國的逃犯，宋國許多被追緝的犯人，都越境求庇護。這些人了解宋國情況，對宋國朝廷又有怨恨，因此頗受西夏重視，故而還多了一項囚犯爭奪戰。

環州的客棧本有不少，但大半已歇業了，剩下來的三五家，生意也都不大好。最大的安境客棧，這兩天忽然多了幾位顧客，他們推了幾輛載滿了貨物的車子，而人數也有五六個，佔據了三間上房，每頓大魚大肉，使掌櫃愁苦的臉龐，綻開了幾絲笑意。

傍晚，夕陽下又來了一條瘦漢，拉着一匹瘦馬，一臉倦容。小二連忙迎上前，操着官話問道：「客官是投店的？請進去，馬匹便交由小的照料。」

瘦漢拂一拂身上之沙塵，抬步而進，掌櫃忙道：「客官，本店尚有清靜上房，也有獨立小院……」

瘦漢道：「隨便來一間就行，先替我備幾桶水洗澡！」

「好好，客官請先報上名來，老漢登記了才好招呼！」

瘦漢道：「姓卜名耀生！」他說話極之簡單，似乎多說一個字，也會花費他許多氣力般。

掌櫃邊登記邊問：「客官仙鄉何處？來此何事？」他心中暗自嘀咕：「這名怎地這般奇怪？卜耀生，那是不要生的諧音呀！」

瘦漢眉頭一掀，不悅地道：「在下走南闖北，去過不少地方，從未遇到住店要問這許多話的！」

掌櫃忙堆下笑容：「客官有所不知，咱這裡是邊境，軍爺們有此規定，若有事發生，老漢可担當不起；若不登記清楚，咱們不敢招呼外來的旅客。」

瘦漢這才淡淡地道：「在下乃京西南路襄州人氏，因妹子被人擄去，據說拐子要將之賣往西夏，所以在下來此打探消息！」

掌櫃吃了一驚，關懷地道：「客官，您要去西夏救人？唉，那些蠻夷可不講理，您去了也是白去，還得小心把命賠上！」

瘦漢淡淡地道：「這個與貴店的規矩無關吧？」

掌櫃乾笑一聲，忙令小二招呼。小二引他到靠內的一間上房，瘦漢甚是滿意，道：「請小二哥備澡水！」

小二哈腰道：「小二多問一聲，城內能吃的東西不多，您如果要在店內吃飯的，可得早點通知……」

瘦漢問道：「城內有酒家吧？」

小二道：「這個當然有，不過也得早點去，否則好的東西都賣光了！」

瘦漢想了一下，道：「那今晚就在貴店吃吧，替我多弄幾個小菜！」小二興高采烈的去備水了。瘦漢仔細洗了個澡，將路上的風塵洗掉，又好好地飽餐了一頓，便上床歇息了。

次日出房，瘦漢忽覺斜對面房內幾個漢子似乎十分留意自己，他只當作不知道，出店吃了一大碗羊肉麵，便到城內各處溜達。他似乎對西夏和邊區的風俗，甚感興趣，不時停下來請教當地人，他又不斷向人打聽楊鎮山這個人，可惜無人可以答覆他。

他在城內消磨了整整一天，到傍晚才到一家最大最整潔的酒家。一進店，便見到有張座頭，坐了六名大漢，本來在低聲談論，忽然停了下來，目光全落在自己身上，他微感愕然，找了個角落坐下，也暗中注視他們。

一留意即發覺此六人均有一身不俗的功夫，尤其是坐在中間那位三十餘歲的壯漢，更令人有深不可測之感。

小二上來招呼，瘦漢隨便點了兩個小菜，一盤饅頭，雙眼望着門外來往的遊人。不久，饅頭送上來，瘦漢醮着菜和湯，狠吞虎嚥。

忽然門外有兩人經過，瘦漢眼尖，認得是楚嘯雲和「齊興漢」，原來這瘦漢便是常恨春，他最先上路，但每到一地，必歇一天，乃因他無需太急去西夏，因此讓楚嘯雲和化名「齊興漢」的趕上。

常恨春甚是詫異，料不到這座邊境的古城，居然來了這許多武林高手！俄頃，那六個漢子已會賬離開，常恨春不想與他們相遇，吃飽之後，故意坐了一陣才回店。

不料一到客棧，便見到店內外來了許多宋兵，小二指着他道：「軍爺，這位便是卜耀生客官。」

常恨春坦然道：「不錯，未知諸位軍爺有何指教？」

一位隊長走前用馬鞭輕戳其胸，道：「你這通緝犯，越境投敵，求西夏庇護！」

常恨春心中更定，不亢不卑地道：「軍爺說小的是通緝犯，未知有公文作証否？」

隊長再用力一戳，罵道：「死賊！你竟敢奚落老子，是不是要討打？快着實招供來，你由襄州巴巴來這裡，要幹什麼事？」

「小的早已告訴掌櫃，他亦已將理由寫在名冊上了……」

話未說畢，隊長已喝道：「老子要你親口再說一遍，現在是老子來查問你，還是你查問老子！」

常恨春只好把先前就編定了「理由」說了一遍，那隊長問道：「你有可証據，証明你不是探子？」

常恨春道：「小的到西夏追殺那些投敵的漢人，對公對私都有好處，至於其他的，小的根本沒法拿出什麼証據！軍爺信也好，不信也沒可奈何！」

那隊長看了他幾眼，然後道：「老子相信，每個有良心的人，都不會幫助別人殘殺自己的族人，希望你是個有良心的人！老子今日且相信你，不過你最好早點出境，今晚也不可再出店！希望你能早日找到令妹！」他伸手在常恨春肩上拍了兩下，揮手帶着手下走了。

常恨春覺得這人很有點意思，不覺一直望着他的後背。掌櫃喜道：「好啦，沒事了，客官你可以進房休息啦！」忽又壓低聲音道：「其實只要不出店，多住兩天也不會出事！」

常恨春道：「在下不想冒險，明天就走，掌櫃大可以先算好賬！」他邊說邊走進房內去，他對人間並無太多的留戀，因此很快便進入夢鄉。

也不知睡到什麼時份，忽然被一陣急驟的馬蹄聲驚醒，接着喊殺之聲四起，他不知發生何事，連忙披衣下床，剛開了門，便聽到鄰房也有人出來問：「喂，發生了什麼事兒？」

常恨春轉頭一望，走廊上光線雖暗，但依稀認得是「齊興漢」，心頭嘀咕：「怎地他們也住在這裡？」

只見小二提着燈籠，驚慌地跑過來，嚷道：「不好啦，西夏韃子又來洗劫了！掌櫃交代，客官的財物自個保管，咱們可不負責！」

斜對面的房門也打開，那中年漢道：「西夏韃子攻進城來啦？咱的士兵都睡大覺去啦！」

小二哭喪着臉道：「黃爺，您千萬別大聲叫喊，要不給軍爺們聽見，小的可得斬頭！如今他們正在攻城，聽說來了許多人，看來守不住了！嗯，小的還要到後院通知那位段公子！」小二跌跌撞撞地往後院跑去。

那姓黃的中年漢看了常恨春一眼，將門關上，常恨春也退回房中，他萬料不到西夏兵會在此刻攻城，看來明天越境可有點危險！

外面的喊殺聲越來越響，夾着馬嘶聲和吆喝聲，甚是煩人，忽聞楚嘯雲的聲音自鄰房傳來：「他奶奶的，朝廷養的都是些豆腐兵！剛才還威風凜凜的，韃子一來，便只懂得亂嚷嚷！眞他奶奶的丟人！」

常恨春睡不着，索性盤膝運功，剛提起一口眞氣，又聞掌櫃的聲音：「小狗子，小狗子，快來！韃子攻進城了，快替俺照料着！」

鄰房開了門，問道：「韃子這樣快就攻進來了？」

掌櫃道：「是的，軍爺們一見到韃子已三魂不見六魄，還能打麼？唉，俺不說了，希望大家都能躲過這場災難！」

就在此刻，店外傳來一陣如雷的馬蹄聲，馬蹄聲到店外，又都停了下來，有人用西夏語呼叫。掌櫃聲音發顫地道：「想躲也來不及了！」

常恨春跳下床打開房門，誰知對面那房也開了門，姓黃的左右看了一眼，問道：「諸位可是要去西夏的？」

楚嘯雲看了常恨春一眼，低頭沉吟，常恨春反問：「閣下等要去西夏？」

姓黃的坦然道：「不錯，黃某有個辦法，咱們趁此機會過去吧！」

侯知機問道：「這時候怎過得去？沒的讓人把咱們當作箭靶，練習箭法！」

姓黃的道：「黃某準備詐稱是通緝犯……嗯，就說是終南山的猛虎寨寨主，你們是黃某的手下，西夏一向喜歡收留不能容於大宋的人，此事十九能成功！事態緊急，肯不肯必須立即決定！」

侯知機還在考慮，常恨春已道：「在下肯！」

姓黃的道：「報上名來，不能與客棧登記的相同，最好眞名！」

侯知機首先道：「閣下先亮其號，以示誠意！」

姓黃的道：「賤名長河，只是終南山猛虎寨寨主名喚黃土原，你們可得記住！」

「在下常恨春！」常恨春道：「但不知黃土原如今在何處，說不定西夏有人認得他！」

「終南山南面離此千里，西夏人怎會認得？」黃長河目光一亮，又望了常恨春一眼，然後道：「黃土原已給某殺死了，保不會出紕漏！」

侯知機和楚嘯雲亦報上名，黃長河道：「好，咱們一共九個人……」

忽然走廊上傳來一個響亮的聲音，「加上在下段秋山，一共十個！」衆人探頭望去，只見一個十八九歲的白衣青年，大步走過來。

黃長河冷冷地道：「閣下十足是位大少爺，像山賊麼？沒的連累咱們！」

段秋山的確像大富人家的少爺，但只聽他笑嘻嘻地道：「在下像不像押寨夫人的弟弟？我在山上是管賬的！」

話音剛落，前頭已傳來一道斷喝：「所有的人都出來！」

說話的是漢人，帶着沉厚的西北口音，但走廊上衆人均認定他是西夏那邊的人，黃長河還想低聲叮囑幾句，那段秋山已快步走出去了。

黃長河恐他把事情弄砸，向衆人打了眼色，連忙跟着出去。至大堂，只聽段秋山道：「大爺，咱們是猛虎寨的好漢，因被朝廷通緝，弄得咱們無處容身，所以準備到貴國效勞！」

一個滿面虬髯的西夏將軍，操着生硬的漢語道：「你是猛虎寨的強盜？哈哈……胆敢欺騙本將，九成是討打！來人，扯下去先打五十棍！」

段秋山連忙指着走廊上的黃長河道：「將軍不信，請問咱們寨主黃土原！寨主寨主，他們不信咱們是猛虎寨的……姐夫，您快向他解釋一下！」

虬髯將軍沉聲問道：「他到底是猛虎寨的寨主，還是你姐夫？」

「他是猛虎寨寨主，也是我姐夫！不信你問他！」

黃長河騎虎難下，又怕不認這魯

莽的小子，他會說出眞相，壞了大事，因此只好道：「啓稟將軍，小的黃土原的確是終南山猛虎寨的寨主！兩個月前，朝廷派兵去攻打，宋廷只會以多欺少，咱們人少不敵，連拙荊也陣亡了，小的與親信，幸得逃下山！但不甘心寨破人亡，所以準備投效貴國，他日若得信任，願領一支軍隊，回來報仇雪恨！」

虬髯將軍上下看了幾眼，指着背後的人問道：「這些都是你的親信？哼，爲何你們不是同一日住進來的？」

侯知機道：「將軍，咱們怕宋軍發覺，所以分開住進來，又都用了假名！」

就在此刻，有個西夏兵跑了進來，道：「啓稟副元帥，城內的宋軍退出城去，與馳援的通遠宋軍聯合，又攻回來了，是戰是退，請將軍定奪！」

虬髯將軍道：「把好東西帶走，以後再來！」店外立即响起號角。虬髯將軍道：「把這十個人也帶回去！」

黃長河道：「將軍，咱們帶了幾車東西，準備作見面禮的！」

虬髯將軍大笑：「好好，本將却之不恭！走！」西夏兵帶他們十個人出店，街上已堆了許多掠奪來的財物和糧食，當下搬上馬車，押着俘虜呼嘯而去。

西夏人都善於騎射，西夏兵來去如風，行動迅速，在宋軍趕到之前，已全軍撤退，沿途都有西夏伏兵，吹號角聯絡，常恨春見西夏兵戰法精通，暗暗駭然。

未幾天亮，西夏伏兵盡出，分左右軍護衛，士兵雖以西夏人爲多，但其中亦有一部份漢人，而西夏曾經推崇漢禮、學漢語，因此西夏語言甚雜，但行動劃一。沿途聽盡西夏人之歡笑聲，對西夏人來說，搶奪人畜財物和糧食，乃閑常事，而漢人亦能在西夏佔據高官。

途中常恨春等人方知虬髯將軍喚野利旺，出身西夏貴族，驍勇善戰。時西夏國內之皇族、后族和貴族，爭權奪利甚爲劇烈，野利旺爲了本身利益，頗能體恤下屬和善待俘虜（通常被擄的外族人，即成爲奴隸），收買人心，作爲逐權之本錢。走至中午時份，大軍紮營休息時，野利旺還着人送了一隻燒烤好了的羊，給黃長河等十人進食。

十個人趁吃羊肉時，作了簡短的交談，主要是黃長河交代了些猛虎寨的情況，以及每人在寨內之「職位」，順便說出其五個手下之姓名。

楚嘯雲低聲問道：「姓黃的，咱們這種合作方式，要到何時才結束？」

黃長河道：「到興慶府後再說！」

侯知機道：「萬一野利旺駐地不在興慶，咱們豈非要一直合作下去？」

黃長河略一沉吟，道：「那就得到了駐地之後再作決定！有一件事大家要小心，不可在他們面前露出高超的武藝，以免露出馬脚！」

段秋山道：「這個還用得着你交代乎！」

黃長河瞪了他一眼，道：「這許多人中，老子只擔心你一個！」

「段某生死與你無關，你不必担心！」

黃長河沉吟一聲：「黃某只是怕你害了大事，誰管你的死活！」他臉色一沉，又道：「不管如何，誰都不能將眞相說出來，不能出賣朋友！」

段秋山點點頭道：「不錯！出賣朋友的，死無葬身之地，永不輪迴！」

黃長河最後道：「在一起時，大家聯成一聲，有事時，共同進退！」

這句話說得斬釘截鐵，甚是威嚴，常恨春忖道：「這姓黃的，教人摸不到底！」耳邊又聞段秋山道：「不錯！大丈夫有難同當有福同享！」

忽然一名西夏兵走過來，道：「黃寨主，周副寨主，副元帥有事找你們，請到營裡去！」

衆人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黃長河道：「弟兄們在這裡等候，待老子先去謁見將軍！」當下和一個叫周晋的手下隨那西夏兵走過去。荒野裡，只支了一個營帳，不用說野利旺必是在內歇息。

侯知機望着他們進營，低聲道：「不知會否出事？」

黃長河帶來的手下另一個叫毛元章的道：「應該不會有事，說不定是好事！」

楚嘯雲道：「這還有好事？」

毛元章道：「在下估量野利旺要收買咱們替他賣命，最低限度，咱們暫時沒有危難，這還不是好事？」他點頭問道：「常大俠素來不來關中，這次突然遠赴西夏，未知所爲何事？」

常恨春淡淡道：「這有何奇怪，楚煞星不也是如此？閣下爲何不問問他？」

楚嘯雲道：「喂，姓常的，咱們河水不犯井水！」

段秋山道：「毛兄弟，正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你要問人家，除非自己先將目的說出來，否則最好大家採取不聞不問之態度！」

毛元章碰了個鐵釘子，又不便發作，走到一邊去，常恨春本就不喜歡饒舌，索性閉眼假寐。

過了頓飯工夫，只見黃長河和周晋臉帶笑容地回來。毛元章問道：「寨主，那虬髯將軍找您何事？」

他要咱們去他帳下聽令，用不着當奴隸！」

毛元章又問：「您答應了沒有？」

黃長河笑道：「還能不答應的麼？原來他是靜塞軍司的副都統，駐地在韋州，離興慶府還有百餘里路！」

毛元章再問：「他如今不懷疑咱們吧！」

黃長河目光一凝，嘴角含笑道：「他相信咱們會幫助他升官發財！」衆

皆大笑，黃長河神色一轉，道：「他暫時讓黃某當副指揮使，至於你們便在我部下聽令，日後再論功行賞！」

楚嘯雲冷冷地道：「屎壳蟲戴花——臭美！咱們先此聲明，一到韋州便分手，今後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

黃長河臉色微微一變，道：「俺想的辦法你們才可以順利越境，不用當奴隸，少說也得隨我一段時日，待日後有戰事才悄悄溜掉，俺固可以詐稱你們被殺，也不用受罰！這過河拆橋的行爲，不是大丈夫！」

楚嘯雲道：「這個條件，昨晚並無提過！」

黃長河道：「常恨春，你說句公道話！」

常恨春沉吟良久，段秋山道：「喂！人家看得起你，你好歹也得答話！」

常恨春這才道：「到了韋州再說，老實說，咱們來西夏各有各的事要辦，不能在韋州躭擱太久！」黃長河還沒說話，前頭已吹起號角集合，他只好表示暫時同意常恨春的建議。

當下大軍再度出發，西夏兵騎術甚精，幸好羣豪也不賴，勉强跟得上，只有段秋山覺得吃力，不過他咬牙苦撐，不喊一句辛苦。大軍急馳一天，傍晚時份已進入韋州地界。

野利旺一邊調兵遣將，把部下分成幾隊，紮在城外，却令親信和黃長河等人隨野利旺進城。

晚飯時，野利旺在府邸裡宴請得力助手，並破例請他們十個到廳上吃烤羊肉，黃長河獻上「見面禮」，野利旺見其中有箱珠寶銀器，樂得哈哈大笑，擧盃道：「黃寨主……啊，不，黃副將你眞有意思！希望你日後多多立功，本將將奏請朝廷，正式封賞！目前只好暫且委屈你掛個虛銜！」換而言之，黃長河這個副指揮使只是有職無權，有名無實！

黃長河拜謝一番，席中有位名李順乾的指揮使道：「副元帥，黃副使是一寨之主，武功必然高强，何不請他表演一番，讓咱們開開眼界！（註：西夏本是羌族的後裔，唐時，青海的吐谷渾與党項羌之拓跋部通婚。李靖消滅吐谷渾，党項羌首領拓跋赤辭降唐。唐末，党項首領拓跋思恭出兵助唐，鎮壓黃巢，隨李克用攻佔長安。唐封思恭爲節度使，進爵夏國公，賜姓李。故後來拓跋部的子孫遂改姓李，此李順乾乃党項拓跋部人，非漢人。）

西夏在宋仁宗寶元之年（即公元一〇三八年）建國，開國皇帝李元昊雄才偉略，久治武功，不斷進攻鄰近部落，疆土不斷擴大，使其領域「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元昊建國時，野利部之野利仁榮是其重要的支持者。

野利仁榮通曉党項和漢族文化，提出「商鞅峻法而國霸，趙武胡服而兵强」，主張按照党項本民族之狀況和風俗，「順其性而教之功利，因其俗而嚴以刑賞」。以兵馬爲務，反對講禮樂詩書，並以此而制定了官制、兵制，使西夏進一步强盛。

一個國家要强盛和長久存在，必須有文化，而文字便更是必需了。元昊通漢文，更令野利仁榮制西夏文字。西夏文是依據漢字改制成的方體字，亦是世上除漢字之外，唯一的方塊字。

野利仁榮除了創制西夏文字外，又建立「蕃學」（党項學），立功殊勳，野利仁榮死後，景宗元昊曾哭謂：「朕失去了膀臂」，自此之後野利氏即成西夏貴族，在朝中担任要職。

景宗立野利氏爲后，但後來竟落入別的部落之手，野利部尊貴不如前，野利旺頗有野心，立志奪回失去之尊榮，因此使用許多有一技之長的漢人。

當下廳內西夏諸將齊聲讚好，野利旺自無反對之理，是以令黃長河和周晋就在廳內比武。他們不敢展盡所能，因此未見精采，但勝在出刀迅速，氣力悠長，數十招之後，臉不紅氣不喘。西夏武士注重力度，因此事畢只招來零星之掌聲。

李順乾嗤之以鼻，道：「難怪黃寨主連豆腐般的宋兵也沒法抵禦！」

黃長河心頭一動，知道今晚不立威，難以服衆，當下道：「未知李將軍認爲如何才算好？」

「像你這樣，一百刀也砍不死一個人！」

黃長河哈哈笑道：「末將見識過貴族刀法，凶、狠、重並重，但也未必能勝過末將這套刀法！」話音一落，立即傳來一片反對之聲。黃長河道：「末將願與貴國武士比試一下！」

李順乾立即喝道：「乞靈，你下去向黃寨主討教一下！」

他背後一個年青武士立即走出去，此人是李順乾之侄兒，在軍中以刀法兇猛著名，官職教練使。野利旺忙道：「點到即止，千萬莫傷了和氣！」

李乞靈行了一禮，也不打話，揮刀便急砍，又急又重，每出一招，必激得空氣嘶嘶作响，黃長河以守爲攻，連退幾步，西夏諸將不斷爲李乞靈吶喊助威，常恨春和楚嘯雲等中土高手，都看得出黃長河退而不亂，實則胸有成竹，必勝無異，問題是用什麼方法「取勝」方不致令對方難以下台而已，當然他們也想摸摸黃長河的底。

李乞靈連攻三十刀，對方只還了兩三招，不由罵道：「宋人都是怕死鬼，不敢還手！」

黃長河道：「如此請教練使小心了！」他趁對方氣力稍衰，手腕一翻，鋼刀自對方的刀網中突進，直取其肩！這一招變得快，出手急，李乞靈料不及此，吃了一驚，連忙後退，他

退，黃長河則連連進擊。

西夏諸將叫喊更响，黃長河突然伸出左腿一掃，李乞靈下盤空虛，登時被掃倒於地，李順乾道：「宋人狡猾，說明比刀法，却用腿！不算不算，再來！」

李乞靈自地上一躍而起，揮刀砍得甚急，黃長河心中暗道：「你不知好歹，只好教你吃點苦頭了！」當下覷得眞切，待對方刀至，才抬臂以刀用力一擋。

「噹！」兩刀相觸，發出一道震耳欲聾的巨响，李乞靈手臂不由自主揚了起來，黃長河手腕一翻一送，刀又直砍下去！

李乞靈大驚失色，倉皇後退，野利旺喝道：「黃土原，不可行凶！」說時遲，那時快，黃長河手翻再一翻，以刀背擊落，那一刀去勢雖猛，但一沾及李乞靈的身子，力度忽然全消！

李乞靈一張臉比雪還白，胸膛劇烈地起伏着，發出粗濁的呼吸聲，却作聲不得，黃長河抱拳道：「得罪了教練使！」野利旺首先鼓起掌來，西夏人對宋人不無輕視之心，但到底是崇敬英雄的民族，利那間，大廳內爆起一陣熱烈的掌聲，歷久不息！

野利旺道：「教練使請回席！大丈夫理該光棍一點，技不如人，只能怪自己學藝不精！」

黃長河忙道：「其實末將只是一時僥倖而已！」

李乞靈甚是領情，忙行禮道：「黃寨主果然是位英雄，佩服佩服！」

「教練使神力過人，末將亦佩服之至！」黃長河又抱拳向諸將行了一個禮，然後返回座位。

野利旺道：「李乞靈，以後不可再稱他黃寨主，該稱他爲黃副將！」李乞靈應了一聲，也返回座位。野利旺捧起酒盃道：「來，再飲一盃，大家辛苦了幾天，今晚早點休息吧！」一頓又道：「梁鼓，你安排他們的住宿！」

一個中年漢人走過來，帶黃長河等人到後堂，那裡有許多板房，梁鼓道：「黃副將，今晚你們暫且住在這裡，兩個人一間房，但以後你手下便得到營內睡！」

段秋山咬牙道：「我不去！」

梁鼓瞪了他一眼，道：「這裡只給屬下以上的軍爺住，你們還沒有官職，只配住營房！哼！能住營房不用做奴隸，已是你祖宗顯靈！」

段秋山也瞪了他一眼，轉頭道：「常香主，咱們同住一房！」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拉着他推開一扇門走進去。

常恨春道：「段兄弟何必緊張，反正一定是咱們同房的！」

段秋山道：「記住，以後不要叫我兄弟，該叫香主！」

常恨春微微一笑，甩掉靴，便解下上衣，段秋山道：「喂！你怎地這般沒禮貌？你是儒俠，不是蠻牛！」常恨春無可無不可地將上衣披上身。段秋山又道：「喂，你說他們有沒有澡水供應呢？」

「就算有，你到那裡洗？」

段秋山寒着臉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你不准常某解上衣，相信你自己也不會吧！穿着衣褲洗澡有什麼意思，睡覺吧，咱們不是將軍，一切隨遇而安！」

段秋山看了他一眼，將燈吹熄，爬上炕，貼牆而睡，常恨春睡在外面，段秋山見他不作聲，又道：「你睡着了麼？」

常恨春向來沉默，碰到一個饒舌的，甚不耐煩：「你還有什麼話要說？」

「少爺一向獨自一人睡覺，你不可轉身，否則少爺不與你客氣！」段秋山態度十分認眞，雙眼直瞪着常恨春，常恨春忍不住坐了起來。

段秋山也立即坐直身子，沉聲道：「你幹什麼？」

常恨春正想駁斥他，忽然鼻端聞到一股淡淡的幽香，他心頭一動，不由自主望着他，段秋山身子挪動一下，擠出笑容，問道：「常兄，你身子不舒服麼？」

常恨春道：「在下睡地板！」他拿了一張被，躺在炕前，閉上雙眼，但心潮起伏，難以入眠。

亙久，段秋山又道：「常兄……算了……只要你……你可以睡到床上來，免得人家說我欺負你！」

「算啦，既知你易釵而弁，在下又何必令你難堪！你要與常某同房，亦說明早知道常某是正人君子！」

段秋山吶吶地道：「你……不會告訴他們吧？」

「常某最不喜歡在人後說閒話，你放心！」常恨春道：「只是你留在軍中，終不方便！」

段秋山睡在床緣，低聲問道：「常大哥，你也不想長遠住在這裡吧！快想個辦法離開！」

「咱們在此離開，定會連累黃長河，實有失義氣！」

「那你準備幾時離開？又準備去那裡？」

「還未打定主意，在下準備先到興慶府走走……」

段秋山已喜道：「眞巧，我也是要到興慶府！對啦，你爲何會來西夏？」

（未完‧二）

上文提要： 蕭原因追捕匪徒而誤入了烏耳山區，這裡是少數民族聚居之地，只有在飛雲寨[illegible]治之處，才有很少的漢人聚居，因插手管理閑事，協助羣衆懲誡土家族惡少，不幸弄出人命，被土家族族長截捕，要爲兒子報仇，幸得清泉寨傣族族長岩旺救走，又被土家族族長土多查出，率衆趕來索取蕭原，雙方械鬥，傣族人不敵，蕭原協助擊傷土多……

民初追捕故事集／雲劍飛‧文

可飛‧圖

雲湧烏耳山

點錯鴛鴦　禍事化解

傣族青壯立時吶喊呼叫起來。

「岩旺，你幹的事，以爲沒有人知道麼？」土多耀武揚威：「那一日，本族有一個人受了槍傷，暈死過去，你們大概以爲他已經死了。想不到他後來醒轉過來，看到你與幾個族人將那個漢人救去，如今你沒話可說了吧？」

土家族人立時舉槍揚刀，吶喊助威。

岩旺一時間無言以對。

「岩旺，你想清楚吧，不然，你會後悔一輩子的！」土多一副趾高氣揚的樣子。

「族長，咱們受夠了！」一個青年舉刀疾叫道：「若這一次咱們還對他們忍讓，那以後咱們便會永遠受他們的欺壓。」

那個青年是用傣語說的，幸得泰麗在旁，低聲用漢語翻譯給他聽。

「族長，要咱們將人交出去，萬萬不能！」另一個青年也用傣語憤然說道。

「岩旺，我再給你一刻鐘時間考慮，到時你若不將人交出來由我們處理，我便率領族人攻寨！」土多揮動着手上的那支短槍。

蕭原一眼便看出，土多手上的那支槍，正是他那支匣子槍。

那刹那，他幾乎忍不住衝出寨外去奪回那支匣子槍。

那支匣子槍少說點也使用了五年，說眞的，蕭原已將它當作好伙伴，自不免對它產生了感情，如今乍然看到自己的「好伙伴」落在別人的手上，當然會忍不住生出一股要奪回來的衝動。

土多在說完那番話後，果然靜下來，等候岩旺作出決定。

岩旺馬上便作出決定：「土多，我如今便答覆你！說甚麼我也不會將人交給你們的！」

土多與他的族人立刻吶喊鼓噪起來。

「殺入寨去，殺個鷄犬不留！」

「血洗清泉寨！」

寨內的人亦不甘示弱，呼喊起來！

一時間，喊聲震天。

「衝啊，殺入清泉寨，殺個痛快！」土多揮動手上的匣子槍，帶領往前衝，並向寨子開槍。

其他的土家族人馬上呼應着，邊向前衝，邊開槍放箭。

寨內的傣族人都很激憤，呼喊着急忙開槍放箭拒敵。

但由於土家族人多勢壯，寨內的傣族人居然阻擋不了對方的攻擊，被對方一直衝過來。

寨內的傣族人又驚又怒，加緊開槍放箭，雖然打傷擊倒了幾個土家族人，仍然阻遏不了他們的攻擊。

寨內的人開始沉不住氣，有點慌亂起來。

土多與他的族人叫囂着，猛撲向

寨子。

泰麗看着，也着慌起來，低聲對蕭原道：「蕭漢哥，土家族的人快衝過來了。」

蕭原也看出寨子的人無法阻遏土家族人的攻擊，心裏也自急着，聽泰麗那麼說，再也按捺不住，急聲對泰麗道：「泰麗，你待在這裏，不要走出去，待我去幫你爹他們抵抗土家族人的撲攻！」話末說完，已竄身撲了出去。

他奔到岩旺的身旁，喘着氣道：「大叔，拿一支步槍給我！」

岩旺一眼看到是蕭原，怔了一下，發急地道：「漢家兄弟，你怎麼跑來這裏？」

蕭原發急地道：「大叔，快拿支步槍給我，我有辦法阻止他們的撲攻，遲了，便阻止不了！」

就這說話之間，土多與他的族人已快撲到寨子前，情形確是很危急。

岩旺不再吭聲，馬上將手上的步槍遞給蕭原。

蕭原接過，馬上瞄準了土多，開了一槍。

土多應聲跌倒在地。

其他的土家族人驟見領頭人跌倒，都窒住了。

蕭原跟着又瞄準了，接連開了兩槍。

又有兩個土家族的人應聲跌倒。

這一來，土家族的人馬上慌亂起來，有人向寨子開槍放箭，有人將倒地的土多與另兩個族人抬起來，往後急奔。

蕭原又開了一槍。

一個土家族人應聲大叫一聲，跌倒下去。

土家族人眼見接連被擊倒四個人，兇焰頓減，心頭生寒，也不知是誰叫了一聲「退！」那些土家族人立時哄地一聲，有如退潮般往回奔。

寨內的人頓時鬆了口氣，發出一陣歡呼，也不知是誰帶的頭，紛紛奮勇爭先地往外衝！

岩旺大大地透了口氣，拍拍蕭原的肩頭，讚道：「漢家兄弟，好槍法！」

蕭原笑笑，沒有說話。

岩旺又道：「漢家兄弟，你為何不將土多與那三個土家族人射死，只射傷了他們的手脚？」

蕭原嘆了口氣，說道：「剛才若是一槍射死土多與那三個土家族人，那不但嚇不退他們，反會激發起他們的兇性，不但不會退走，反而會更兇猛地撲攻過來。我所以只將土多射傷，是想令到其他的土家族人看到他們的族長受了傷，因而無心再戰，果然如我所料，他們眞的退走了。」

岩旺聽得連連點頭，豎起大拇指，佩服地道：「漢家兄弟，你不但槍法如神，腦袋也很靈敏，若咱寨子內有一個像你這樣的人，咱們就不用害怕土家族人了。」

蕭原忙道：「大叔，你太誇獎我了，我與你們一樣是人，說不定，寨內有人比我厲害百十倍。」

「漢家兄弟，你別謙了，咱寨子若是有一個與你一樣厲害的人，剛才就不會阻遏不了土家族人的進攻，要不是你，這時只怕已被土家族人攻進寨子了。」

頓一下，岩旺又道：「想不到，我救了你，你却救了我們全寨的人。」

蕭原忙道：「大叔，若不是你救了我，又怎會惹上土家族人，我這條命是你救的，我就算拚掉這條命，也不讓土家族人傷害寨內的一根草！」

「漢家兄弟，我沒有救錯你，你是一個好人！」岩旺緊緊地握着蕭原的手。

「蕭漢哥，你眞了不起。」泰麗忽然在蕭原的身後說道。

蕭原扭頭看到是泰麗，朝她笑笑：「泰麗，妳爹才了不起。」

看到泰麗眼中露出不解之色，便又說道：「妳爹明知鬥不過土家族人，仍然有勇氣與他們抗爭，實在了不起！」

「泰麗，別聽漢家兄弟說的，他才眞的了不起，一個人便打退了土家族人的進攻。」岩旺又朝蕭原豎起大拇指。

蕭原連忙轉過話題：「大叔，窮寇莫追，請召他們回來吧。」

原來，就這說話之間，那些衝出去的傣族青壯年，已追出很遠。

岩旺認為蕭原所說有道理，便對站在不遠處的一個青年道：「阿藍，吹號要他們回來。」

那青年馬上從腰上取下一隻羊角號子，吹起來。

號角聲「嗚嗚」地響起，那些追出去的傣族青壯年聽聞之下，馬上停止了追逐，返回寨子。

這一次的危機，總算應付過去了。

× × ×

晚上，寨子內舉行一個野火會，慶祝日間打退了土家族人的攻寨。

而這一次能夠打退土家族人的進攻，可說是全憑蕭原一人之力，因此，很自然的，他成了衆人敬仰的英雄人物。

特別是那些青年，對蕭原欽敬得五體投地，整個晚上，那些青年人都圍攏在他的周圍。

那些傣族少女都對他投以愛慕的目光。

而泰麗更將第一隻舞獻給他。

但他却不會跳傣族舞，只好推却泰麗的一番好意。

泰麗却堅持要他跳，那些傣族青年都對他投以羨慕的目光。

原來，按照傣族的習俗，若是一個青年被一個少女主動邀請跳第一隻舞，那就表示，那個少女對他有意，

難怪那些青年人對蕭原投以羨慕的目光了。

蕭原却懵然不知。

岩旺看到女兒對蕭原有所表示，心裏可高興了，一個勁要蕭原出去與他女兒跳舞。

蕭原拗不過，只好硬着頭皮走出去，跟着泰麗跳。

起先，他笨拙又不合拍地與泰麗跳着，漸漸地，隨着樂聲，跳得合拍了。

他覺得很好玩。

因為，他長了這麼大，還是頭一遭跳舞，所以份外覺得新鮮。

一舞既罷，贏得一陣喝彩聲與掌聲。

接下來，便是那些青年男女盡情歌舞。

這一晚好熱鬧歡快。

蕭原活了這麼大，第一次渡過一個如此熱鬧歡樂的夜晚。

直到凌晨時分，晚會才結束。

這一晚也平安無事。

× × ×

翌日早上，蕭原一覺醒來，才下床，泰麗已捧了一盆水進去，給他洗臉。

蕭原起先不以為意，待洗了臉，發覺泰麗仍然站着，神態有點特別，不由好奇地瞧了她一眼：「泰麗，有甚麼事麼？」

泰麗飛快地瞟了他一眼，不知怎的，臉上紅起來，忸怩地道：「漢哥兒，我……阿爸說，有話要對你說。」

說完，她又抬眼瞥了蕭原一眼，隨即將頭垂得低低的，一副羞臊的樣子。

蕭原奇怪地看了泰麗一眼：「泰麗，大叔有甚麼事要跟我說？」

泰麗含糊地道：「阿爸沒有對我說，你快去吧。」說話時，偷瞥了蕭原一眼，一副羞答答的神態。

蕭原從泰麗的神色，看出有點特別，但他却想不到，大清早的，岩旺找他有甚麼事，不由心頭納悶，看了泰麗一眼，往外走去。

泰麗默默地跟着他。

走出房外，蕭原一眼便看到岩旺坐在一張櫈子上，拿着烟筒直抽，看樣子，他已等了好一會，有點心急。

果然，當他一眼看到蕭原走出來，馬上便從櫈子上站起來，急聲對蕭原說道：「漢家兄弟，你起床了。」

蕭原點頭：「大叔，找我有甚麼事？」

岩旺看了他一眼，再看看站在他後面的泰麗一眼，臉上綻開愉快的笑容，伸手一把拉住他的手臂，說道：「來，快到外面去，寨子的人都在外面等着。」邊說邊拉着他往外走。

蕭原一頭霧水，急急道：「大叔，到底是怎麼回事？寨子內的人在外面等着幹麼？」

岩旺呵呵笑道：「別急，等一會你便知道。」

蕭原扭頭瞧一眼跟在後面的泰麗，只見她一臉欣悅之色，仿似搽了胭脂般，他剛想開口問她，她已飛快地垂下頭，他只好將到口邊的話吞回去。

不過，在那剎那，他陡地感到，一定有甚麼特別的事情會發生。

走出屋外，只見外面的空地上，站滿了人——男女老幼一大堆，看到岩旺三人走出來，馬上起了一陣騷動。

蕭原發覺到，那些人的日光，大多集中在他與泰麗的身上，那些青年人還發出一陣陣歡呼聲。

陡地，他的心頭一動，正想扭頭對泰麗說話，岩旺已舉起雙手，揮動一下，大聲對人羣道：「大家靜一靜，我有一件事要向大家宣佈！」

岩旺說的是傣語，蕭原根本聽不懂，只好眼睜睜地看着岩旺。

人羣馬上靜下來。

跟着，岩旺又用傣語大聲說道：「我向大家宣佈，我決定將泰麗嫁給這位漢家哥兒，明天便舉行婚禮！」當說到「漢家哥兒」四個字時，岩旺用手指一下蕭原。

人羣立時轟地爆發出一陣歡呼聲。

蕭原雖然聽不懂岩旺說甚麼，但從岩旺向他一指，人羣拍掌歡呼，他隱隱猜到是怎麼回事，頓時着急起來，忙扭頭找尋泰麗，想向她問清楚，岩旺到底說些甚麼，但泰麗已不是站在他的身後，躲到岩旺的身後。

岩旺這時正含笑看着他，用漢語對他說道：「漢家哥兒，我剛才對族人宣佈，我決定將泰麗嫁給你，明天便舉行婚禮！」

蕭原一聽，雖然早已猜到，腦袋仍然「轟」響了一下，呆愣了一下，跟着急急說道：「大叔，這件事……」

岩旺截斷他下面的說話：「漢家哥兒，這件事我是在昨晚才決定的，泰麗很高興嫁給你。」

「大叔，我是說，你事前沒有問過我……」

「好，好，我現在問你，你喜歡泰麗麼？」岩旺看着蕭原，帶笑問。

本來垂下頭的泰麗，馬上抬起頭，瞧着蕭原。

蕭原遲疑了一下，道：「喜歡……」

「既然你也喜歡泰麗，那不是好事成了麼？」岩旺用力一拍掌，呵呵大笑起來。

泰麗的臉上，也立時泛起甜甜的笑意。

蕭原心中大急，正想說話，那些青年人已哄地一聲，蜂擁上前，將他簇擁着，跟着抬起來，走到空地上，載歌載舞起來。

那些少女也歡笑着，將泰麗圍擁起來，進入屋內。

蕭原想說話，根本無機會，只好由那些青年人擺佈，但心裏却急得有如火藥一樣。

本來，若不是他已與張鳳琴有了婚約，他極有可能愿意與泰麗成婚的，像泰麗這麼美麗的少女，誰也會喜歡，而他確實很喜歡泰麗，不過，那只是喜歡，其中絕沒有一點男女之間的愛意，因此，他不能答應岩旺的一番好意。

因爲，他不是一個見異思遷的人，他更不是一個負心的人，說甚麼，他也不能負了張鳳琴對他的愛。

但他根本就沒有機會對岩旺與泰麗說出來，因爲，那些青年人抬着他載歌載舞了一會，便抬着他走向寨子另一頭的一間屋子。

之後，他便被關在那間屋子內，有幾個青年人陪着他，替他換上新衣，纏上頭巾，忙個不了，蕭原雖然有機會向他們說話，但那幾個傣族青年却聽不懂漢語，說了等於白說。

這一日，蕭原都被困在那間屋子內，無法看到岩旺與泰麗。

直到吃過晚飯，他才有機會走出那間屋子。

× × ×

晚上，寨子裏的人都聚集在岩旺那間屋子前的空地上，燒起篝火，爲一雙新人舉行慶祝晚會。

蕭原在那些青年人的簇擁下，來到空地上，在一邊坐下來。

跟着，泰麗也在那些傣族少女的簇擁下，自屋子內走出來，在另一邊坐下來。

岩旺與族中的父老則在當中坐着，其他的人就在另一面圍坐着，圍成一個大圈子。

泰麗今晚打扮得有如一隻孔雀般美麗，臉上紅紅的，展露着甜甜的笑容，看樣子，她一直沉浸在幸福的憧憬中。

她不時往蕭原這邊瞥一眼，目光中滿是柔情愛意。

蕭原却叫苦不迭，心急如焚。

因爲，若是無法與岩旺及泰麗說清楚，那將會鑄成大錯，教他怎對得起對他一往情深的張鳳琴。

他幾乎按捺不住，衝出去，當衆大聲表白自己的心意。

但他又不想太過傷害泰麗的心，令她今後沒臉見人，因此，他極力按捺着。

晚會開始了。

岩旺首先站起來，向兩位新人說了一番祝福的話。

由於岩旺說的是傣語，所以，蕭原不知他說些甚麼，但從那些傣族人的歡呼聲及高興的神態，蕭原猜到，岩旺說的可能是吉利的話。

跟着，是喝酒。

那些傣族人都高興地喝着酒，蕭原也被灌了二大碗。

幸好，那些酒的味道很淡，不會輕易喝醉。

喝過酒後，樂聲響起。

泰麗在那些姐妹的鼓動下，含羞走出來，邀蕭原跳舞。

蕭原還未有所表示，已被那些青年推了出去。

火光下，泰麗很美，美得教蕭原禁不住怦然心跳。

泰麗含羞看了蕭原一眼，伸手拉住他的手，隨着樂聲跳起來。

蕭原只好跟着跳。

圍坐着的傣族人都高興地鼓掌助興。

蕭原根本就不會跳這隻舞，只好跟着泰麗的動作去跳，起初有點忙亂及生硬，漸漸地，跳得合拍了。

跳着，蕭原找了個機會，低聲對泰麗道：「泰麗，我有話對妳說。」

泰麗這時已羞意盡退，瞟了他一眼，低聲道：「原哥，跳完舞再說。」

蕭原發急地道：「跳完舞，只怕沒有機會了。」

泰麗甜甜一笑：「晚會將散的時候，我可以與你單獨相處一會，你想說甚麼也可以。」

蕭原聽她那麼說，才鬆了口氣。

一舞既罷，蕭原正想走回去，泰麗却低聲對他說道：「不要走，馬上又要跳了。」

話未說完，兩邊的青年男女紛紛走出來，樂聲隨即響起，那些青年男女圍成一個圈，跳起舞來。

原來這一次跳的是羣舞。

蕭原與泰麗被圍在圈子的當中，輪流與每一個男女跳。

——女的輪流跟蕭原跳，男的輪流跟泰麗跳。

這是他們的習俗。

幸好舞步簡單，蕭原很快便能夠應付。

羣舞跳罷，跟着是捉對兒跳。

那些傣族男女各自挑選自己的對手，歡快地跳起來。

蕭原只好再跟泰麗跳。

泰麗今晚顯得好興奮，也是全場最搶眼的一個，臉上一直掛着甜甜的笑容，誰也看得出，她陶醉在無法壓抑的歡樂中。

看到泰麗那麼幸福陶醉，蕭原却一點也不輕鬆，反而更感沉重。

因爲，泰麗越是歡樂陶醉，便越難接受他所說的話，那怎不教他擔心？

樂曲停止，場中的男女各自走回原先坐着的地方，蕭原與泰麗亦隨着那些男女，走回原位坐下來。

岩旺今晚很高興，不停地喝酒。

接下來，是男女對喝。

一個青年捧了一碗酒給蕭原解渴，蕭原接過，慢慢地喝起來，同時欣賞男女對歌。

要不是有事在心，這一晚，對於蕭原來說，會是一個很愉快刺激以及新鮮的一晚。

× × ×

夜漸闌，晚會的氣氛也從熱烈轉趨平淡，開始有人一雙雙地離開會場，沒入黑暗之中。

那一雙雙的，都是互相喜歡的男女。

泰麗時不時看蕭原一眼，她那邊的女孩子越來越少了。

換言之，蕭原那邊的小伙子也越走越少。

蕭原終於鼓起勇氣，走向泰麗那邊。

泰麗似乎企盼了很久，馬上站起來，迎向蕭原，並且伸手去拉他的手。

蕭原猶豫了一下，終於將手伸出。

泰麗拉着他的手，將身子偎向他，往會場外面走去。

蕭原頓時感到一陣心跳，臉上隨即一陣發熱。

岩旺看着兩人手拉手，偎靠着走向場外，高興得一口將碗內的酒喝光。

泰麗帶着蕭原來到一處無人的地方，在一棵樹下停下來，溫柔地將身子靠在蕭原的胸膛上。

那刹那，蕭原幾乎不能自持，欲將泰麗緊緊地擁抱着，幸好他及時想起了張鳳琴，神智霎時清明起來。

他想推開泰麗，但又有點不捨得，結果，他沒有推開她。

他想繼續享受那種教他心跳加快的奇異感覺。

他的鼻端隱隱嗅吸到泰麗的髮香，感到一陣陶醉。

要不是泰麗忽然開口說話，他會繼續陶醉下去。

「原哥，你有甚麼話要對我說？」泰麗稍稍仰起臉孔，柔柔地道。

月色下，泰麗那兩片咀唇散發出一陣誘惑，蕭原幾乎不能自己地低下頭去，吻那兩片咀唇。

一個影像就在那刹那驀地在他的腦袋中閃現，令到他霍然從陶醉中驚醒過來。

——那是張鳳琴的俏臉！

吸口氣，他沉聲說道：「泰麗，很對不起，我不能與妳成婚。」

「你說甚麼？」泰麗渾身震了一下，倏地離開蕭原的身體，扭頭看着他，以不相信的語氣說道：「你……爲甚麼不能跟我成婚？」

蕭原心裏一陣難過，但仍然硬着頭皮說下去：「泰麗，因爲我早已有了未婚妻。」

泰麗的身體又震了一下，睜大雙眼，又怨又恨地看着蕭原：「你……爲甚麼不早對我說？」

蕭原抱歉地道：「我根本就沒有機會對妳說。我知道對妳說明白之後，妳會很痛苦，很難堪，但我不想騙妳，也不想有負我的未婚妻，所以，我一定要說出來！希望妳能夠原諒我。」

泰麗退了一步，淚水在眼中打轉。「你爲甚麼不早說？你現在才說出來，教我怎辦？」

蕭原嘆口氣：「我根本想不到，妳阿爸會將妳嫁給我，所以，我自然不好無緣無故地說自己已有未婚妻。至於妳怎辦，我也不知怎辦才好。」

「你沒有騙我？」

「我怎會騙妳！」蕭原正色道：「說眞話，我若不是早已有了未婚妻，我一定會娶妳，像妳這麼討人喜歡，又美麗的女孩子，那一個不喜歡，但我雖然喜歡妳，但更愛我的未婚妻，妳不會要一個對另一個女子不忠的丈夫吧？」

「那個女子很美麼？」泰麗流着淚道。

「她沒有妳那麼美。」蕭原據實說道：「但她對我很好，我也很愛她。」

「她是個幸福的女子。」泰麗吸口氣：「我眞羨慕她，也妒忌她。」

「泰麗，如今我都對妳說清楚了，妳不會迫我與妳……」

泰麗截斷蕭原的說話：「我……雖然很喜歡你，但不會逼你娶我，我知道這種事是不能勉强的……」

「泰麗，我很感激妳。」蕭原感激地道：「我會永遠記着妳。」

「眞的？」

「眞的！」蕭原伸手執住泰麗的雙手，誠懇地道。

「我也會記着你，一生一世都不會忘記！」泰麗悽然一笑。

蕭原心中一陣難言的感動，看着她，又說不出話來。

「漢家哥兒，可以親親我麼？」泰麗忽然說道，目光一片明澈。

「可以。」蕭原毫不猶豫地上前一步，在泰麗的額上親了一下。

——他的雙眼也是一片明澈。

「你走吧。」泰麗臉上露出滿足的神色：「你快趁夜黑離開寨子，我們這裏的習俗是，一個男人若是在與一個女子成親前忽然悔約，是會被處死的，阿爸與族中的人知道你不肯娶我後，他們一定會將你殺死的！」

蕭原料不到他們會有這種俗例，又驚又急：「泰麗，我身上甚麼也沒有帶着，怎麼走？」

泰麗遲疑了一下，說道：「你在這裏等一下，我去弄點東西來給你。」

說完扭轉身便向來路走去。

看着泰麗那婀娜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蕭原心中感到一陣歉疚。

× × ×

沒有多久，泰麗又走回來了。

她的手上拿着一支槍——是一支獵槍。

她將那支獵槍遞給蕭原，跟着又塞給他一小袋東西。「裏面有火藥鐵砂，還有兩塊乾糧，四塊大洋，我帶你走出寨子。」

不等蕭原說話，她已半轉身，向左面走去。

蕭原拿着那支獵槍與那一小袋東西，跟在泰麗的身後。

泰麗帶着蕭原走出寨外，指一下月亮升起那邊，說道：「你一直往那邊走，兩日後，你便會走出這個山區，我會在外面待一會，待你走遠後，才返回去。」

蕭原呆楞地看着泰麗，終於忍不住將她摟入懷中。「泰麗，妳是世上最好的女子，我會永遠記着妳，但願我再有機會看到妳。」

泰麗將頭深深地埋在他的胸膛上，肩頭劇烈地抽搐起來——她終於無法壓抑自己的感情，哭了。

蕭原的眼中也一陣濕潤，幾乎控制不住自己，對她說，他要留下來，與她成婚。

幸好理智戰勝了泛濫的感情。「泰麗，不要哭，妳會找到一個比我更好的男子。」

「不！」泰麗直搖頭：「你是世上最好的男子，沒有人比你更好。」

蕭原禁不住用力摟緊她。

兩人都沒有再說話。

好一會，還是泰麗首先抬起頭來，幽幽地道：「你快走吧，路上小心。」

蕭原聽她那麼說，也覺得應該是走的時候了，便放開她，在她的額上親了一下：「泰麗，謝謝妳。」說完，便大踏步往月亮升起的方向走去。

「路上小心啊。」泰麗眼中含着淚，朝蕭原直揮手。

蕭原却沒有轉頭去看，只是舉起手，揮動一下。

他之所以不轉過頭去，是怕忍不住會衝動，捨不得走，改變主意。

泰麗直到蕭原走得無影無踪，仍然痴痴地望着蕭原走去的方向，兩行淚水悄沒聲地順着她的臉頰淌流下來。

× × ×

直到走出老遠，蕭原才敢扭回頭，朝後張望一眼。

他望到的只是無邊的黑暗，根本已望不到泰麗的影子。

他正是因爲估計已望不到泰麗，才敢扭頭往回望。

有點不捨地望了一會，吐口氣，他才繼續往前走。

時候已經是深秋，山區的氣候比平原較涼，夜風吹來，蕭原感到一陣寒意。

他加快脚步往前走。

腦海中却時常浮起泰麗的倩影。

嘆口氣，他知道自己已愛上了泰麗，他不由自責地搖搖頭，感到對不起張鳳琴。

走着走着，回想起這些日子的經歷，他感到有如做了一場夢，如眞似幻的。

忽然間，他感到有點便急，習慣地往附近張望一眼，看不到有人，於是便走出路邊，站在一棵樹下小解。

驀地，他隱約聽到一陣急促的脚步，他不由傾耳細聽。

這一次他聽得清清楚楚，那確是脚步聲，不是一個行走時發出的，而是一羣人行走時發生的，他不由在心裏思忖：「這麼晚了，還有一大羣人趕夜路，是些甚麼人？」

「那些人是甚麼人，爲何要黑夜趕路？」他不禁好奇地起來，躲到樹後。

他想看一下，那夥黑夜趕路的人，是些甚麼人？會不會遇上了趕屍客？

一念及此，他不由心頭發毛，渾身生寒。

他曾經在湘西遇上一個趕屍客，那是他有生以來，遭遇到的一次最驚心動魄、詭異恐怖的經歷，每一次回想起來，都令他心頭發毛。

但他馬上便自嘲地拍打一下自己的臉頰，無聲地自語：「要是趕屍，怎會聽不到那詭異的鈴聲，而那些脚步聲，根本是人行走時發出的，眞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

就這一會的工夫，脚步聲響亮地迅速移動過來，他從樹側往前路望去，隱約看到幢幢的人影，快速地往這邊移動。

他聽到說話聲由於話聲很低，因此，他聽不清楚說些甚麼。

那些人影很快便出現在他眼前，從他匿着的那棵樹前走過。

他忙屏住呼吸。

雖然是在黑夜之中，因爲有月色的關係，雖然不是看得很清楚，但仍然可以看到，那些人清一色是男人，有些人肩上扛着槍，有些腰插利刀，也有些背負弓箭，看樣子，像是去出征那樣。

蕭原默數一下，約有四五十人。

令到蕭原吃驚的是，從那些人的穿着，辨認出是土家族人，而他們所走的方向，又是通向清泉寨的，蕭原一顆心大大地跳動了一下，幾乎脫口驚叫出聲——

那些人莫非是去偸襲清泉寨？

一念及此，他驚急得一顆心幾乎從口腔內跳出來。

他決定尾隨那夥土家族人，看看他們到底要幹些甚麼。

待那夥土家族人走過後，他悄悄地跟在後面往回走。

這時候，他已忘記了深夜離開清泉寨的原因，他心中只想着，要是那夥土家族人去偸襲清泉寨，他拚了一條命，也要解救清泉寨的災劫。

他那條命，是岩旺他們救回來的，他說甚麼也不能讓清泉寨遭到土家族人的蹂躪。

離開清泉寨後，他以爲走了好一段路，往回走後，他才發覺到，他走得並不遠。

因爲，很快便隱約看到清泉寨了。

前面的土家族人立刻放慢了速度

，並且轉入右邊的野地。

至此，蕭原可以確定，那些土家族人是要偸襲清泉寨。

救人如救火，蕭原立刻轉入左邊的野地，飛奔向清泉寨。

他估計，土家族的人爲了達到偸襲的目的，一定會盡量不動聲息，掩近清泉寨，那在行動上自不免要小心，速度便不能太快，因此，他肯定可以比土家族人快些到達清泉寨，通知寨內的人應敵。

他拚盡氣力飛奔，很快便奔到清泉寨，從寨子的側面奔入寨內。

寨內的狗隻立時吠叫起來。

立刻有人聞聲自屋內走出來。

蕭原發覺到，寨子內的人大多還未睡。

他馬上大叫：「快去通知岩旺族長，土家族人快將偸襲寨子！」

從屋子內奔出來的，都是男子，身上都帶着武器，其中有一個會說漢語的一眼看到蕭原，馬上大叫道：「是你，逃婚的漢家哥兒，快捉住他！」最後一句，他是用傣語說的。

從幾間屋子內奔出來的人一聽，呼叫着，衝向蕭原。

蕭原急得大叫：「土家族的人很快便會偸襲寨子，快叫岩旺族長召集人手應敵！」

但却沒有人聽他的！

那些人一下子便將他圍起來，有人朝他吐口水，有人向他喝罵，彷彿他是個十惡不赦的大壞人。

忽然間，有人自人羣後面衝入來，蕭原一眼便看到，是泰麗。

泰麗一眼看清楚是蕭原，先是呆了一下，繼之撲到他的面前，發急地道：「你……爲甚麼跑回來？」

蕭原忙大聲道：「泰麗，快去對妳爹說，土家族的人要來偸襲寨子，我在路上遇上他們，所以才飛奔跑回來，告知你們！」

泰麗一聽，疾聲道：「眞的？」

蕭原一把抓住她的手，急聲道：「妳不相信我麼？我若不是遇上土家族的人，才不會跑回來通知你們！」

頓一下，又說道：「我暗中跟着他們，看到他們在快接近寨子的時候，轉入了大路右邊的野地，他們一定是在那裏發動襲擊，這時候大概已快接近寨子了，快去叫妳阿爹召集人手應付吧，再遲，便來不及了。」

泰麗用力點一下頭，轉身欲向外走，圍着的人羣忽然讓開一個缺口，幾個人自缺口外走進來。

泰麗一眼看到，急叫了一聲：「阿爸！」急迎上去。

蕭原這時亦看到，自缺口外走進來的人中，當先的那一個，正是岩旺族長，後面幾個，是族中的父老。

岩旺一眼看到蕭原，也不理會女兒的招呼，立刻瞪目怒喝道：「你怎麼又跑回來了，你逃婚，就算你再跑回來，咱們也不會放過你！」

泰麗急急說道：「阿爸，他是回來報信的，土家族人要偸襲咱們寨子！」接着用傣語將蕭原所說的話，對岩旺照說出來。

岩旺一聽，臉色遽變，驚急地道：「是眞的？」眼睛瞧着蕭原。

蕭原忙說道：「我不能見死不救，所以，我明知你們會處死我，我也要跑回來通知你們！」

那些父老及圍着的人都聽到泰麗的說話，莫不神色驚變，不安地低聲談說起來。

岩旺不愧是一族之長，當機立斷，馬上高聲對族人道：「大家立刻拿武器去寨子的右邊防守。」

他是用傣語說的。

那些族人立時低應一聲，蜂湧向寨子的右邊跑去。

蕭原對岩旺道：「大叔，土家族人約有四五十人，要提防他們分成兩路偸襲寨子。」

岩旺深深地瞧了他一眼，立刻對身旁的一個族人說道：「吉泰，快去叫醒其餘的人，到這裏集合！」

那個叫吉泰的族人答應一聲，急奔而去。

蕭原忽然想到一個主意：「大叔，我有一個主意。」接着將他想出來的主意說出來。

岩旺聽完後，想了一下，點頭道：「這個主意不錯，布樂，你們快去準備一下。」

那幾個父老立刻離去。

就在這刹那，一下槍聲在夜空中響起，跟着是一陣急驟的槍聲。

本來像沉睡了的寨子，立時被驚醒過來，狗吠聲，孩子哭聲，呼喝聲，響成一片。

岩旺與泰麗、蕭原急忙往槍聲傳來的方向望去。

那面正是寨子的右邊。

蕭原從槍聲響起的地方，估計寨內的人才趕到寨子的右邊，便與偸襲寨子的土家族人遭遇上，在猝不及防之下，寨內的人可能抵擋不了。他忙對岩旺道：「大叔，我去那邊看一下，你立刻去叫那些人將牛趕去那邊。」

不等岩旺是否同意，他已拔脚向槍聲傳來的方向奔去。

岩旺咀唇嗡動一下，似乎想說甚麼，却沒有說出來，猶豫了一下，伸手一拉泰麗：「跟阿爸去將牛趕去那邊。」

泰麗却道：「阿爸，你去趕牛，我跟他去那邊。」

掙脫岩旺的手，追着蕭原。

岩旺看着女兒奔去的背影，嘆口氣，隨即亦向另一邊奔去。

蕭原奔到寨子的右邊，撲到一棵樹後，一口氣還未喘過，一眼看到幾個土家族人叫囂着衝前來，急忙抬起獵槍，朝那幾個土家族人放了一槍！

那幾個土家族人立刻仆倒在地上。

蕭原想再開一槍，忽然省起手上拿着的是一支獵槍，放了一槍後，必須要再裝上火藥鐵砂，才能發射，他急得不由低罵了一句粗話，急急取出火藥鐵砂，裝入槍管內。

一個人忽然撲到他的身邊，他嚇了一跳，偏頭一看，原來是泰麗。

「泰麗，妳怎麼來了，這裏很危險的啊，快回家吧！」

泰麗眨動一下明亮的眼眸，搖頭說道：「我不怕，我要看着你們打退那些可惡的土家族人！」

那幾個伏在地上的土家族人發覺寨內的人並沒有再向他們射擊，馬上從地上竄起來，往前衝。

蕭原一眼瞥到，由於還未裝好火藥鐵砂，不能立刻開槍阻止，急得他直咬牙，却奈何不了。

待他裝好火藥鐵砂，那幾個土家族人幾乎衝到一間屋子前面，蕭原忙開了一槍。

那幾個土家族人忙又扑撲伏地上，其中有一個發出一聲痛叫。

但其他的土家族人發動猛烈的進攻，傣族人拚命抵抗，却阻擋不了，向後退守。

泰麗焦急得直叫：「原哥，土家族人快攻破我們的防守了！」

叫聲未過，一顆槍彈嘯地一聲，擦過樹幹，從泰麗的頭上掠射過。

蕭原慌忙一把將她按倒下去：「伏着別動！」

泰麗乖乖地伏在地上，不敢抬起頭來。

土家族人的攻擊更猛烈，呼叫着往前衝！

蕭原看着，心急如焚：「泰麗，妳阿爸怎麼還未趕來？」

泰麗抬起頭道：「我跑去看一下。」爬起身便往後面奔去。

蕭原急忙一把將她拉住：「快伏低，小心槍彈。」

頓一下，又道：「妳阿爸他們再不趕來，便來不及了！」

就在這說話之間，土家族人已快衝到近前。

蕭原與泰麗甚至清楚地看到，那些土家族人兇惡的醜態。

蕭原飛快地裝好火藥，朝衝過來的土家族人開了一槍。

驀地，一陣奔雷般的響聲驟發，同時響起一陣呼喝聲，蕭原驟聞之下，大大地鬆了口氣。

眨眼之間，只見十數條龐然大物狂衝向那些兇猛地衝撲前來的土家族人。

看清楚，那些龐然大物原來是一頭頭大水牛！

那些土家族人先是呆愕了一剎那，繼之慌亂起來，也不知是那一個尖叫一聲：「快退啊！」所有的土家族人慌不迭掉頭往回奔。

但却快不過那十數頭像發了狂般奔跑的大水牛，不少人被那些狂奔的水牛撞倒踏傷，發出痛叫驚呼聲。

寨內的人看到那支「奇兵」突出，立奏奇功，立時發出一陣歡呼聲，紛紛從藏匿的地方衝出來，追擊那些狼狽奔逃的土家族人！

一時之間，殺聲震動夜空。

泰麗瞧得呆住了。

只不過眨眼之間，便已反敗為勝，教她幾乎不敢相信。

蕭原大大地吐了口氣，笑了。

「原哥，你眞了不起，要不是你想出這個好辦法，土家族人已攻入寨子了！」跳起身，一把將蕭原摟住。

蕭原禁不住亦伸手將她摟住。

× × ×

傣族人又一次將土家族人的偷襲打退了。

而且，還俘擄七八個土家族人。

那都是被狂奔的牛撞倒踐踏得逃不了的土家族人。

傣族人可說是大獲全勝。

族人聚集在岩旺屋前的空地上，歡呼跳舞，慶祝又一次打退了土家族人的進攻。

那幾個土家族人被五花大綁，躺在屋前的地上。

蕭原本來可以乘寨內的人追擊土家族人的時候，偷偷溜走的，泰麗也要他快走，但他却不走，他要留下來，向寨內的人說清楚，他為何不與泰麗成婚。

他不想背上逃婚的罪名。

更不想泰麗的名譽受損。

他與泰麗走回屋子前的空地上。

那些族人看到他，馬上靜下來，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

沒有人向他吐口水或是喝罵，他們的神色顯得很複雜。

那大概因為由於蕭原的及時趕回來報信，令到他們有所準備，打退了土家族人的偷襲，免遭土家族人的蹂躪，因而對他頗為感激，但另一方面，他們又沒有忘記他的逃婚，對他可說是既感激、又鄙視。

在傣族人的眼中，一個逃婚的人，根本就不是一個男人大丈夫。

岩旺與幾個父老坐在門前喝着酒，當他看到蕭原走過來，馬上放下酒碗，迎上前去：「漢家兄弟，你是咱們的大救星，我代表族人，向你表示感激。」張開雙手，將蕭原抱住。

跟着，他放開蕭原，大聲對族人道：「是這位漢家兄弟跑回來報信，並想出那個用牛去衝擊土家族人的進攻，咱們才能反敗為勝，免受土家族人的蹂躪，他是咱們的大恩人！」

大多數的傣族人聽完岩旺的話後，向蕭原歡呼致謝。

岩旺舉起手，在空中揮動一下，示意族人安靜下來，接着又大聲說道：「大家聽着，這位漢家兄弟雖然逃婚，他却並不是不屑與泰麗成婚，事實上，他很喜歡泰麗，但他早已訂了親，他不想做一個負心人，更不想欺騙

泰麗，所以，他才會逃婚，泰麗已原諒了他。像他這麼誠實的人，咱們不該鄙視他，更不該依照俗例處死他，反之，咱們應尊敬他，感激他！」

岩旺才說完，所有的傣族人都舉起武器，發出一陣歡呼聲。

待歡呼聲稍歇，岩旺又大聲說道：「從這一刻開始，這位漢家兄弟與咱們的恩怨，一筆勾銷，他是咱們的好朋友，好兄弟！」

所有的傣族人立刻呼叫起來：「好朋友，好兄弟！」

蕭原感動地朝那些傣族人直揮手。

「大家聽着！」岩旺又大聲說道：「我在這裏宣佈，漢家兄弟與泰麗的婚禮取消！」

這一次，發出歡呼聲的，是那些傣族青年。

因為，他們又有追求泰麗的機會了。

蕭原抱歉地看了泰麗一眼，跟着大聲說道：「各位，我會永遠當泰麗是我的好妹子，我永遠都不會忘記她。」場中的傣族人立刻又發出一陣歡呼聲。

× × ×

翌日，岩旺與寨中的父老商議，怎樣處置那些俘虜。

他們也邀了蕭原商議。

有幾個父老激動地提議，將那幾個被俘的土家族人處死，警戒那些土家族人，不要再胡作非為，恃強欺壓別人。

這個提議得到所有父老的附和。

只有蕭原不吭聲。

岩旺看了蕭原一眼：「漢家兄弟，你有甚麼高見？」

蕭原沉吟了一下，才說道：「本來，我也贊成處死那幾個土家族人的，但後來我想到，殺了那幾個土家族人，確是可以洩一口氣，但你們有沒有想到，殺了那幾個土家族人，一定會激起土家族人的仇恨，他們一定會向你們報復，那時候，兩族人都會陷於仇殺不休之中，受苦受害的，是你們兩族的人。所謂冤家宜解不宜結，依我看，不可處死那幾個土家族人，但也不可放了他們，用他們來逼土家族人與你們簽訂城下之盟，兩族從今後，永不仇殺！」

岩旺聽得連連點頭。

那幾個父老却不大聽得懂蕭原的說話，岩旺便用傣語，向他們覆述一遍。

那幾個父老聽完後，沉默了一會，跟着互相看了一眼，忽然一齊豎起大拇指，往蕭原的面前一遞。

其中一個父老說道：「漢家兄弟，多虧你一言提醒咱們，我們都同意你的提議！」

岩旺知道蕭原聽不懂，便用漢語說了一遍。

蕭原知道那幾個父老都贊成他的提議，很高興。

「我還有一個提議。」蕭原對岩旺道：「除了用那幾個人逼使土家族人與你們訂立和約外，你們亦要與附近幾個寨子的人提議成立聯防，那樣，縱使土家族人日後反悔，你們也不用怕他們。」

「這個主意不錯！」岩旺馬上贊成。

跟着，他用傣語向幾個父老說了一遍。

那幾個父老馬上豎起大拇指。

岩旺高興地道：「他們都贊成你的提議。」

蕭原道：「大叔，你們最好與附近的幾個寨子取得協議後，才去與土家族人打交道，並邀請那幾個寨子的頭人一起與土家族人談判。」

「好主意，好主意！」岩旺連聲道：「漢家兄弟，我眞慶幸救了你。」

頓一下，又道：「咱們不能這麼便宜了土家族人，一定要向他們討點公道。」

蕭原正想說話，他忽然一拍大腿，疾聲說道：「是了，你身上的財物都被土多那惡人搜去了，我們就要他交還你被拿去的財物！」

蕭原想說話，岩旺擺擺手，決斷道：「就這麼決定！」

蕭原也很想得回那支匣子槍與勃朗寧手槍，至於錢財討不回，他也無所謂，因此，他沒有再說甚麼。

事情就這麼決定下來。

× × ×

岩旺是個說做就做的人，吃過午飯後，他分別派人到附近的幾個寨子，邀請各寨的頭人到清泉寨來商議聯防的事宜。

派出去的人在天黑前，先後返回寨子，向岩旺報告：每一個頭人都接受邀請，明天午前到清泉寨，共商聯防之議。

翌日，附近五個寨的頭人先後抵達清泉寨。

岩旺早已吩咐族人殺鷄宰羊，招待五個頭人。

酒席就擺在岩旺屋前的空地上。

空地上早已建了一個棚子，酒席就設在裏面。

岩旺不但請那幾個父老作陪，還請了蕭原。

各人坐下後，岩旺向五寨的頭人介紹了那幾個父老，最後，特別將蕭原介紹給五個頭人認識。

接着，他向五個頭人述說蕭原如何協助他們，打退土家族人的兩次偷襲攻擊。

那五個頭人頓時對蕭原另眼相看。

因為，他們都很敬重那些英雄人物。

蕭原正是他們所認為的英雄人物。

之後，岩旺便向五個頭人敬酒。

五個頭人還敬後，紛紛向蕭原敬酒。

幸好那種酒很淡，不然，蕭原不醉倒才怪。

因爲，他們的習俗是，敬酒時，雙方都要一口氣喝乾一碗酒，五個頭人向蕭原敬酒，他便要喝五碗，他雖然酒量不錯，但若是烈酒，一定會喝醉。

吃喝了一輪後，岩旺便向五個頭人提出六寨聯防，守望相助的建議。

那五個頭人聽完岩旺的說話後，毫不猶豫地點頭贊同。

原來，五寨都分別遭受過土家族人的欺凌，深感勢單力薄之苦，早有聯合別寨應付外敵欺凌之意，如今得清泉寨的頭人岩旺提議，正是求之不得，焉會不同意。

岩旺眼見五人贊同，高興不已，馬上取出一隻雄雞，斬下雞頭，將血滴在一個倒了酒的大酒碗內，首先捧起來，喝了一大口。

那五個頭人亦相繼喝了一大口，剩下的，由岩旺高舉過頭，向天禱告過後，酒在地上。

結盟的儀式便告完成。

接下來，由蕭原將六寨聯防的細節說出來，五寨頭人聽了後，都沒有異議。

接着，岩旺與五個頭人約定，五日後和他們一起在金光寨與土家族人訂立和約。

五個頭人一致贊成。

而金光寨乃是那個叫大力的頭人管轄的。

一切商議妥當，衆人痛飲起來。

× × ×

第二日，岩旺派出一個族人，將一封信送到土家族人的寨子去。

土多接到那封信後，於翌日派人送回一封信，信上表示於約定的那一日，到金光寨與岩旺商議釋放八個土家族人的條件。

岩旺收到復信後，馬上派人到五個寨子去，通知五位頭人於那一日齊集金光寨。

時光匆匆，轉眼間，便是第五日。

岩旺一大早便起身，吃過早飯後，便與蕭原，還有十個族人，趕往金光寨。

他們趕到金光寨，其他四寨的頭人早已趕到金光寨，大力頭人早已準備了酒菜，招待他們。

在入席之前，蕭原在岩旺的耳邊說了一番話，岩旺連連點頭，跟着招呼其他五個頭人，對他們說道：「五位頭人，爲了小心起見，以防土多那惡人明是來與咱們商談和約的事，暗中却指派族人偷襲咱們，因此，咱們要暗中加以防備，以免吃大虧。」

五個頭人被岩旺一言提醒，齊聲稱是，大力頭人馬上叫來一個族人，着他帶領族中的青壯年人，嚴加防備。

那個族人應命而去。

辦妥了這件事後，他們便安心地入席，吃喝起來。

吃過午飯後，土多仍未到來，岩旺與大力等五個頭人雖然不大耐煩，却不得不耐心等候。

「岩旺頭人，土多那惡人會不會變卦？」大力頭人終於忍不住，第一個開口說道。

「大力頭人，我猜他不會變卦的，事關他族中八個人的生死，他若是變卦，只怕他的族人不答應。」蕭原將他的見解說出來。

岩旺連連點頭：「大力頭人，土多那惡人再不情願，也不敢不顧八個族人的生死的，他一定會來的。」

其他四個頭人連連點頭，贊成岩旺與蕭原的說話。

土多果如蕭原所料，不敢不來。

不過，他足足要岩旺大力等人等了一個時辰，才慢慢的來到。

他帶了十二個人來。

當他一眼看到蕭原也在，登時目露兇光，惡狠狠地盯了蕭原一眼，似乎想發作，又忍住了。

大力頭人身爲主人，雖然對土多一點好感也沒有，仍然客氣地招呼土多坐下，待各人坐下後，大力頭人開口說道：「今日我們坐在這裏，是要與土多頭人商議訂立和約之事，土多頭人，你不會反對吧？」

（未完·二）

司馬洛傳奇故事／馮嘉·文

可飛·圖

迷城

飛行物體　內藏男女

那飛機最初出現的時候祇是雷達幕上的一個光點。

雷達幕可以探出是一架飛機，或者一件飛行工具，如此而已，並不能看出是什麼形狀。

這是機場指揮塔的雷達幕，他們倒不很關心這飛機的形狀，而是關心有一架飛機在此時到了此處。

這裡有許多航機升降，它們全部都是要向指揮塔請示，應該留在什麼高度、什麼時候降下來、應向什麼方向飛等等，這些都要由指揮塔編排。假如不作指示，自己主張，那些飛機就很容易撞在一起。

現在忽然來了一架並沒有聯絡及請示過的飛機，進入了範圍之內，指揮塔內的人員就大爲焦急。

他們看這飛機的路綫乃是要飛到這機場來降落，就大吵起來。有人用無綫電企圖與這飛機聯絡，另外又有人要向其他的飛機發出警告，叫他們離開這個範圍，以免發生危險。

首先看到這神秘飛機的是其他的飛機。

有一架民航機的機師說：「你看，我從沒見過這樣的東西。」

「這是怎樣的東西？」指揮塔有聲音問。

「這是——你看不見，我就說不出來。」

「媽的！」指揮塔的人說：「它沒有反應！」

「它可能是來自外太空！」那機師說：「有麻煩而需要逼降。」

「不要開玩笑！」

「我不是開玩笑，這是一件不明飛行物體。」

「沒有見過的款式？」

「這不是一架飛機，假如你看過水母，就是差不多了！」

「你不是說飛碟吧？」

「這是——我不能說它是飛碟，總之是一件不明飛行物體，我現在正在跟着它。」

「也許是——一個弄得古古怪怪的外壳？」

「外壳可以弄得很古怪，但是飛不得這麼快。」

那民航機應該是不加理會的，但是那不明飛行物體樣子實在太怪，好像一隻正在飛行着的藍色大水母，有些觸鬚拖在後面，那民航機就不能不跟一陣看看。

民航機師是最多機會看到這種古怪東西的，有時是在高空，一閃即過，他們也沒有報告，因爲沒有辦法証明，就不想被人指爲危言聳聽。現在，却似乎可以講了，因爲起碼雷達幕亦測到。

而且飛機上亦有乘客看到。

乘客也吵起來，却是意見不一，有些認爲應該緊跟着，有些則說不能載着他們冒這個險。後者是說得對的，民航機做他們的生意，責任是把他

們安全送到目的地，不是追踪不明飛行物體。

但機師還未能決定。

「看那速度！」機師與指揮塔內的人幾乎是一齊如此叫。

機師是看見那東西一閃就拋離它而遠去，隨即就看不見了。指揮塔則是看到這光點在雷達幕上很快移動一下。在雷達幕上也看到「很快」，就是非常之快。機師看到這一閃就走掉，就知道更不尋常，不是他所知的飛行工具可以做到。

這一閃，航機的機師就想跟踪也不能，不過他却担心相撞或者其他危險。

他說：「不見了！你看見嗎？」

指揮塔的人說：「還在，這眞難以置信！」

那不明飛行物體仍留在雷達幕上，祇是快移了一下，又恢復了剛才的大致速度。這是更難的，加速還容易，忽然這樣減速，幾乎是不可能的。以目前他們所知的科學知識是不可能的。

機師說：「它在什麼地方？」

指揮塔的人說：「看來暫時與你無關了，它是到我們這裡來的。」

跟着指揮塔的人就沒有空與機師講了。

那東西正向機場飛來，他們忙着企圖與之聯絡，却是得不到反應。而它却是直飛而來。

跑道上本來有一架飛機正準備起飛，此時亦匆匆離開了跑道，而其他準備降落的飛機亦是遠遠避開。

機場上一片忙亂，救火車及救傷車都準備出動。

他們雖然都避開了，仍然是不放心，因爲他們不知道這究竟是什麼東西，又不肯聯絡，未必就是會降落在跑道上的。假如隨便亂衝下來，那就不得了。

跟着，指揮塔也看見了。

大家都爲之目瞪口呆。

那航機的機師所形容的倒是沒有錯的。一隻巨大的水母。即使從其底部看也是像的，它的底部就像一隻巨大的水母的底部下面，那許多觸鬚則是紅色的，似乎像在着火，也有些像是燒紅了似的。

這東西的確應該是不能飛的，但它却是在飛，就像天空乃是一個海洋，讓這隻大水母浮過。

它就是如此直向指揮塔撞過去。

指揮塔的人也不知道它究竟是什麼東西，也來不及走避，祇能夠在地上伏下來。這雖然未必就可以使他們倖免於難，但是也總比較就這樣站着好一些的。

那奇怪的飛行物體發出了非常大的响聲掠過他們的頭頂上，看似很接近，原來還是相當高。

他們沒有見過這樣的東西，不知它的大小，因而對高度和距離都是不易看得準。假如是一架某種航機，他們見慣了，那當然一看就知道是有多遠以及多高了。

這東西掠過他們頭上又遠去了。

大家都在叫：「那是什麼？」

沒有人能夠說得出答案，甚至一個較爲接近的答案也是不能夠。

那東西不見了，但是在雷達幕上則是仍然可以見到。

它兜一個圈子，又飛回來了。

這又是甚爲可怕的事情。第一次沒有撞，並不等如說第二次就不會撞，要撞最好是撞在別處，例如荒野之中，撞在機場上那就不妙之至。但它又出現在視綫中了。

「看它的樣子像不大能控制！」

「它好像要在跑道上降下來！」這兩句合起來就不是很妙，引起一些相當可怕的聯想。

但是也沒有什麼辦法可以制止。

他們盡了能力聯絡都聯絡不到。

這一次，那東西是果然企圖在跑道上降下來了。

它降得很低。

幸而它總算能飛在跑道上的上空，應該不會撞着其他的飛機或是建築物。

「它會不夠距離！」一個指揮塔的人員叫道。

那即是說跑道太短了，亦可以說是它降落的速度太高。這些人看慣了，一看就看得出來。當然，除非這東西是另有煞掣本領，停得下來的。

也希望它是如此。

但這個希望是落空了。

那東西在跑道上滑行，看不見有輪子，祇是靠它那些「觸鬚」支持似的，然而這些「觸鬚」在跑道的表面上擦過，又擦起了許多火星，不知道這究竟會不會引起燃燒。

轉眼之間，它就到達了跑道的盡頭。

它仍然沒有慢多少，而跟着就一跳跳出了跑道之外。

那裏仍是平坦的草地，但再遠就不是了。

跑道是當然已盡用了距離的，跑道的盡頭之外就是再不能用以作爲跑道的表面的地方。

飛機在上面滑行，機輪的支架可能支持不住而折斷。這東西沒有輪子，但是它顯然亦是不能夠適應這樣的表面。

它在這上面跳動得很厲害，看來就像隨時要傾側跌倒似的，但又沒有倒下。後來，它就到達一片樹林。這就很難逃避一劫了。

它撞進了樹林中，它看來仍是比較任何所動的飛機堅固，那些樹木就像火柴枝似的不斷斷開及着火。但終於那東西還是停下來，炸成一個大火球。

那些救火車及救傷車都是飛馳趕去。

「希望這不會有輻射！」指揮塔中人說。

這實在很難講，照他們的科學知識水準來看，這樣的速度的飛行物體，就應該是用核子動力的，那麼一爆炸起來就會有輻射，甚爲不妙。

另一人說：「不是那麼强！」

這是科學發達的電腦時代，機場亦有探測輻射的設備，他們也可以從電腦中得到資料。普通的飛行工具爆炸，亦會有暫時一下較强的輻射，而電腦也能夠加以分析，知道强度如何，以及有些什麼危險性。此時電腦的報告就是正常的。

當然，這也不是可以安心的，因爲那東西還是正在燃燒，說不定還會有下一次爆炸。

在火完全熄了之後才能夠肯定。

但救火則是特別困難，就是因爲那東西深深地撞入了林中，而那是救火車進不去的地方，它所撞開的那條路亦是不宜行走的。普通飛機撞不得那麼深就要停住，救火車反而容易到達。

大致上，他們就祇有任由那東西燃燒了。他們全無辦法，沒有時間。尤其是對那東西全不明白。

有飛機升了起來，在遠遠的空中觀察。

空中看得較清楚，但也看不出是什麼。火焰及烟把那東西完全遮住了，祇知道那火燒得非常之烈。

並沒有波及任何屋宇及傷害人命，那是一件十分幸運的事情。

後來，在幾個小時之後，火也終於熄了。

是自己燒完了的。

救火車一直不能進去，救火員雖然可以步行進去，也未作此圖，因爲空中的報告指出，這樣的大火，救火員進去也沒有用。

即使在火熄了之後，救火員還是不能進去，因爲還有那熱量。那熱也要好一段時間之後才能散去。

這事成爲大新聞，不過却沒有照片。

報紙上有刋出火場的照片，還是報館自己僱直升機去拍攝的。但那祇是火。

火熄了之後也是一片亂糟糟的，看不出什麼。

據說那東西的樣子像水母，但祇是講而已，火場上剩下來的則不是水母的樣子。

稍後，就連火場的遺蹟也禁止攝影，當局是以保安爲理由。

那民航機的機師們看得很清楚，他們也祇是能講而已。但是乘客倒有照片。

民航機上通常都載不少遊客，遊客多有攝影機。在那短短的相逢時間之內，其中一個遊客就用帶在身邊的攝影機拍了下來。

其他的乘客想照着做也是來不及了。

這個乘客被作爲羡慕的對象，他亦非常珍視他所拍的照片。他就可惜他的妻子的電視錄影攝影機中沒有錄影帶，否則拍到錄影就更爲美妙。

但即使如此，照片還是可以賣到不少錢吧？

也許是的，不過「不少」的定義又不同。

這個人心目中的「不少」是太不少了。

當地最出得起錢的一間報館也出不起。

尤其是這人先見錢才肯出示照片。

兩天之後，他還是未賣出去。

第三天又來了一個買家。

這個買家摸上門來，這照片的主人懷疑地看着他。

這買家說：「你不是認爲我買不起吧？」

「本地最大的報館也……」

那買家說：「我不是本地的，我是世界性的通訊社的，那有分別嗎？」

這就大有分別，因爲世界性的市場，他當然是可以賣更多錢了。

那照片的主人把他請進去。

那個買家說：「我可以看看嗎？」

「買就買，」那人說：「看就不可以。」

「沒有看過我怎麼買呢？」那買家說。

「你看過了你就可以形容我的照片中所見的了。」那人說。

「這又不是沒有道理，」那買家掏出一疊鈔票來：「不如各讓一步吧！我給你一些看照片費，那你就沒有損失了。」

這也是一個合理的提議，那人亦答應了。

那買家交給他錢，他進房取出照片。

那買家看過了照片，點着頭道：「很好，價錢沒有問題。我猜你接受支票？」

「唔……支票……支票？」

「朋友！」那個買家說：「你要的是一個大數目，沒有人會帶着這許多錢在身邊的。」

「現在時間還早，」那人說：「你可以到銀行去拿錢來呀！」

那買家嘆一口氣：「好吧！你這個人眞難交易。我去拿錢，你簽了這張字據。你已經收了我一些錢，就作爲訂金，我有優先權，今天之內我不拿錢來你才可以賣給別人！」

他掏出一張紙來交給那人。

那人拿着小心地看。

那買家說：「你放心好了，這是印的，祇是物品和價錢我們塡上去。我們買這些東西有一定規矩。」

那人指着紙上的一段文字，說道：「我沒有說把底片也賣給你！」

那買家說：「我們刋登的照片不能

夠沒有底片，有法律問題時很難搞。」

「底片我不賣。」那人堅持。

那買家說：「你要明白，這東西是有新聞性的，不是古董，古董越舊越值錢，這東西却是新聞性過去之後就沒有價值了。」

「我把底片也給了你，我就什麼都沒有了。」那人說。

「你又想要錢又想保留？」那買家說：「你一定要作一個抉擇！」

「我不賣底片！」那人說。

「我把價錢再加多一些好了。」那買家說。

「加倍也不賣！」那人說：「否則我會成爲笑柄，我說我拍了下來，我却拿不出証明。」

那買家說：「這個不可以，我們刋出照片，你多晒幾張給朋友看，又有底片証明是你拍的，那很光榮。但我們用什麼証明照片是眞的呢？」

「這是你們的問題。」那人說。

「這個……」那買家說：「你倒使我懷疑你是否眞有底片了！」

那人立即進裡面去把底片拿出來，出示了之後又拿回裡面去收起。

那買家嘆口氣：「這情形很特別，我也作不了主意。價錢太高，條件又太苛，我要打電話回去向老板請示。」

那買家又說道：「我可以用你的電話嗎？」

那人說：「隨便吧！」

那買家過去打電話，對那邊的人低聲說：「一如所料，他不肯放棄底片。」

那邊的人說：「我們祇好自己拿了！」

「我就是這樣想，拿吧！」那買家說。對方收了綫，他却轉對那人說：「可不可以等他們覆電話到這裡來？他們要開會。」

那人微笑道：「可以。」

那買家放下電話走回來坐下，看看錶，說：「希望不超過一個鐘頭。」

那人亦是頗爲緊張，他是很希望成交的，但又必須依他的條件。

那個買家也是講得有些道理的，假如時間久了，他這些東西就不值錢了。

他在緊張之中覺得時間難過，就自然地逗那個買家談話，問一些有關新聞方面的事情，那買家也是很樂意解答，而且講得口沫橫飛。

也許他是希望搏取好感，使這人改變主意而把底片亦同時出賣。這個却是不可以的，沒有什麼詭計能夠令他放棄這些底片。

後來，電話響了起來了。那人過去接聽，正是找那個買家的，他把電話轉交。

那個買家說：「喂？」

對方是剛才那人的聲音，說道：「行了！」就收了綫。

那買家仍然說：「這樣嗎？很好！讓我跟他商量一下吧！」他這樣才掛斷了電話。

那人聽了也覺得情形不大好，這樣講法，也即是開會後不同意了。

那買家走回來說：「他們出不起這個價錢！」

那人說：「我並不是要賣底片……」

「你最好就是賣底片，」那買家說：「不過你既然不賣，我也不能勉強你。我明白你的想法。所以，我們決定祇買照片，不過價錢要低一些……」

他在那張紙上寫上了數目。

那人皺着眉頭。

那買家說：「假如你不反對，就簽了吧！我給你支票。我看，也用不着陪你到銀行拿錢了吧？」

那人考慮了一陣無可奈何地聳聳肩說：「好吧！」他心裡在想，不過是多幾張照片罷了。

「簽名吧！」那買家迅速開了一張支票。

那人說：「呃……我還是跟你一起到銀行去一趟！」他總是不放心收支票。

「很好，」那買家說：「現在就走！」

「請你等一等，」那人說：「我到裡面去換一件衣服。」

他到房中去換衣服。

換了一半才發覺有些不對，因爲他的窗簾本來是都拉開了的，此時却有一邊是拉攏了三份之一。他自己並沒有碰過窗簾，而太太又不在家。

他連忙走過去拉開窗簾看看，就看見原來那裡的窗花給拑斷了，這即是說可以讓人爬進來。有人進過來又走了，走之前把窗簾拉攏遮住，使這人不會那麼快就發覺窗子有問題。

這人幾乎哭了，連忙跑過去打開衣柜的抽屜，找尋收藏起來的底片，底片已經沒有了。

他立即衝出房外。

那個買家也不見了，沒有人在廳中，就沒有人能禁止他離開。門關着祇是能使人難進來而已。

那人開門已經不見人。

支票則仍留在桌上，照片則沒有了。

那人又氣又急，但是也毫無辦法，知道上當了。既然對方留下了支票，他就姑且拿了支票到銀行試試提款。

他却能拿到錢。

他仍不服氣，跑去報警，還有那張支票可以作根據，也許能找到對方。不過他出示的祇是現錢。

支票呢？支票已經兌了錢，警方再到銀行去替他查？

「你拿了錢，就是你接受了這交易。」接待他的探員說：「我們不能夠爲你到銀行去打探。」

「但是，」那人說：「我家失竊，我的窗子也給鋸破了。」

「你是不是要報警呢？」探員問。

「當然是的。」那人說：「他們偷了我的東西。」

「這個……可很難講。」那探員說：「你是拿了這些錢，你很難証明交易的條件。」

「但那人偷了我的底片。」

「你看見那人偷了你的底片？」探員說。

「不是他偷，他……我一直都看着他，他沒有機會偷，是他吸引着我的注意力，他的同黨偷的。」

「你看見他的同黨？」

「沒有。」那人說：「假如我看見，我就不會讓他……」

「你不能夠証明他有同黨了？」

「難道窗子是我鋸壞的嗎？」那人說。

「這是另一件事情，」探員說：「你家失竊，你不能說是那人做的。那人給你一張支票，支票拿到了錢，不是騙你的。假如他騙你，這就會是一張空頭支票。」

「你們究竟幫誰？」那人叫道。

「我祇是爲你分析事實。」警探說：「你失去的是很特別的東西，幾張照片，和一筒底片，你要証明你有這樣的東西才行。」

「我要証明？」

「這事我也聽過。」那探員說：「有許多人說他們拍到，但是連照片都拿不出來。」

「我有照片……但是我拿不出來。」那人說。他忽然大感後悔，因爲照片他祇是晒了一套，以免有相同的落在別人之手，他甚至等閒不肯示人。現在照片沒有了，底片也沒有了。

那探員說：「你拿了支票，兌了錢，開這支票的人是有錢的，他可以說那支票是其他的交易時所發出的。你很吃虧，你並沒有什麼証明。而且，我們也不能肯定，你是否收了錢之後又反悔。」

「豈有此理。」那人說：「你是幫他們的。」

「我們可以爲你調查一下。」那探員說：「不過照片的事，你要有証明，你也許需要自己找律師。人家不是開空頭支票，我們沒有什麼証據不能去找麻煩。」

「你的意思是找不回來了？」那人問。

「我不知道你究竟與他協議了什麼。」那探員說：「即使眞的如你所講，菲林與照片也很難找回。我的意見是，既然你已收了不少錢，你又承認有交易，你又看着那人沒有偷你的底片，也許偷底片是別人幹的事。能得這個價錢，你認爲不俗的話，也就算了。」

那人想了一陣，也祇好算了，他的確是已收了不少錢。

但他仍有一個印象，覺得警方是幫對方的。

警方也果然是幫對方的。

那照片的買家就是莫先生的人。

莫先生有一個龐大的反罪惡組織。

這些照片已經到了莫先生的總部。

莫先生的好朋友司馬洛也在看。

重要的當然是那些底片。

照片是那人自己冲晒出來的，遠不及莫先生的專家冲晒出來的那麼好。

現在，司馬洛與莫先生一起在看的是他們自己冲晒出來的照片，放得很大，在牆壁上的大銀幕上放出來。

莫先生說：「那人拍的時候拍得不太好，當然，時間太少，又出不得他選擇角度，這些都是原因。這些照片，我們是已經用電腦處理過，補好了其中的缺點的了！」

這是司馬洛早已知道的事情。

即使未有用電腦補過，還是很有價值。在此之前，他們祇是聽到過目擊者口中的形容而已，怎樣詳細的形容，都不及一張照片，而且口述也往往會變，有增有減，憑記憶的形容是太不準確了。

現在看見的是照片，照片是不會變的，它由看的人自己來判斷。

司馬洛說：「我總算看到了這東西的眞面目了！」

「是呀！」莫先生說：「你看像什麼？」

司馬洛說：「像是科學幻想電影的劇照，我就像是在看電影公司的宣傳。」

「但這都是眞的。」莫先生說。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司馬洛說：「這樣一件東西，應該飛不起來。」

他回頭望望房中的另外兩個人。

這兩個人是飛行方面的專家，究竟是不是可能，還是以他們的意見爲準。

其中一個科學家亦是承認如此。他說：「以我們今日的科技來說，這樣的東西，就是要飛都飛不起來。」

另一個科學家說：「人們常常說飛碟，實在是最不合飛行的原則……我們的飛行學原則，圓碟形的東西最難飛行，應該是三角形、尖長形的東西最好飛。」

第一人又說：「即使有更高級的科技，我還是會設計尖長或是三角形的飛行工具。」

司馬洛說：「我們不是有圓形的飛行玩具嗎？塑膠的飛盤，一擲出去，就可以飛行。不久以前我還看到電視新聞上有一個比賽在美國舉行，主人把膠的圓盤飛擲出去，狗追上前去，在未落地之前把它接住。」

「這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另一科學家說：「不應該設計成圓形的最好例子。那些飛盤要不斷轉動才能飛行，而把它擲出去之力，假如是用以擲尖長或是三角形的模型飛機，就可以擲得更快，飛得更遠，爲什麼要設計

成圓形，消耗那許多推動力呢？」

「而且，圓形的東西擲出去，也不能肯定它的飛行路綫和方向。」

「但是你們現在看到的却是剛好與你們的理論相反的東西。」司馬洛說。

那二個科學家不出聲，小心地看。

照片在銀幕上一片一片地替換，看了一張又換一張，不過每一張都分別不大，因爲當時祇有一個角度。

終於，其中一個科學家說：「可惜看不見底部！」

當時這「水母」是在比飛機低的地方飛行，因而看到的是它的頂部，拍攝到的亦是它的頂部。

但即使給他們來拍，也是不會拍得更好。

「底部有些觸鬚，」莫先生說：「就像水母，也像是電綫。」

第一個科學家說：「這些觸鬚也許有些道理，說不定就是用以把這個東西保持平衡的。我們以前從未見過這樣子的東西，所以也不能夠用我們的原理去推測。」

他們逐一逐一看那照片，但是不能單憑這寥寥幾張照片而明白它的結構，亦看不出是什麼材料。

後來，銀幕上這些照片取消了，而銀幕也改爲螢幕，映出一段之錄影。這些是那東西撞了之後，飛機在上空拍攝的，開始拍時已經是在着火了。

那東西第一次經過以及第二次再來降落的時候，竟然都沒有想到拍攝。事實上那時也是太過忙亂，最担心的是它會撞下來爆炸而造成災害。

後來，它在燃燒時，飛機就可以飛來飛去，加以拍攝。

也祇是看得到它在燃燒而已，火太猛烈，看不清楚它的樣子。

後來，燒完了，就沒有什麼剩下來了。

對此發表是沒有什麼剩下來。那「水母」是沒有了，但是却留下了一隻「蛋」。

那是一個巨大的蛋形金屬物。

巨大是不容易有什麼準則可言的，不過假如以蛋的水準來說，這就是很大了。大約等於一間十呎立方的睡房那麼大。

難以置信，經過烈火燒了這麼久之後，金屬的東西還是未熔掉，而且它的表面還是能夠保持光滑和閃亮。

直升飛機不斷把水吊來洒下去，而消防車也是盡量接近，用喉射水，幫助那個部份快些冷却下來。

水下去化成蒸氣升起。

這樣洒水下去似乎沒有什麼作用。

假如是森林大火，這可能是不大有用，因爲火太大，比較起來算是少許的水化成蒸汽，等於沒有，而水雖把樹淋濕，火的熱又很快將之烘乾，火燒到來時已經乾掉，樹又可以燃燒。不過此時火是已經熄了，祇剩下那熱，這樣淋下去，就可以把熱一點一點消耗掉。

這可以使冷却的過程加速。

之所以要加速，乃是因爲還有那個「蛋」留下來。

他們要快些看清楚那蛋，而且蛋內也可能有人，就要迅速減熱。

後來，終於已不熱了，就有一隊人員可以到達災場。

很奇怪，那水母已經沒有什麼剩下來。

而它的外殼似乎是很容易燃燒的東西，一燒就燒掉，不是熔化而已，而是可以燒掉。

那其中一個科學家說：「根據留下來的灰，似乎是某種塑膠之類，而大部份的儀器都是如此，一燒就沒有多少剩下來了。」

另一個科學家說：「飛行工具，第一是要應用燒不着的物料建造。高速飛行，與空氣磨擦就會生熱，一熱就要燒掉。當然，這是我們所知的原理。」

他不得不這樣說，由於眼見的情形與他們所知的原理是完全相反的。

錄影顯示救援人員們研究如何弄開那個蛋。

在情在理而言，那個蛋是不怕火燒的，那個水母外殼則是可以燒掉，那麼這奇怪的飛行工具之內假如是有人的話，就會躲入蛋內了。

也因此他們那麼急於退熱。

他們找不到有什麼縫口，不過後來，那個蛋却自己裂開了。就像一隻金屬復活蛋，分成兩半，有如兩扇門，有鍵相繫，亦有如一隻蜆的兩殼分開。

一男一女兩個人就睡在其中。

那裏面設備簡單，一些軟軟的墊料，使人不受震動之外亦有隔熱作用。

「溫碧霞！」莫先生說。他所指的是其中那個女的。

司馬洛還是第一次看這錄影，不過他已知有此事，不然的話，他看見了也會詫異地叫起來了。

他現在是重溫他未看過的部份。

溫碧霞乃是莫先生手下的一個人員。

也就是因此，這件事情在查明眞相之前需要保密。

起初是怕那蛋會爆炸之類，新聞界出動直升機也不准飛來。後來發現其中竟有莫先生的人員，就更加不准來了。

也因此，那個拍到照片的人，照片和底片都被騙走了。

「現在去看看那東西。」莫先生說。

他召來了一部電動的車子。

這是他在此地的一種設備。這裏是一個最大的總部之一，從某一個地方到某一個地方，如是步行，要很長

時間，有如打高爾夫球，爲了節省步行時間，就用這些電動車子。也像高爾夫球場上的代步車子，無聲地駛過一條又一條走廊。

電動的車子在這樣一個地方很好用。它的缺點是電力供應的動力用得不久，所以不能代替街上行走的汽油汽車。

但是在一個總部之內可以設很多充電的電掣，又隨時可以換車，換充了電的使用，用完了電的放下充電，那就很方便。

電動車把他們送入一座巨大的地室。

那蛋就放在裏面。

成羣科學家仍在研究。

司馬洛雖然也是一個知識豐富的人，但並不是每樣都是專家，他的來對那些科學家們的研究不大有帮助，他祇是幫助自己，觀察和了解。

那些科學家對他解釋，那蛋是某種很堅固的合金，也很能隔熱，不過最主要的隔熱之物就是其內那些墊料。合金的成份知道，也可以製出來，但是那些墊料的成份則是不明。

「沒有空氣。」司馬洛說。

那個蛋內並沒有供應空氣的設備，人在裏面也許不會熱死，但應該很快就窒息而死。

「也許就是因此，這兩個人陷入了冬眠狀態，」莫先生說：「他們不需要很多空氣。」

「我們去看看。」司馬洛說。

電動車又把他們送到另一個部份。

那裏則是病房，溫碧霞與那個男人就各睡在一張床上。

他們都正在接受研究，有很多儀器以及電綫駁在他們的身上。

由電腦顯示出心臟每分鐘祇跳兩次。

一位醫生解釋：「他們是活着，但是機能暫時停頓，祇需要很少量空氣。」

兩個人果然是如死屍似的躺在那兩張床上一動不動，眼睛閉着。

莫先生說：「就是不醒。」

當然，假如醒過來就好辦了，溫碧露是他們自己的人，可以對他們講清楚發生了什麼。即使不是自己人，也可以問話，但是睡着了就不能問。

司馬洛說：「冬眠狀態是爲了在那個蛋的裡面生存，他們現在已經出來了，卻還是不醒。」

那醫生及莫先生都是顯得甚爲担心。

醫生說：「我們不能使他們醒過來。本來，在科學上是可以把一個人冷藏而使其暫時一切停頓，卻不死掉的……」

「現在卻不是冷藏。」司馬洛說。

那醫生說：「也是因此，我們懷疑是用了某種藥物，這裡面也許有某種藥物，能使他們失去知覺，但這是一種我們不了解的藥物，我們檢驗不出來，就沒有什麼辦法好想了。」

「等，」莫先生說：「目前祇好等，他們應該會睡醒的。」

司馬洛看看醫生：「你認爲他們會睡醒嗎？」

醫生說：「希望會！」

莫先生領司馬洛進了另一間房間，裡面放着兩個人換了下來的衣服。

那是在蛋內時穿着的。這些是很簡單而質料良好的棉布衣服，很舒服而寬闊，款子則不是他們見過的款子。

莫先生說：「這是他們的衣服。」

本來衣服有許多款子，新款就是別人未見過的，而且新款常常出現，但他們二人都是穿相同的款子，是一樣的，祇是內裡不同，看來他們到過的地方，也許就是這飛行水母來自的地方，那些人都是穿這種衣服。

有這些人？來自何處呢？

莫先生說：「等溫碧霞醒過來可能要等很久，也許她永遠不會醒過來。」

「這個男人是誰？」司馬洛問：「查不出來嗎？」

「還未查出來，」莫先生說：「我們已經由電腦在調查了，沒有證件，但是有指紋。」

假如這人有犯罪紀錄，就很快可以查到，但是沒有犯罪紀錄，就比較難。他總有證件，有證件就有指紋紀錄，不過世界如此之大，有那許多良民都有證件指紋紀錄，就要用相當長的時間去查。假如不是電腦時代，這簡直是一件近乎不可能的事情，做得到也可能要用許多年的時間才行了。

莫先生說：「還有什麼問題嗎？」

「回到你的房間去吧！」司馬洛說。

他們回去，就是研究溫碧霞在失踪之前進行的任務。

她是一個已經失踪了三個月的人員。

在此之前，她是奉命去滲入一個叫「宇宙之光」的神秘團體。

這個團體又不像是一個很邪惡的團體，有些人認爲這些是吃飽了飯太空閒而找事做的人。這個團體任何人都可以參加，它的活動就是間中來一次在荒野中的大集會，等待外星人從太空來把他們接走。

他們就是在荒野中露營集會，討論太空的事及不明飛行物體等等，並不是做什麼荒唐的事。

也有警方的人員滲入其中調查過，回來的報告就說那是一羣傻瓜。

他們唯一不明的地方就是爲了等待「拯救」而放棄他們的正事。既然要離開地球，那麼地球上的事情也不必那麼重視了。但是他們又不是像有些邪教那樣，要把財產奉獻給教主。他們有些有財產的就分給家人，有些沒有財產的就做散工維持生活，等待迎接的大日子。

他們一年有幾次這樣集會，計算

好了那時太空船就會到來。但是已經許多年了，還是沒有來。

那些日子是一位基瑾博士計算出來而留下來的，但基瑾博士已在幾年之前不知所踪。這個人的失踪並沒有使那些人散掉，而且還增强他們的信念。他們認爲基瑾博士一定是先被接去了，因此他會引導太空船回來接他們。

溫碧霞就是滲入了他們的中間。她却是去找尋兩個逃犯。有綫索顯示兩個逃犯是加入了「宇宙之光」而藏身於其中一個會所內。

幾個月之前又有一次集會，溫碧霞也參加，之後就沒有了消息。

連查問也很難，因爲那一次集會有三千多人，事後又各散東西了。即使他們不散去，三千多人，逐一問話，也是不可能的事。

基瑾博士失踪了，他仍留下了相當完善的組織，許多地方都有分會，是由那些人交會費維持的，沒有錢交會費的人可以不必交。

但是溫碧霞的下落則是連問這些分會都不能，因爲她不是正式入會的會員，並無紀錄。這些集會，不是會員也一樣可以參加，祇要信。

司馬洛說：「現在不必找了，她已經回來了，祇是睡着了而已。」

「你相信太空船的事嗎？」莫先生問。

這件事情，另一個保密的理由也是因此。溫碧霞參加那個集會，似乎眞的弄回來了一艘太空船之類，假如公佈眞相，那些會員當然大爲狂熱，而其他相信而不是會員的人亦是會大爲狂熱，這必然會引起大混亂。

司馬洛說：「我並不相信，不過却眞的弄回來了一件了。」

莫先生說：「我也不是不相信，也不是相信，而是時間的問題。宇宙間，時間動輒以億萬年計算，譬如我們看見一顆星，那是會在幾百萬光年之外，即是光要行幾百萬年的距離，也即是說我們現在看見的光，是幾百萬年之前出發，現在才到達。假如這星今日毀滅了，我們也要幾百萬年之後才知道。幾百萬年是多久？我們人類科學發達了多少年？眞正發達不過幾十年而已，而可能我們在幾千年之後就要毀滅了。幾千年在宇宙中不過是一瞬之間。我相信宇宙的某處可能有與人類差不多的生物，但是要多麼巧合才能在相同時間內存在呢？也許他們在我們存在之前早已毀滅，也許在我們毀滅之後才開始存在。科學發達，還要想辦法解決時間問題，飛行幾百萬年甚至幾千萬年才能來到，還要是我們對這事感興趣起來時來到？」

司馬洛說：「對這種事情，我本來也是如此看法的，不過，擺在我們面前的東西卻似乎是正在打我們的嘴巴。」

「正是呀！」莫先生說：「我們並不是祇聽到了一些傳聞或是看到了一些幻象，而是手上有人有物。」

「那我們就要假定。」司馬洛說：「溫碧霞參加那個集會，而到了某一個神秘的地方。這地方不是我們這個世界的人研究甚麼科學的秘密基地，否則你的組織會知道。她遭遇了某些事情，而乘坐這奇異的飛行物體逃了出來的。這東西祇有她和這個男人，也許是這個男人帶她逃出來，一定是逃者。他們都是不大會操縱這東西，而且祇有他倆和這東西逃走，假如有他人操縱，那些人在墮下之前亦會躲進那蛋內了。那蛋是用以生存的工具，萬一要撞時他們可以躲進去避。他們進去了之後，內裡有某些設備使他們進入冬眠狀態，如此就沒有空氣也可以活很久。但他們似乎不懂得如何醒過來……也許這設備是等待救援人員來救的。」

「是呀！」莫先生說：「但假如是在一處救援人員不能來的地方呢？」

司馬洛不出聲。

莫先生說：「那又如何呢？」

莫先生的作風，常常是自己知道的事情而不講，要別人開口的，司馬洛最明白，於是他又說：「我們剛才從錄影中看到，那蛋是自己彈開的，我們的救援人員弄不動它，它祇是自己彈開。」

司馬洛點頭同意：「假如有這樣好的科技設計這樣的東西，也是應該會在安全的時候自己彈開，否則其內的人終於還是會窒息而死的。彈開了之後，裡面躲着的人就應該醒過來了，但是仍未醒過來，豈非任人魚肉？答案應該就是溫碧霞兩人不全懂得用那些設備，他們就沒有醒過來的能力。」

莫先生嘆一口氣。

「因此他們像得不到適合的解藥之類，就可能不會醒過來了。」司馬洛說。

莫先生用手搓着下頷。

司馬洛又說：「他們是逃出來的，那麼，就應該會有人找他們。」

莫先生說：「等那些人找到來，爲我們解謎嗎？」

司馬洛不由得感到一陣陰冷，他說：「能夠製造這樣的飛行物體的人，一定也可以製造很犀利的武器，恐怕我們不是敵手。」他不由得四面望望，這裡也未必安全。

莫先生說：「但另一方面，也許那些人不必來找。那飛行怪物已燒掉了，逃出來的人又不醒來，不會說話，那又有甚麼值得担心呢？」

司馬洛聳聳肩：「也許是這樣，既然如此，就要我們去找他們了。」

莫先生說：「找是一定要找了！」

司馬洛伸手按了一個按鈕，墻上的光幕就出現了兩個男人的照片及資料——就是溫碧霞去找尋的那兩個逃犯了。

她是爲了找他們而遇到這事。

這兩個人，看來却又似乎與這種怪事無關。

這其中一人是叫卡羅士。卡羅士是一個金融界的大騙子，他在証券市場上混，創辦了好幾個基金會，接受公衆的投資。他本人是一個經濟奇才，不過也許正是因此，他明白在股市上，奇才也不一定賺錢，別人的錢在自己的手上，那才是必賺的錢。

他就這樣把天文數字的投資本金帶走，逃掉了。這引起了很大的風波。卡羅士也許是因爲祇懂經濟而不懂人性，他逃掉了，執法的人找不到他他就無事，但有些損失了錢的人却不講法律，其中一個存錢最多的人乃是一個黑社會人物，他的目的並不是要投資賺錢，他是負責爲他的組織把錢「洗淨」的。那即是說，黑社會組織得來的錢不能就此存入銀行，這會使稅局及政府查問來源的。因此就有許多正當生意作爲幌子，錢轉一轉，當是這些正當生意賺回來的。

投資股市，可以賺非常多錢。這個人就是把很大的一筆資金放在卡羅士的公司。但是他與卡羅士也有一個私人的協定，就是不必卡羅士眞的拿去投資，卡羅士祇要僞造一些買賣股票的帳單，証明這些本錢變動了十倍，他就可以把其餘見不得光的九份錢當作是賺回來的，經卡羅士的公司開出支票交回。

卡羅士開出的支票却是全部不兌現的。

卡羅士認爲最容易吞下的就是這人，這人的錢來源見不得光，失去了也不敢聲張。

這個人是不敢聲張，但錢也不是他的，他背後的老板要他殺卡羅士，把錢拿回來。

這個人去找卡羅士，也失踪了。

看情形，他似乎是與卡羅士臭味相投或是惺惺相惜，由於他也是一個經濟奇才。

總之他沒有殺卡羅士，沒有把錢拿回，人也沒有回來。也許他改變主意，要與卡羅士共享。

這個人是叫高察克。

高察克久久沒有消息，他的後台就知道不妙，下令兩個都找回來，兩個都要殺。

卡羅士與高察克都不能安享那些錢，一直在逃。

莫先生的組織也是想找到這兩個人。卡羅士可以証明那些錢是來自高察克，而高察克可以提供很多內幕，莫先生的組織就可以給這黑社會組織一個大打擊。有這藉口就可以把他們的許多財產沒收，他們是爲了得到錢而爲非作歹，沒收了他們得到的錢，那當然就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了。

「找他們有沒有用呢？」

「還是要找他們。」莫先生說：「未找到他們任務就未完成。而且，也許他們亦可能知道溫碧霞究竟遭遇了什麼。」

司馬洛搖搖頭：「我不明白，卡羅士也許不知道厲害，但是高察克是最知道的人。」

高察克就是因爲卡羅士捲走了錢而去找卡羅士，他不但要拿回那些錢，還要取卡羅士的命。他也一去不回，那他的後台老板就更非要他的命不可，這應該是不可能的明知故犯的事。

本來，有一個可能性就是，高察克找到卡羅士，却給卡羅士殺掉了，那高察克一去不回就很合理。但是有人看見高察克與卡羅士出現在一起。高察克與卡羅士一起出現，他就應該可以把卡羅士帶回來，或是找人來幫忙把卡羅士帶回來，但高察克沒有這樣做，似乎就証明他是已經與卡羅士同流合汚了。

莫先生說：「找到他們時，他們就可以告訴我們爲什麼了。」

「你已經派了許多人在找。」司馬洛說。

「高察克的後台老板也是派了很多人在找。」莫先生說。

「我也應該參加找尋。」司馬洛說：「不過，我又用不着那麼急於起程。還沒有目的地。」

「也許這裡是一個目的地。」莫先生說。

他按了按一個按鈕，墻幕上又換了景。

（未完・一）

上文提要： 賽孫臏和他的大師兄有怨隙，他的大師兄知道陸翰飛問「偕隱歌」字句之謎，想知道其中秘密，暗中跟踪他們，跟着玄妙觀主、金蛇叟荆山民、黔幫首領獨角龍王沙無忌、副當家六指頭陀卜勝也趕來，要索看石鼓上拓本眞跡，衆人糾纏不清，陸翰飛和楚湘雲只好且戰且走，而在暗中似乎有人協助他們，將玄妙觀主和卜勝用暗器打死……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斧環傳奇

報知方丈踪跡　同往厲山尋覓

陸翰飛忙道：「妹子，快來！」

兩人飄落地面，陸翰飛俯身一瞧，只見這人年約四旬，一張黑臉上滿生短髭，手中握著一柄虎頭鈎，生相不善，此時直挺挺的一動不動，業已氣絕多時！

不由劍眉微皺，回頭道：「這人已經死啦！」

楚湘雲背著臉，悄聲道：「大哥，你快瞧瞧他怎麼死的？是不是也中了『透骨陰指』？」

陸翰飛急忙依言仔細一瞧！誰說不是？這人眉下赫然凹下黃豆大粒！

心下不期悚然一驚，迷惘的道：「妹子，你猜得不錯，跟在我們身後的果然是他，這人和六指頭陀死得一樣！」

楚湘雲輕聲道：「大哥，我想這人也許在暗中保護我們！哦，這具屍體，如果留在這裏，明天不知引起多少痲煩，大哥，你索性把他丢到野外去吧！」

陸翰飛點點頭道：「妹子，時間不早，你還是先回房去吧！我去去就來。」

說著挾起屍體，雙脚一頓，人已縱出牆去。

楚湘雲不等陸大哥回來，那肯回轉，也跟着縱身上屋，心中想著那個使「陰骨透指」的人，何以要一直跟著自己兩人？

這人又怎會無緣無故的死在窗下？

當然，唯一的解釋是這人也聽到了江湖傳言，覬覦石鼓拓本而來，才死在「透骨陰指」之下！

那麼隱身暗中的人，跟蹤自己兩人的目的也是爲了那張拓本。

楚姑娘想到這裏，只覺自己兩人，簡直已成了江湖中人追逐的目標，隨時隨地，都可能發生意外，除非早日趕上少林……

正當她還在屋中沉思之際，陸翰飛業已很快回轉，瞧到楚湘雲還在屋等候，便催著她回房安息，自己也回轉房去。

一宿無語，第二天清晨，兩人繼續上路，楚姑娘把自己想到的，都告訴了陸大哥。陸翰飛也有同樣感覺，兩人略一商量，覺得白天路上行人較多，不便施展輕功，不如中午落店，改爲晚上趕路，就沒有驚世駭俗的顧慮。

一路加緊脚步，中午時分，趕到金家鋪落店，休息了一個下午，晚餐之後，繼續上路。

果然，這樣走法，比先前不知快了多少。兩人曉宿夜行，第三天未牌時刻，便已趕到嵩山脚下。

古木參天的少室北麓，黃牆碧瓦，覆蓋著重重殿脊！千百年來，名震江湖的武術發祥聖地少林禪寺業已在望！

兩人剛一走近山麓，瞥見一條兩

邊古木森林的山道上，忽然走出兩個手持禪杖的灰衲僧人，迎了上來，朝陸翰飛打訊道：「這位小施主可是從南嶽來的陸少俠嗎？」

陸翰飛還禮道：「在下正是南嶽門下陸翰飛和北嶽門下楚湘雲，求見貴寺靈岩大師而來。」

左邊一個僧人慌忙合十道：「敝寺代理方丈恭候多日，兩位請隨小僧來！」

說著就欠身肅客，引著兩人往寬闊山道走去，不多一會，山道盡頭，現出一片廣場，莊嚴肅穆的少林古剎，巍然矗立！

中間四扇高山大門，緊緊閉著。

灰衲僧人引著兩人從右側一個月洞門進去，只見兩邊房舍林立，有若城市中的街道一般。

轉彎抹角的走了一會，進入一座小圓洞門，綠篁深處，現出一幢精舍！

三人剛一走近，便見一個小沙彌迎著出來。

灰衲僧人趕快超前幾步，說道：「你快稟報方丈，南嶽的陸少俠來了。」

小沙彌答應一聲，轉身往裏走去，一陣工夫，只見從精舍中大步奔出一個白髯飄胸的灰衲老僧，那不是靈岩大師是誰？

他一眼瞧到兩人慌忙合十道：「阿彌陀佛，小施主怎的今天才來？」

陸翰飛、楚湘雲也趕緊上前見禮，便由靈岩大師肅客入內，在一間佈置雅潔的客室落座，小沙彌替兩人端上香茗，便退了出去。

陸翰飛方才聞知客僧人稱靈岩大師爲代理方丈，便可証實自己所料不錯，和師傅南北雙嶽齊名的「中州一僧」靈山大師，果然也已遇害。

心中想著，便朝靈岩大師拱手道：「大師臨行之時，一再囑咐晚輩來此，想必大師定有賜教？」

靈岩大師手指默默撥著唸珠，臉色凝重，點頭道：「老衲前去南嶽，確有許多未曾明言之處，更因此事關係敝寺極大，所以只好請小施主屈駕武林，才能詳談。」

陸翰飛忍不住問道：「大師那天出示先師亮銀袖劍，莫非靈山大師也……」

靈岩大師慈祥的臉上倏然一變，搖搖頭，又點點頭道：「老衲風聞北嶽司空大俠也是被賊人用亮銀袖劍所傷，小施主這般猜測，也未嘗不對。」

說到這裏，微微頓了一頓，又道：「兩位小施主並非外人，老衲也毋庸隱瞞，掌門大師兄，業已失蹤多日……」

他這句話，不由聽得兩人同時一怔。

「靈山大師伯失了蹤？」

陸翰飛想起那晚明明看見那支亮銀袖劍上，還凝著紅血迹，南北雙嶽都死在亮銀劍之下，靈山大師不可能獨免？

難道靈岩大師此話，還有不實之處？

心念轉動，不由抬頭道：「那麼大師出示的那支亮銀袖劍，不知傷了貴寺何人？」

靈岩大師道：「掌門大師兄究係何時失蹤？已頗難確定，本寺僧侶，未奉掌門人法諭，不准擅入方丈室一步。老衲因大師兄多日不出，心中奇怪，才要靈峯師弟一同入內，發現平日伺候大師兄的小沙彌，背上插著一支亮銀袖劍，倒死血泊之中，同時大師兄業已不見了，老衲因亮銀袖劍乃是簡老檀樾之物，才偕靈峯師弟趕上南嶽，不想尊師已遭賊人毒手，哎，連司空大俠也同時遇害！」

陸翰飛、楚湘雲都沒有作聲，只聽靈岩大師又道：「不過據老衲推想，這一變故，完全起因於掌門大師兄和兩位尊師的十年之會，大師兄和令尊師三人，在方丈室談些什麼，老衲一無所知，但近日江湖上謠傳，金玉雙奇在石鼓上，留下四句歌詞，就是指示兩位異人藏寶之處。據說簡老檀樾發現之後，怕人知道，就在拓下一張之後，把原來歌詞改去，而且這張石鼓拓本，正是這次五嶽三奇聚會研討的重心……此話雖是江湖傳言，但其中不無可疑之處，因爲據小施主見告，令師遇害之日，就失去了那張石鼓拓本。試想以大師兄和兩位尊師，武功見聞，何等淵博？也許確已發現了石鼓拓本的秘密，才引賊人覬覦，因此劫持大師兄，和殺害兩位尊師的目的，無非奪取金玉雙奇的珍藏。」

陸翰飛道：「大師對劫持靈山大師伯和殺害先師的惡賊，不知可有眉目？」

靈岩大師黯然道：「大師兄和兩位尊師號稱『五嶽三奇』，天下之大，雖然人上有人，但是要想在舉手之間，能夠殺害南北雙嶽，尤其要在少林寺劫持大師兄，除了三支亮銀袖劍之外，絲毫不留痕迹，老衲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人來？」

楚湘雲忽然心中一動，插口道：「大師可記得那個伺候靈山大師的小沙彌，除了被亮銀袖劍刺傷致命，可有旁的傷痕？」

靈岩大師想了想，搖頭道：「當日靈峯師弟詳細檢查的結果，除劍穿左胛，肺腑受創致死，別無傷痕……唔，靈峯師弟還說他眉心略呈下陷，只是腦骨完好……」

陸翰飛聽到這裏，不由全身一震，驀地站起身來，切齒道：「果然是他！」

靈岩大師目射奇光，急急問道：「小施主說的是誰？」

陸翰飛切齒道：「此人可能就是害死先師的惡賊，只可惜當時晚輩沒注意先師眉心，是否陷落。」

楚湘雲代他接著說道：「我們只聞其聲，不見其人，只是此人擅長一種『透骨陰指』的功夫。」

「透骨陰指！」靈岩大師大師聽得臉色一變，驚駭的道：「殘心神君並無傳人，他的『透骨陰指』失傳已久，武林中還有誰會這種功夫？」接著又唔了一聲道：「兩位可否把詳細經過見告？」

陸翰飛當下就把自己兩人如何巧遇東方矮朔，如何同去石鼓山，發現四句歌謠，已被人竄改，如何繞道武陵山，求見賽孫臏，以及賽孫臏要自己兩人，一個月之後，在石鼓山相見……

他堪堪說到這裏，靈岩大師忽然左手一搖，止住陸翰飛話頭，雙目精光暴射，注視窗外，沉聲喝道：「窗外何人？」

話聲未落，只聽窗前不遠，突然響起一聲陰森冷笑！「你們方丈，就在厲山山神廟中！」

這一聲陰森冷笑，陸翰飛聽來極熟，正是跟隨自己兩人身後，屢使「透骨陰指」殺人的人！

他聽音入耳，不禁劍眉一軒，猛地站起身來！

靈岩大師鎮靜的搖搖手道：「此人業已去遠，小施主請繼續說下去吧！」

陸翰飛臉上一紅，依言坐下，然後又把自己兩人從竹伎坪出來，如何遇上金蛇叟、獨角龍王等人。一直說到一路前來，似覺暗中有人跟蹤，以及在荊門山客店，發生的事故，詳詳細細說了一遍。

靈岩大師靜心諦聽，直到陸翰飛說完，長眉微皺道：「小施主此行，收穫不少，不過兩位無意之中和金蛇叟荊山民，以及黔帮結下樑子，此後在江湖上可得小心。」

說完，便徐徐闔上雙目！

陸翰飛、楚湘雲見他似在沉思之中，一時不敢出聲驚擾。

過了半晌，只見靈岩大師雙目乍睜，兩道湛然神光望著窗外，喃喃的道：「准是此人無疑！」

陸翰飛喜道：「大師已經知道此人是誰了？」

楚湘雲也睜大眼睛，急急問道：「大師，你說這人是誰？」

靈岩大師瞧了兩人一眼，點點頭道：「賽孫臏說的不錯，掌門大師兄和兩位的尊師，只不過發現了兩百年來沒有人注意的石鼓山那四句歌訣和金玉雙奇的藏寶有關。這就是說，他們三人也僅僅解開了『黼』『佩』兩字的秘訣，於是南北雙嶽，就遭了毒手，大師兄也被人劫持了去。」

陸翰飛見他答非所問，正待開口！

靈岩大師又道：「當時簡老檀樾發現了石鼓的歌詞，想必確不定是否和武功有關，才用墨拓下，趁十年一會之期，帶來供三人研究。老衲從兩位尊師全都遭人害死，而大師兄只是失蹤一點上猜想，這發現石鼓歌和金玉雙奇藏寶有關的當是大師兄無疑！因為此人要殺害南北雙嶽？無非殺人滅口，使此一消息，不致外洩；所以要劫持大師兄，因為大師兄即能參悟『黼』『佩』兩字，自然也可參悟出和藏寶有關的『負』『戴』兩字，因此他要劫持大師兄，留下大師兄一個活口，逼他說出藏寶之處……」

「啊！」楚湘雲啊了一聲道：「大師猜得不錯，事情準是這樣！唉，這惡賊當眞心狠手辣！」

靈岩大師沒有理會，續道：「賽孫臏最後兩句也說得不錯，前代高人要留下絕世武功，自然另含深意，決非憑空臆測，所能解釋。大師兄能觸發靈機，參悟前面兩字，未必就參詳得出後面『負』『戴』兩字，那人在威迫利誘下，見大師兄確實說不出藏寶地點。於是也想到賽孫臏令狐宣頭上，但他和令狐宣有隙，又深知他那幢竹屋的厲害，不敢貿然進去……」

陸翰飛悚然一驚，問道：「大師是說殺害先師和劫持靈山師伯的，就是賽孫臏的師兄？」

靈岩大師微微點頭道：「這是老衲根據小施主所說，和各方面的蛛絲馬跡，拼湊起來的假設，是否如此，尚待事實証明，小施主且等說完了再問！」

陸翰飛、楚湘雲同時點了點頭。

靈岩大師又道：「那時正好小施主兩位，尋上竹伎坪去，他當然知道兩位找賽孫臏的目的，因此出聲指點，跟你們安然進入竹樓。」

「啊！」楚湘雲聽了情不自禁，又啊了一聲。

靈岩大師道：「那知你們闖進竹屋，賽孫臏已知他師兄的陰謀，是以故作不知，將計就計，把他引入彀中。而且說到緊要之處，遽爾住口，發動埋伏，不料那人一身精湛功夫，破門而出，因此後來賽孫臏約你們一個月之後，前去石鼓山的話，他就沒聽到，當然他在猜想之中，賽孫臏已把『負』『戴』兩字的秘密揭穿，告訴了你們藏寶之處。」

他頓了一頓，又道：「因此，你們兩人遇上危難，他必須出手，暗中保護，譬如辰州玄妙觀主，黔帮的六指頭陀卜勝，和荊門客店中的夜行人，都在他『透骨陰指』之下，送了性命……」

楚湘雲忍不住道：「那麼他怎麼不向晚輩兩人下手？」

靈岩大師道：「這就是他陰沉之處，他認為你們已知藏寶之處，又急於趕來少林。在他想來，五嶽三奇，誼如一家，如今消息傳開，已引起江湖上大家注目，你們人單勢孤，當然是向少林寺求助而來。那麼自然也會把賽孫臏說出的話，告訴老衲，這就是他跟蹤兩位，在窗前偷聽的原因。」

楚湘雲道：「其實『負』『戴』兩字，賽孫臏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呀！」

靈岩大師藹然笑道：「但他只要知道一個月之後，賽孫臏和你們約在石鼓山見面，這句話已經很夠了！」

「啊！」楚湘雲聽得恍然大悟，驚啊道：「所以他說出了靈山大師伯藏匿之處。」

靈岩大師點了點頭。

陸翰飛劍眉剔動，切齒道：「這樣也好，一個月之後，我們好歹也和他一拚！」

靈岩大師道：「賽孫臏說的不錯，師仇固然不共戴天，但以兩位目前的功力，即使和他遇上，也無非白白送死，報仇一節，我想的確也不可操之過急！」

楚湘雲道：「大師方才這番推測，說得如同親見，不知賽孫臏令狐老前輩的師兄，究係何人？」

靈岩大師搖頭道：「江湖上只知賽孫臏令狐宣，早年被他師兄刖斷雙脚，因他機智過人，又精擅機關消息和奇門之學，聞名武林，至於他師承來歷，和他師兄是誰？恐怕誰也說不出來。」

說到這裏，小沙彌已在客廳上擺好一席素齋。

靈岩大師起身道：「兩位遠來，請先用餐，敝寺自從大師兄失踪之後，寺中高手，大半已派下山，如今大師兄即有著落，老衲立刻動身前往厲山，兩位尊師和少林寺淵源極深，大家不是外人，何況一月之期，為時尚早，兩位不妨在少林寺稍作盤桓，屆時老衲當盡帶少林精銳，同往石鼓山和他一拚！」

陸翰飛連忙起身作謝，一面說道：「靈山大師伯即在厲山，事不宜遲，晚輩兄妹，跟大師同去，也好聽候差遣。」

楚湘雲道：「對啊，我們自然和大師同去。」

靈岩大師沈吟一會，點頭道：「兩位既然願意同去，自然再好不過，那麼兩位快請用餐，老衲還需安排一下寺中瑣事。」

陸翰飛道：「大師只管請便！」

靈岩大師雙手合十，向兩人道：「那麼老衲少陪！」

說着，匆匆就往精舍外走去。

陸翰飛、楚湘雲也不再客氣，便自吃喝起來。

＊　＊　＊

兩人堪堪吃畢，正好靈岩大師也手持禪杖走了進來，向兩人笑道：「出家人清菜淡飯，兩位怕吃不慣吧？」

楚湘雲抹抹嘴，笑道：「這素齋好吃極了，有機會我還想來叨擾呢！」

陸翰飛見他鑌鐵禪杖上，掛着一個小小包裹，這就問道：「大師，我們是否立刻動身？」

靈岩大師點頭道：「不錯，我們此刻動身，要到臨汝投宿，那麼後天黃昏，剛好趕到厲山了。」

楚湘雲啊道：「大哥，那我們得快走咯！」

靈岩大師也不再客氣，領着兩人，往寺外走去。

靈岩大師因陸翰飛、楚湘雲兩人年齡不大，想來內功有限，是以下山後，還不敢走得太快。

那知走了一陣，發覺兩人緊追在自己身後，絲毫不見吃力！

不禁脚下加緊，走了一陣，只見兩人依然亦步亦趨，跟隨着自己並沒落後，心下不由大奇，回頭道：「兩位小施主，輕功大是不弱！」

楚湘雲聽靈岩大師稱讚自己，不由咭的笑道：「這叫『八步追風』，就是那個東方矮朔公羊叔教我們的。」

「八步追風？」靈岩大師可從沒聽過輕功中還有「八步追風」這個名稱。

但瞧他們身法輕靈，起落之間，即使身懷上乘內功的人，也不過如此，不由得大是驚訝，搖頭道：「此藝我未曾見過，老衲今晚算是開了眼界！兩位小施主如能在內功上勤加修練，這身輕功，便可獨步武林了！」

一老兩少，趕到臨汝，才不過亥時光景，當下就在大街上找了一家客店過夜。

第二天繼續上路，一路並沒事故。果然在第三天黃昏過後，便已趕到厲山。

厲山山勢不算太高，但北接桐柏，西鄰大洪，峯巒起伏，倒也不失嵯峨峻拔之勢！

此時天色已昏黑了好一會，一鈎新月斜掛半天，崖石突兀的厲山，矗立在朦朧夜色之中，看去十分陰森！

除了右側小徑，盤曲着通往山中之外，山下附近，不但沒有廟宇，連山中居民都找不到一家。

靈岩大師手拄禪杖，向四外打量。

楚湘雲已忍不住道：「大師這裏沒有山神廟咯，會不會是賊人故意誑我們的？」

靈岩大師沈吟道：「山神廟大都是山中居民和獵戶人家所建的，也許還在裏面也說不定，我們且進去瞧瞧！」

說着就大踏步往山徑上走去。

這條山徑，原是盤着山脚而行，一路盡是大小石頭，寸草不生。

兩邊山勢雖然不高，但崖石突兀，枯木蕭蕭，有時還傳來一兩聲夜梟怪異的啼聲，凄厲刺耳！

三人順着山徑，約莫走了半里路光景，只見一處山坳中，隱隱透出燈光！

楚湘雲喜道：「大哥，快瞧！那裏有燈光射出來的，敢情就是山神廟了。」

陸翰飛還沒答話，只聽靈岩大師低聲道：「既有燈光射出，廟中想必有人居住，我們此去，務必小心為是。」

楚湘雲見他處處顯得無比慎重，不由覺得暗暗好笑，堂堂少林寺的代理方丈，竟會這般怕事？

行走江湖，要是像他這樣處處畏首畏尾，又當如何？

三人施展輕功，直向燈火之處奔去！

距離漸近，大家依稀可以看清山坳中果然是一座廟宇，只是年久失修，前進牆垣，業已倒坍！

燈火是從後進西廂透出！

不！大殿上也有火光！

三人放輕脚步，緩緩走近，只見兩扇山門，經風雨侵蝕，已成白色，敢情裏面的人，用大石堵着，才把它關起。

抬頭望去，門上横匾，還依稀可辨，那不是「山神廟」三個大字，還是什麼？

楚湘雲心中一喜，方待開口！

瞥見靈岩大師忽然打了個手勢，意思是要兩人不可出聲！

楚湘雲總覺得靈岩大師太以小心，自己三人，既然找靈山大師來的，遲早免不了要和人家動手。

她悄悄的拉了陸大哥一下衣袖，湊着門縫看去！

只見裏面一片大天井中，草長過膝，分明廟中久無人跡。

火光是大殿右角上，有人架起兩塊大石，燒着木柴，石上擱着一個鐵罐，不知是什麼東西。

火堆旁蹲着一個黑衣老頭，面裏背外，正在不斷的加着木柴！

他身邊左側，放着一個竹簍，和一個盛酒的黑漆葫蘆。

此時火上鐵罐，熱氣騰騰，敢情罐中的水，已經滾沸，那黑衣老頭俯下頭去，在地下吹去灰塵，又用手拂了一拂！

從懷中取出了一大把的紅辣椒，和一包白色的東西，敢情是鹽，一起放在地上。

然後伸手往竹籠裏掏去，好像是挑選什麼似的，掏了一陣，才拉出了一條一尺來長，色呈翠綠的四脚蛇來！

他只用兩個手指，箝住蛇頭，迅速就往鐵罐沸水中浸去！

不！他連手指都浸入沸水中！

這當眞只是眨眼工夫，他好像只把那條四脚蛇放在沸水中泡了一下，立即取出，蘸了些鹽，夾起辣椒，往口中送去！

楚湘雲看了幾乎要嘔！

但那黑衣老頭卻咀嚼得津津有味，舔舔舌頭，同時取過葫蘆，用嘴拔開木塞，咕的喝了口酒，依然伸手往竹簍中掏去！

原來這個黑衣老頭，缺了一條手臂，是以只用左手操作！

「哈哈！美味！這厲山眞是個好地方，不但捉了一條大腹蛇，還有這許多美味！」

黑衣老頭一說話，一邊又涮了一條四脚蛇，夾着辣椒，往嘴中送去！

楚湘雲附着陸翰飛耳朵，輕聲說道：「大哥，這老頭一定不是好人！」

陸翰飛點了點頭，也悄悄回道：「只要瞧他手指浸在沸水之中，若無其事，內功造詣，就非同小可！」

話聲剛落，只聽靈岩大師細如蚊子的聲音，在耳邊說道：「此人不但武功極高，可能還練有歹毒的旁門功夫，小施主兩位，暫時留在這裏，千萬大意不得，讓老衲先去投宿。待會你們只說山行錯過宿頭，尋着燈火而來，和老衲只作素不相識，不可招呼，以便待機行事。」

他這一番話，是用內家「傳音入密」說的，話聲一停，只聽一陣步履之聲，由遠而近！

兩人回頭瞧去，只見靈岩大師手拄禪杖，緩緩地走近了山門，大聲說道：「阿彌陀佛，裏面可有人嗎？」

楚湘雲見他裝得極像，心中不由暗暗好笑，再往門縫中一張，那黑衣老頭，只顧忙着涮蛇喝酒，恍如未聞，理也沒理。

靈岩大師等了一會，用手拍着山門，又說道：「阿彌陀佛，老施主請方便爲懷，可容貧衲借宿一宵嗎？」

黑衣老頭口中一陣咀嚼，左手擧起葫蘆正待喝去，聞言似乎大感不耐，葫蘆一頓，厲聲喝道：「無主荒廟，誰都可以進來，你還要咱老子替你開門不成？」

說到這裏，提起葫蘆，咕嘟咕嘟的喝了兩大口。

靈岩大師慌忙答道：「貧衲怎敢有勞施主？」

說着便自行推門而入，然後又把山門掩上，越過天井，緩緩走向大殿，朝黑衣老頭合十道：「阿彌陀佛，貧道打擾了！」

黑衣老頭連頭也沒抬，只是厭煩的道：「老和尚，你到後進去睡，別擾了我酒興，唔，你該在後進大殿上休息，西廂住着咱們公子，不准驚動，東廂，嘿嘿，也別去爲妙！」

靈岩大師合十道：「多謝老施主指點！」

提着禪杖，依言往後進去。

黑衣老頭只是喝酒涮蛇，吃得津津有味！

陸翰飛、楚湘雲等了一會，才互相打了個手勢，悄悄退後，施展「八步追風」輕功，掠出二三十丈以外。

楚湘雲故意大聲說道：「啊！大哥，在這裏了，你瞧，這不是一所廟宇？」

陸翰飛道：「裏面還有燈光，我們就去借宿一宵吧！」

兩人逐漸走近山門，楚湘雲抿着嘴，故意埋怨道：「都是你不好，這一陣山路，把人都累死了。」

陸翰飛沒有再說，用手敲了幾下山門，大聲說道：「裏面有人嗎？在下

兄妹，因錯過宿頭，請行個方便，借宿一宵。」

楚湘雲趁陸翰飛說話之時，偷偷往門縫裏張去！

只見那黑衣老頭敢情一再被人吵擾，大感不耐，放下葫蘆，隨手添了幾塊木柴，偏頭喝道：「裏面沒有人，難道是鬼？什麼兄妹不兄妹，要投宿，不會自己進來，嚕囌什麼？」

陸翰飛向楚湘雲笑了笑，用手推開山門，笑道：「妹子，原來沒關上門，我們就進去吧！」

兩人跨進山門，依然把山門堵好，然後雙雙越過草長沒膝的天井，剛一跨上殿前石階，鼻中就聞到一陣中人欲嘔的濃重腥羶！

楚湘雲趕忙掏出手帕，掩住鼻子！

陸翰飛上前一步，拱手道：「在下兄妹，山行錯過宿頭，打擾老丈，心實不安！」

那黑衣老頭已吃得酒氣醺醺，聞言突然抬起頭來！

只見他生得濃眉大眼，配着一個酒糟鼻子和滿臉横肉，看去決非好人！

尤其兩隻佈滿紅絲的眼睛，此時似睜非睜的瞧着自己兩人，雖然醉眼，但開瞌之間，還是精光閃爍！

他不耐的揮了揮手，道：「你們統統給我到後進去……」

他目光一瞥，敢情瞧到陸翰飛、楚湘雲身邊都佩着長劍，話到一半，忽然「哦」了一聲，道：「瞧不出你們兩個娃兒，還練過武？」

陸翰飛道：「在下兄妹，只不過略懂皮毛，用來防身而已。」

黑衣老頭雙目一翻，冷嘿道：「像我練了幾十年武，不過才說得上略懂皮毛，你們有多大能耐？用來防身，江湖上有幾個人防得了身？」

陸翰飛原是自謙之詞，但給黑衣老頭這麼一說，想想也有理，武學一道，博奧精深，懂得皮毛，又談何容易？

江湖上武功最高，能有幾個防得了身？

他當眞被黑衣老頭問住了，一時竟然答不上話來！

楚湘雲掩着鼻子，攢眉道：「大哥，他叫我們到後進去咯！」

黑衣老頭見她掩着鼻子，不由雙目一瞪，伸手從竹簍中抓出一條四脚綠蛇，也不向水中涮上一涮，便一口咬下蛇頭，咀嚼着道：「你是怕髒？還是怕腥？嘿嘿，這樣美味，就是你想分上一條，我還不答應哩！」

楚湘雲瞧他血淋淋的嚼著活蛇，喉嚨直是作嘔，連忙別過頭去，不敢多看。

黑衣老頭舔舔舌頭，手上那條咬去蛇頭的毒蛇，尾部還在不住的捲動，他揮了揮手，叫道：「去！去！去！這般嬌生慣養的小妞兒，也走起江湖來了，快到後進去，和那個和尚，一起住在大殿上。」

楚湘雲巴不得早些離開，聞言連忙推了陸翰飛一把，正待往後走進去！

黑衣老頭忽然喝道：「且慢！你們聽着，不准到西廂去！」

楚湘雲道：「我們知道，你方才說過，叫我們住在大殿上。」

黑衣老頭醉笑道：「對！對！你們知道就好！哦，還有，就是東廂，你們也去不得！」

楚湘雲不迭的答應，扭頭就往後進跑去。

只聽黑衣老頭在背後發着嘿嘿笑聲！

兩人轉過大殿，又是一個滿長荒草的天井，東西兩廂，房屋還算完好，西廂，從窗櫺中透出一絲燈光，似乎裏面有人，那當然是黑衣老頭口中的公子。

東廂却是黑沈沈的看不清什麼，但在感覺上，有些蹊蹺。

兩人越過天井，後殿一排三楹，殿上供上三個神龕，靈岩大師就在右邊那個神龕前面，依杖而坐！

楚湘雲悄悄過去，說道：「大師，我們該怎麼辦？」

靈岩大師依然用「傳音入密」說道：「你們此時不妨先休息一會，如有行動，老衲自會告知。」

楚湘雲心中大是不快，暗想自己兩人，原是幫你找人來的，你倒處處怕我們替你惹事似的。

她小嘴一噘，一聲不作的拉住陸大哥，走到大殿左邊神龕面前坐下。

只聽靈岩大師的聲音，卻在自己兩人耳邊响起！「這廟裏透着古怪，小施主兩位務必小心。」

楚湘雲披披嘴，附在陸大哥耳邊，低聲道：「這廟裏有什麼古怪？不過有一個喝醉酒的吃蛇老頭，和一個他口中公子罷了，我看靈岩大師，眞是膽小如鼠！」

她話聲剛落，只聽靈岩大師的聲音又道：「你們可曾瞧出前殿那人是誰？他就是赤甲山的五毒手駱倫，逢……」

下面的話，還沒出口，驀聽一聲宛如狼嗥的懾人厲笑，從廟中傳來！

陸翰飛、楚湘雲聽得同時一怔，這聲狼嗥，聽來極熟，正是湘西見過的金蛇叟荆山民的聲音！

心中方自納罕，他怎會突然在這裏出現？

金蛇叟已在山門外狼嗥般喝道：「兩個小輩，你們還不給老夫出來？」

陸翰飛這才知道金蛇叟是衝着自己兩人而來，不由劍眉一軒，霍地站起身來！

但就在此時，耳中只聽靈岩大師用「傳音入密」說道：「小施主不必理會，前殿住着五毒手駱倫，豈會容他這般呼叱？」

果然，靈岩大師才說完，只聽五毒手駱倫已粗聲叱道：「什麼人，這般大聲小呼的，你知廟裏住着的是誰？」

金蛇叟接口厲笑道：「區區破廟，難道還有什麼三頭六臂的人不成？嘿嘿，即使是三頭六臂的人物，老夫也見識的多了！」

五毒手駱倫敢情已經醉了，大聲叱道：「識相的快滾，老子難得喝得痛快，想好好的睡上一覺，你別再自討沒趣！」

「哈哈！」金蛇叟大笑聲中，敢情人也隨聲飛到大殿，因爲這猿嗥般的笑聲，先前還在山門外面，但到尾聲，已從前殿傳來！

他笑聲一落，就在向五毒手問話了：「兩個小輩呢？你把他們藏到那裏去了？」

五毒手駱倫怒道：「你是找兩個娃兒來的？不錯，方才確有兩個青年男女，前來投宿，此時就在後進殿上。不過咱們公子住在西廂，你老兒不得驚動，反正他們天一亮就走，你到山門外去等好了，別在這裏鬼叫！」

他話聲方落，突然厲喝一聲：「站住，老混蛋，你這是找死？」

金蛇叟陰笑道：「憑你還攔不住老夫！」

「蓬！」前殿傳來一聲大震，敢情金蛇叟聽說陸翰飛兩人就在後殿，便往裏衝來，五毒手出手阻止，兩人對了一掌。

金蛇叟猿嗥道：「原來你是替兩個小輩擋橫來的？」

五毒手駱倫嘿道：「咱老子不知擋橫擋直，不准進去，就是不准進去，嘿嘿，你要是驚動咱們公子，再有十個腦袋，老子一樣揪你下來！」

陸翰飛聽兩個越說越僵，果然不出靈岩大師所料，心中暗自奇怪。

楚湘雲卻悄悄湊個頭來，輕聲道：「大哥，我們出去瞧瞧可好？」

陸翰飛點點頭，兩人正待往外走去！

只聽靈岩大師的聲音又在耳邊說道：「這兩人全不好惹，小施主只宜偷覷，千萬不可露身出去。」

兩人施展「八步追風」輕功，一下掠到前殿，躲在暗處，往外一瞧！

只見金蛇叟荊山民面朝大殿，站在階前，臉色顯得非常難看，敢情方才那一掌，試出五毒手功力不遜自己，心頭大感驚訝，此時右掌蓄勢，並不立即搶攻。

五毒手駱倫好像根本沒把對方放在眼裏，獨臂插腰，大模大樣的站在階前，正好攔住金蛇叟去路，不讓他跨上大殿一步！

雙方誰也沒有說話，過了半晌，金蛇叟忽然大喝一聲，右掌猛的平胸推出！

這一掌正是他數十年修爲的功力所聚，威勢非同小可，隨掌擊出一股强猛無比的風聲，像排山倒海般捲擊而出！

五毒手駱倫嘿嘿冷笑道：「你自己找死，可怨不得老子！」

單掌揮動，向掌風迎出！

金蛇叟荊山民眼看對方只是毫不經意的揮掌迎來，方自冷笑！

那知兩股掌風，才一接觸，金蛇叟立時覺出不對，自己發出的强猛掌力，遇上的只是一股陰柔潛力！

不！一股腥穢之氣，夾在陰柔勁氣中，滲透自己掌風，直往自己反逼過來！

金蛇叟久居烏蒙，原是專豢毒蛇的能手，此刻聞到腥味，不由心頭大凜，他想不到對方居然練成了天下最難練的「五毒神掌」！

一時那敢硬對，橫躍出一丈開外，右手一抖，金影閃爍，從腰間掣下一條活生生的金線蛇鞭，怪笑一聲，喝道：「想不到中原武林，也有人練成『五毒神掌』，嘿嘿，你就試試老夫金線蛇鞭！」

身發如風，隨聲欺近，手上蛇鞭，一招「毒蟒圍腰」，往五毒手駱倫擊去！

五毒手一眼瞧到對方手上的金線蛇，忽然雙目一亮，獰笑道：「來得好！」

不退又進，獨臂一掄，迎着金線蛇捉去！

這本是電光石火的一瞬，雙方動作，全都快捷無比！

陸翰飛、楚湘雲定眼瞧去！

只見金蛇叟手上的金線毒蛇，一顆三角蛇頭，利齒如鋸，端端正正的嚙在五毒手駱倫烏黑有光的手掌之上！

金線蛇其毒無比，嚙人立斃，瞧得陸楚兩人，幾乎驚呼出聲！

五毒手掌心被嚙，絲毫不見慌張，用力猛吸一口眞氣，接着哈哈大笑道：「難得！難得！咱老子就是找不到金線蛇兒，心有遺憾，難得你老兒送上門來！」

金蛇叟發現金線蛇一口咬在對方「五毒掌」上，心知要糟，趕忙右手一抖，意欲收轉，但此時那還由得了你？

金線蛇嚙上「五毒掌」，好像磁石遇上了鐵，再也不肯鬆口！

不！牠是被五毒眞氣吸住了，身不由己，那能鬆得了口？

駱倫臉露喜色，烏黑粗大的五個手指，漸漸握緊，金蛇叟也緊緊握着蛇尾，誰也不肯放手，把一條六尺來長的金線蛇，拉得筆直！

敢情雙方同時把內力貫注蛇身，相持不下！

金蛇叟荊山民一撮山羊鬍子不住的飄動，斗笠上直冒熱氣！

五毒手駱倫也黑衣波動，臉上有了汗水！

雙方都貫注了全部精神，誰也不敢絲毫大意，或者稍作退讓！

這一情形，直把隱身殿後的陸翰飛、楚湘雲瞧得大是驚懍！

他們都聽師傅說過，雙方用內功比拚，是武學上最忌的一種打法，全憑眞功實力，內家修爲，一分一釐也取巧不得。

但像這種用劇毒無比的金線蛇作爲內功比鬬的工具，更是武林中絕無僅有之事！

兩人相持了頓飯工夫，彼此頭上的汗珠，直像雨水般滾下，但雙方除了目光烱烱的盯着對方之外，誰也沒有稍動一下。

別說駱倫只有一條臂膀，沒法騰得出手，就是金蛇叟也不敢伸手去拭一下汗水！

楚湘雲瞧了一陣，忍不住低聲問道：「大哥，你看他們誰的本領大？」

陸翰飛搖搖頭道：「他們兩人功力修爲，相差有限，勝敗之分，現在還看不出來。」

他口中說着，目光卻依然緊緊瞧着五毒手和金蛇叟兩人！

楚湘雲低笑道：「我猜一定是姓駱的會贏，你瞧，他雖然滿臉汗水，但沒有金蛇叟那樣緊張。」

陸翰飛細瞧之下，果然覺得楚湘雲所說不錯，心中大是讚歎，這位妹子當眞心細如髮！

「嘿！」五毒手駱倫突然吐氣出聲，輕「哼」了一聲。

「綳！」一條堅逾精鐵的金線毒蛇，硬生生被兩人內力，拉作兩截！

人影倏分！

金蛇叟手上，只剩了尺來長一截蛇尾，身子登登的往後連退了五六步！

五毒手駱倫身子晃了幾晃，手上卻比金蛇叟多了五尺來長軟綿綿的一截蛇身！

顯然，這條渾身不怕刀劍的金線毒蛇，經兩人這陣貫注內力，互相比拚，早已骨軟筋酥！

五毒手在這一瞬之間，那肯錯過機會，他手掌一鬆，放開蛇頭，一下握住拉斷之處，送到口中一陣吮吸。

接着大拇指在蛇腰上一擠，擠出一粒蛇胆，「咕」的一聲，吞了下去。

這一動作眞快捷熟練，無與倫比，蛇胆入口，把金線蛇屍往地上一擲，舔舔咀唇，笑道：「咱老子瞧在這份禮物份上，你還不快滾？」

金蛇叟敢情方才內力耗損過甚，此時臉色蒼白，略爲運氣，雙目乍睜，射出無比陰毒之色，從喉間發出一聲猿嗥般厲笑點頭道：「尊駕身手高明，老夫甘拜下風，青山綠水，後會有期，你報個萬兒老夫立時就走。」

五毒手駱倫嘿了一聲單掌一伸，冷笑道：「五毒手駱倫，隨時在赤甲山候教。」

金蛇叟荊山民，聽他說出「赤甲山」三字，臉色一變，雙脚頓處，一條人影快如電射往牆外飛去！

「赤甲山」這三個字，聽到陸翰飛、楚湘雲兩人耳中，也不期同時一驚！

因爲江湖上流傳的四句話：「紫雲東仙、白帝西毒、中州一僧、南北雙嶽」，其中名頭比自己兩位師尊和「中州一僧」還要响亮的西毒逢巨川，就是住在赤甲山中！

那麼這五毒手駱倫，準是西毒的人，難怪他方才生吃蛇肉，連奇毒無比的金線蛇都不怕！

五毒手駱倫目送金蛇叟去後，心頭似乎萬分得意，口中一陣嘿嘿輕笑，獨臂舒展，伸了一個懶腰，緩緩走到大殿左側，橫身一倒，便自呼呼睡去，鼾聲大作！

兩人打了一個手勢，便悄悄退走，回到後殿，剛才趺坐着的靈岩大師，業已不見。

楚湘雲「噫」了一聲，低低的道：「大師敢情搜索去了，我們快去幫忙才對。」

陸翰飛縱目四顧，覺得這座破廟，前後兩進，除了後進東西兩間廂房之外，其餘全可一目了然。

聽五毒手駱倫的口氣，西廂住的那人，好像還是他的主人，口口聲聲的叫着公子，不准人家驚擾。

同時還說東廂也去不得，但他兩種口吻，截然不同，西廂不准自己驚動，東廂却是勸自己也不可進去。

以此推想，那麼東廂可能有着蹊蹺，靈岩大師敢情往東廂去的。

他心念轉動，就低聲說道：「妹子，大師可能就在東廂。」

楚湘雲點點頭道：「對了，如果靈山大師伯被人藏匿起來的話，那麼不在東廂，就在西廂。」

接着又道：「啊，大哥，我們事不宜遲，你快到西廂去瞧瞧，究竟那五毒手駱倫是否和靈岩大師伯失蹤有關，我到東廂去了！」

她不待陸翰飛回答，翩然往東廂掠去。

陸翰飛知道五毒手駱倫武功極高，他此刻正在昏睡之際，機不可失，當下不再猶豫，轉身就往東廂走去。

但因駱倫口中，提到公子就神色恭敬，一時不知對方深淺，却也不敢大意，悄悄掩近窗前，往裡張望。

原來這西廂共分前後兩間，前面一間，打掃得十分乾淨，中間一張書案上，放着幾本書籍，和一盞油燈，木榻上被褥俱全，只是不見公子其人！

榻旁右側，還往裡間，此時門框上扣着鐵搭配，顯見裡面也並沒有人。

陸翰飛不再多瞧，走近西廂門口，原來兩扇板門，也只是虛掩着並沒有門上，用手輕輕一推，閃身入內。

他因前面一間，只有一椅、一案、一榻、一几，看去一目了然。

（未完・四）

上文提要：豹俠屈能伸放走了張盈盈，但她却誤落在「飄二爺」手中，飄二爺非常愛慕盈盈，願替她將豹俠攆走……都來居中，豹俠被飄二爺的飛刀刺中，負傷逃亡……飄二爺被天風堂堂主張海川視爲上賓，更利用他去消滅豹俠，也暗中請了一批高手對付豹俠，誰知飄二爺再戰豹俠時却失敗了……



新派俠義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豹俠

背信棄義　挾帶私逃

「狗蹦子」叫道：「你們不要臉？」

就在這時，一條人影如烟似霧射到，誰也未看清，當然更未想到，所以這突然其來的一股奇襲產生了決定性的威力。烏光電閃，連串暴響，彎匕如萬道銀蛇，一陣翻騰穿射，迴環及抽掃，九招二十七式一氣呵成，數聲悶哼，七個人踉蹌後退，三個兵刄出手，其中兩個捂著喉管退到門口，被門檻絆倒，仰身倒在門外，斷裂的咽喉處噴起兩股血柱，這二人正是「崂山五鬼」的老三和老四。

就連大悲道人和不空和尚，也都掛了彩，不空和尚傷在臉上，大悲道人脖子的皮肉遭蹂躪，有個爛糊糊的圈子。

最使他們膽寒的不僅是「豹先生」的絕技，而是這件事到底是什麼名堂？不是一扇戳中了他胸部，鮮血直淌，必然傷及肺腑不支倒地了嗎？受傷如此嚴重的人，還能以這勢道在數招內擊敗十二高手？

張盈盈張口結舌，幾乎以爲視覺出了毛病。

而張海川錯愕悸動之後，已是心中雪亮。素日自負的他，眞是汗顏無地，八成被人家耍了大頭，栽了個大觔斗，道：「豹先生……這是怎麼回事兒……你難道沒有受傷？」

屈能伸放縱地大笑著，道：「我不是對你們說過？我是一流高手，『飄二爺』嘛！比一流略遜，卻又比二流的高些，所以我說他是一流半的人物……」

「飄二爺」摸著身上血糊淋爛的創傷，道：「你張海川動動嘴皮子，就把俺『飄二爺』耍得團團轉，累得像個孫子一樣，只以爲來了十來個吃生米的傢伙就吃定了俺，沒想到，裝熊扮傻，誆人穿小鞋的熊辦法俺們也會。俗語說：赤脚不怕穿鞋的。你他奶奶的拖家帶眷，和俺這些去了××沒零碎的鳥人來比，老小子！你敲敲算盤，不划算噢！」

張盈盈道：「原來你們是一丘之貉？」

屈能伸道：「這叫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

張盈盈道：「你到底要怎麼樣？」

屈能伸道：「好，我再重複一遍，我帶走妳，限時兩天，叫張海川找到昔年和他殺人揭皮的女人去見我。我不是對妳說過張海川逃不出我的手掌麼？」

張海川軟塌塌地坐在那兒，道：「你和飄二爺早就認識了？」

「飄二爺」揚聲道：「這可眞新鮮！張海川，你別他奶奶的淨打哈哈成不成？俺『飄二爺』兩三年前在南七省就有點小名氣了！但是遇上了『豹先生』，三次動手，沒有一次佔到便宜，於是俺心服口服，今生今世俺是跟定『豹先生』的了！」

張盈盈道：「第一次他中了你的飛刀和這次被你戳了一摺扇，鮮血流濺

，作得相當精彩呀！」

「飄二爺」道：「精彩嘛！談不上，對付什麼人用什麼辦法。血是假的，胸前有個扁扁的皮囊，內裝紅色液汁，不過話又說回來哩！以小屈的身份，能這樣裝熊扮傻，俺是佩服哩！」

張盈盈冷冷地道：「原來你很下賤，也可以說你們臭味相投，物以類聚，都不是什麼好東西。」

「飄二爺」大笑着，道：「妳幫自己的父親，誰也不敢說不對。但是，由於妳袒護他，而未加追究他昔年所犯的罪行所加於別人身上的痛苦，這就大錯特錯哩！也許妳以爲俺們的手段奇辣，但俺們自信心地不錯，俺們絕不放過知過不改的壞人，當然也從未不教而誅。今夜張海川會落井下石，也就是小屈事先猜到的，妳說說看，要不是小屈對人性有深一層的看法，俺這個鳥人這辰光還會喘氣嗎？」

這工夫張海川已吩咐部下把死的弄走，傷的也抬走就醫。屈能伸揮揮手，道：「張海川，跟我走吧！」

挺身一擋，雙臂張開，張盈盈道：「屈能伸，讓我勸勸家父，叫他交出那個女人。」

屈能伸道：「別忘了！交出那女人，他自己也要跟我們走，因爲昔年是那女人和他共同殺人剝皮的。」

她理直氣壯，比手劃脚地道：「你不是心地仁慈嗎？爲什麼就不能饒恕他一次？剛剛不是你說的嗎？」

漠然地揮手，表示無法通融，屈能伸道：「對令尊的罪行寬大，妳沒有想到被害者其親屬是什麼？我得有個交待呀！」

張盈盈鼻子一皺，道：「見鬼！什麼交待？還不是爲了錢才玩命代別人跑腿包討仇債的？其實這很簡單，債主付你們多少，讓我爹照原數加一些就是了！」

張海川笑笑道：「對對！三位都是聰明人，雖說錢並不能通神，錢却能辦些人力所辦不到的事，有時沒有錢就寸步難行。老實說，一個人身上有了足夠的錢，講話中氣十足，走路都能挺起胸脯來，要是身上一文不名啊！嘿嘿！連一頭野狗都看你不順眼哪！」

「飄二爺」吐了一口唾沫，嚷嚷道：「張海川，你把眼皮子睁開看看，爺們是什麼人？你他奶奶的眞是窮生虱子富生瘡，有幾個臭錢，饒得胡說八道地。告訴你，你的錢再多，却不能買你這條爛命，俺要告訴你，不交出那女人就沒有完！」

「狗蹦子」大聲道：「老小子！好叫你知道，我們這兩位爺們，眞能作到有所……有所……」一時抓耳摸腮接不下去了。

「飄二爺」道：「你他奶奶的！斗大的字不識一擔還要掉文，眞他媽的脚後跟瞧北——自找南(難)看。是『有所不爲』對不對？」

「狗蹦子」拍拍後腦勺子道：「對對！是『有所不爲』。他們二位爺們有時候青黃不接，窮得流油，兩個人曾啃一個火燒熬過一天。老小子，如果換了你，你會不動用你那第三隻手，去受這洋罪嗎？」

張盈盈雖不出聲，却相信他們可能作到這一點，一個人要想「有所爲」，必先作到「有所不爲」才成。

這工夫張海川頹然道：「好吧！屈能伸，請你再寬限我一天的時間，我把那女人交給你。」

「飄二爺」道：「小屈，這個老小子是胎裡壞，隔著肚皮俺都能看到一肚子雜碎都發了黑，他這是緩兵之計，準備逃走，快別逗著他玩啊！」

踱到窗前深深地吸口氣，屈能伸道：「我再破例給你一次機會，我不必重複再玩花樣，你也知道會有什麼後果。」

張盈盈道：「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作人質。」

「狗蹦子」道：「那好極了！『飄二爺』說過，只要一天能看張姑娘一眼，不但氣喘得順和，飯也能多吃兩碗，只有一樣不太好，晚上睡覺夢太多了……」

屈能伸搖搖頭道：「不必了！我仍然以爲張海川逃不出我的手掌。你自己酌量點，一個人要是一輩子逃亡，那滋味就不大好受囉！」

張海川道：「屈能伸，找到了她，我把她送到何處？」

屈能伸道：「還是我住的那家『都來居』。」

張海川道：「就這麼辦吧！三位請回去等我的消息，最遲明天晚上子時以前把人送到。」

三人出了「天風堂」，「飄二爺」道：「小屈，這老小子不可靠，他絕對不甘心乖乖地把人送去。不是逃亡，就是另有詭計。」

冷冷一笑，屈能伸道：「這個我又不是不知道，我們要設法弄清那女人在何處？只有先放了他，然後才能踩他的線。」

「飄二爺」道：「我來踩他的脚印如何？」

屈能伸點點頭。「飄二爺」回頭，屈能伸和「狗蹦子」返回「都來居」。齊翠翹消息靈通，當然知道一切經過，交待下人小心侍候著。

* * *

拂曉時份，張氏父女微服自後門溜出，在鎮南關外另一處住所換了衣衫驅車來到九里外一片大莊院中。這兒的主人于得水，在地方上及武林中也有點名氣，只是經常需張海川援手。

他們父女來此，還像過去一樣，有一種優越感。只是過去于得水總是迎到大門以外，不過這是拂曉，這是值得原諒的。

父女在大廳中枯坐了約半個時辰

，僕人連杯茶都沒有端上來，張盈盈忿然道：「爹，這算是什麼朋友？」

張海川豈能不知？他低聲道：「盈盈，小聲點！這辰光人家正是好睡的檔口，或者身子不大舒服……」

冷冷一笑，張盈盈道：「我看他是有意冷落我們。『天風堂』這些日子被屈能伸整得落了威，于得水焉有不知之理？八成是怕惹火燒身，希望我們知難而退。」

張海川道：「應該不會的。我們的交情不同，過去要不是爹爲他撐腰，有些武林人物早已把他吃掉了。盈盈，現在我們必須忍耐才能渡過難關。」

盡量壓低聲音，她道：「爹，昔年你眞的和一個女人殺過人，還揭了人家腿上的皮嗎？爲什麼要揭皮？」

猶疑了一會，張海川喟然道：「確是有這麼一檔子事兒，但事情却並非這麼單純，也不是屈能伸說的那樣。」

盈盈道：「那女人是誰？她在什麼地方？」

張海川有點心煩的揮揮手，道：「盈盈，一切有爹作主，妳不必操這份心，也不必過問。」

盈盈心裡有數，也不再問，大約又等了盞茶工夫，于得水才由兩個驃悍的漢子陪著進入大廳，道：「張兄，小弟身子不適，下人又不敢叫我，結果被我罵了一頓，以咱們的交情來說，萬一引起張兄的誤會……」

張海川笑笑道：「正因爲咱們兄弟的交情不同，應該不會引起誤會。」

軒軒八字眉，黃澄澄的眼珠子轉了一轉，道：「張兄，夤夜來此，猜想必有什麼重要的事和我商量。」

微微嘆了口氣，這是不知不覺的動作，他本不想在于得水面前顯示沒咒唸的架勢，可是不由自主地就做出來了，道：「你大概聽說過『豹先生』來了……」

于得水道：「小弟也有耳聞，雖說這主兒不好惹，不過咱們不招惹他，他也未必敢上門找麻煩吧？」

張盈盈極不欣賞這口氣，道：「于老伯，這可不像是你的口氣呀！」

微微一窒，于得水搖著頭道：「盈盈，妳這是孩子話，年紀輕不知厲害。那頭『豹子』身手之高，就算老一輩的高手都忌他三分，既然他不來找咱們，咱們何必多事？」

張盈盈道：「于老伯，如果人家找上門呢？」

于得水更會裝態，道：「他沒有找上門來呀！」

大聲地，她道：「當然，他沒有找上你的門。」

氣氛非常尷尬，張海川內心也有氣，表面上却不能和女兒一樣，道：「盈盈，怎麼可以對于老伯如此無禮呢？」

于得水撫掌笑笑道：「不要緊！張兄，盈盈畢竟還是孩子。再說她也無法體會『平安是福』的道理。怎麼？『豹先生』找上門呀？」

苦笑攤手，一時幾乎無法說過，因爲過去，他一向是以老大的姿態在于得水面前咋咋唬唬地，這辰光虎落平陽，明知這老小子裝熊工夫不賴，也只好忍著。張海川道：「于兄，不怕你見笑，我身邊的人手不算少，可都不大管用，所以我想暫時在這兒……」

下文不問可知，于得水自然不願收留這個過氣的土紳劣豪，但過去的確受過他的支助與呵護，不可以做得太絕，要冷却也要慢慢的來，道：「張兄，你是知道，小弟這人素無大志，不論文事武功都很有限，就是在交朋友方面一向認眞，只要我能做到的，一定有求必應。當然，萬一我力有未逮，做不到的，我先打聽打聽對方的虛實再說。」

盈盈心想，說了半天這才像句人話。

張海川道：「我知道于兄是重情感的人，絕不是那種獨善其身的人。」

于得水道：「張兄，只有『豹子』一人，府上的食客經常都有三五人，加上總管、令弟、令姪以及護院們，少說也有十五六口子，難不成……」

張海川道：「于兄，可聽說過有個『飄二爺』？」

面色微變，于得水吶吶地道：「怎麼？這兩個人物你都得罪哩！張兄，你這個風頭可出大哩！可是我想不通，他們二人絕不是一路的，怎麼會……」

張海川大約說了一遍。張盈盈道：「要是于伯伯怕多事，你自管說，我們父女馬上就走。」

張海川厲聲道：「盈盈，妳太不像話了！」

于得水道：「張兄，你過去和他們有仇？」

張海川搖搖頭。

于得水道：「必是張兄的人招惹了他們。」

張海川又搖搖頭，張盈盈道：「還不是爲了那個女人……」

張海川狠狠地瞪了女兒一眼，道：「于兄，別聽她胡說。他們到這兔不拉屎的小鎭甸來弄點油水，『天風堂』當然是首當其衝了……」

于得水道：「原來如此，就這麼辦，二位先暫住下來，我先打聽一下再研究對策。總之，只要是小弟能辦得到的，絕不含糊。」

於是張氏父女被安置在後院的一幢樓上。論勢力及與武林中人的關係，于得水差得多；若要論財力，張海川就要差一大截了。于得水其貌不揚，却是個不冒烟的大財主。

* * *

這正是約定交人的時間了。張盈盈枯坐樓上，簡直煩透了，她太不欣賞父親這種背義失信的行爲，道：「爹，你壓根兒沒打算交出那個女人？」

眼一瞪，冷冷地道：「那女人在那

裡？妳告訴我。」

盈盈道：「既然不知她在何處，當時何不明講，相信屈能伸也不是蠻不講理的人，非馬上要人不可。爹，這種雪裡埋屍的作風不是反而把事辦砸了嗎？」

張海川道：「當時不說謊，他就會帶走我。好漢不吃眼前虧，這有什麼不對？」

冷冷一笑，張盈盈道：「我却覺得爹處理這件事一無是處，簡直糟透了！」

張海川道：「盈盈，忍耐點！爹在想辦法，最遲三五天，爹會擺平這件事的。盈盈，妳早點睡吧！」

張盈盈負氣先去睡了。約三更不到一點，一條人影，輕駕熟路地掠進一個孤伶伶的院落中。這兒佔地不大，却十分幽靜，花木茂盛，地上綠草如茵，儘管沒有假山水榭，仍然予人不俗的感受。

院中樹木很多，這人影在樹上一頓足，落在樓上一閃就不見了。不久，樓內傳來嬌慵的嗲聲，道：「是得水嗎？」

來人低聲道：「于得水和妳是否如魚得水？錦秋……告訴我……他永遠也不會像我那麼結棍的……」

高大的床，高掛著綠色羅帳，人兒轉過身來，猩紅肚兜隱隱可見，道：「是海川？我知道你會來的。」

張海川撩開蚊帳，打量這個本是他的禁臠，後來讓予于得水的女人，三十左右，看來還挺嫩。要不，于得水那老烏龜也不會這麼寵她。寵與不寵，看看她的住處，以及室內佈置和陳設也就知道了。他道：「于得水怎麼說的？」

水靈靈的桃花眼眨了一陣，道：「老于說得可不大中聽，海川，你不在乎？」

苦笑著，張海川的手伸了過去，道：「話出自妳的口中，我在乎什麼？」

微微一嘆，撩開那隻毛手毛脚的爪子，道：「老于說你這次栽得不輕，幾乎永難翻身，可是你又倒驢不倒架，硬是不服輸……」

表情肌肉一陣扭曲痙攣，張海川冷冷地道：「媽的！原來一口仁義道德，却都是鬧片兒湯。要不是妳這麼一說，我還眞以爲他顧念我過去扶植他，爲他撐腰的情份，在爲我解憂哪！」

毛錦秋道：「于得水是那種人嗎？除了錢他什麼都不認識。海川，『豹子』和『飄二』一齊來，你當然不是敵手，他們來幹什麼？」

張海川甩甩頭，一籌莫展地道：「妳是眞不知道，還是在裝糊塗呢，難道于得水沒告訴妳？」

「哼」了一聲，毛錦秋道：「他似乎不願多談你的事，也許怕我多嘴，要他看在道義份上協助你。」

點點頭，張海川道：「可能如此。至於這兩個傢伙找上門來，原來是代人討債，爲了昔年那件剝皮的案子……」

臉色驟變，毛錦秋突然坐了起來，道：「『豹先生』知不知道那女人就是我？」

搖搖頭，張海川道：「還不知道。」

毛錦秋那份悠閒完全消失了，道：「于得水知不知道？」

他仍然搖搖頭。

毛錦秋道：「你有什麼打算？」

深深吁口氣，張海川道：「我來此明是避難，主要是設法通知妳，趕快逃走吧！妳是只聞其名其人，我却親眼見過，僅一個『豹先生』就擊敗了我們兄弟二人外加雷慶、張寶華及西域兩大高手。另一次更絕，我沒動手，武林中極負盛名的高手不空和尚、大悲道人、『海裡怪』、『狠姬』等十二人，也敗在他的手中。妳想想看，再加上一個『飄二爺』……」

毛錦秋又是一驚，道：「他……他也來了？」

他木然地自語道：「而且兩人居然還是一伙的。」

她下了床，道：「海川，我們走吧！不能在這兒等死。」

張海川道：「到那裡去？」

毛錦秋道：「越遠越好，而且要走也必須快點！」

一個有家有業的人要遠走高飛又談何容易？張海川想了一陣，道：「我要斟酌一下，要走總要帶點細軟，而黃、白之物又不全放在家裡。再說要逃走，也不能全帶黃、白之物，那又能帶多少？必須到票號或錢莊去換銀票。」

毛錦秋道：「你要盡快，『豹先生』和『飄二爺』絕對能找到這兒來的，要不要帶著盈盈一道走？」

嘆口氣，張海川道：「錦秋，她是我唯一的女兒，我總不能爲了逃命連獨生女兒也不要了吧？」

毛錦秋眼珠轉了一陣，道：「一道走也好，總之要快，這樣好不好？明天此刻，你和盈盈在鎭東一座無人看守的小廟中等我。來不來得及？」

想了一下，本來是太倉促了，但遲則生變，有一天的時間也應該夠了。只要派人把家中現存的黃、白之物送入錢莊轉成銀票，順便把存在票號中的錢提出來就成了。他道：「錦秋，就這麼辦。明天一早我就去辦，晚上三更正在那小廟中見，不見不散。」

毛錦秋道：「放心！我一定會去。只是要比你稍遲些，因爲一個女人到那小廟去多少有點怕。儘管我也並不是個普通女人。」

張海川把她抱了起來，這女人一身媚骨，比之齊翠翹一點也不遜色，而且另有一種銷魂蝕骨的勁兒。但她這次沒有以這天賦的特長來賄賂他的手，自他的雙臂中滑了出來，媚笑道

：「海川，這是什麼時候？你就不能忍一下？明夜離開石榴舖，到了後天晚上，你愛怎麼整就怎麼整，何必急於一時？還不快回去養精蓄銳，明天也好緊三火四地辦事。」

這些話像一盆冷水潑熄了張海川的心頭之火，他還是溫存了一下，這才又溜了回去。

* * *

第二天張海川在忙豁，毛錦秋也沒閒着，她在作一件事時比張海川有決斷，況且大敵找上門來，遲早會找到她，不走怎麼成？要走，她也不能空著手呀！不但要帶走自己的錢，也要把于得水的錢帶走一部份。

通常于得水午後要睡兩個時辰，今天也未例外，毛錦秋叫來一個護院頭目王冠宇交代一番。她永遠支配四周的一切，而不使自己為四周一切所支配。

日頭沒於西山之巔，毛錦秋雖然一切就緒，心情也不免緊張起來，因為這事成了，既可遠走避仇，也可一夕之間暴富。反之，那就不堪設想了。

一更已過，二更未到，鎮東五里處的小廟外來了二個人，正是張海川父女。張海川揹了個搭連，沉甸甸地，裝滿了黃、白之物，另一個是張盈盈。

父女二人在廟中看了一下，來到廟外石階上坐下，張盈盈道：「爹，這根本就不是個辦法。再說，逃過今天，逃過今年，能永遠不被找到嗎？何況，一個人時時提防別人找到自己，那日子不好過呀！」

張海川道：「事情都已決定了！還抱怨什麼！待會毛阿姨來了！我們馬上就走。盈盈，爹連累妳心也不安，妳要是出了閣，爹也就不必操這份心哩！」

張盈盈道：「爹，我以為屈能伸也不是趕盡殺絕之輩，這事由我來和他商量，只要把那女人交出來……」忽然心中一動，側頭望著父親，道：「爹，那個殺人剝皮的女人可是今夜要和咱們一起逃亡的毛阿姨嗎？」

猶豫了一會，他點點頭道：「正是。」

張盈盈道：「爹，這女人似乎就住在附近嘛！你們一直還保持連絡，時有往返對不對？」

點點頭，張海川沒有出聲。

張盈盈道：「爹，昔年到底是你殺人剝皮，還是她幹的？那人皮呢？是由你保管還是由她保管的？」

張海川道：「一直由她保管。」

張盈盈想了一下，道：「爹，這位毛阿姨為人如何？」

有點不耐地揮揮手，道：「盈盈，爹很煩，不要問了！總之，如今說什麼都已經太遲了，只好多想想今後的日子怎麼過？」

張盈盈站了起來，道：「爹，我以為現在仔細思考一下，也許還有比亡命天涯更好的辦法。」

煩躁地搖著手，張海川道：「少出餿主意！爹不比妳笨，事到如今也想不出什麼好辦法來。孩子，認了吧！只要有錢，到那裡還不能混？」

張盈盈也懶得談這件事了，道：「那位毛阿姨怎麼還不來？會不會臨時改變了主意又不來了？或者在半路上被屈能伸和『飄二爺』逮住了？」

張海川煩透了，正要斥責女兒，忽見小廟左前側的土坡下冒出十二三個人影，而且是不慌不忙，邁著方步走過來。張氏父女霍然站起來，張盈盈道：「爹，毛阿姨帶了這麼多的人來？」

「哈……」為首的人這麼一笑，張盈盈也就聽出是誰的口音了，道：「來人可是于老伯？」

于得水陰惻惻地道：「不錯。正是于得水，妳毛阿姨不會來了，她要我來送行，出遠門嘛！總要隆重點……」

張海川自信樣樣都比于得水聰明，身手更不必說了，只有這檔子事兒，辦得不靈光。他隱隱猜出，他可能被那女人擺在砧板上等著挨刀。道：「于兄，你帶了這麼多的部下來，莫非是有志一同？」

其實這是見了何仙姑叫大嬸，沒話找話說，看看這十來個人，包括于得水在內，除了兵刃之外，身上沒帶任何東西，也就瞭然於懷啦。

語音一冷，像是陡然間換了季，于得水道：「張海川，你的小算盤打得挺不錯的嘛！打算人財兩得，唆使錦秋來一次大蓆捲跟你遠走高飛對不對？只可惜你命兒八尺難求一丈。錦秋雖是你介紹給我的，這幾年來，我們之間已經有了情感，你這一手可不靈哩，她要我捎個口信給你，那就是一路平安，早登樂土。」

不要說張海川涼了半截，連張盈盈也聽出話鋒蘊含無限殺機，道：「于老伯，莫非毛阿姨就是于伯母？」

「嘿……」于得水低沉著嗓門眼，道：「有其父必有其女，到了這辰光，還他奶奶的裝熊扮傻。」他以為盈盈早知道毛錦秋的身份了。

到此地步，張海川知道，若不好好應變，這把老骨頭非要散落在這兒不可了。他抱抱拳道：「于兄，咱哥們即使有點什麼誤會，也不至於翻臉成仇，請過來借一步說話，我把這件事的始末，以及錦秋的身份告訴你如何？」

很乾脆也很絕，今夜的于得水和以前的截然不同。是以前裝熊還是這個人變了，不得而知，他道：「不必，你有話儘管直說，這幾位武林中的知名人物，都是于某的生死之交，我能與聞的他們也能。」

張海川心頭又是一緊，本以為這十來個漢子是于宅的護院或保鏢的，居然是武林知名人物，于得水是什麼

時候脫胎換骨的？居然大肆結交起武林高手來了？他道：「于兄，眞是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這幾位武林朋友是……」

只聞其中七人齊聲道：「咱們是『酆都七屍』陰氏兄弟。」

另外三人奇裝異服，現在才注意到，頭上還紮了塊布。其中一人道：「我們是『天竺三仙』。」由於初來中國在嶺南躭了三四年，語帶嶺南鄉音。

還有一個身高一丈左右，一根沉重的方便鏟往地上一剁，就是一尺多深的坑，道：「佛爺是『虎面如來』。」

在這一會兒，聽了這些人的字號，除了「天竺三仙」諱莫如深之外，像「酆都七屍」陰氏兄弟和「虎面如來」的身手，比之狠姬、大悲道人、「笑面屠」以及不空和尚等只高不低。

這些人物任何一兩個都夠他瞧的，居然來了十來個，張海川在這一會兒等於死了一次。道：「于兄，你聽了一面之詞，可能對在下產生誤解，事到如今，在下必須告訴你，錦秋也就是『豹先生』和『飄二爺』所要的女人。」

于得水揚聲道：「就算如此又如何？姓于的身邊有武林一等一的高手，我不甩姓屈的，更不會把『飄二』放在眼裡。你還有什麼話要說？」

張盈盈道：「于老伯，或許家父也有錯。但是，請冷靜地想想，毛阿姨顯然事先已有誆人的詭計，也說不定要來一次一石兩鳥，要于老伯和家父火併而同歸于盡。」

于得水道：「盈盈，如果妳不願和妳老子同流合污，伯伯絕不難為妳，只要站到一邊去作壁上觀就成！」

張盈盈哂然道：「現在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是非曲直，一時還弄不清，有什麼理由背叛自己的父親？于老伯也未免太自信了吧？」

于得水冷笑道：「我是看妳純屬無辜，不該代這老狐狸受過，可別不知好歹！」

張盈盈唾了一口，道：「是誰不知好歹呀？忘了過去家父在你惹了江湖人物沒咒唸時為你撐腰、排解糾紛了嗎？忘了幾個武林混混向你敲十萬兩，被家父帶人把他們轟跑了嗎？今次你好像突然長了翅膀要飛啦！過去你何曾把脊樑挺直過？你說！」

于得水揮手打斷了張盈盈的話，道：「張海川，你一定希望先和我折騰一陣子對不對？因為你一直以為你總是比我高一頭。」

張海川心想，這不是廢話嗎？一個軟骨頭怎麼會硬起來？他道：「于得水，你要怎麼折騰，自管出點子，姓張的還不至於比你還蹩腳吧？」

于得水怪笑了一聲，八字眉加上黃澄澄的一雙猴眼，形成一副十分陰詐的組合，「嗆」地一聲拔出了一柄腰刀，走了上來。

反正今夜吉凶未卜，先撈回本錢再說，但他低聲對張盈盈道：「我要是死了！妳要快逃！于得水這賊子不可信賴，甚至於妳在『豹子』身邊都比在他身邊安全得多，在我動手時，妳就快溜吧！不要管我了！」

盈盈冷冷而堅決地道：「不！」

張海川接過盈盈遞給他的劍抽出，把劍鞘丟得遠遠地，似乎知道這是最後一次使用，過了今夜再也不會用了。一劍刺出，可以說用了他所能作到的最高速度和技巧。打譜就是一招見血，就算今夜死在這些人物手中也值得了。但絕未想到，于得水的腰刀及時一撩，這一劍自他的肩上掠過，反而翻腕掃來一刀。

心頭猛沉，即使這麼一點希望也將落空，張海川連閃帶架，總算消解了于得水的二十一連斬的快攻。道：「姓于的，想不到你已很有出息了……」

于得水一字一字地道：「于爺平常看你不可一世，自以為了不起的樣子，只有感到反胃。你自己卻挺神氣地……」又是七八刀連斬，張海川畢竟不凡，剛才不過是把他低估了，如今打疊精神，可以打個平手。

看看一邊的張盈盈，似乎毫無走意，又不便大聲叫她逃走，不免心中焦急，踢了塊小石打在盈盈的腿上，然後向她甩甩頭示意快走。但張盈盈雖知父親的心意，卻不想自己逃走。

這兩人實在相差無幾，只是于得水素日善於藏拙裝孫子，以致造成張海川的錯覺，以為他比自己差一大截子呢。兩人拚了五七十招，張海川向盈盈身邊地上那個搭連看了一眼，有了個計較，劍勢加緊，速度變快，于得水就有點手忙腳亂了。

一刀劃空，劍已趁虛而入，在于得水的大腿上捅了一劍，于得水向後踉蹌退著，張海川成竹在胸，已掠到那搭連旁對張盈盈道：「快向北邊樹林中逃，快！」他一腳踢向帆布搭連，破裂的搭連中的黃、白之物向前作扇面型射出。

張海川知道帶走這麼沉重的金銀財物絕對跑不了，即使空手跑，也未必能快過這些武林知名人物，只有在財物的引誘下，使他們紛紛撿拾金銀寶物，有這點時間，或有希望。

他的計劃不能說全屬空想，俗語說：黃金鋪地，老少折腰。不愛財的人有幾個？但是，這次却例外了。這些人物乍見飛來的是小元寶和珠寶，確實大多數都楞了一下。但是，只要少不了，相信于得水必會分給他們，不可能裝入他自己的腰包內。因此，他們一怔之下，急起疾追。

當張氏父女竄到林邊還有三四十步距離時，十一個兇神惡煞一字排開迎面攔住。虎面如來吼頌著佛號，道：「佛爺化二位施主的六陽魁首，請施主不憫，慷慨佈施，阿彌陀佛！」

張海川還不失為一號人物，死似

乎已是定局，死得硬朗或者窩囊，分別可大了。硬朗是死，窩囊也活不成。實在不必軟骨郎當地丟人現眼，道：「大師武林名宿，要化張某的人頭，張某絕不吝嗇這吃飯的傢伙，但希望張某的孽債及身好了，莫要累及下一代……」

虎面如來道：「佛爺慈悲，准你所請。」

張盈盈拔出劍首先攻出，道：「爹，咱們要死就死在一起吧！」「噹」的一聲，方便鏟一百多斤，輕輕一搪，張盈盈的劍差點脫手，一條胳膊差點麻了。

張海川知道這女兒的脾氣，她是不會走的，只好含淚挺劍撲上。怎奈虎面如來的身材太魁梧，方便鏟柄比鵝卵還粗些，必須時時廻避不敢碰上。這打法那能持久？張海川道：「盈盈，妳走吧！大師說過，不會為難妳的……」

于得水道：「虎面大師是出家人，他慈悲，我于得水可不講究這一套，想拐走我老婆的人，一個也跑不了。」

說話工夫，張盈盈的劍已折斷，張海川玩命也得救自己的女兒，父女素日不怎麼樣，在這緊要關頭即見骨肉親情了。

虎面如來步步進逼，巨大的方便鏟上面的耳環「叮噹」響，讓他們父女二人招呼了二十來招就感到面上無光了。這工夫一鏟砸下，把地上砸了個小坑，土石橫飛，接着挑起一蓬泥塵，向張海川臉上撒去，張海川完全是玩命，向泥塵中一鑽，劍尖已到了佛爺的小腹五六寸之處。

那知虎面如來是藝高人胆大，旨在誘敵，以便馬上結束這一場拚鬥。蒲扇大手一把抓住了劍身，一個用力拉，一個用手掰，「克察」一聲，長劍斷成兩截。張海川一楞，佛爺拿著那半截斷劍，長臂一伸，就到了張海川的腋下。這一傢伙戳上，包死不活。原來這禿驢有十三道橫練功夫。

但一個人影自小廟的門樓上飄了下來，人在空中，快是極快，要救這危難却已不及，只見寒芒一閃，「嗤」地一聲，虎面如來這次頌的不是佛號，而是哼了一聲。

一柄小飛刀釘在他的左肘關節上，刀身似乎全部沒入。張海川抹著一頭虛汗後退，虎面如來暴叫一聲：「什麼人敢趁佛爺之危？」

來人吊兒郎當地一站，道：「飄二爺。」

于得水這邊有點輕微的騷動，人的名樹的影。儘管有這麼多的人，但虎面如來未閃過這獨一無二的小飛刀，人家的確是名不虛傳的。

虎面如來厲聲道：「你趁人不備……算什麼人物？」

笑笑，身子抖動著，牙齒還咬了一根小枯枝，道：「『飄二爺』從不以為自己是個了不起的人物，不過俺要告訴你，禿驢，塊頭大不一定管用，不過是摔過大響罷了！張海川是俺們的獵物，都已經訂了貨，繳了訂金，貼上了紅條子，別人再跟著窮追猛打，那可就不大夠意思囉！」

數聲暴喝，于得水身後撲出五個長髮披散、滿臉疤痕的漢子，這正是「酆都七屍」，身上臭氣四溢，是因為他們已有十年以上不洗澡了。一人一柄鬼頭刀，不吭聲，也不招呼，刀起刀落，冷焰縱橫交錯，綿密交織，打算在「羅魂四十九刀」之下就把敵人擊倒，雖是五個人，也比虎面如來展揚。

「唿唿唿」巨大的鋼摺扇搧動，人在刀浪上飄浮飛掠著，道：「奶奶個熊！這也算人嗎？人會迎著風臭四千里嗎？這簡直是從糞坑鑽出來的屎殼螂嘛。」「刷」地一聲，「飄二爺」說話分了神，衣領被挑破。

「飄二爺」指著那個挑破他的衣服的道：「是你對不？操你個……呸呸！不要……不要！他奶奶的！禮尚往來，看刀！」手一揚，那人一閃却沒有飛刀飛出，但剛剛閃過，眞刀却來了，太快太準也太玄，小刀劃了個弧形釘在那人的手腕上。「噹」地一聲，鬼頭刀一落地，「天竺三仙」空著手撲了上來。

「飄二爺」聽說過「天竺三仙」，却沒見過，所以不敢大意，尤其不用兵刃的人，不是有暗器就是有意想不到的殺著。

果然，這三個穿著寬袍，都有絡腮鬍子，面孔極黑的高手，三人六掌，翻飛劈拍，虛實眞幻莫定。

「飄二爺」微吃一驚，要是不好好應付，這三個黑驢鳥加上酆都七屍的六屍，今天晚上可能更難看。因為「天竺三仙」的路子怪異，比他「飄二爺」的飄逸身法還要怪。

這一會工夫，雙方又折騰了三十來招，「飄二爺」以為，只要打發了「天竺三仙」，這六屍不難弄倒，於是大鋼扇攻勢驟緊，在飄浮中三柄小飛刀由下而上飄，各取目標。快、準、狠三者兼具，可是百試百靈的小飛刀，這次却不太靈了。三中其一，而中的一柄也僅僅是劃傷了胯骨，另一柄也僅戳破了肩衣。還有一柄被人家兩指捏著，以另一手的中指一彈，「錚」地一聲，小刀刀身只剩下了一半。

這些名手合擊「飄二爺」一人，而有此結果，實在無損於「飄二爺」的名頭。但是，由於「飄二爺」和「豹先生」所造成的一股狂飆是無儔的，無人可敵的，如今，他們似已看出了門道，「飄二爺」的最大壓力也就到此為止了。

於是包括負傷的于得水及虎面如來，一齊撲上，而這次就沒有一人是遊鬥，而是實實在在地玩命，全都豁出去了。

現在，「飄二爺」就是想用飛刀也騰不出手來了。這種壓力，是他出道以來從未遭遇過的。而這其中最難弄倒的正是「天竺三仙」。

他們三人六臂就等於六把刀，掃劈刺戳比刀還靈活，因為刀是握在人的手中，而臂却是人身的一部份，而且是最靈活、最常用的一部份，收發自如，幾乎沒有任何角度無法到達。

他不怕那百餘斤重的方便鏟，也不怕瘋獸般的「酆都七屍」，他實在忌憚「天竺三仙」的怪異招式，正因為在感受上太怪，看來比他自己的速度還快。

其實當今武林之中能一個人接下這十來個高手的老一輩人物已是屈指可數。有如此快速的對手牽制他，再廻避那沉重的方便鏟，就感到心餘力絀了。

「啪」地一聲，「天竺三仙」之一在他肩背之間砸了一掌，五內翻騰，眼前金星迸射。這時張盈盈道：「爹，咱們要帮『飄二爺』，他恐怕支持不住了！」

張海川道：「盈盈，說實在的，這局面有咱們不多，無咱們不少。咱們走吧！也許還能分散他們一部份實力。」

張盈盈一想也對，至少，這十來個人要想留下他們父女，要分出兩個以上來追他們，去掉三個，「飄二爺」要輕鬆得多了。二人立即又向林中奔去。

就在這時，林中竄出一人，嚷嚷道：「怎麼？『飄二爺』救了你們，你們想溜呀！娘的！眞是些吃紅肉拉白屎的東西，既然遇上了我『狗蹦子』，你們就乖乖地在這兒涼快一會吧！」

張氏父女一楞，這工夫于得水低聲道：「各位加點勁，張海川帶來之黃、白之物及珠寶，都是各位的了！這『狗蹦子』手底下有限，他為咱們看著張海川父女，正好廢物利用……」

「狗蹦子」道：「是啊！世上的傻蛋、笨蟲，永遠會被人當作廢物，就以你的小老婆毛錦秋來說吧！他和張海川張大爺這些年來一直是藕斷絲連，暗中勾勾搭搭地，你不在家的時候，他們到三里外小村子中廖媒婆家中租大炕吃三鮮，如果吃一次三鮮就算一頂綠頭巾的話，嘿嘿！我說于得水，你可以開一家頭巾批發商哩！」

于得水胸膛中有一大把火，但是他相信「狗蹦子」說的十句有九句是眞的。這工夫「狗蹦子」又道：「于大俠，綠頭巾嘛，一旦多了也就不在乎哩！這還是小事，只可惜你這麼陰，還是被你那浪貨給耍哩！她挑間撮嫌，叫你們來此玩命，她自己早叫一個護院在白天就把黃、白之物弄出去換了大量的銀票，還提了你的存款二十餘萬兩，跟那小白臉護院跑哩！」

于得水陡然收手，他雖然有的是銀子，二十萬兩不及他的全部家當的十分之一。可是正所謂善財難捨。要是被那女人捲走了，他永遠也嚥不下這口氣。

「狗蹦子」見其餘的人還在幹，「飄二爺」的壓力略減，又道：「『飄二爺』，這就別怪你這人有時說話太衝，非打賭不可，硬充大個說什麼一個人應付這十來個人就像吃大滷麵似的，不出百招保證結束。這牛可吹炸了吧？雖然你還不算敗，可是百招將近，你有把握結束嗎？所以人家『豹先生』屈大爺這辰光還眞沉住了氣，就坐在林中樹椏子上看熱鬧啦！不到緊要關頭絕不出手，人家屈大爺叫我傳句話給你，要是抗不了哩！可別再充殼子，趁早吆呼一聲，人家也好來帮你。可別再二大爺滾滾，一頭撞到牆上不知道轉彎哩。」

于得水一聽不對，固然「飄二爺」已露敗象，可是這是十來個對一，還折騰了近百招，要是屈能伸一插手，那還用問嗎？況且，他本就急於回去印證「狗蹦子」的話，他猜想那女人的確是一石兩鳥，準備逃命，因為屈能伸要的女人正是她。加之「狗蹦子」這空城計也有點像，以屈能伸和「飄二爺」的作風，的確可能一個在幹一個在一邊涼快。總之，不論是為了廻避這個大煞星也好，回去逮那淫婦也好，都要盡快離開，他低聲道：「各位，『飄二爺』和咱們已照了盤，沒有什麼了不起，他逃不出咱們的掌心，那娘們可能眞的要撤杆子，咱們先走人。」

說著已領先走了。現在受傷的虎面如來及「酆都七屍」之二等人當然也不希望久戰，他們更知道「豹先生」比「飄二爺」更難纏，再來一個，到時候要溜都跑不快，所以馬上就跟在于得水身後。

這些人物之中以「天竺三仙」最高，而這三人之中尤以大仙拉瑪的功力最純。他以為這有點虎頭蛇尾，只可惜他對「狗蹦子」的土話十句只懂三五句，弄不清他到底說了些什麼。

也不便堅持，雖然他們不大願意走。不一會只剩下「飄二爺」和「狗蹦子」了。

＊　＊　＊

「狗蹦子」急奔上來，道：「張海川，和你的寶貝女兒把你的一些家當撿起來吧！娘的！剛才眞險，要是于得水不吃這一套，可就涼了蛋哩！」

張海川的確不想丟掉這些黃、白之物，立刻彎腰找尋，張盈盈却走過來，道：「『飄二爺』，要不是你及時出現，我爹先完，我也逃不了的。」

「飄二爺」道：「本來也算不了什麼，只是妳爹這個老雜碎認錢不認人，剛剛撿回一條命，就去找他的黃、白之物，什麼也不認了！他奶奶的！人說有其父必有其女，俺可不信這一套，妳比那個老甲魚懂事多哩！」

「狗蹦子」讓「飄二爺」坐在地上，為他療傷。

（未完・三）

上文提要：七鳳、八虎、小狗子離開幽冥地獄，遇到了劍仙金飛龍帶着子女如海，如雪來接應，他們來到鬼湖邊時，三條由劍仙坐過來的甕船已被人砸成碎片，幸好張玉郎划甕船來接應渡湖，見到慈悲和尚、邱百善報知老魔頭已逃去了，衆人分頭去找，七鳳和金如海同行，買了一個花瓶托武威鏢局作鏢貨保運，目的是誘謝局主出來相見……



新派俠情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鐵小虎

劫花瓶挾持勒贖　尋兇手齊到南陽

「不怕張鏢師見笑，身上的銀子不多。」七鳳道。

「哦！」

「這樣吧，古董估價值二十萬兩，本姑娘照價付你一萬兩的鏢費如何？」

張子高爲難的道：「大小姐雖已讓了一大步，但仍與總局的規定不符——」

金如海打斷他的話，道：「張局主是外面混的人，怎麼這樣不開竅，將現成的外快往門外推，你不會撒個謊，造個假，發一筆小財？」

發財的事人人都喜歡，張鏢師雙目一翻，道：「還請公子多多指點。」

「可以以多報少，向總局報告的時候，仍舊是十萬兩。」

「實際呢？」

「自然是二十萬兩。」

「鏢費如何計算？」

「一文不少，付你一萬兩，也就是說，閣下不費吹灰之力，便可淨賺五千兩的私房錢，只有白痴才不幹。」

是的，這種好事千載難逢，只有白痴才會拒絕。

張子高不是白痴，當即滿口答應下來。

七鳳道：「但是，在交給本姑娘收執的鏢單上，還是要寫二十萬兩。」

張子高爽快的說：「應該的。」

「萬一失鏢，必須照價賠償。」

「這是開鏢局的人應盡的義務。」

「好，有張局主的這一句話就夠了。」

「還沒有請教古董要交給那一位？」

「家父。」

「令尊大人是——」

「南陽知府。」

「哦！哦！」

牛皮吹得夠大，是沾了楊貴妃鮮血的古董，情願付出一萬兩銀子的鏢費，又是知府大人的千金，就算是神仙也會被騙得團團轉，張子高自然深信不疑。

七鳳痛快的交付一張一萬兩的銀票，張子高當場開了一張二十萬兩的鏢單，生意就此成交。

臨走前，七鳳問道：「張局主打算何時啓程？」

張子高反問道：「急不急？」

「越快越好。」

「那就決定明天一早動身，大後天便可到達南陽府。」

「張局主是否親自押鏢？」

「這麼重要的東西，老夫自當親自出馬。」

「如此，咱們南陽見。」

「南陽見。」

＊　＊　＊

南陽。

終於來到南陽。

來到的不是張子高。

亦非七鳳、金如海。

而是八虎、金如雪、小狗子與冷杏兒。

他們是爲尋紅臉九號，南陽居士魏君志而來。

然而，一到達南陽便傻了眼，不知道走訪了多少家茶樓酒肆，訪問了多少

位男女老少，竟然衆口一詞，沒有一個人知曉魏君志其人。

似乎，南陽地面上根本沒有他這一號人物。

或者，在此地，魏君志另有其名。

也許，是一位眞隱士，隱姓埋名。

小狗子喳呼道：「這一下痲煩可大啦，人生地不熟的，找一個無名氏，何異大海撈針，杏兒，妳哥哥有沒有說，魏君志住在那裡？」

冷杏兒道：「就住在南陽城裡。」

金如雪道：「城裡那一條街？」

杏兒道：「這——」

小狗子道：「是妳哥哥沒有說？還是妳自己忘了？」

「是我自己忘啦。」

「眞是的，這麼緊要的大事，怎麼可以忘記。」

「對不起啦，對不起嘛，人家當時的心情亂得很，人又多，一共八個人啊。」

鐵狗還想再責備杏兒，被八虎及時阻止，道：「這不能怪杏兒，以她當時的心情，能夠將八名兇手的姓名全記住，就已經很不錯了，依我看，這個姓魏的八成是個僞君子，在南陽另有其名。」

金如雪嫣然一笑，道：「凡事最好不要先下定論，或許是個不求聞達的眞隱士也說不定。」

小狗子不以爲然：「我不同意。」

如雪姑娘一怔神，道：「你另有高見？」鐵狗「頭頭是道」的說：「如果姓魏的是個眞隱士，就不會擁有那麼高的知名度，更不會幹下殺人放火的勾當，八少爺之言不差，八成是個僞君子。」

八虎朗聲道：「不管他是僞君子，或是眞隱士，咱們既已來到南陽，就必須要查一個水落石出，就算是狡兔三窟，也要把他揪出來。」

小狗子道：「根本不知他窩在那個鬼地方，咱們該往何處去尋？」

鐵小虎望一望將晚的天色，道：「且先找一家客棧住下來，待晚飯後再從長計議。」

這是小狗子最喜歡聽的一句話，立道：「我舉雙手贊成，先解決民生問題最重要。」

＊　＊　＊

前面不遠，就有一家大客棧。

這一家客棧的菜不錯，色、香、味俱佳。

只是，當八虎、金如雪、小狗子、冷杏兒酒足飯飽之後，却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怪事，根本無力探討如何追查南陽居士魏君志。

先是腹痛如絞，接着是上吐下瀉。

吃得最多的小狗子，情況也最嚴重，多一半的時間都蹲在茅厠，其餘的時間則躺在床上哼啊哈的呻吟，已近乎癱瘓。

鐵小虎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但他上茅厠的次數比小狗子少一些，還可以强打起精神來坐在椅子上。

比較好的是如雪姑娘，尤其是杏兒，吃得很少，雖然全身軟綿綿的，亦曾上吐下瀉，體力還算不差，可以挺得住，一切清潔打掃的工作，全部落在她一個人的身上。

從而也使小虎發現一個事實，料想十之九八可能是食物中毒，忙道：「杏兒，痲煩妳去把掌櫃的給我叫來。」

「是，恩人！」

八虎不知說過多少次了，叫杏兒把他當朋友就好了，不要叫他恩人或主人，杏兒就是不聽，躬身一喏，隨即快步出門。

孰料，行沒三步，便與客棧的胖掌櫃迎面相逢。

胖掌櫃正要來找他們，二人立又返回客室。

雙方一照面，鐵小虎便大發雷霆：「狗娘養的，你幹得好事，拿了姓魏的多少好處。」

弄得胖掌櫃滿頭霧水，一臉楞呆的道：「客爺在說什麼，小老兒一句也聽不懂？」

八虎指一下小狗子，罵道：「你娘，聽不懂人話，眼前的事實總該看得懂吧？」

「小老兒正是爲此而來。」

「你承認在飯菜裡下了毒？」

「飯菜裡並沒有毒。」

「哼，放屁！」

「而且，敝店內所有的客人，差不多全部中毒了，並非單單你們幾位。」

「你怎麼沒有中毒？」

「因爲事忙，小老兒尚未進食，所以逃過一劫。」

小狗子忍不住了，又要去上一號，順便給了他一拳，道：「媽的，你這是不打自招，等於挑明說是毛病出在飯菜裡。」

話一說完，提着褲子就走了。

胖掌櫃很耐心的等他回來之後才說：「中毒的並非小店一家，也不限於是生意人，這鄰近的幾條街，幾乎家家戶戶的人都上吐下瀉，病倒在床上，小老兒本事再大，也不可能在極短的時間之內，到幾百戶人家裡去下毒。」

言來誠誠懇懇，又復在情理之中，八虎、小狗子激動的情緒稍稍緩和了一些。

金如雪緊張兮兮的道：「掌櫃的，會不會是瘟疫？」

小狗子的臉色一陣青一陣白的道：「慘啦，慘啦，若是黑死病就完蛋了。」

胖掌櫃道：「請諸位放心，這不是瘟疫，也不是黑死病。」

杏兒道：「你怎麼知道？」

胖掌櫃道：「是大夫說的。」

金如雪道：「你請了醫生來？」

「小店一向顧客至上。」

「不見得吧，爲什麼沒有來看我們？」

「因爲大家的病情都一樣，所以不曾一個一個的看。」

「找到中毒的原因了嗎？」

「現在還是一個謎。」

「可有醫治的方法？」

「已經開出藥方，敝店未中毒的夥計，正在全力熬藥，一旦熬好，便會送過來，無論如何，對這一件意外事故，本店願負全責，爲了表示對大家的歉意，

從即日起，所有的食宿全部免費。」

* * *

胖掌櫃是個信人，說一不二，沒有多久，眞的有一位小二哥送來了四碗湯藥。

可惜這些湯藥的效果並非很好。病情是減輕了，却不能根絕。只是治標，無法治本。

而且，這種怪病仍在繼續蔓延，第二天，幾乎整個南陽城已全被感染。苦了百姓，好了藥舖。

每一家藥舖均大發利市，大排長龍。

遺憾的是，絕大多數的郎中皆無法根絕這種奇怪的病。

只有一家是惟一例外。是回春堂。

此刻，胖掌櫃就捧着從回春堂買來的四包藥粉，走進了客室，喜孜孜的道：「有救了，有救了，這種怪病總算有救了。」

將四包藥粉交給八虎、如雪、鐵狗、杏兒，還親自替他們倒了四杯水。

病急亂投醫，胖掌櫃姑妄言之，大家夥姑妄聽之，也姑妄服之，立將藥粉吞而服之。

胖掌櫃大發宏論道：「這藥粉比仙丹還靈，保証一服見效，已經治好了很多人。」

鐵小虎道：「是治標？還是治本？」

「當然是治本。」

「能夠根絕？」

「最先服用的人，已可下田幹活。」

「是那一家的藥？」

「回春堂。」

「主持人是那一位？」

「魏大善人。」

一聽是姓魏，大家的臉色都變了，金如雪急急追問道：「叫什麼？可是叫魏君志？」

掌櫃的搖頭道：「這位魏大善人，畢生行善，修橋舖路，積善積德，不知道做了多少好事，救了多少人，大家都叫他魏大善人，或者魏神醫，誰也不曉得他的眞名叫什麼。」

微微一頓，又津津有味的道：「這一次救活了全城的人，更不得了，已經有人在開始叫他活神仙。不知各位現在的感覺如何？」

小狗子首先道：「嗯，肚子不痛了，裡面沽沽叫，已經感覺到餓，好像眞的有效啊。」

停了一會兒，八虎亦道：「是有效，毒已徹底化解，本少爺淸淸楚楚的感覺得出來。」

金如雪、冷杏兒的效力更明顯，已恢復她們花容月貌，活蹦亂跳的模樣兒。

鐵小虎雙眉一挑，道：「掌櫃的，謝謝你如此古道熱腸，請將午飯開到這裡來，房錢飯錢照算，另外還想麻煩你告訴在下一件事。」

掌櫃的笑哈哈的道：「客爺切勿客套，小老兒說過，全部免費招待，以示疚歉之意，有什麼事但請吩咐就是。」

「我想知道回春堂的確切地址。」

「公子可是還想向活神仙買些仙丹靈藥？」

「也許，不過主要的目的，是打算親自謝一謝魏大善人的救命之恩。」

「應該的，應該的。」

* * *

回春堂在城西的一條大街上。

老遠就可以看到，人潮洶湧，排成四條長長的龍，直從街頭，排到街尾。

都是來買藥的。也有來謝恩的。

藥粉早已一包一包的包好，分別放在四個藥箱內。

旁邊放着四個筐，是專門收銀子用的。

由四名年輕力壯的小伙子負責掌管。

藥粉售價不高，每包十兩銀子。

但購買的人太多，數目却大得驚人。

藥粉堆積如山。

銀子堆積如山。

謝恩的匾額、銀盾、錦旗也堆積如山。

八虎、如雪、杏兒，好不容易才從人羣中擠進回春堂的大門。

馬上就被一名夥計攔下來，客客氣氣的道：「買藥請排隊。」

鐵小虎道：「我們不是來買藥的。」

夥計道：「那是來幹嘛？」

金如雪道：「是來謝恩。」

夥計指一下放在附近桌上的一本簿子，道：「謝謝，請在那一本謝恩簿上簽一個名就可以了。」

八虎道：「簽名太隨便了，不夠隆重，我們想親自見一見魏大善人。」

夥計解釋道：「大家的好意，魏大善人心領，活神仙實在太忙，分身乏術，請各位見諒。」

小狗子突然滿頭大汗的，從人羣中擠了進來。

這小子眞絕，順手牽羊，扒了一塊匾來，就捧在他的手裡。

脖子上掛着一個鼓。

鼓上面又掛着一串爆竹。

另外，在匾額之上，還放着一面鑼。

他是敲着鑼，打着鼓進來的，在現場掀起一陣不小的騷動。

夥計更加頭大，趨前攔阻道：「這位小兄弟又是來做什麼的？」

小狗子道：「來獻匾！」

夥計笑道：「謝了，就放在這裡，簽個名就行了。」

小狗子不同意：「你行，我可不行，魏大善人救了我八十二歲的老奶奶，老奶奶交代，要我當面獻匾謝恩，還要磕三個響頭呢。」

夥計面有難色，歉然道：「對不起，活神仙忙得不得了，實在無法親自接受。」

小狗子道：「魏大善人在忙什麼？」

夥計道：「忙着處方調劑，監督員工研製救人活命的藥。」

鐵狗與八虎互換一道眼神，道：「老奶奶行前特別叮囑，萬一見不到魏大善

人的面，叫我務必要把活神仙的眞名實姓查明白。」

夥計道：「查活神仙的姓名作甚？」

鐵狗道：「老奶奶準備寫在黃紙上，早晚三炷香，當作神明來拜。」

夥計連說：「不敢當，不敢當。」

八虎道：「別打馬虎眼，快說魏大善人的大名怎麼稱呼？」

夥計道：「我也不曉得。」

如雪道：「你在回春堂是什麼身份？」

夥計道：「只是一個跑腿的小廝。」

杏兒道：「你們生活在一起，會不知道他的名字？」

夥計道：「大家都叫他大善人。」

小狗子發火道：「你說不出他的名字來，就表示談判破裂，咱家堅持既定的原則，非要親自見到魏大善人不可。」

「請讓路。」

「請閃開。」

「請到一邊涼快去！」

大家的話雖說的溫和，態度却十分强硬。

杏兒取過來鑼。

如雪拿住了鼓。

八虎點燃了炮。

就這樣，在一片敲鑼打鼓，爆竹齊鳴聲中，四個人一字排開，强行闖進了回春堂，闖進了回春堂的後院，闖進了後院一棟大房裡才停下來。

* * *

這是一個工廠。

救命的仙丹靈藥就是從這裡生產的。

約莫有十幾名工人，正在加緊工作，忙得不可開交。

一名六旬開外，兩鬢飛霜，虎目濃眉，穿一身織錦緞長袍的老者，正在一旁小心監督。

見一下子闖進來這麼多人，先是一驚，但很快便恢復平靜，對隨後趕到的那名夥計道：「小李，這是怎麼一回事？」

夥計小李誠恐誠惶的道：「回大善人的話，這幾位患者朋友，說是要來謝恩的，堅持要親自獻匾，小的攔不住，所以——」

魏大善人白眉一軒，截口道：「小李，這裡沒有你的事，下去吧，記住，對待人要和善，施藥要快速，須知救人如救火，千萬拖不得。」

「是，大善人！」

夥計小李諾聲中一揖而退。

小狗子看得不順眼，冷言冷語的道：「哼，好大的架子。」

魏大善人仔細的打量一下八虎、如雪、鐵狗、杏兒，滿臉堆笑的道：「小兄弟言重了，絕不是老夫有意擺架子，實乃是爲善不欲人知，回春堂的規矩，謝恩的簽名即可，送禮的禮到即去，一向不願張揚，以免遭人非議，玷汚了救人救世的一片苦心。」

八虎冷哼一聲，道：「話是不錯，只怕言行不一，是個不折不扣的僞君子。」

金如雪也譏誚道：「或者是一個打着救人行善的招牌，行歛財搜刮之實的假善人。」

魏大善人閒言大爲不快，但此人涵養甚深，上升的怒氣，硬是被他强行壓下去，沒有發作，亦未開口。

小狗子並未眞的將匾額獻給他，乍然冒出來一句：「恭喜！恭喜！」

魏大善人愕然一楞，道：「喜從何來？」

小狗子比手劃脚的道：「瞧瞧，眼前這麼多樹根樹葉樹皮，野草野花野菓，亂七八糟的，馬上就可以變成白花花的銀子，財源滾滾而來，自然可喜可賀。」

魏大善人不悅道：「小兄弟說那裡話來，老夫這是在行善，濟世活人，你想到那裡去了？」

八虎笑道：「行善就不應該收費。」

杏兒補充道：「收費就不是行善。」

如雪姑娘道：「而且，收費太多，簡直是在敲竹槓。」

魏大善人辯解道：「誤會，誤會，天大的誤會，實際上魏某人只收成本，並無利潤。」

八虎眼一瞪，道：「就憑那一堆樹根樹葉樹皮，野草野花野菓，小小的一包藥粉，値十兩銀子？」魏大善人鄭重異常的語氣道：「値，當然値，小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藥粉研磨完成後，還要另加數種珍貴的藥材。」

「姑且信你一次，這檔子事擱下不談，本少爺另有一事請教。」

「請小友直言。」

「南陽城的怪病，羣醫束手無策，魏大善人是如何找到病源的？」

「這事應該從兩方面來說。」

「那兩方面？」

「一是老夫博覽羣書，知道的比他們多。」

「另一方面呢？」

「運氣也比他們好，略經試驗，便找到病源。」

金如雪道：「到底是什麼病？」

活神仙道：「是一種近乎瘟疫的流行病。」

杏兒道：「不對，不對，南陽城裡的大夫都說是中毒。」

八虎道：「甚而至於，有可能是有人故意下毒。」

鐵狗道：「下毒之後，再來解毒，就可以穩穩當當的撈一票。」

如雪道：「好毒辣的心腸。」

杏兒道：「好卑鄙的手段！」

最後，八虎又反問一句：「是這樣嗎？魏大善人。」

魏大善人的臉都氣白了，矢口否認道：「寃枉，寃枉，你們都想歪了，事實絕非如此。」

「魏大善人認爲事實是怎樣？」

「這是一種流行病，老夫志在行善，絕未歛財。」

「既然如此，就當表明態度。」

「如何表白？」

「將藥方分開，讓南陽城的郎中大家一起來行善，老百姓也不必再排長龍活受罪。」

「嗯，這個主意很好，老夫可以參考。」

「不是參考，最好即說即做。」

「好，馬上辦！」

金如雪沒想到會這麼痛快，聞言一怔神，進一步追問道：「另外，希望魏大善人能將眞名賜告，以便南陽城千千萬萬的百姓永誌不忘。」

魏大善人略一遲疑後道：「老夫魏善，只因爲南陽城的百姓太熱情，都叫我魏大善人，久而久之，魏善之名便被人遺忘。」

杏兒道：「你不是魏君志？」

魏大善人道：「不是！」

小狗子道：「你不是南陽居士？」

魏大善人道：「不是！」

八虎道：「也不是赴宴幽冥地獄的紅臉九號？」

魏大善人猛搖頭道：「老夫根本聽不懂小友在說什麼。」

驀然，鐵小虎出其不意，攻其無備，閃電也似的疾伸右手，抓向魏大善人的左腕脈門。

這是偷襲。

一個身懷絕技的人，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定無可遁形，會基於本能的反應，有所行動。

但是，魏大善人沒有。

一個念頭尚未轉過來，左腕脈門，已經被八虎緊緊扣住了。

事實顯示，此人不諳武功。

鐵小虎不由的楞愣一下，道：「你不會武功？」

魏大善人道：「老夫只會看病，不動拳脚。」

八虎心兒打鼓，心念三轉而決，道：「魏大善人，假如你眞的不是南陽居士魏君志，那麼，本少爺願爲對閣下的失禮致歉。」

臉色一沉，聲音轉趨冷厲道：「反之，若是被我抓住小辮子，小心你吃飯的傢伙！」

一扭頭，又對如雪、杏兒、小狗子道：「咱們走！」

丟下鑼，放下鼓，扔下匾，四個人當即結伴離開回春堂。

＊　＊　＊

朗朗乾坤。

陽關大道。

在往南陽的路上，有一輛鏢車正全速疾行。

鏢車上面插着兩面鏢旗。

一面上書「武威」二字。

另一方面單單只有一個「謝」字。

清楚的表明，這是子母劍謝金河所經營的「武威鏢局」的鏢車。

也就是說，三山五岳的朋友，不看人面看旗面，必須逢路讓路，遇橋讓橋，別觸謝老局主的霉頭。

儘管「武威鏢局」的名頭夠大，子母劍謝金河的威名夠響，魯山分局主張子高還是不敢掉以輕心，親自率領着兩名鏢師，四名趟子手押這一趟鏢。

眼看距離南陽還剩下半天的路程，天黑之前，便可以到達目的地，穩穩淨賺五千兩銀子的「私房錢」。

詎料，人算不如天算，偏偏在這個時候出了岔子，遇上强盜。

其中一人戴着一面鬼怪面具，頭上另加了一頂斗笠，面具上有號碼，是三號，無疑是七鳳喬裝而成。

不用問，她的同伴必然是南金的二公子如海。

張子高忙命鏢車停下來，七個人環立四週，小心戒護着，沉聲喝問道：「兩位朋友是那條線上的？」

鐵小鳳以蒼老的男音發話道：「別管老子是那條線上的，但可以坦白的告訴你一句話。」

「什麼話？」

「這是搶劫！」

「搶劫？兩位想搶武威鏢局的鏢車？」

「哼，武威鏢局有什麼了不起。」

「難道沒聽說我們謝老局主的威名？」

「哼，謝金河又算什麼東西！」

七鳳的口氣太傲太大，頓使張子高心火大發，但生意人畢竟以和爲貴，所謂和氣生財，並未發作出來，忍氣吞聲道：「朋友可是缺盤纏用？」

金如海答得好妙：「不缺！」

「不缺錢用爲何搶劫鏢車？」

「高興！」

「朋友，見面三分情，有事好商量。」

「沒有什麼好商量的。」

「兩位若是想弄銀子花花，只要數目不大，我張子高能作得主，一定如數奉上。」

張子高是個老江湖，完全是息事寧人，破財消災，委屈求全的做法。

可是，他那裡會想到，算他倒了八輩子的霉，鐵小鳳志不在此，根本不吃這一套，喝斥道：「見你的大頭鬼，大爺並非乞丐，不是來要飯的。」

「兩位到底想要怎麼樣？」

「想要鏢車裡的東西。」

「沒有商量的餘地？」

「沒有！」

「假如老夫不答應呢？」

「就硬搶！」

「你以爲可以取勝？」

「十拿九穩！」

「尊駕的口氣也未免太狂了，武威鏢局——」

「接招！」

「接招！」

七鳳、金如海不願浪費時間，喝聲中，人已虎撲而上，雙雙出手如電。

好快，兩名鏢師的劍才拔出一半，鐵小鳳已赤手空拳的攻至他二人面前三寸處。

不狠，僅僅點住了他倆的痳穴，並沒有要他們的命，兩名鏢師立如木頭人兒似的，僵立在原地不動了。

張子高勃然大怒道：「你們簡直欺人太甚，老夫今天即使拚着這條老命不要，也要和爾等一決死生。」

拚？說說罷了，根本沒有機會。

因爲，話說一半時，金如海的劍已經架在他的脖子上，命若游絲，危在旦夕。

「殺！」

「殺！」

四名趟子手眞不含糊，蜂擁而上，刀劍齊舉，分襲七鳳、金如海，企圖救援張子高，以及兩名鏢師。

「找死！」

奈何技不如人，救人不成反害己，招才遞出一半，便被鐵小鳳撤下的一道强勁掌風阻住，寸步難進。

復聞金如海充滿殺機的聲音道：「不要動，誰要是再敢動一動，張子高的人頭就會落地。」

鋒銳的劍就緊貼着張子高的脖頸，只要金如海腕上一加力，就會自身首異處。

張子高嚇壞了，連喊：「快退，快退！」

鐵小鳳是何等人物，四名趟子手自知不敵，何況又投鼠忌器，怎敢再輕舉妄動，四人互望一眼，退出到丈許之外去。

於是，在毫無阻礙的情況下，七鳳從容不迫的，打開鏢車，取得珠寶盒。

張子高吼道：「放下，放下這個盒子，這並非什麼值錢的東西。」

七鳳道：「笑話，不值錢會有人找鏢局投鏢。」

張子高氣急敗壞的道：「眞的值不了多少錢，你們需要銀子，我們給你們就是，千萬不要帶走這個珠寶盒砸了武威鏢局的招牌。」

「張局主口口聲聲願以金錢解決，好像很有錢？」

「局子裡有。」

「我是問你身上有沒有？」

「沒有。」

「張局主是聰明人，希望不要逼我搜身。」

「朋友，如肯放棄珠寶盒，張某願傾盡所有。」

「多少？」

「白銀一萬兩。」

「謝謝！」

七鳳毫不客氣，探手入懷，立從張子高的衣袋中，取出一張一萬兩的銀票來，正是當初交給他的東西，等於是物歸原主。

但是，並未將珠寶放回鏢車內。

張子高氣忿忿的道：「快將寶盒放回，快將劍刃移開。」

七鳳道：「誰答應你要將寶盒放回去？」

金如海道：「騙子，騙子，你們都是騙子。」

鐵小鳳道：「白痴，白痴，你才是大白痴。」

猛可間，張子高朝劍刃相反的方向，倏地彈身電縱而出，脫離了金如海的掌握。

此人身手不凡，一個大廻旋，又倒轉回來，亮劍齊眉，攻向七鳳。

好厲害的鐵小鳳，雖是單手迎戰，依舊完美無缺，紅光閃處，血劍已告出手，噹！的一聲，兩劍相撞，張子高的劍馬上一斷爲二。

一絲寒意甫自心田升起，還沒有想到該怎麼辦，金如海猝然施襲，點中他的「痳穴」，也在原地罰站不動了。

四名趟子手，本有蠢蠢欲動的意思，睹此情狀，皆噤若寒蟬，變作縮頭的烏龜。

金如海寒臉道：「姓張的，識時務者爲俊傑，最好老實點，別自尋煩惱！」

七鳳一振手中血劍，道：「本來不想流血，如今却非流血不可，爲了魔劍能順利入鞘，必須請閣下挨上一劍！」

刷！劍閃血湧，當眞在張子高的屁股插上了一劍。

不深，僅三分而已，志在見血，不想傷人。

還劍入鞘後，鐵小鳳道：「想不想收回這個珠寶盒？」

張子高聞言甚感驚愕：「原來朋友的目標不是這個古董花瓶？」

「我們的目標是銀子。」

「你想要多少？說個數字吧。」

「十五萬兩。」

「開玩笑，太多，投鏢的鏢價也沒有這麼多。」

「多少？」

「區區三萬兩而已。」

「放屁，你這是睜眼睛說瞎話，据我們的消息顯示，投鏢的鏢金是二十萬兩。」

金如海道：「換句話，花上十五萬兩銀子，將珠寶盒贖回去，比賠償對方要便宜五萬兩。」

張子高驚疑不迭的道：「這些事兩位是怎麼知道的？」

鐵小鳳故弄玄虛道：「坦白說，是在貴局安排了臥底的人，自然消息靈通，絲毫不差。」

金如海道：「我們還知道，貨主是南陽府的知府大人，老太爺八十大壽之時要用，貴局交不出花瓶來，賠錢事小，說不定還會砍頭。」

事情的確很嚴重，除贖贓外別無良策，張子高尋思少頃後道：「請尊駕留下一個連絡的地點，張某會愼重考慮的。」

七鳳道：「且慢，本人有一個附加條件。」

「什麼附加條件？」

「必須貴總局主子母劍謝金河親自携銀來贖。」

「在那裡？」

「南陽臥龍崗。」

「臥龍崗範圍廣闊，請說一個確切所在。」

「就在諸葛廬前好啦。」

「諸葛廬？當年諸葛孔明的居處？」

「正是此處。」

張子高道：「年代已久，房子還在嗎？」

「起碼應該仍有遺跡存留。」

「什麼時間？」

「明日午正時分如何？」

「我們總局主在鄭州，這是不可能的。」

「可以飛鴿傳書，叫他快馬加鞭。」

「飛鴿快馬也有個極限，辦不到。」

「以你之見？」

「最快也得三天。」

七鳳想了想，道：「好，給你三天的

時間，三天之後的午正時分，我們願在臥龍崗的諸葛廬前敬候貴總局主的大駕。」

金如海道：「倘若食言而肥，未曾準時赴約，休怪咱們不給機會，要將花瓶賣給收藏家，或者送進當舖！」

鐵小鳳又道：「你們的穴道，半個時辰之後便會自解，別忘提醒總局主，叫他獨自一人前來，別帶幫手，違者就休想再尋回失鏢，再見！」

話落人起，接連三個起落，便消失在張子高的視線內。

* * *

魏大善人的藥，確實神效無比。

凡是服用過回春堂藥粉的人，俱已完全康復。

怎奈中毒的人數實在太多，回春堂前仍然人潮如湧，生意興隆。

藥粉滾滾的出。

銀子滾滾的進。

八虎懷疑，魏大善人十之八九就是南陽居士魏君志，是以一直在明查暗訪，密切注意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

他發現，魏大善人並沒有遵守他自己的諾言，將藥方公開，讓南陽城裡的藥舖大家一起來行善。

依舊做的是獨門生意。

大把大把的銀子，獨自一個人賺。

但因接連兩天下來，並沒有抓住他的小辮子，爲恐打草驚蛇，故而暫時按兵不動，並未去回春堂大興問罪之師。

這日早晨，八虎起身未久，剛剛用過早餐，正在客室裡跟金如雪、小狗子研究，用什麼奇策妙計，才能夠逼魏大善人現出原形來。

忽見冷杏兒從外面興沖沖的跑進來，一進門便天眞無邪的瞎嚷嚷：「好消息，好消息。」

小狗子道：「怎樣？妳中獎啦？」

杏兒小嘴一噘，道：「我又沒有買彩劵，怎會中獎。」

「那是找到了心上人，準備嫁人啦？」

「討厭！狗嘴吐不出象牙來。」

「究竟是什麼子喜事？」

「那件事已經水落石出。」

「妳指的是那一件事？」

「就是咱們中毒的事呀。」

「怎麼樣？」

「是有人下毒。」

八虎聽得一呆，道：「毒下在那裡？」

冷杏兒道：「下在水井裡。」

金如雪花容大變的道：「難怪生病的人是一條街一條街的，原來如此。」

小狗子道：「可知下毒的是那一個短命鬼？」

冷杏兒道：「就是那個賣藥的魏大善人。」

鐵狗恨得牙癢癢的，臭罵道：「狗娘養的，這個老混蛋果然不是東西，下毒在前，賣藥在後，賺足了黑心錢，還贏得活神仙的美譽，簡直禽獸不如，不把他搗成肉泥，熬成人肉湯，請南陽城的老百姓來喝，難消我心頭之恨。」

八虎不像他那樣激動，冷靜的追問道：「杏兒，這消息妳是從那裡得來的？」

杏兒道：「是聽一位捕快說的，湊巧這位捕快我認得，是我哥哥以前的同事，消息絕對可靠。」

如雪道：「這位捕快如何知曉毒是魏大善人下的？」

杏兒滔滔不絕的道：「中毒案發生之後，官府也十分緊張，知府大人下令限期破案，南陽府的捕快全體出動，經多方訪查研究，認爲毛病可能是出在飲水上面，於是就開始嚴密監視南陽城裡所有的水井。」

小狗子道：「結果怎樣？」

冷杏兒道：「皇天不負苦心人，終於抓住一個下毒者。」

八虎道：「就是魏大善人？」

杏兒道：「是他的一名手下。」

「這人招了沒有？」

「已經招認魏大善人是元兇主謀。」

「官府作何打算？」

「準備逮捕歸案。」

「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妳有沒有問這位捕快先生？」

「那一個問題？」

「魏大善人是否就是南陽居士魏君志？」

「沒錯，我問過，魏大善人正是魏君志。」

鐵小虎聞言怒氣冲天的道：「走，快走，咱們趕快趕到回春堂去，本少爺務必要手刃此獠。」

如雪姑娘道：「對，千萬不能讓他落在官府之手。」

小狗子道：「也不能讓他被老百姓亂棍打死。」

「走！」

* * *

中毒一案，震驚全城。

下毒的消息，也轟動全城。

消息早已不脛而走，整個南陽城，好像一鍋滾了的水，全部沸騰起來。

憤怒的羣衆，有的拿着鋤頭，有的拿着扁擔，甚至還有人提着馬桶，挑着糞便，從四方八面，洪水也似的湧向回春堂。

他們要去討債。

要打死這個僞君子。

砸爛這個人面獸心的傢伙。

然而，另有一批人，比他們的動作更快，早在天亮之前，便在回春堂的門外，開始排隊。

他們是來買藥的。

仍然把魏君志當作大善人。

當作是修橋舖路，濟世行善的活神仙。

八虎、如雪、小狗子、冷杏兒到了。

回春堂則仍大門緊閉，尚未開門營業。

鐵小虎雙目暴睜，橫掃全場一眼，當衆宣佈道：「各位鄉親，你們都上當了，魏大善人一點也不善，是個厲害鬼，是個惡魔，大家所中的毒，就是他派人下在水裡的。」

小狗子接口道：「下了毒之後，又冒

充好人來解毒，實際上是想發財，賺黑心錢，拿咱們大家當傻瓜，白痴，二百五！」

金如雪繼續接下去：「所謂大善人，活神仙，根本是騙人的謊言，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大惡人，大騙子，其行可誅，其心可卑！」

起先，大家不肯置信，議論紛紛，畢竟八虎他們都是外來的陌生人，難以令人信服。

後來，尋仇的羣衆陸續趕到，大家一陣鼓噪叫嚷，這才相信。

羣衆越聚越多，早將回春堂團團圍住，水洩不通。

憤怒的情緒也達到沸點，叫罵之聲不絕如縷。

有人吼道：「衝啊，衝進回春堂去！」

有人喊道：「殺啊，殺了他們全家！」

有人大罵：「像這種惡魔，死有餘辜！」

有人叫嚷：「像這種惡人，應該打入第十九重地獄！」

「衝啊！殺啊！」

「殺啊！衝啊！」

吼聲響徹雲霄，羣衆萬頭鑽動，洪水猛獸般，從各個不同的方向，揮舞着各種不同的器械，衝向回青堂。

* * *

他們並沒有衝進去。

因爲，南陽府的捕快已到，將大家攔下來。

一個戴着紅帽子的捕頭，以命令的口吻道：「不要動，大家不要動，國有國法，家有家規，魏君志下毒害人，自有國法制裁，你們不可以私刑報復！」

捕頭令出如山，羣衆齊皆怔住，彼此互相觀望，裹足不前。

八虎、如雪可不吃這一套，冷不防一個縱躍，已越牆而入。

小狗子也不慢，一手托在杏兒腋下，雙雙落身牆內。

糟糕，回春堂內一片沉靜。

魏大人不見了。

成堆的銀子不見了。

所有的人都不見了。

整個回春堂，已經變成一座空屋。

所幸，解毒的藥粉還有好幾箱。

轟！的一聲，捕快已破門而入。

緊接着，羣衆也跟着一湧而入。

捕頭沒見魏君志，不禁一呆，問鐵小虎：「魏家的人呢？」

八虎道：「逃了，大概曉得東窗事發，已連夜舉家逃走。」

「逃往何處？」

「不知道。」

「你來此作甚？」

「跟大家一樣，找姓魏的算賬。」

「你是什麼人？」

「我是什麼人無關緊要，重要的是趕快將這些解毒藥發給需要的人。」

小狗子從旁隨聲附和道：「是嘛，正事不幹問閑事，須知救人如救火，一分一秒也躭擱不得呀。」

捕頭碰了一鼻子的灰，欲怒無言，只好從善如流的照着八虎的意思辦。

鐵小虎則跨步離開回春堂。

金如雪、冷杏兒緊隨在後，小狗子道：「媽的，眞衰，剛剛露出一線曙光，尋得一絲索，現在又烏雲蔽日斷了線。」

鐵小虎不以爲然，道：「不，天沒有黑，線也沒有斷。」

金如雪嬌柔不勝的說：「莫非虎哥另有發現？」

八虎道：「現在還沒有，正要去找。」

杏兒道：「到那兒去找？」

八虎道：「咱們去查戶口。」

小狗子儍呼呼的道：「八少爺，你昏頭啦，跟那個笨捕頭一樣，放着正事不幹，幹嘛要去查戶口？」

八虎咒道：「你才笨，僞君子舉家潛逃，不可能無聲無息，左鄰右舍，多多少少總會知道一些蛛絲馬跡。」

* * *

這話不差，一大家子人舉家行動，左鄰右舍不可能毫無所覺。

經過一番地毯式的查訪，並且一有線索，便緊緊的咬住一直追查下去，總算理出一個相當完整的頭緒來。

魏君志一家，是昨夜子時前後離開的。

有人見他們出了西門。

有人見他們往南而去。

更有人見他們上了臥龍崗。

* * *

南陽。

臥龍崗。

諸葛廬。

相傳，想當年劉玄德就是在此三顧草廬，給劉備吃了三次閉門羹之後，諸葛孔明終於被他的眞情感動，答應隨他下山，從而底定了三分天下的帝王基業。

年代已相當久遠，於理房舍早已破舊不堪。

但眼前的諸葛廬却甚是漂亮華麗，顯然是有人重新修建過。

整修的時間就在最近，還可以聞到濃烈的漆油味。

亭台樓閣，小橋流水，竹齋敞軒，花圃蔬畦，極盡田園山居之美。

可惜廬門緊閉，不知裏面是否有人居住。

或者住的是何許樣人。

* * *

正午之前。

臥龍崗下來兩個人。

一個是鐵小鳳。一個是金如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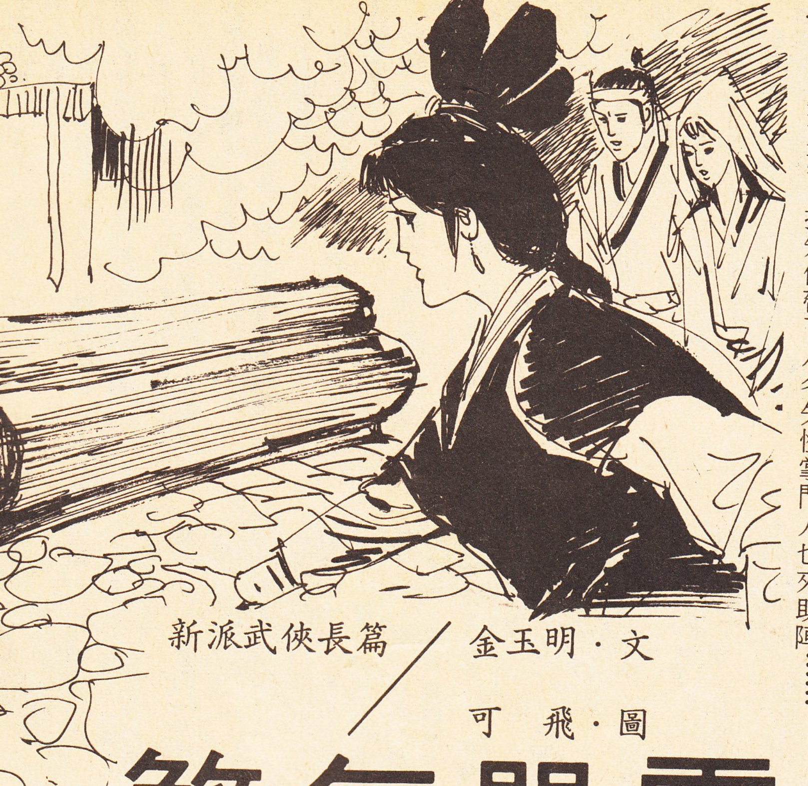
兩人都是本來的模樣，未戴面具，亦未經化裝。

行至諸葛廬前，馬上爲眼前的富麗景象吸引住，金如海讚歎道：「赫，好漂亮的諸葛廬，歷史記載，諸葛亮出身寒微，乃一介書生，看來傳言失實，他一點也不窮嘛。」

七鳳嬌笑道：「如海，別吃諸葛亮的豆腐，孔明先生是幾百年前的古人，諸葛廬想必早已變成廢墟，眼前的華屋必爲後人所建，根本與諸葛孔明的窮富八竿子也打不着。」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嚴霜有仇必報，不論正邪人物，都有睚眥必報之嫌，手段狠辣，樊老大等雖獲不殺，仍要毀去三人武功，算作饒恕。王克圖、克業兄弟倆覺得殘忍，覺得她有點變態，只好暗裡觀察和保護她的行動，知道辰州雙奇糾衆自衛對她不利，便參加他們的陣營，發現房珏派佟鍾助陣，爲離間他們的奸計，詐作和佟鍾友好，探知他帶了八名失性掌門人也來助陣……



新派武俠長篇 ／ 金玉明・文

可飛・圖

煞氣嚴霜

離間計得心應手　談寃仇宜解止殺

佟鍾聞言道：「妥善安置的話……」

克業接口道：「轉過此街之後，有家『大安棧』，佟兄認爲可否安置呢？」

佟鍾面露喜色道：「最好最好！」

於是他們到了「大安棧」，叫開了門，選了個西跨院，將「天玄」等領進房中，克業不容佟鍾開口，已說道：「請他們安歇吧，我們出去商量，別忘了于凱走已多時，我們若是去得太晚，勢將引起他的疑心！」

佟鍾皺眉道：「莫非雙奇另藏詭謀？」

克業道：「外面詳談！」

佟鍾點頭，手中金鈴一連又響了四聲！

四聲金鈴，自天玄眞人，無不聞聲寛衣，立即睡卧，克業看在眼中，記在心內，有心的說道：「佟兄怎不使他們和衣而卧，設若有警……」

佟鍾已接口道：「祇要三聲鈴響，他們會飛快起身的！」

克業搖頭道：「再穿衣與敵動手，怕會誤事！」

佟鍾搖頭笑道：「放心，三聲鈴下，刹那則可衣着整齊！」

克業道：「動手呢？」

佟鍾道：「那要十聲串鈴之後！」

克業道：「遇有萬難，他們可能分得出敵友來？」

佟鍾搖頭道：「難！他們祇聽金鈴聲調動！」

克業哦了一聲，不由雙手搓個不停！

佟鍾眉頭一皺，道：「你好像心事甚重嘛？」

克業道：「若佟兄與小可離此，無鈴聲調令他們的話，遇上强敵，他們豈不是祇有束手待斃的份？」

佟鍾一愕，道：「這一點我沒想到，不過現在又怎會突來强敵呢？」

克業道：「難說！」

佟鍾霎霎眼睛，爲難了！

克業却突然把手一拍，道：「有了，孟大俠可以留在此處，佟兄以爲然否？」

佟鍾道：「他留下無用，沒有金鈴，誰也號令不了這八個人！」

克業道：「這個簡單，佟兄將金鈴留下就是！」

話由克業說來，的是簡單，但是聽在佟鍾耳中，他却是大大的爲難了，因爲房珏曾一再秘密嚴囑，金鈴不可交托別人！

克業自幼就料事如神，況今夜是有心安排，焉有看不出想不到佟鍾爲難的理由，但他却輕描淡寫的說道：「這也有爲難嗎？」

佟鍾當着孟占元，實在無法說出其中爲難的道理來，祇好急迫之下，略經考慮而作了決定！

於是佟鍾轉對孟占元道：「孟大俠，金鈴交給你了，但請記住，若不遇十分重大事故，請不要震動金鈴驚醒他們八人！若遇大事，震鈴三響，以貞力發之，八人當立即起身，然後其行止皆由孟大俠行止爲本了！遇上奇變，或來了過多的敵手，而必須他們八人相搏時，金鈴震作串響，然後他們自會上前！」

孟占元連連說是，佟鍾才鬆開右手，交出金鈴！

克業暗自注意金鈴，鈴小僅有桃核般大，上端有一個圓環，中食指入環中，則金鈴自藏於掌內！

克業對於這金鈴，疑問尚多，但是爲了避免佟鍾疑心，目下祇好忍在心中而不問，再等機會！

佟鍾事情交托過後，轉對克業道：「走吧！」

克業頷首道：「嗯，咱們邊走邊談！」

他們離開了「大安棧」，克業在中，克圖在克業之左，佟鍾在克業之右，邊走克業首先開口，道：「據小可所知，雙奇等人是眞心對付梅嚴霜！」

佟鍾道：「既然如此，又有什麼危害可言呢？」

克業道：「佟兄應知，雙奇並非我們黑道中的朋友！」

佟鍾微一皺眉，道：「這個我清楚！」

克業道：「那就好，雙奇在山中，有了極爲狠毒的埋伏！」

佟鍾道：「是爲對付梅嚴霜，當然越狠越好！」

克業哼了一聲，道：「不錯，但若『一石二鳥』的話，自也可以！」

佟鍾聞言一愣，道：「難道雙奇還有不利我們的心意？」

克業沒答此問，却長長的嘆息一聲！

佟鍾見克業未答，不由又接着說道：「是與不是？」

克業鄭重的說道：「設若小可已懷實證，那又好辨多了！」

佟鍾皺眉道：「聽你這麼說，好像確實是發現了什麼似的！」

克業道：「不錯！」

佟鍾道：「是看出了什麼不對的事來？」

克業道：「那山中埋伏，是要以人來作餌，誘梅嚴霜入伏上當的，這『人餌』，恐怕正是佟鍾兄等人和小可弟兄！」

佟鍾道：「事若如此，自然應該當心，但對大局來說，雙奇這樣安排，似乎也找不出不當的地方來！」

克業道：「請問佟兄一聲，可有把握在梅嚴霜追踪不捨下，仍能從容脫身嗎？再問一句，佟兄可曾看過山中地形？」

佟鍾道：「若成纏戰之態，自難脫身，至於山中地形，我却尚不清楚，不過明日我是會去仔細看……」

克業適時接口道：「明天已經來不及了！」

佟鍾道：「怎見得？」

克業道：「雙奇有很好的借口！」

佟鍾道：「什麼藉口？」

克業道：「怕引起梅嚴霜的注意和疑心！」

佟鍾沉思未能開口，半晌，方始說道：「依你的看法，我們應當如何呢？」

克業道：「佟兄領率的八名親信高手，至時山頭之上最好留下一半，至於八位掌門人，却必須完全留置平安地帶！」

佟鍾道：「有何用意？」

克業道：「所謂平安地帶，是能在萬難之下，接應佟兄的地帶，設遇禍發，則佟兄能夠平安無事！」

佟鍾道：「何處是平安地帶呢？」

克業道：「相隔雙奇越遠，也越法平安！」

佟鍾聞言頷首，道：「對，的是佳策！」

話鋒一頓，佟鍾却又接着又道：「我對朋友你，想問上幾句！」

克業早已想妥了對策，立將罩頭紗巾取下，道：「先請佟兄認認小可的面目！」

佟鍾看了克業一眼，克業重將面罩戴好，道：「佟兄却要代小可守密！」

佟鍾言語間，已沒了敵意和疑念，道：「放心就是！」

克業道：「小可姓氏，目下尚須保留，佟兄可能諒解？」

佟鍾點頭道：「可以！」

克業道：「佟兄必然是想問問小可，何故當着雙奇之面，直指『天玄』等人已失心智，對不對？」

佟鍾道：「正是如此！」

克業一笑道：「這就叫作『虛虛實實』！」

佟鍾皺皺眉頭，道：「我不懂！」

克業道：「因爲雙奇極可能暗懷鬼胎，所以小可加了三分謹愼，正巧佟兄領率着八位掌門人來到……」

佟鍾接口道：「說得簡單些好不好？」

克業道：「好，我故意使雙奇知道，八位掌門人已失心智，這樣，雙奇決不會對這八位存着機心！」

佟鍾似是已有所悟的道：「哦，我明白了，雙奇不防他們八個人，我們却正好利用上這八個人，果然是高明主意！」

話鋒一頓，佟鍾想起一件事來，又道：「當我們要去長生棧時，你又爲什麼示意我將這八個人調將出來呢？設若留他們在秘室之中……」

克業接口道：「這原因祇爲堅定雙奇的信念！」

佟鍾現在似乎傻了一些，道：「堅定他們的信念？什麼信念？」

克業道：「使雙奇認定這八個人，非佟兄調動不可！」

佟鍾頷首微笑道：「這我就明白了！」

克業心中暗笑，自忖道：「我所說的這番鬼話，連我自己都聽得糊塗啦，你小子偏偏却說是明白了，有意思，我倒看你明白了些什麼？」

在談話間，長生棧已相隔不遠，棧外半箭距離的地方，于凱已在焦急的相待，見到佟鍾和克業兄弟後，立刻說道：「我那黃盟弟在棧內相候半晌了！」

克業有介事似的問道：「那朵小紅花可有動靜？」

于凱道：「景三剛剛吩咐手下小二，借送茶水之便，去探過虛實，說那少女正在沉思尚未歇息！」

佟鍾看了克業一眼，道：「我們見過

棧主人之後，就開始動手吧？」

這話是別有含意，克業自然懂得，點點頭對于凱道：「主人不必見了，你進去告訴他一聲，然後你們最好遠遠離開此處，免得萬一之時照顧不及！」

于凱不知克業這是有心支開他，慨然道：「晚輩怎能離開，設遇搏戰，自當全力……」

克業祇好沉聲接口道：「此事關係明朝大家的生死，希望少俠能聽小可的安排！」

于凱愣了一愣，無奈的說道：「那晚輩通知景三之後就走！」

克業點頭，于凱又回到長生棧中，他和黃景三悄悄的走了出來，彼此打個招呼疾步而去！

于凱已走，克業故意對着于凱背影冷笑出聲！

佟鍾不由問道：「可是有所發現？」

克業道：「他們師徒是一樣材料，竟想監視着我們！」

佟鍾也哼了一聲，道：「明夜他們師徒若全心對敵，還作罷了，否則的話，我佟鍾要不叫他們好看，就不叫佟鍾！」

克業暗喜得計，道：「佟兄有何良策？」

佟鍾道：「雙奇這身功力，還不在你我眼中，若發現……」

克業接口道：「若到發現他師徒暗使詭計的時候，怕已晚了！」

佟鍾頷首道：「我已考慮到這一點了，並且也有了補救的辦法！」

克業道：「最好是事先預爲之防的辦法，補救的話……」

佟鍾接口道：「我是口誤，應該說是有了對策！」

克業故作大喜的樣子，道：「佟兄可否相告？」

佟鍾道：「當然可以，今夜我就不令八位掌門人回去，並將『金鈴』留給孟占元，令其於明夜赴約前，先去西山……」

克業拍手欣然接話道：「妙策妙策，就這樣辦了！」

話鋒一頓，接着又道：「這樣的話，佟兄應該回『大安棧』一次才是！」

佟鍾道：「此間事了，與你兄弟一道回去……」

克業搖頭接口道：「不可能了！」

佟鍾疑問的嗯了一聲，道：「這……這爲什麼？」

克業道：「佟兄認爲雙奇會這樣放心我們？」

佟鍾皺皺眉頭，道：「他現在能有什麼不放心的？」

克業道：「小可敢和佟兄作賭，咱們此間事情未了，雙奇兄弟必然已帶人悄悄前來，佟兄信否？」

佟鍾道：「他用什麼話來解釋到此的原因呢？」

克業道：「一句十分動聽而又義氣的話！」

佟鍾哦了一聲，道：「是句什麼話？」

克業道：「怕我們私自爭搏而傷和氣並誤大事！」

佟鍾道：「不會吧，他們眞有此心意，在你我雙雙離開居處時，就該出頭相攔了，否則……」

克業接口道：「佟兄盡管不信，但請稍待之後多多注意好了！」

佟鍾一邊嗯着，一邊點頭道：「若果如此，哼！」

這聲哼，佟鍾已起了歹毒的殺人心腸！

克業却適時極爲誠懇的說道：「佟兄請立刻去『大安棧』，並請快快轉回！」

佟鍾沉思刹那，道：「這太……太……」

克業一笑道：「佟兄敢是有甚麼爲難的事？」

佟鍾道：「此處留置貴弟兄二人，豈不人單勢孤？」

克業道：「小可弟兄自知小心，佟兄再遲要來不及了！」

佟鍾竟也有誠懇的時候，道：「這樣吧，請兩位分出一人，代我前去如何？」

克業正色道：「此乃佟兄之事，小可兄弟怎敢這般狂妄！」

佟鍾却上步拉着克業的手腕，道：「老弟，別看我生成一個童子臉，論年紀却比你大多了，我眞心相交你這個朋友，所以……」

克業不容佟鍾把話說完，已接口道：「佟兄之意，正是小可之意！」

佟鍾慨然道：「目下事急，難覓香案，但可撮土……」

克業搖頭道：「金蘭之盟，同胞一般，怎能草率？」

話鋒一頓，接着又道：「今夜可即以兄弟相稱，待事畢時，擇一吉日，去一香火大寺，在佛前再明心願，而定蘭譜可好？」

佟鍾大喜，道：「當然好，如今我可要喊你聲二弟了……」

說着，佟鍾眼却看着克圖！

克業立刻接口道：「小弟姓『商』，這是我的胞兄！」

佟鍾道：「商二弟，令兄是不是……」

克業道：「家兄生性奇特，大哥不必算上他了，再說你我已是兄弟，家兄名份不定而自定，強過勉強他多多！」

佟鍾頷首道：「說的也是。」

話聲一停，又道：「如今已是兄弟之份，二弟就代爲兄『大安棧』走走吧！」

克業沉思刹那，道：「小弟認爲還是大哥自己去的好！」

佟鍾道：「一樣的呀，快快，快去快回！」

克業道：「大哥，孟大俠會聽小弟的安排？」

佟鍾一拍膝頭，道：「我差一點忘了！」

說着，探手囊中，取出來了一面玉符，遞交克業道：「二弟持此則可號令孟占元等八人！」

克業道：「小弟去去就來，祇代大哥傳上句話，此間恐有兇險，至盼大哥等小弟回來後，再爲偵索！」

佟鍾道：「我自知小心，二弟放心去吧！」

克業點點頭，却對克圖道：「別犯

險。」

話聲中，克業飛身疾射遠去！

＊　　＊　　＊

「是她！果然是她！」

克業和克圖，都看清了長生棧廂房裏，姑娘的面目了！

佟鍾自然也看到啦，他們三個，在廂房對面的屋脊上，剛好由上窗所開的空隙中，看了個仔細！

克業心中十分激動，這是他自當年途中被一奇客驚走後，第一面看到昔日朝夕相對的人！

不過他却能平靜下激動的心性，暗自思忖着未來的對策，這件事，確實使他十分爲難！

佟鍾此時却突以傳聲問道：「二弟，你說是不是咱們要找的人？」

克業也傳聲相答道：「看來是她了！」

佟鍾道：「怎說看來呢？」

克業道：「此女有種令人凜然不敢相犯的威嚴！」

佟鍾道：「不錯！」

克業突然說道：「我們快些退！」

佟鍾道：「爲什麼？」

克業急聲道：「她已發現了我們！」

佟鍾道：「不會吧，她根本……」

傳聲未畢，室內的梅嚴霜却已冷哼一聲，開了口：「你們要再像偸兒似的偸窺，我可就不客氣了！」

克業左手拉着克圖，右手扯着佟鍾，悄然退去！

去未丈遠，三人耳邊傳來「眞氣透音」道：「念在明夜已有成約的份上，今夜暫饒爾等！」

佟鍾悄聲道：「二弟，這丫頭狂妄的可以，我眞想鬥鬥她！」

克業道：「我們三個人一起出手？」

佟鍾道：「二弟你看，如此有否勝算？」

克業道：「不論勝負，雙奇都會開心的！」

這句話提醒了佟鍾，他點點頭，沒再開口，於是三個人悄悄離開了「長生棧」，飛身街心之上！

那知人才落於街心，四方黑影突然靠近，出現了五六名身着勁裝各携兵刄暗器的高手！

佟鍾立刻沉聲叱道：「什麼人？」

暗影中有人隨聲答道：「佟少俠，是我！」

接着，黑影更近，竟是雙奇的老大齊濟！

佟鍾眉頭一皺，看了克業一眼，有了會心！

其實，佟鍾上了大當，這一切，皆已早在克業預料之中！

試想于凱回去後，雙奇焉有不問的道理，雙奇身爲主人，雖說佟鍾和克業是曾有約定，但接應一下總沒有錯處的！

克業就是料定了這一點，才敢大胆用上這「離間之計」！

如今雙奇果然前來，並且雙奇爲了便於接應，將高手分佈開來，無形中更使佟鍾堅定了信念！

佟鍾既然認定了克業判斷的不錯，對雙奇自然存了成見，因此在齊濟說出「是我」這兩個字之後，佟鍾冷冷地說道：「齊大俠來得眞巧，赫大俠呢？」

另一面暗影中，赫召恰正出現，接口道：「我在這兒！」

佟鍾哼了一聲，道：「兩位都巧，有事嗎？」

齊濟道：「我們久久未見佟大俠歸來，又懸念着兩位的誤會，誠恐兩位在大敵之前再生意見……」

佟鍾沒好氣的接口道：「這樣豈非正合兩位心意！」

適時，佟鍾耳邊傳來了克業的傳聲，道：「大哥怎這樣不夠沉着，別忘記仍應虛與委蛇才對！」

傳聲一停，又說道：「你我仍誤會未解，這樣雙奇不會心疑！」

佟鍾聞言不由暗誇聰慧，而克業此時開了口：「佟朋友，咱們的事已有約定，別亂怪主人！」

齊濟在聽到佟鍾那句氣話後，本要質問幾句的，但在克業這樣接下話鋒後，他身爲主人就不便再說什麼了！

齊濟的忍耐不言，是爲了合力同仇的緣故，不料却更被佟鍾誤會，認定雙奇是另懷鬼胎了！

這種成見，卒使雙奇兄弟及一干高手，淪於絕境！

赫召不知惡因已種，竟問道：「佟大俠，是不是那梅丫頭？」

佟鍾心中有氣，道：「是！」

赫召皺眉道：「佟大俠可曾和她對過陣？」

佟鍾忍着怒火，道：「沒有，我自知不敵，未敢召惹她！」

齊濟目光向四外一掃，咦了一聲，道：「怪呀？」

克業已知齊濟說的何事，却故意問道：「何事何怪？」

齊濟未答克業此問，却轉對佟鍾道：「佟大俠，你不是領率着九名高手來的嗎？」

佟鍾嗯了一聲，沒有答話！

齊濟仍然不知好歹，又問道：「他們呢？」

佟鍾道：「我發現可疑人物，差遣他們追下去了！」

赫召道：「何時能夠回來？」

這種問法，是關懷而不放心的意思，但佟鍾已有了成見，却認定齊、赫二人是怕明夜敗事，無法誅盡異己！

他想了一想，才答道：「事畢即歸！」

克業在旁插了話，道：「回去吧，除非我們改變初衷，現在就向梅嚴霜索戰！」

齊濟本是眞的擔心克業兄弟和佟鍾，才率衆接應規勸而來，聽克業如此聲明，自然很快的接口道：「不必不必！我保證這丫頭明夜必亡！」

克業知成見與時日增，不由接上一句道：「齊大俠自信如此之深？」

齊濟哈哈一笑，道：「佟少俠有所不知，我在『沙谷』的安排，別說是這個小丫頭，就是大羅神仙中伏之後，也休想

活命！」

佟鍾哦了一聲，道：「設若萬一，有自己人不幸而陷入埋伏之中呢？」

齊濟皺了皺眉，道：「這怎可能？」

佟鍾道：「要使梅嚴霜入伏，恐怕必須有人先捨生取義吧？」

齊濟掃了赫召一眼，聲音很低，對佟鍾道：「佟大俠放心，我弟兄已有妥當的準備了！」

佟鍾表面上點點頭，沒有開口，骨子裏却在哼哼冷笑，克業的話，都有了確證，佟鍾殺人之心由是更甚！

克業適時却道：「佟朋友，咱們今夜算是平分春色，明夜呢？」

佟鍾自認已知經緯，故意揚聲道：「由你說！」

克業道：「先時言明，抽籤而分先後……」

齊濟却不知好歹的接話道：「兩位請莫再動意氣好不，明夜事，從長計議。」

佟鍾看了克業一眼，道：「齊大俠，這件事請不必過問！」

克業却道：「人家主人是別有心意，可惜你佟朋友並不知情，好，我有個辦法，說出來給你聽聽，成否應上一聲！」

佟鍾道：「上刀山下油鍋，祇要你敢去的，佟某就不懼！」

克業哈哈一笑，道：「對，看來咱們是生死同命了！」

佟鍾故意氣哼哼的沉聲道：「別廢話，說出你那個辦法來！」

克業道：「明夜小可弟兄，本定是首先索戰梅嚴霜，如今換上一換，這第一陣由佟朋友你和小可兩個人上！」

佟鍾道：「這樣能分出勝負來嗎？」

克業道：「要是我們勝了梅嚴霜，你我再作一次拚搏，萬一不幸，你我雙雙喪命梅嚴霜之手，寃仇豈非亦了結？」

佟鍾雖不解克業提出這辦法的用心，但因已與克業稱兄道弟，認定克業的安排，百益無害，於是慨然道：「就這麼辦，丈夫一言！」

說話盡了，在齊、赫等人的催促下，衆人相率歸去！

* * *

又是夕陽西下的時候了！

齊濟、赫召的雙奇府中，晚筵已罷！

雙奇的門下，早已備馬相待，候羣俠前往西山！

克業却在這個時候，當衆向佟鍾開了口：「佟朋友，我要請教一個問題！」

佟鍾早經克業吩咐過，聞言一笑道：「說吧，我洗耳恭聽！」

克業道：「姑不論你我到底有多少仇恨怨怒，當雙雙出手，對付梅嚴霜時，請問我們是個什麼立場？」

佟鍾道：「我又不是小孩子，不必你來說明！」

克業道：「話不是這樣說，請回答小可的問題！」

佟鍾道：「梅嚴霜是我們的公敵，動上手，你我自是立場地位相同，要棄絕成見，同心合力才是！」

克業拍手道：「對呀！這是小可聽佟朋友所講的第一句好話！」

佟鍾沉聲道：「你敢這樣侮蔑……」

克業適時擺手接口道：「佟朋友稍安毋躁，小可還有下文！」

話鋒一頓，接着又道：「對敵之下，我們立場相同，甚之已變成了生死禍福必須相共的局面，請問可有妥善的打法？」

佟鍾道：「妥善打法，這是什麼意思？」

克業道：「這話已經說的十分明顯了，你聽不懂？」

佟鍾道：「動手各憑所學技藝，以全力爲之已足……」

克業冷笑一聲，接口道：「對付其他敵手，自是可以，但梅嚴霜功力太高，我們必須妥當的商量好彼此攻守，配合的正好才行！雖說此次較搏，是存必死之心，但人誰不惜命，設能誅敵而不死，豈不是更好的上上辦法？」

佟鍾想了想，道：「我承認你說的有些道理，但如何配合呢？」

克業却適時轉對齊濟等人道：「請容小可與佟朋友靜處一談對敵之策！」

齊濟道：「當然好，祇是我們該動身前往西山……」

話未說完，克業已接口道：「我們不會誤事的！」

話鋒一頓，克業轉對克圖說道：「請大哥隨齊大俠前往西山，小弟與佟朋友隨後就到，大哥記住，小弟未到之前，萬萬不可涉險！」

克圖點點頭，仍是一言不發！

克圖始終沉默，反而齊、赫等人，把他當成功比克業還高的人物。

接着，克業和佟鍾步向室外，在無人處，克業悄悄將玉符取出，捧在佟鍾的面前，緊張的說道：「大哥收回此符，並請離開此宅，將八名失性的掌門人及孟大俠，調到西山的峯腰上，然後……」

佟鍾不待克業話罷，已經擺手道：「峯頭峯腰，我找來費事費時，二弟你就主理吧！」

克業似是還想推脫，佟鍾已接着又道：「自己兄弟，你能辦的比我好，你就該去辦！」

克業無奈，道：「好，小弟就去，那大哥請與家兄暫作一路，在小弟未歸前，萬勿犯險，其實三更還早，也不會有搏戰的！」

佟鍾道：「你快去快回西山，我會照料令兄的！」

克業道：「家兄也不能閒着，他另有事要辦，所辦的事，關係着我們能否平安，到西山後，大哥你只要不離開齊濟就對了！」

佟鍾頷首道：「我懂，你放心去吧！」

克業道：「在小弟未歸前，若家兄離隊他往，必會暗告大哥，那時大哥要代家兄安排得使人無疑才行！還有，小弟實在氣不過雙奇的陰險，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到時候小弟也會先通知大哥的！」

佟鍾含笑點頭道：「當然，他們若敢暗起不良，那是自己找死！」

克業也笑笑，對佟鍾拱手作別，飛

身出雙奇巨宅！

雙奇却蒙在鼓中，在佟鍾回到室中之後，立即率衆乘馬飛奔向西山，此時「長生棧」內，却出了變故！

長生棧的廂房中，來了三位奇特的人物！

其實有兩位是早就來了，住在前面兩個單間，誰也沒有理誰，好像彼此就不認識似的！另外一位，定更後才來到的，是位老婆婆！

現在，彼此不相識的兩位老者，却悄然相伴，到了廂房，那位老太太，已在廂房院外相候多時了！

夜靜，更深，大地一切沉寂！

那老太太先開了口，道：「親家翁事情如何？」

原來他們是「親家」難怪相率而來！兩位老者中的一位，道：「果如老太你所預料，雙奇設下毒謀！」

老太太嘿嘿一笑，道：「是『流沙』？」

老者頷首道：「正是！」

老太太也點點頭，對另外一位老者道：「圖畫好了沒有？」

另外那位老者道：「是令嫒親筆所繪，十分正確！」

老太太一笑道：「她們小倆口也來了？」

另外這位老者道：「來了，任我怎麼勸也沒有用！」

老太太正色道：「他們應該來，當年若不是人家梅姑娘犯險釋怨，他們那裏會有今天，說不定早變成寃家仇人了！」

這位老者嗯了一聲，道：「令嫒也這樣說！」

老太太高興了，手中拐杖在地上一頓道：「人道『虎父無犬子』，應知『虎母也無犬女』呀！」

這話說得兩位老者直想笑，但卻強忍着沒笑出聲來！

老太太卻已看出了內情道：「好哇！你們哥兒兩個在暗暗的笑我！」

兩位老者不由同聲道：「沒有，絕對沒有！」

老太太道：「我唸的書不多，大概『虎母』說的不對了是吧？」

兩位老者互望一眼，沒有答話。

老太太却自己解了嘲，道：「不錯，我聽你們漢人，常常把厲害的女人叫『母老虎』，我自比『虎母』，難怪你們要笑了！」話鋒一頓，她却又道：「其實，有虎父，就該有虎母，要不那來虎子虎女！」

兩位老者依然不好答話，老太太却一笑又道：「親家翁，像這種笑話，我那女兒不會……」

老者之一忙不迭地接話道：「不會不會，令嫒處處勝過大家閨女！」

老太太一聲哈哈，道：「你們上當了，既然聲明我女兒不會鬧上這種笑話來，反過來說，我的確鬧了笑話嘍！」

兩位老者語塞，祇好彼此互望着。

老太太却含笑搖頭道：「說笑可不是時候，咱們進去！」

說聲進去，三個人倏然拔起，輕輕落在了廂房院中。

房中適時有人開口道：「甚麼人，火速通名，免得自誤！」

老太太首先答話道：「孩子，你不會出來看看？」

室門開了，走出來的是美秀無倫面罩寒霜的梅嚴霜！

嚴霜乍見那老太太，楞了一楞，繼而臉上現出了笑容，輕跨一步已到了老太太的身前，施禮道：「義母，是您，眞……」

老太太一把拉住了嚴霜，道：「孩子，妳忘記了『牛家場』的兩位場主啦？」

嚴霜一笑道：「怎麼會。」說着，轉對這位老者道：「場主們好，快請屋裏坐！」

室中坐定，嚴霜首先向老太太道：「玉琪姊可好？」

玉琪，牛家場這些熟悉的人名地名，使人立刻知道了這兩位老者和這位老太太，是甚麼人物了！

老太太就是威震苗疆，居於白馬坡鎮的「夜叉鬼母」勝老太，兩位老者，正是牛家場的牛博望及牛博文！

昔日，嚴霜一念仁慈、使勝、牛兩家寃家便成了親家，和勝玉琪結義姊妹，想不到今朝却身受恩報！

勝老太聽嚴霜問到愛女，一笑道：「好，好得很，已是兩個小鬼的媽媽了！」

嚴霜拍手道：「是男孩還是女孩？」

牛博文接口答道：「一男一女。」

嚴霜含笑搖着頭道：「眞想不到，日子太快了……」

勝老太突然插口道：「想不想見她？」

嚴霜星眸一霎，道：「怎麼不想，只是目下……」

勝老太道：「她也來了！」

嚴霜一楞，道：「玉琪姊來辰州幹麼？」話鋒一停，若有所悟，接着道：「原來義母和兩位場主，是爲我的事情來的。」

勝老太道：「孩子可別怪我多事？」

嚴霜一笑，道：「女兒怎敢，不過此地的事，的確不必勞動義母和兩位場主大駕的，再說往返奔波，女兒的心也難安！」

牛博文道：「憶當年事，老朽兄弟欠姑娘太多了！」

嚴霜仍然臉帶笑容道：「這樣說就使我置身無地了。」話轉向了勝老太，道：「玉琪姊的人呢！」

勝老太道：「她們小兩口在西山……」

嚴霜聞言色變，道：「荒唐！西山已成龍潭虎穴，母親怎麼叫玉琪姊去涉這個險呢，再說我已早有安排，不懼……」

勝老太接口道：「我知道妳現在這身功力，已是天下無敵了，但是妳該明白，力不勝則智取的道理，雙奇業已設下……」

嚴霜接口道：「雙奇若敢有一絲詭詐行爲，他們就會死無葬身之地了！」

勝老太道：「何祇詭詐，來，妳看看這張西山地勢詳圖再說！」

話聲中，牛博文已取出了一張圖紙

，在桌上展開，接着，勝老太開始低低的詳為解說起來！她的聲調太低，令人無法在三尺以外聽清！

但看嚴霜頻頻點頭和臉上的怒容，及勝老太神色肅穆，可知雙奇所設毒謀，的是夠辣夠狠夠絕的了！

適時，傳來了二更梆聲！

恰好勝老太已詳述事畢，嚴霜鄭重的說道：「好個雙奇，竟敢興此毒念……」

勝老太却接口道：「本來成仇之後，對敵應當不擇手段！」

嚴霜道：「義母說的對，女兒今天又多學了點東西！」話說一停，接着又道：「二更了，女兒該去西山啦，義母請和兩位場主在此相候，事畢女兒會和玉琪姊同歸……」

勝老太搖頭道：「嚴霜，西山我還另外安排了人！」

嚴霜知道推已無用，道：「好吧，女兒不再多說了，咱們走！」說聲走，牛博望展袖熄燈，室門開處，四人魚貫而起，出了長生棧，向西山方面疾射而去！

＊　＊　＊

是西山的「沙谷」前，黑壓壓地站着不少人！

頭前，是齊濟、赫召、佟鍾、和蒙面的克圖！

後面，則是一干參與今夜之戰的高手！

佟鍾這時開了口，道：「怎麼不走了？」

齊濟一笑道：「不能再走了！」

佟鍾哦了一聲道：「爲什麼？」

赫召道：「這裏就是和梅嚴霜一決生死的地方！」

佟鍾點點頭道：「嗯，地勢夠險，但未必能把嚴霜困住！」

齊濟一笑，道：「佟鍾大俠別急，稍等再說！」

話聲中，沙谷正中央突然亮起了一棧紅燈！

接着，傳來兩聲震響，隨着這兩聲震響，自半空降下了兩條怪龍，怪龍飛舞而到，墜於衆人身後地上！

佟鍾十分留心，業已看出那是兩條長約三十丈的粗繩，繩端繫着重物，不知用何方法由沙谷正中射到！

此時齊濟把手一揮，身後兩人立將兩條粗繩糾絞一處支了起來，離地高有丈餘，支放的十分牢固！

赫召走向粗繩而下，飛拔而登其上，沉力跳動着，來試這粗繩的力量，然後縱落，衆人俱皆看出，繩上足可載重千斤！

齊濟適時手指粗繩，向佟鍾和克圖道：「此地的安排，祇有兩位……」話鋒一頓，單獨對克圖道：「怎麼還不見令弟來到？」

克圖此時不能再不開口，道：「他不會誤事的！」

齊濟哦了一聲，於是接着解釋粗繩的安置，道：「這『沙谷』是殺人不留絲毫痕跡的浮沙，約四畝之廣，但在正中的約二十丈地方，却是不沉平地！老朽相約梅嚴霜動手的地方，就在這浮沙正中二十丈平地之上，這條粗繩，是往來唯一的平安道路！」

齊濟說到此處，停了下來，似是話都已經交待清楚了一般！

佟鍾心有所疑，不由問道：「這就是齊大俠所說，必能置梅嚴霜死地的安排？」

赫召接話道：「是的，這已經很夠了！」

佟鍾搖頭道：「我看不出厲害在何處來！」

齊濟一笑道：「佟大俠稍待即知，現在我們先到浮沙正中，等着梅丫頭！」

話聲中，赫召接口道：「諸位請注意，這條粗繩足可負重千斤，四個人一道登臨，絕無危險，再多就怕不能支持了！繩下是浮沙死地，任何人若不幸墜入其中，有死而已，當然，有人救應的話，或可脫險！諸位小心些走！」

齊濟道：「老二你先帶路！」

赫召答應一聲，立即飛身粗繩之上。

齊濟接着對佟鍾和克圖道：「兩位功力高深，請先行。」

佟鍾搖頭道：「這可不敢當，我陪齊大俠一道吧。」

克圖却冷冷地說道：「我覺得應該上去的時候，自會上去！」

齊濟是好意，但却不料碰了兩個雙料的釘子！

若非他認定克圖和佟鍾，是有力的帮手，以齊濟的個性和習慣來說，他就早變臉成仇了！

佟鍾和克圖既然聲言暫時不上粗繩，齊濟祇好先請他們弟兄所約的高手登臨，四人一次，利那都走了過去！

如今這「沙谷」邊沿，剩下來的是齊濟、克圖和佟鍾所率領而來的七大高手，共有十人！

佟鍾不上粗繩，他那七名高手，自然不會登臨，齊濟見祇剩了這幾位啦，自然再作肅請，道：「老朽應該到正中平地，計劃一切了，是佟鍾大俠和我一道，抑或是先令貴友隨老朽前去？」

佟鍾爲難了，不由問克圖道：「你甚麼時候……」話還沒有說完，克圖已接口道：「你是你，我是我，問的豈不多餘！」

佟鍾聞言一楞，接着他恍然大悟，齊濟還在一旁，當然商(佟鍾認定克圖兄弟姓商)老大不能給自己好顏色看！

佟鍾轉過念頭，又想起了克業囑咐過自己的話，叫自己緊隨着齊濟及赫召，就保無危險！

於是佟鍾也故意對克圖沒好氣的說道：「別神氣，咱們等對付完了梅丫頭再說！」

克圖接上一句，道：「既然知道這樣，我勸你現在還是省省心力，多調養一番，等梅嚴霜來時全力一搏吧！」

佟鍾故意怒哼一聲道：「那你那寶貝兄弟怎還沒來！」

克圖明知佟鍾此問，有眞也有假，眞是佟鍾不放心克業，假是故作賭氣，作戲給齊濟來看！

因此克圖也哼了一聲，道：「你問我，我還正要問你呢，你在城中，和舍弟一道出去的，回來的時候却只有你，這是衆人親見的事……」

佟鍾故作剛剛記起似的，道：「哦，這怪我忘了對你們說，他早來了，如今正在四週搜探！」

齊濟聞言一楞，道：「搜探！搜探些什麼？」

佟鍾有心警告齊濟，接口道：「人家弟兄經驗多，疑心重，怕附近早已潛伏着梅丫頭的帮手，所以必須親自搜探上一遍才能放心！」

齊濟聞言一笑道：「我早知道就好了……」

佟鍾釘上一句道：「怎麼好法？」

齊濟道：「他就不必虛此一行了！」

佟鍾搖着頭，故作鄭重的說道：「別看我和他們弟兄，事畢還要一分生死，但是對這件事來說，我却是由衷的佩服他想的週到！」

齊濟道：「佟鍾大俠有所不知，不論梅嚴霜來多少帮手，都沒有用，祇要我們能把西方那峯守牢，她就死定了局！」

佟鍾搖頭道：「不是我不相信齊大俠的安排，小心些總沒有錯的！」

齊濟笑着說道：「現在說不明白，等梅丫頭入伏的之後，佟鍾大俠就會相信老朽這個安排，的是天衣無縫了！」

克圖祇哼了一聲，但那種不信的神情，誰也能夠看出！

於是齊濟不得不解釋道：「由這邊沿到這正中平地，足有二十七八丈的距離，除飛鳥外，武林人士休想飛縱而過……」

克圖有心暗中要迫出實情，接口道：「好了好了，這道理三歲娃兒也知道！」

佟鍾加上了一句，道：「說的是，再說這和安排有甚麼分別呢？」

齊濟道：「兩位別急，聽我說下去，我們在正中平地等待梅丫頭，祇是誘敵之計而已，梅丫頭若來，她別無路走……」

克圖又接了話，道：「她懂的，她當然也只有從這粗繩上過去！」

齊濟道：「對，她非過去不可，要過去就非走粗繩不行，祇要她想過去而踏上了粗繩，那她就死定了！」

佟鍾似是明白了一點兒，道：「齊大俠可是要毀掉粗繩？」

克圖也早想到了這一點，有心接話道：「姓佟的，笨人世上不少，但少見你這麼笨的！」

佟鍾故作勃然道：「你說話當心點！」

齊濟忙相勸道：「兩位別爭，別爭，請聽老朽說明一切！」話鋒一頓，齊濟接着又道：「剛才兩位相爭的事，老朽說句公道話，是佟大俠料想的對，老朽正是要把這條粗繩毀去！」

克圖霍地面對齊濟道：「這不可能！」

佟鍾却道：「少見多怪！」

齊濟趕快接口道：「老朽說的是實話，必須毀去此繩。」

克圖道：「請問一聲，若毀去此繩，我們又怎麼離開中央的平地？」

齊濟一笑道：「當然另有辦法……」

克圖接口道：「令人難信！」

齊濟想了想，道：「剛剛老朽曾說，祇要守住西方高峯，就保我們平安而梅丫頭必死，兩位都會聽得清楚吧？」

克圖哦了一聲，道：「在下懂了，我們可由西高峯接應的人相助，平安離開浮沙正中的平地，把梅嚴霜留在當場！」

齊濟拍手道：「正是如此！」

克圖頷首道：「的是天衣無縫的妙策，那時不用說還另有一方法殺她，就算不動手，餓也把她餓死在這窮谷之中！」

齊濟再次拍手道：「誠然誠然！」

佟鍾最關心的是逃路，不由問道：「我們到時候能退的那樣快嗎？」

齊濟道：「佟兄放心，老朽早已有備，保證大家在利那之間就可以全部撤走，並且是不分先後一起退却！」

佟鍾有克圖離間的先入之見，暗中皺眉道：「眞是這樣？」

齊濟一拍胸口道：「老朽以性命保證！」

克圖一笑，道：「齊大俠的這種保證，可說是十分恰當，反正要撤不走而落在梅嚴霜手中的話，誰也活不了！」

佟鍾道：「這撤退的方策，可能示下？」

齊濟道：「當然可以，不過爲了大家容易明白起見，最好是在到達了浮沙正中平地之後，再加解說！」

佟鍾眉頭一皺道：「必須這樣嗎？」

克圖却道：「我想這撤退的安排，必然是設在浮沙正中的地方？」

齊濟頷首微笑着說道：「正是設在那裏！」

佟鍾道：「就算是的，現在齊大俠說明一下，也沒有關係呀？」

齊濟聲調轉低道：「老朽只是爲防『隔牆有耳』，故而份外小心。」

佟鍾却道：「齊大俠以傳聲相告如何？」

克圖適時以傳言對齊濟道：「齊大俠，以在下想來，若要一次撤退這多名高手，絕非易事，除非是每人早就分得一條長索，索由高峯……」傳聲未完，齊濟已答話道：「正如閣下所說！」

齊濟答話，並非以傳聲相對，因此佟鍾聽了得莫名其妙！

克圖却在齊濟答話聲中，以眞氣透音向佟鍾道：「佟兄儘管放心大胆隨齊濟先過繩索橋，我在此相候舍弟，撤退之策，我已詳知，佟兄勿懼！」

克圖傳聲而畢，佟鍾立即轉對齊濟道：「齊大俠，我們過這繩橋吧？」

齊濟正巴望不得，聞言大喜，才待轉問克圖，佟鍾却得克業囑咐，錯當克圖留後是另有要事，遂接着向克圖道：「我先陪齊大俠過去了，喂，你呢？」

克圖冷冷地道：「我自己會過，你儘管請！」

齊濟適時對克圖把手一拱，道：「閣下請！」

克圖把手一擺，道：「齊大俠請先行片刻，在下候舍弟到來再一起過去！」

佟鍾諷嘲一句，道：「打虎親兄弟，齊大俠，咱們走咱們的！」

齊濟不能再催克圖，但却囑咐道：「令弟來時，請即過這繩橋，老朽預料，梅嚴霜這個丫頭即將來到，再遲延下去恐將……」

克圖不待齊濟話罷，已接口道：「舍弟不會誤事，三更尚早，齊大俠放心好了！」

於是齊濟和佟鍾及佟鍾所率的七大高手，先後分兩次飛縱上繩橋，在長而軟的繩橋上，疾縱遠去！

克圖在目送齊濟及佟鍾等人，身影漸漸消失在極暗中後，立即縱步又向來路之上飛射而回！

他行約里半路時，迎面倏現一條黑影，克圖立即輕嘯作號，來的黑影也回聲相答，剎那站於一處。

甭說，剛由山口外面疾射而來的黑影，正是克業！

克圖首先開口道：「八位前輩你安置如何？」

克業道：「大哥放心，都安置好了！」

克圖道：「那孟占元……」

克業聲調帶悲澀的說道：「此人往昔惡行很多，爲了八位前輩的安全着想，小弟不得不將他斃於掌下，這是小弟第一次……」

克圖揮手道：「大丈夫當斷則斷，走，咱們迎上嚴霜……」

克業接口道：「不用了，在這兒等她也是一樣！」

克圖道：「併肩而立，雙雙相待？」

克業道：「嚴霜聰明至極，大哥一人立於路中，小弟暫隱一旁，在她和大哥答上話的時候，小弟再突然現身不遲。」

克圖道：「好，你躲起來吧！」

克業道：「齊濟毒謀，大哥可曾發現？」

克圖道：「一切悉知，趁這片刻時間，我對你說明……」話尚未完，克業突然低聲道：「有人來了，極可能就是嚴霜，小弟暫時藏過一旁，稍後由大哥向她提出警告也是一樣！」

語聲才止，克業身形一閃，已如神龍般失了踪！

克圖暗中點頭讚佩，克業輕身功力，果非平凡！

思忖間，前面已現人影，克圖目光由掩面紗罩下注視，不由一楞，來的黑影竟非一個！

念頭尚未轉過，人影已近，克圖已經看清果是分別多年的義妹嚴霜，只是身後多了一女二男三位年老的英雄！

嚴霜早已看到了克圖阻路，自然，她並不知道這人就是王克圖！不過她却冷着一張俊臉，佇步沉聲喝道：「阻我進路，可是雙奇所約的朋友！」

克圖也冷冰冰的回答道：「在下與姑娘，也曾是同舟共濟之客！」

嚴霜道：「我認得出來，如今我只問你可是雙奇之友？」

克圖道：「不是！」

嚴霜語調緩和了一些，道：「那請站在一旁，讓出路來！」

克圖搖頭道：「在下還有話說！」

嚴霜道：「可否等我此間事了才談？」

克圖道：「姑娘與雙奇之約，定在三更，此時尚早！」

嚴霜道：「那就快說！」

克圖道：「在下想與姑娘作個約定！」

嚴霜簡單至極的說道：「何約！」

克圖道：「姑娘爲復父母大仇而殺人，固然並無不當，但蒼天有好生之德，冤家宜解，姑娘似應可以罷手了吧？」

嚴霜冷哼一聲，道：「你是何人，敢管此事！」

克圖道：「姑娘暫可不必追問下去，祇請回答在下……」

嚴霜斬釘截鐵的說道：「辦不到！」

克圖一笑道：「在下早就知道姑娘會這樣答覆，所以也早想出了個交換的條件，深信交換之後，姑娘不會吃虧！」

嚴霜突然一笑，道：「你倒和當年一樣能言善道！」

克圖心中暗自一驚，故作鎮靜的說道：「聽姑娘這句話的含意，似乎是說認得在下？」

嚴霜突然又冷冷地說道：「難道你不認得我？」

克圖一笑，道：「在下認識姑娘是因爲有人在暗中指點……」

嚴霜已不耐煩的接口道：「夠了，有話就快些說！」

克圖道：「在下剛才說過，有個條件，來交換姑娘止殺！」

嚴霜怒目注視着克圖，道：「你認爲我會答應？」

克圖道：「在下沒有這樣說過，祇是想請姑娘聽聽在下所提條件，然後再答覆在下是可行與否！」

嚴霜沉聲道：「不必聽，現在我就能答覆你！」

克圖道：「聽一聽祇是片刻時光，難道不値？」

嚴霜一字字鄭重而威嚴的說道：「你大概忘記了，你也是份內當死的一個，現在我故作不認識你，已經夠了，再多言多舌，是自找難看！」

克圖也沉聲道：「姑娘，我敢說你絕對不認識我！」

嚴霜剛要接話，暗影中突然傳來一聲輕笑，隨聲人影閃動，祇一瞬間，她面前又多了個人！

這人竟然也是一襲藍衫，以藍紗罩掩着頭面！

讀友們自然知道，是克業現身而出，但在嚴霜來說，却的是吃了一驚，當時竟呆然一楞！

不錯，她記起來了，船上曾有過像今天同樣的事，那海老大在無心中說出過，藍衫人有兩個。

但是今次突然雙雙出現在嚴霜面前，的是使她受了些意外的微震，對她認定識得藍衫人的事，成了疑問！

不過微驚雖有，却瞬際即過，嚴霜恢復了鎮靜！

然後她冷冷地問克業道：「你又是誰？」

（未完・廿七）

